

第貳集名家著述

亡瓜滅國
分新法
羊危言
錄論

中國近十年史論
國聞短評
汗漫錄
學界雜纂
康南海傳

學校課
瀛海縱
偉人佳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卷七

第二集丙

名家著述第四至第九

中國近十年史論 第四

新會梁啓超著

第一章 積弱溯源論

嗚呼。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之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忽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之無血性之人也。乃或雖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則亦雖欲救之而不得所以爲救之道。譬有患癆病者。其臟腑之損壞。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謂爲無病。一旦受風寒暑濕之侵暴。或飲食消養之失宜。於是病象始大顯焉。庸醫處此。謂其感冒也。而投辛散之劑以表之。謂其滯食也。而投峻削之劑以攻之。不知伏於新病之前者。有舊病焉。爲外病之導線者。有內病焉。治其新而遺其舊。務其外而忽其內。雖欲治之。烏從而治之。其稍進者。見其羸弱瘠擦之亟。當培養也。而又習聞夫參苓桂朮之可以引年也。於是旁採舊方。進以補劑。然而積疴未除。遞投斯品。不惟不能收驅病之效。且恐反爲增病之媒。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是故善醫者必先審病源。其病愈久。則其病源愈深而遠。其病愈重。則其病源愈多而繁。淺而近者易見。深而遠者難明。簡而單。

者。雖庸醫亦能抉其藩。多而繁者。雖國手亦或昧於目。夫是以醫者如牛毛。而良者如鱗角也。醫一身且然。而况醫一國者乎。

嗟乎。吾中國今日之病。顧猶未久耶。吾中國今日之病。顧猶未重耶。昔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湊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雖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鵲曰。疾之居湊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針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嗟乎。吾中國今日之受病。有以異於此乎。夫病猶可爲也。病而不自知其病。不可爲也。不自知其病。猶可爲也。有告以病者。且疑而惡之。不可爲也。嗚呼。吾國之受病。蓋政府與人民各皆有罪焉。其馴致之也。非一時。其釀成之也。非一人。其敗壞之也。非一事。易曰。履霜。堅冰。至。所由來者漸矣。淺識者。流徒見夫江河日下之勢。極於今時。因以爲中國之弱。直此數年間事耳。不知其積弱之源。遠者在千數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數十年之內。積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長。夫使蚤三十年而治之。則一湯熨之勞耳。使早十年而治之。亦一針石之力耳。而乃蹉蛇蹉跎。極於今日。夫豈無一二先覺。懷抱方術。大聲疾呼。思欲先時而拯之者。其奈舉世夢夢。昊天悠悠。

非特不採其術。不聽其言。直將窘之。逐之。戮之。絕之。使舉國之人。無不諱疾忌醫。以圖苟全。至於今日。殆扁鵲望而退走之時矣。雖然。孟子不云乎。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今日始知爲病而始謀醫之。雖曰遲乎。然使失今不爲。更閱數年。必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復得者。我同胞國民。夫豈無怵惕惻隱於其心者乎。抑吾尤懼夫所稱國手者。不審夫所以致弱之原。因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處今日危急存亡間。不容髮之頃。而猶出庸醫之伎倆。據拾目前一二小節。彌縫補苴。藥不對症。一誤再誤。而終斷送我國於印度埃及土耳其之鄉也。故於敘述近事之前。先造此論。取中國病源之繁雜而深遠者。一一論列之。疏通之。證明之。我同胞有愛國者乎。按脈論而投良藥焉。今雖瞑眩。後必有瘳。其慎勿學齊桓侯之至死而不寤也。

第一節 積弱之源於理想者

國家之強弱。一視其國民之志趣品格以爲差。而志趣品格。有所從出者。一物焉。則理想是已。理想者何物也。人人胸中所想像。而認爲通常至當之理者也。凡無論何族之民。必有其社會數千年遺傳之習慣。與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訓所傳述。漸漬深入於人人之腦中。滌之不去。磨之不穢。是之謂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種種風俗種種事業。凡有一舊理想久行於世界者。而忽焉欲以一反比例之新理想奪而易之。非有雷霆萬

鈞之力不能。

中國人腦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寶者固不少。其誤而當改者亦頗多。歐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國人無愛國心。斯言也。吾固不任受焉。而要之吾國民愛國之心。比諸歐西日本。殊覺薄弱焉。此實不能爲諱者也。而愛國之心薄弱。實爲積弱之最大根原。吾嘗窮思極想。推究其所以薄弱之由。而知其發源於理想之誤者。有三事焉。

一曰。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也。中國人向來不自知其國之爲國也。我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爲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中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爲天下。而不謂之爲國。旣無國矣。何愛之可云。夫國也者。以平等而成。愛也者。以對待而起。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苟無外侮。則雖兄弟之愛。亦幾幾忘之矣。故對於他家。然後知愛吾家。對於他族。然後知愛吾族。游於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鄉誼殷殷。油然相愛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則舉目皆同鄉。泛泛視爲行路人矣。惟國亦然。必對於他國。然後知愛吾國。歐人愛國之心。所以獨盛者。彼其自希臘以來。即已諸國並立。此後雖有變遷。而其爲列國也依然。互比較而不肯相下。互爭競而各求自存。故人人腦中之理想。常有一國字浮於其間。其愛國也。不教而自能。不約而自同。我中國則不然。四萬萬同胞。自數千年來。同處於一小天下之中。視吾國之外。無他國焉。緣此理想。遂

生二蔽。一則驕傲而不願與他國交通。二則怯懦而不欲與他國爭競。以此而處於今日交通自由競爭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礙耶。故此爲中國受病之第一根源。雖然。近年以來。此理想有迫之使不得不變更消滅者矣。

二曰。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即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釵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每一朝之廢興。而一國之稱號即與之爲存亡。豈不大可駭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家爲何物。因以國家與朝廷混爲一談。浸假而以國家爲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實文明國民之腦中所夢想不到者也。今夫國家者。全國人之公產也。朝廷者。一姓之私業也。國家之運祚甚長。而一姓之興替甚短。國家之面積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過偶然一時爲國民中巨擘之巨室云爾。有民而後有君。天爲民而立君。非爲君而生民。有國家而後有朝廷。國家能變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納國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國民數千年醉迷於誤解之中。無一人能自拔焉。真可奇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爲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而全國人顧噴

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數千年幾無可稱道之人。國民之恥。更何如也。而我四萬萬同胞。顧未嘗以爲辱焉。以爲耻焉。則以誤認朝廷爲國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夫使認朝廷爲國家。而於國家之成立無所損。吾亦何必斷斷焉。無如國家之思想不存。即獨立之志氣全萎。但使有一姓能箝制我。而鞭策我者。我即從而崇拜之擁護之。馴致異種他族。踐吾上而食吾毛。亦馴然奉之爲朝廷。且侈然視之爲國家。若是者。蓋千餘年於茲矣。推此理想也。則今日之印度。豈嘗無朝廷哉。我國民其亦將師印度而恬不爲怪也。中國所以永遠沉埋之根源。皆在於此。此理想不變。而欲能立國於天地之間。其道無由。

三曰。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也。國也者。積民而成。國家之主人爲誰。即一國之民是也。故西國恒言。謂君也。官也。國民之公奴僕也。凡官吏以公事致書於部民。其簡末自署。必曰。汝之僕某。蓋職分所當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國民之全體而不敢褻。即所以鞏護國家之基礎而勿使壞也。乃吾中國人之理想。有大異於是者。唐韓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愈之斯言也。舉國所傳誦。而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者也。嗟乎。如愈之。

言。吾豈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是其贅旒而無謂也。吾豈不解夫自主獨立之國民。爲今世文明之國所最尊重者。竟當盡誅而靡有孑遺也。今使有豪奴於此。奪其主人之財產。爲己有。而曰主人供億若稍不周。行將鞭撻而屠戮之。雖五尺童子。未有不指爲大逆不道者。今愈之言。何以異是乎。而我國民守之爲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議焉。更無論駁詞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蓋我國民所以沈埋於十八層地獄。而至今不獲見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說。成爲義理。而播毒種於人心也。數千年之民賊。既撰國家爲己之產業。繫國民爲己之奴隸。曾無所於忤。反得援大義以文飾之。以助其凶。遂使一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於奴隸。性奴隸之性。行奴隸之行。雖欲愛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隸而干預家事。未有不獲戾者也。既不敢愛不能愛。則惟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則褻裳以去。別投新主而已。此奴隸之恒情也。故夫西人以國爲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不然。有國者僅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夫以數人之國與億萬人之國相遇。安所往而不敗也。以上三者。實爲中國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瘡百孔。萬穢億腥。皆其子孫也。今而不欲救中國則已耳。苟欲救之。非從此處拔其本塞其源。變數千年之學說。改四百兆之腦質。雖

有善者無能爲功。乃我同胞之中。知此義者既已如鳳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遠。此所以流失敗壞。極於今時。而後顧茫茫。未知稅駕於何日者也。

第二節 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今之論國事者。每一啓齒。未有不叹息痛恨。唾罵官吏之無狀矣。夫吾於官吏。則豈有恕辭焉。吾之著此書。即將當局者十年來殃民誤國之罪。一一指陳之。而不爲諱者也。雖然。吾以爲官吏之可責者固甚深。而我國民之可責者亦復不淺。何也。彼官吏者。亦不過自民間來。而非別有一種族。與我國民渺不相屬者也。故官吏由民間而生。猶果實從根幹而出。樹之甘者其果恒甘。樹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國民而爲良國民。則任於其中。慎擇一人爲官吏。其數必贏於良。我國民而爲劣國民也。則任於其中。慎擇一人爲官吏。其數必倚於劣。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久矣。夫聚羣不能成一離。羣聚羣不能成一師。噫。聚羣怯不能成一鳥。獲以今日中國如此之人心風俗。即使日日購船炮。日日築鐵路。日日開礦務。日日習洋操。亦不過披綺繡於糞牆。鏤龍蟲於朽木。非直無成。醜又甚焉。故今推本窮源。述國民所以腐敗之由。條列而僂論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罵盡天下也。或者吾國民一讀而猛省焉。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今將風俗之爲積弱根源者。舉其榮瑩大端如下。

一曰奴性。數千年民賊之以奴隸視吾民。夫既言之矣。雖然。彼之以奴隸視吾民。猶可言也。

吾民之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故使我誠不甘爲奴隸，則必無能奴隸我者。嗟乎！吾不解吾國民之秉奴隸性者何其多也。其擁高官，籍厚祿，盤踞要津者，皆稟奴性獨優之人也。苟不有此性，則不能一日立於名場利藪間也。一國中最有權勢者，既在於此輩，故舉國之人，他無所學，而惟以學爲奴隸爲事。驅所謂聰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於奴隸學校，不以爲恥，反以爲榮。天下可駭可痛之事，孰有過此者？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諸君未嘗游京師，未嘗入宦場，雖聞吾言，或不信焉。苟躬歷其境，見其昏暮乞憐之態，與其趨趨喘喘之形，恐非徒怵惕而有不慊於心，更必且赧怍而不忍挂諸齒。孟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者，其妻妾見之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誠至言哉。誠至言哉。夫居上流之人，既如此矣。尋常百姓，又更甚焉。鄉曲小民，視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宮闕，奉摺紳如神明。昔西報嘗有戲言，謂在德國爲俾士麥，不如在中國做一知縣。在英國爲格蘭斯頓，不如在中國做一縣丞。非過言也。然則官吏之所以驕橫暴戾，日甚一日者，未始不由民間驕縱之而養成之也。且天下惟能諂人者爲能驕人，亦惟能驕人者爲能諂人。州縣之視百姓，則奴隸也。及其對道府以上，則自居於奴隸也。監司道府之視州縣，則奴隸也。及其對督撫，則自居於奴隸也。督撫視司道以下，皆奴隸也。及其對君后，則自居於奴隸也。其甚者，乃至對樞垣閣臣，或對至穢至賤宦寺宮妾，而亦往往自居奴隸也。若是乎舉國之大，竟無一人不被人

視爲奴隸者。亦無一人不自居奴隸者。而奴隸視人之人。亦即爲自居奴隸之人。豈不異哉。豈不痛哉。蓋其自居奴隸時所受之恥辱苦孽。還以取償於彼所奴隸視之人。故雖日日爲奴。而不覺其苦。反覺其樂。不覺其辱。反覺其榮焉。不見夫土豪乎。且役乎。彼入而見長官也。局踏瑟縮無所容。吮癰舐痔無不至。及出而武斷鄉曲。則如虎傅翼。擇肉而食。而小民之畏彼媚彼奔走而奉養彼者。固自不乏人矣。若是乎。彼之所得者。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若是乎。奴隸不可爲而果可爲也。是以一國之人。轉相倣效。如蟻附羶。如蠅逐臭。如疫症之播染。如肺病之傳種。昔有某畫報。繪中國人之狀態者。圖爲一梯。梯有級。級有人。級千百焉。人無量數焉。每級之人。各皆向其上級者稽首頂禮。各皆以足躐踏其下級者。人人皆頂禮人焉。人人皆躐踏人焉。雖曰虐謔。亦實情也。故西國之民。無一人能凌人者。無一人被凌於人者。中國則不然。非凌人之人。即被凌於人之人。而被凌於人之人。旋即可以爲凌人之人。咄咄怪事。咄咄妖孽。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奴性而已。故西國之民。有被壓制於政府者。必羣集抗論之。抵拒之。務底於平而後已。政府之壓制且然。外族之壓制更無論矣。若中國則何有焉。忍氣吞聲。視爲固然。曰惟奴性之故。嗟乎。奴隸云者。旣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起居。無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遂無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

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無敢不死。得主人之盼。博主人之一笑。則如獲異寶。如膺九錫。如登天堂。囂然誇耀儕輩以爲榮。寵及嬰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雖極其凌蹴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奇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怡然安爲本分。是即所謂奴性者也。今試還視我國人。彼蟻民之事官吏。下僚之事長官。有一不出於此途者乎。不甯惟是而已。凡民之受壓制於官吏而能安之者。必其受壓制於異族而亦能安之者也。法儒孟德斯鳩之言曰。民之有奴性者。其與國家交涉。止有服役納稅二事。二者固奴隸之業。自餘則靡得與聞也。故雖國事危急之際。彼蚩蚩者徃於歷朝亡國之習。慣以爲吾知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脫有他變。則吾亦納稅與服役。盡吾奴隸之責任耳。失一家更得一家。去一主更易一主。天下至大。主人至衆。安所徃而不得奴隸。譬猶犬也。豢而飼我。則爲之守夜而吠人。苟易他主。仍復豢而飼我。則吾亦爲之守夜而吠人。其身既與國家無絲毫之關係。則直不知國家爲何物。亦不必問主國家者爲何人。別關一渾噩之天地。別構一醉夢之日月。以成爲刀刺不傷。火熬不痛之世界。嗚呼。有如此性。有如此民。積之千歲。毒徧億身。生如無生。人而非人。欲毋墮落。恃奚以存。匪敵亡我。繫我自淪。斯害不去。國其灰塵。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於我國民者也。

二曰愚昧。凡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徒眼耳鼻舌手足臟腑血脈而已。而尤必有司覺識之腦筋焉。使四肢五官具備。而無腦筋。猶不得謂之人也。惟國亦然。既有國形。復有國腦。腦之不見。形爲虛存。國腦者何。則國民之智慧是已。有智慧則能長其志氣。有智慧則能增其胆識。有智慧則能生其實力。有智慧則能廣其謀生之途。有智慧則能美其合羣之治。集全國民之良腦而成一國腦。則國於以富。於以強。反是則日以貧。日以弱。國腦之不能離民智而獨成。猶國體之不能離民體而獨立也。信如斯也。則我中國積弱之源。從可知也。四萬萬人中。其能識字者。殆不滿五千萬人也。此五千萬人中。其能通文意閱書報者。殆不滿二千萬人也。此二千萬人中。其能解文法執筆成文者。殆不滿五百萬人也。此五百萬人中。其能讀經史。略知中國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滿十萬人也。此十萬人中。其能略通外國語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滿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學之本源。考人羣之條理。而求所以富強吾國進化吾種之道者。殆不滿百數十人也。以堂堂中國。而民智之程度。乃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喟喟而長悲也。而吾所最悲者。不悲夫少特達智慧之人。而悲夫少通常智慧之人。蓋特達智慧者。人類中之至難得者也。非惟中國不多有之。即西國亦不多有之。若夫通常智慧。則異是矣。西國之民。自六七歲時。無論男女。皆須入學校。至十四五歲。然後始出校。其校中所讀之書籍。皆有定本。經通儒碩學之手編成。凡所以美人性質。長人

志趣。濬人識見。導人材藝者。無不備焉。即使至貧之家。至鈍之童。皆須在校數年。即能卒業數卷。而其通常之智慧。則固既有之矣。故無論何人。皆能自治其身。自謀其生。一尋常之信。人人皆能寫。一淺近之報。人人皆能讀。但如是。而其國腦之強。已不可思議。其國基之固。已不可動搖矣。且天下未有通常智慧之人。多而不能出一特達智慧之人者。亦未有常通智慧之人。少。而能出特達智慧之人者。以天賦聰明而論。中國人豈必讓於西人哉。然以我國第一等智慧之人。與西國第一等智慧之人。比較。而常覺其相去霄壤者。則以乏通常智慧故也。今之所謂搢紳先生者。咿啞占畢。欺驕鄉愚。曾不知亞細歐羅。是何處地方。漢祖唐宗。係那朝皇帝。然而秀才舉人。出於斯焉。進士翰林。出於斯焉。浸假而州縣監司。出於斯焉。軍機督撫。出於斯焉。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一舉而付於其手矣。若以此爲不足語耶。舍而求之於市塵之商旅。鄉井之農氓。更每下愈況矣。何也。我國固無通常智慧之人也。以此而處於今日。腦與腦競爭之世界。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天下之險象。孰有過是者也。雖然。明知其險。而無以易之。此所以日弱一日。而至于今也。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爲一羣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而我二十餘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遂將從此而長已也。是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三曰爲我。天下人亦孰不愛己乎。孰不思利己乎。愛己利己者。非聖人之所禁也。雖然。人也者。非能一人獨立於世界者也。於是乎有羣。又非能以一羣占有全世界者也。於是乎有此羣與彼羣。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羣與彼羣交涉。則內吾羣而外他羣。是之謂一羣之我。同是我也。而有我小我之別焉。當此羣與彼羣之角立而競爭也。其勝敗於何判乎。則其羣之結合力大而強者必贏。其羣之結合力薄而弱者必絀。此千古得失之林矣。結合力何以能大。何以能強。必其一羣之人。常肯緝身而就。群捐小我而衛大我。於是乎愛他利他之義最重焉。聖人之不言爲我也。惡其爲群之賊也。人人知有身不知有群。則其羣忽渙落摧壞。而終被滅於他羣。埋勢之所必至也。中國人不知群之物爲何物。群之義爲何義也。故人人心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昔日本將搆釁於中國。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國之大。疑勢力之不敵者。日相伊藤博文曰。中國名爲一國。實則十八國也。其爲一國。則誠十餘倍於日本。其爲十八國。則無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乃果也。戰端旣起。而始終以直隸一省敵日本全國。以取大敗。非伊藤之僥倖而言中也。中國群力之薄弱。固早已暴著於天下矣。又豈惟分爲十八國而已。彼各省督撫者。初非能結合其所治之省而爲一群也。不過徼倖戰禍不及於己轄。免失城革職之處分。借設防之名。以觀成敗而已。其命意爲一己。而非爲一省也。彼各省之民。亦非能聯合其同省者以爲

一群也。幸鋒鏑未臨於眉睫。而官吏亦不强我使急公家之急。因飽食以嬉焉。袖手而觀焉。其命意亦爲一己也。昔吾聞明懷宗煤山殉國之日。而吾廣東省城日夜演戲。初吾不甚信之。及今歲到上海。正值聯軍入北京之日。而上海笙歌簫鼓。熙熙焉。融融焉。無以少異於平時。乃始椎胸頓足。痛恨於我國民之心。既已死盡也。此無他。爲我而已矣。諺有之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吾國民人人腦中皆橫亘此二語。奉爲名論。視爲秘傳。於是四萬萬人。遂成爲四萬萬國焉。亡此國而無損於我也。則束手以任其亡。無所芥蒂焉。甚且亡此國而有益於我也。則出力以助其亡。無所慙怍焉。此誠爲我者魑魅魍魎之情狀也。以此而立於人羣角逐之世界。欲以自存。能乎不能。

四曰好僞。好僞之極。至於如今日之中國人。眞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臣之事其君。長之率其屬。屬之奉其長。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士之結其耦。友之交其朋。無論何人。無論何事。無論何地。無論何時。而皆以僞之一字行之。章奏之所報者。無一非僞事。條告之所頒者。無一非僞文。應對之所接者。無一非僞語。舉國官缺。大半無事可辦。有職如無職。謂之僞職。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無律。謂之僞律。文之僞也。而以八股墨卷。謂爲聖賢之微言。武之僞也。而以弓箭石。謂爲干城之良選。以故統兵者扣額尅餉。而視爲本分之例規。購械者以一報十。而視爲應得之利益。闡寺名分至賤。而可以握一國之實。

權。胥隸執業至醜。而可以掌全署之威福。凡茲百端。皆生於僞。然僞猶可療也。僞而好之。不可瘳也。世有號稱清流名士者流。其面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讀其文。則字字皆買生之痛哭涕零。誦其詩。則篇篇皆少陵之孤忠義憤。而考其行。則醇酒婦人也。察其心。則且食蛤蜊也。夫既無心愛國。無心憂國。則亦已矣。而爲此無病之呻吟。何爲焉。雖然。彼固不自覺其爲僞也。因好之深而習慣之。以爲固然也。尤有咄咄怪事者。如前者日本之役。今茲團匪之難。竟有通都大邑之報館。撫拾殘唐水滸之譌語。以搆爲劉永福空城之計。李乘衡黃河之陣者。而舉國之人。靡然而信之。夫靡然而信之。則是爲作僞者所欺也。猶可言也。及其事過境遷。作僞情狀。既已敗露。而前此之信之者。尙津津然樂道之。叩其說。則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且快意焉。是則所謂好僞也。不可言也。嗚呼。中國人好僞之憑據。萬緒千條。若盡說者。更僕難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至舉國之人。而持一僞字以相往來。則亦成一虛僞泡幻之國而已。本則先撥。雖無外侮之來。亦豈能立於天地間耶。

五曰怯懦。中國民俗。有與歐西日本相反者一事。即歐日尙武。中國右文是也。此其根源。始有由理想而生者。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孟子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也。凡此諸論。在先聖昔賢。蓋有爲而言。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者也。降及末流。誤用斯言。寢成鋼疾。以冒險爲大戒。以柔弱爲善人。至有好

鐵不打釘好仔不當兵之謬。抑豈不聞孔子又有言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傷也。吾嘗觀歐西日本之詩，無不言從軍樂者。又嘗觀中國之詩，無不言從軍苦者。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友人從軍詩，以千億計，皆視其勿生還者也。兵之初入營者，戚黨贈之以標，曰：祈戰死以視杜甫兵車行。所謂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其一勇一怯，相去何太遠耶。何怪乎中日之役，旗絲湘淮軍數十萬，皆鼓聲甫作，已棄甲曳兵而走也。夫兵者不祥，聖賢之無義戰，甯非至道歟。雖然，爲君相者不可以好兵，而爲國民者不可以無勇。處今日生存競爭最劇最烈，百虎眈眈，萬鬼環瞰之世界，而爾然偷息酣然偃臥，高語仁義甯非差耶。詩曰：天之方懫，無爲夸毗。傳曰：夸毗謂柔脆無骨之人也。夫人而柔脆無骨，謂之非人焉可也。合四萬萬柔脆無骨之人而成一國民，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中國世俗有傳爲佳話者一二語，曰：百忍成金，曰：唾面自乾。此誤盡天下之言也。夫八面至於唾面自乾，天下之頑鈍無耻，執過是焉。天生人而界之以權利，且界之以自保權利之力量，隨即界之以自保權利之責任者也。故人不思保護其權利者，即我對於我而有未盡之責任也。故西儒之言曰：侵人自由權者爲第一大罪。放棄己之自由權者罪亦如之。放棄何以有罪，謂其長惡人之氣，蝕損人類之資格也。犯而不校，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然欲使盡天下而皆出於此途。

是率天下人而為無骨無血無氣之怪物。而弱肉強食之禍。將不知所終極也。中國數千年來。誤此見解。習非成是。並為一談。使勇者日即於銷磨。而怯者反有所藉口。遍勢力之強於已者。始而讓之。繼而畏之。終而媚之。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民權由茲而失。國權由茲而亡。彼當局之人。日割地而不以為忤者。豈非所謂能讓者耶。豈非所謂唾面自乾者耶。無勇之害。一至於此。彼西方。教易費不曰愛。如友降已下人。乎然其人民。遇有壓力之來。未有不出全力以抗拒之者。為國流血。為民流血。為道流血。數千年西史。不絕書焉。先聖昔賢之單語片言。固非頑鈍無耻者所可藉以藏身也。吾聞日本有所謂日本魂者。謂尚武之精神是也。嗚呼。吾國民果何時能有此精神乎。吾中國魂果安在。乎。吾欲請帝遣巫陽而招之。

六曰無動。老子有言曰。無動為大。此實千古之疑言也。夫日非動不能發光熱。地非動不能育萬類。人身之血輪。片刻不動。則全身凍日僵矣。動者萬有之根原也。易曰。人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語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動之謂也。乃今世之持論者。則有異焉。曰。安靜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譽人之詞也。曰。喜事也。曰。輕進也。曰。紛更也。皆貶人之詞也。有其舉之莫敢廢。有其廢之莫敢舉。一則曰。依成法。再則曰。查舊例。務使全國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於澁然不動之域。然後已。吾聞官場有六字之秘訣。曰。多叩頭。少講話。由今觀之。又不

惟官場而已。舉國之人。皆從此六字陶鑄出來者。也是故汚吏壓制之也。而不動。虐政殘害之也。而不動。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動。萬國富強之成效。燦然陳於目前也。而不動。列強瓜分之奇辱。咄然迫於眉睫也。而不動。譚瀏陽先生仁學云。自李耳出。遂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言學術則曰甯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弛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起。柄權則頽暮矣。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復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復嚴其等。財則憚關利源。兵則不貴朝氣。統政府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繫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囑以入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得而可保也。嗚呼。吾每讀此言。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抑吾又聞之重學之公例。謂凡物之有永靜性者。必加之以外力而始能動也。故吾向者猶有所冀焉。冀外力之庶幾助我乎。顧近年以來。中國受外力之加者。亦既屢見不一見矣。而其不動也依然。豈重學之例。猶有未足據者耶。抑其外力所加者尙微弱。而與本性中所含之靜力尙未足成比例耶。雖然。外力而加強焉。加重焉。竊恐有不能受者矣。若是乎。此無動爲大之中國。竟長此而終古也。是則可憂也。以上六者。僮舉大端。自餘惡風。更僕難盡。遞相爲果。其深根固蒂也。經歷夫數千

餘年。年年之漸漬。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傳染蔓延也。盤踞夫四百兆人人之腦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萬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長此安窮。賈長沙能無流涕。嗚呼。我同胞苟深思焉。猛省焉。必當憬然於前此致弱之故。有不能專科罪於當局諸人。又怵然於此後救弱之法。有不能專責望於當局諸人者。吾請更質言其例。今日全國人所最集矢者。在樞臣之中。豈非載漪乎。剛毅乎。趙舒翹乎。在疆臣之中。豈非裕祿乎。毓賢乎。李秉衡乎。夫漪剛裕趙毓李之誤國殃民。萬死不足蔽罪。無待言矣。今以漪剛趙爲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他之親王人學士尙書侍郎。其有以愈於漪剛趙乎。吾未見其能也。以親王大學士尙書侍郎爲皆不可用。而代以九卿學士。其有以愈於尙書侍郎以上乎。以九卿學士爲皆不可用。而代以科道編檢部員。其有以愈於九卿學士乎。吾未見其能也。今以裕毓李爲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以卅之將軍督撫。其有以愈於裕毓李乎。吾未見其能也。以將軍督撫爲皆不可用。而代以藩臬道府。其有以愈於將軍督撫乎。以藩臬道府爲皆不可用。而代以同通州縣。其有以愈於藩臬道府乎。吾未見其能也。充其類而極之。乃至以現時京外大小臣工爲皆不可用。屏而去之。而代之以未注朝籍之士民。其有以遠愈於現時大小臣工乎。吾未見其能也。何也。吾見天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漪剛趙裕毓李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性質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蓋先有無量數漪剛趙裕毓李之同類。而漪剛趙裕毓李乃乘

時而出焉。之數人者。不過偶然爲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漪剛趙裕毓。李去而百千萬億之漪剛趙裕毓。李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李僵而桃代。狼却而虎前。有以愈乎。無以愈乎。吾請更以一言正告我國民。國之亡也。非常局諸人遂能亡之也。國民亡之而已。國之興也。非常局諸人遂能興之也。國民興之而已。政府之良否。恒與國民良否爲比例。如寒暑針之與空氣。然分秒無所差忒焉。絲毫不能假借焉。若我國民徒責人而不知自責。徒望人而不知自勉。則吾恐中國之弱。正未有艾也。

第三節 積弱之源於政術者

然則當局者遂無罪乎。曰。惡。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縱成今日之官吏者。則今日之國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國民者。則昔日之政術是也。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爲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爲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保護私產之術。將奈何。彼私產者。固由終國民之臂。而奪得其公產以爲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土人。一旦起而復還之。原土人者。誰即國民是也。國民如何然後能復還其公產。必有氣焉而後。可必有智焉而後。可必有力焉而後。可必有羣焉而後。可必有動焉而後。可使能挫其氣。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羣。制其動。則原主人永遠不能復起。而私產乃如磐石苞桑而無所患。彼民賊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術。無一不以此五者爲鵠。千條萬緒而不紊其領。

百變億化而不離其宗。多歷一年。則其網愈密。多更一事。則其術愈下。故夫今日之政。術不知經幾百千萬。梟雄險鷲。敏練桀黠之民賊。所運算布畫。斟酌損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嘗徧讀二十四朝之政史。徧歷現今之政界。於參伍錯綜之中。而考得其要領之所在。蓋其治理之成績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績者。其持術有四。曰馴之之術。曰餽之之術。曰役之之術。曰監之之術。是也。

所謂馴之之術者何也。人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獨立之性也。有合羣之性也。是民賊所最不利者也。故必先使人失其本性。而後能就我範圍。不見夫花匠乎。以松栢之健勁。而能蟠屈繚糾之。使如盤如梯如牖如立人如臥獸如蟠蛇。何也。自其勾萌莖達之時。而戕賊之也。不見夫戲獸者乎。以馬之駿以猴之黠。以獅之戾。以象之鈍。而能使趨踰率舞於一庭。應弦合節。戢戢如法者。何也。自乳哺幼穉之日。而調伏之也。歷代政治家所以馴其民者。有類於是矣。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也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也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於禮樂。吾雖不敢謂然。而要之中國數千年來。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則斷斷然矣。秦皇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也。秦皇之拙計也。以焚坑爲焚坑。何如以不焚坑爲焚坑。宋藝祖開館輯書。而曰天

下英雄。在吾穀中。明太祖定制藝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間。有上諭禁滿人學八股。而曰此等學問。不過籠制漢人。其手段方法。皆遠出於秦皇之上。蓋術之既久而日精也。試觀今日所以爲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爲未足。而又設爲割裂截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人于其中。銷磨數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其伎倆。而違及他事。猶以爲未足。禁其用後世事。後世語。務驅此數百萬。先矜纓之士。使束書不觀。胸無一字。並中國往事且不識。更奚論外國。並且用應酬且不解。更奚論經世。猶以爲未足。吏助之以試帖。使之習爲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學爲鈔胥。猶以爲未足。猶恐夫聰明俊偉之士。僅以八股試帖楷法不足盡其腦筋之用。而橫溢於他途也。於是提倡所謂考據詞章金石校勘之學者。一以涵蓋籠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網。猶以爲未足。有僞託道學者出。緣節經中一二語。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曰既明目哲。以保其身。蓋聖經賢傳中有千言萬語。可以開民智長民氣。厚民力者。彼一概抹煞而不徵引。惟撫拾一二語。足口便己之私圖者。從而推波助瀾。變本加厲。謬種流傳。成爲義理。故憤時憂國。則斥爲多事。合羣講學者。則目爲朋黨。以一物不知者爲謹懃。以令無心肝者爲善良。此等見地。深入人心。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爲我也。好僞也。怯懦也。無動也。皆天下最可恥之事也。今不

惟不恥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專爲我不甚好僞不安怯懦不樂無動者。則舉國之人視之爲怪物。視之爲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尙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觀於此而歎彼數千年民賊之所以馴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婦女之纏足者然。自幼而纏之。歷數十年。及其長也。雖釋放之。而亦不能良於行矣。蓋足之本性已失也。曾國滯曰。今日之中國。遂成一不痛不癢之世界。嗟乎。誰爲爲之。而令我國民一至於此極也。

所謂餽之之術者何也。孟德斯鳩曰。專制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而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有一種矯僞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卽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專制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息。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此語也。蓋消盡中國數千年所以餽民之具矣。彼其所馴吾民者。旣已能使之如妾婦如禽獸矣。夫待妾婦禽獸之術。則何難之有。今天畜犬見其主人。搖頭擺尾。前趨後躡者。爲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爲纏頭也。故苟持一臠之肉。以餽畜犬。則任使之如何跳擲。如何回旋。無不如意也。纏千金於腰。以餽游妓。則任使之如何獻媚。如何送情。無不如意也。民賊之餽吾民。亦若是已耳。齊桓公好紫。一國服紫。漢高祖惡儒。諸臣無敢儒冠。曹操號令於國中曰。有從我游者。吾能富而貴。

之。蓋彼踞要津握重權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國之人。載顛載倒。如狂如醉。爭先恐後。奔走而趨就之矣。而其趨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國中聰明最高。才力最強之人也。既已餽得此最有聰明才力者。皆入於其彀中。則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圈笠之而已。彼蟻之在於垤也。自吾人視之。覺其至微賤。至么麼。而可憐也。而其中有王者焉。有小者侯焉。羣蟻營營逐逐。以企仰此無量之光榮。莫肯讓也。莫或怠也。彼越南之淪於法也。一切政權土地權財權。皆握於他人之手。本國人無一得與聞。自吾人視之。覺其跼天踏地。無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謂官職焉。仍有其所謂科第焉。每三年開科取士。其狀元之榮耀。無以異於昔時。越人之企望而趨爭之者。至今猶若鶩焉。當順治康熙間。天下思明。反側不安。聖祖仁皇帝。一開博學鴻詞科。再設明史館。搜羅遺佚。徵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蓋所以餽民者。得其道也。此術也。前此地球各專制之國。莫不用之。而其最嫻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則中國爲最矣。所謂役之之術者何也。彼民賊既攘國家爲己一家之私產矣。然國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數人。可以督治而鈐轄之也。不得不求助我者。於是官吏立焉。文明國之設官吏。所以爲國民理其公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民。專制國之設官吏。所以爲一姓保其私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君。此源頭一殊。而未流千差萬別。皆從此生焉。故專制國之職官。不必問其賢否才不。

才。而惟以安靜謹慎。樸能遵守舊規。服從命令者爲貴。中國之任官也。首狹其登進之途。使賢才者無自表見。又高懸一至榮耀至清貴之格。以獎厲夫至無用之學問。使舉國無賢無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聰明才力。消磨略盡。然後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也。限之以年。繩之以格。資格既老。雖盲瘖亦能躋極品。年俸未足。雖高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經數十年之磨礱陶冶。恐其英氣未盡去。而服從之性質未盡堅也。恐一英才得志。而無數英才。慕而學之。英才多出。而舊法將不能束縛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縱宰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議者。直如玩嬰兒于股掌。戲猴犬于劇場。使立其朝者。不復知廉恥爲何物。道義爲何物。權利爲何物。責任爲何物。而惟屏息蜷伏於一王之下。夫既無國事民事之可辦。則任豪傑以爲官吏。與任木偶爲官吏等耳。而駕馭豪傑。總不如駕馭木偶之易。彼歷代民賊籌之熟矣。故中國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機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動。滿盤機器。其事件不下千百萬。以一人轉捩之。而綽綽然矣。全國官吏。其人數不下千百萬。以一人駕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以所能如此者。則由役之得其術也。夫機器者。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也。今舉國之官吏。皆變成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所以爲駕馭計者。則得矣。顧何以能立於今日文明競進之世界乎。

所謂監之之術者何也。夫既得馴之餽之役之之術。則舉國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雖

然一國之大。安保無一二非常豪傑。不甘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者。又安保無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學陳涉之輟耕隴畔。效石勒之倚嘯東門者。是不可以不監。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監民之具也。取於民之租稅。所以充監民之經費也。設科第開仕途。則於民中選出若干人而使之自監其儔也。故他國之兵。所以敵外侮。而中國之兵。所以敵其民。昔有某西人語某親王曰。貴國之兵太劣。不足與列強馳騁於疆場。蓋整頓之。某親王曰。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嗚呼。此三字者。蓋將數千年民賊之肺肝和盤托出者也。夫既以國民爲家賊。則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僞尊六藝。屏黜百家。所以監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厲禁立會。相戒講學。所以監民之結集。使不得聯通聲氣也。仇視報館。輿文字獄。所以監民之耳目。使不得聞見異物也。罪人則孥。隣保連坐。所以監民之舉動。使不得獨立無懼也。故今日文明諸國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會之自由。言論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動之自由。皆一一嚴監而緊縛之。監之縛之之既久。賢智無所容其發憤。桀黠無所容其跳梁。則惟有灰心短氣。隨波逐流。仍人於奴隸妾婦機器之隊中。或且撻足爭利。搖尾乞憐。以苟取富貴。雄長儕輩而已。故夫國民非生而具此惡質也。亦非人人皆頑鈍無耻也。其有不能馴者。則從而餽之。其有不受役者。則從而監之。舉國之人。安有能免也。今日中國國民腐敗。至於斯極。皆此之由。

觀於此。而中國積弱之大源。從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國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賦之。嘔盡心血。徧布羅網。豈不以爲算無遺策。天下人莫予毒乎。顧吾又嘗聞孟德斯鳩之言矣。專制政體。以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斷喪元氣。必至舉其所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纍纍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斫樹而掙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苟且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無異矣。故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焉。嗚呼。孟氏此言。不啻專爲我中國而發也。夫歷代民賦之用。此術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數千年以迄今矣。其術之精巧完備如此。宜其永保私產。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顧何以劉興項仆。甲攘乙奪。數千年來。莽然而不一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以吾觀之。則數千年之所謂治者。豈真治哉。特偶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與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夫國也者。積民而成。未有以民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爲盜賊。而可以成國者。中國積弱之故。蓋導源於數千年以前。日積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極敝而已。顧其極敝之象。所以至今日而始大顯者何也。昔者爲一統獨治之國內。患雖多。外憂非劇。故擾亂之種子。常得而彌縫之。縱有一姓之

興亡無關全種之榮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種之競爭。愈轉愈劇。萬馬之足。萬鋒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雖合無量數聰明才智之士。以應對之。猶恐不得當。乃羣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儔。偃然高坐酣然長睡於此世界之中。其將如何而可也。彼昔時之民賊。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時局也。故務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爲獨一無二之秘傳。譬猶居家設塵者。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梏之。拘攣之。或閉之於暗室焉。夫如是。則吾固信其無能爲盜者矣。其如家務廢務之廢弛何。廢弛猶可救也。一旦有外盜焉。闖然壞其門入其堂。括其貨物。遷其重器。彼時爲子弟夥伴者。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暗室仍閉而莫爲啓。則惟有瞠目結舌。聽外盜之入此室處。或劃然長嘯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國之情形。有類於是。彼有司牧國民之責者。其知之否耶。抑我國民其知之否耶。

第四節 積弱之源於近事者

以上三節所言。皆總因也。遠因也。雖然。尙有分因焉。近因焉。總因遠因者。譬之刑法。則猶公罪也。分因近因者。譬之刑法。則猶私罪也。總因近因之種根。雖深。然使早得人而治之。未嘗不可以奏效。即不治之而聽其自生自滅。不有以增其種焉。培其根焉。則其害猶不至如今日之甚。所最可痛者。舊病未去。新病復來。日積月深。納污藏垢。馴至良醫束手。岌岌待亡。吾嘗縱覽本朝入主中夏以來二百餘年之往事。若者爲失機。若者爲養癰。若者爲種禍。若者

爲激變。每一循省。未嘗不椎心頓足。仰天而長慟也。略而論之。有四時代焉。

其一爲順治康熙時代。滿洲之崛起而奄有華夏也。其時天潢之英。從龍之彥。彬彬濟濟。頗不乏才。以方新之氣。用天府之國。實千載一時之機也。然當發端伊始。有聚六洲之鐵鑄成。大錯者一事。則嚴滿漢之界是也。攝政睿親王。曠代之英才也。入關甫一月。即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昏姻。此實長治久安之計也。使當時諸臣。其識皆如睿王。行其意。遵其法。以迄今日。雖子孫億萬年可也。乃便佞無恥如洪承疇。驕恣昏暴如鯨拜之流。漸握大權。睿王一薨。收斂削爵。盡反其所爲。以快其伎嫉之私。基礎敗壞。實起於是。揆當時之情形。豈不以滿洲僅數十萬人。而馭漢人數萬萬人。懼力薄而不能壓服之也。乃禁滿人不得爲士。不得爲農。不得爲工。不得爲商。而一驅之以入兵籍。既有猜忌於漢種。自不得不殊而別之。殆亦有萬無得已者存耶。不知漢人沐櫛而耕之。滿人安坐而食之。其中固久含有抑鬱不平殆哉。岌岌之象。而滿人資生日細。智慧不開。亦安覩所謂利者耶。故中葉以後。而八旗生計之案。已爲一大棘手之問題矣。

不甯惟是。界限之見。日深一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終必有承大敝而受大創之時。逮於近年。遂有如剛毅輩。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之十二字訣。以亂天下者。追原禍始。不能不痛恨於二百年前作俑之人也。今夫國也者。必其全國之人。有

緊密之關係。有共同之利害。相親相愛。通力合作。而後能立者也。故未有兩種族之人。同受治於一政府之下。而國能久安者。我漢人之真愛國。而有特識者。則斷未有仇視滿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之故。引而親之。而何有於滿洲。且吾輩所最切齒痛恨者。民賊耳。使其爲賊民之君也。豈能因其爲漢人而徇庇之。彼秦始皇魏武帝明太祖漢人。耶。吾嫉之猶蛇蝎也。使其爲愛民之君也。豈必因其爲滿人而外視之。若今上皇帝。非滿人。耶。吾戴之猶父母也。故有特識而真愛國者。惟以民權之能伸與否爲重。而不以君位之屬於誰氏爲重。彼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乏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爲君者矣。然則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明矣。然使人不能無疑於此者何也。則因滿人主國。而滿漢分界。因滿漢分界。而國民遂相互猜忌。久之而將見分裂之兆也。此則順治諸臣不能辭其咎者也。康熙初元。三藩削平。海內寧息。聖祖仁皇帝。以英邁絕特之姿。兼開創守成之業。與俄前皇大彼得。同時並生。其雄才大略。亦絕相似。彼時固嘗垂意外事。召西儒南懷仁。輩入直南書房。頗有破格之行。非等拘墟之。百廢具舉。燦然可觀。顧何以俄國自彼得以後。日盛月強。馴至今日爲世界第一雄邦。中國自康熙以後。日腐月敗。馴至今日爲世界第一病國。何也。則以當時困於滿漢界限之見。急於爲滿洲朝廷計利。益而未暇爲中國國民謀進步也。是則大可惜者也。

其二爲乾隆時代。當乾隆改元。滿洲入中國。始百年矣。民氣既靜。外侮未來。以高宗純皇帝之才。當此千載一時之遇。我國民最有望者。莫彼時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爲我中國開文明政體之先河。乃反用其才。爲我中國作專制政體之結局。是則有天運焉。有人事焉。識者不特爲中國惜。且爲高宗惜也。高宗以操縱羣臣。愚柔士民。爲生平第一得意事業。六十年中。興文字獄以十數。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獄。毛舉細故。株連滿廷。蓋立於乾隆朝之大臣。其始終未曾一入刑部獄者。不過一人而已。使舉國臣民。慄慄偪伏於其肘下。而後快於心。不甯惟是。又開四庫館。以獎厲僞學。手批通鑑。以詆諆名節。驅天下人。使入于無用。習於無恥。不甯惟是。又四征八討。南掃北伐。耗全國之財。塗萬人之血。以逞一己之欲。蓋至乾隆末年。而海宇騷然矣。高宗自撰十全老人記。以爲天下古今未有之尊榮。誠哉其尊榮矣。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君權之盛。至乾隆而極。國權之替。亦自乾隆而開矣。竊嘗論之。東方之有乾隆。猶西方之有路易第十四也。路易第十四。藉法國全盛之業。在位七十四年。驕侈滿盈。達於極點。遂有朕即國家也一語。爲今日全世界人所唾罵。及其崩殂。而法國無甯歲矣。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大革命。演出空前絕後之慘劇。爾後君民兩黨。轉戰接鬥。互起互仆。流血盈野。殆數十年。法國之民。十死八九。皆不啻路易第十四握其吭而斷其項也。而其子孫以萬乘之尊。卒送殘魂於斷頭臺上。路易一姓之鬼。亦從茲其餒。而法國民主之局。亦從茲

而大定矣。然則其所以爲志得意滿者。豈不即爲一敗塗地之先聲耶。其所以挫抑民氣。壓制民權者。豈不即爲民氣民權之引線耶。中國自乾隆以後。四海擾擾。未幾遂釀洪楊之變。糜爛十六省。蹂躪六百餘名城。其慘酷殆不讓於法國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吾誠不願我中國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國一千八百三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顧吾尤懼夫我中國自今以往。欲求得如今日之法。而渺不可覩也。獨居深念。俯仰感慨。不禁於乾隆時代有餘痛焉耳。

其三爲咸豐同治時代。洪楊之難。既作。毒全國。以十餘年之力。僅克削平。而文宗顯皇帝復爲英法聯軍所迫。北狩熱河。鼎湖一去。龍髯不返。此實創巨痛深。而無以復加者也。曾胡左李諸賢。咸以一介儒將。轉戰中原。沐雨櫛風。百折不撓。吾每按其行蹟。接其言論。有加歎焉。斷不敢如今之少年。喜謗前輩也。雖然。援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則除胡文忠中道殞隕。不預後事之外。吾於曾文正左文襄李合肥。以及其並時諸賢。有不能爲諱者。以其僅能爲中國定亂。不能爲中國圖治也。夫豪傑之任國事也。非徒使之不亂而已。而必求國家之光榮焉。求國民之進步焉。苟不爾爾。則如今日歐洲文明政體之國。永絕訕訕者。其將永無豪傑之出現乎。彼俾思麥格蘭斯頓何人也。乃我中國數千年來。惟擾亂之時有豪傑。而治平之時則無豪傑。是一奇也。嗚呼。吾知其故矣。中國之所謂豪傑者。其任國事也。不過爲朝廷之

一姓而非爲國民之全體也。故或爲一姓創立基業焉。或爲一姓擁護私產焉。或爲一姓光復舊物焉。數十年豪傑不出此三途矣。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徒亦猶是也。故諸公者。其在大清朝廷。可謂有莫大之勳。而在我中國國民。則未嘗有絲毫之功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若曾左李之徒。可謂之事君人。可謂之社稷臣。若夫大人天民之道。則瞠乎未有聞也。吾所云云。非謂欲勸諸公離朝廷而別有所建樹也。當是時半壁江山。岌岌不可終日。盈廷昏庸衰謬之臣。既已心灰胆落。失所憑藉。惟倚闕外諸將帥以爲重。此實際除舊布新一大機會也。使曾左李諸人。有一毫爲國民之心。乘此時用此權以整頓中央政府之制度。創立地方自治之規模。決非難也。果爾。則維新之業。與日本同時並起。迄今三十餘年。雄長地球矣。而諸公何以無聞也。或爲之解曰。當三十餘年前。與歐洲交通未盛。諸公不知西法。不解維新。亦奚足怪。不知吾之所謂維新者。非必西法之謂也。西法者不過維新之形質耳。若維新之精神。則無中西皆所同具。而非待他求者也。彼日本三十年前之維新。豈戰船之謂乎。豈洋操之謂乎。豈鐵路之謂乎。豈開礦之謂乎。並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不得不謂之維新者。有其精神也。若中國近日。曷嘗無戰船洋操鐵路開礦等事。而仍不得謂之維新者。無其精神也。富同治初元。雖不能爲形質之維新。豈不能爲精神之維新。但使有精神之維新。而形質之維新自應隨赴節而至矣。當時曾左

李諸賢。豈不知官場之積弊。豈不知士風之頹壞。豈不知民力之疲困。苟能具大眼識。運大心力。不避嫌怨。不辭勞苦。數賢協力。以改絃而更張之。吾度其事體之重大。未必如日本之勤王討幕也。阻力之扞格。未必如日本之廢藩置縣也。而日本諸公。能毅然成之。我國諸公。乃漠然置之。是乃大可惜也。吾嘗略揣諸賢之用心。會則稍帶暮氣。守知足知止之戒。憚功高震主之患。日思急流勇退。以保全令名。而不遑及他事也。左則稍帶驕氣。其好戰之雄心。已發而不可制。思賈其餘勇。立功名于絕域。而不遑及他事也。李則謙不如曾。驕不如左。略知西法之美。思欲仿效。撫其皮毛。而不知其本源也。吾持高義以責備之。則諸賢者皆有負於國民者也。曾之謙也。中老楊之毒也。大臣既以身許國。則但當計國民之利害。不當計一身之利害。營私罔利。固不可也。惜愛身名。仍不可也。不見格蘭斯頓乎。爲愛爾蘭自治之案。卒於黨員親友。盡變敵國。而氣不稍挫焉。曾文正其有媿之也。左之驕也。意氣用事也。彼其以如許血汗。如許心力。而開拓西域十餘城之石田。何如移之以整頓內政也。李之誤也。亦由知小朝廷。不知有國民者申。彼之所效西法各事。仍不過欲爲朝廷保其私產。而非爲國民擴其公益也。自餘並時諸勳臣。除濫冒驕蹇粗悍者不計外。所稱高流者。其性質亦不出于此三途矣。以當時大亂初定。天下顛顛望治。千載一時之機會。及諸賢分縮兵符。勳業赫赫。可以有爲之憑藉。失此不爲。時會一失。驕追不及。荏苒荏苒。蹉跎蹉跎。任其腐敗。聽其凌

夷。此實千古之遺恨也。雖然，吾以此責望於曾左李諸人，吾固知其不倫矣。何則？彼諸人之思想見識，本絲毫無以異於常人也。彼方以其能多殺人而施施自豪，方以能徼寵榮於一姓之朝，而沾沾自喜，語以國民之公義，豪傑之責任，彼烏從而知之？聞李鴻章之使西域也，至德見前相俾士麥叩李以生平功業，李歷述其平髮平捻之事，意氣頗自得。俾氏曰：公之功業，誠巍巍矣。然吾歐洲人以能敵異種者爲功，自殘同種以保一家，歐人所不辭也。李聞之有慙色。嗟乎！吾惜李公聞此言之太晚也。吾更惜曾左諸賢之終身未聞此言也。雖然，區區數人何足惜？吾愈惜以中國之大，而所謂近世第一流人物者，乃僅僅如是也。抑尤可痛者，同治戡亂之後，不惟不能起中國積弱之病，乃反窺中國圖強之機，蓄自茲以往，而彼勢利頑固者流，以爲天命永存，富貴長保，益增其驕侈滿盈之氣，更長其深閉固拒之心。故自英法破北京，無所要索，僅訂盟通商而去，彼等於是譽西人足畏而不足畏矣。自戈登助攻，克復北京，嘗諸名城，遂定江南，彼等於是忘外人之助，而自以爲武功巍巍，莫與京矣。自俄羅斯定約，還我伊犁，彼等不知他人之別有陰謀，而以爲畏我之威，自越南諒山一役，以主待客，小獲勝仗，彼等於是鋪張揚厲，以爲中國兵力足挫歐洲強國而有餘矣。坐是虛驕之氣日盛，一朝野上下莫不皆然。如井底蛙，如遼東豕，如夜郎之不知漢大，如匈奴之自謂天驕，遂復歌舞湖山，粉飾藻火，仍出其數千年祖傳秘訣，馴民話民役民監民

之手。段汲汲然講求而附益之。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而豈復有痛定思痛。存不忘亡之一念。來往於其胸中者耶。於是而近十年來之局成矣。於是而近十年來之難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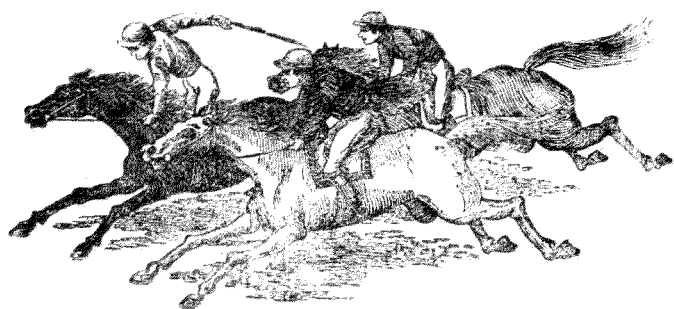
其四則最近時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抱如傷之念。藉殷憂以啓聖。惟多難以興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愛中國。而欲拯其禍也。其奈消高一尺。甕高一丈。有西太后那拉氏者。梗乎其間。那拉氏垂簾三次。前後凡三十餘年。中國之一縷生機。芟夷斬伐。而靡有孑遺者。皆在此三十年也。中興諸勳臣。所以不能與維新之治者。雖由其識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以肅順爲先朝顧命大臣。湘淮諸將。皆所拔擢。而那拉以莫須有之獄。一日駢其黨而戮之。以恭親王之裨賢。身當大難。僅安社稷。而那拉挾私憤而屏逐之。況於諸臣之起自疏逖。而威權震主者耶。故會國荃初復。江南旋即罷職閑居。曾國藩之胆。於是寒矣。左宗棠班師入覲。解其兵權。召入樞垣。虛降甘禮。陰掣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自餘百端。所以駕馭諸臣者。無不類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氣。而無能爲役也。今夫專制之國之鈐轄其民。以自保私產。古今恒情。吾姑無言焉。雖然。保之則亦有道焉。如彼俄羅斯者。現世最專制之國也。而其任百官也。則必盡其才。登其權。政府之方針。有定向。施政之條理。有定程。蓋雖不知有民。而猶知有國焉。其君其臣。一心一德。以務國事。此其所以強也。若那拉后者。非惟視中國四百兆之黎庶如草芥。抑且視大清二百年之社

稷如秦越也。故忍將全國之大權。畀諸數鬪宦之手。竭全國之財力。以窮極池臺鳥獸之樂。遂使吾中國有所謂安仔政府。有所謂皮笑李政府者。蓋二百餘年來京師之腐敗醜。未有甚於那拉時代者也。今上皇帝。忍之無可忍。待之無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爲中國開數千年未有之民權。非徒爲民權。抑亦爲國權也。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權耶。其仇國權耶。仇民權則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也。仇國權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嗚呼。我一部近十年史論。那拉氏實書中之主人翁也。使三十年來無那拉氏一人。稱乎其間。則我中國今日。其勃興如日本可也。其富樂如英美可也。其威強如法俄可也。故推原其所以積弱之故。其總因之重人者。在國民全體。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遠因在數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來。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間。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靡盬周原。茫茫禹壤。其竟如斯而長已矣。耶。其未然耶。此吾所以中夜拔劍起舞。而涕淚彌襟矣。

結論

以上所論列。中國病源。略盡於是矣。吾之所以下筆二萬言。刺刺不能自休者。非如江湖名士之傲睨一世。使酒罵坐。以快其口舌意氣也。亦非有所抑鬱不得志。而詆諆當道。以澆其胸中塊壘也。諺曰。解鈴還須繫鈴人。又曰。心病還將心藥醫。故必知其病根之伏於何處。又

知釀成此病者屬於何人。然後治療之術可得而講焉。國也者吾之國也。吾愛之。不能坐視其亡而不救也。今既無救之之權。則不能不望於有權者。吾一人之力不能救。則不能不望於衆人之與吾同心者。吾所以著此書之意在是。吾所以冠此論於全書之意亦在是。抑聞大易之義。剝極則復。否極則泰。吾中國今日之弱。豈猶未極耶。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雷霆聲。天地昭豁。亦安知夫今與後之不殊科耶。亦安知夫禍與福之不相倚耶。嗟夫。嗟夫。天胡此醉。叩帝闢其難。聞人之無良。覽橫流其未極。哀莫大於心死。逝者如斯。禍已迫于眉。然泣將何及。莽莽千載。念來日之難。茫茫九州。見夕陽之無限。豈一治一亂。昆明無不劫之灰。抑人謀鬼謀。精衛有未填之海。捲歐風與亞雨。驚咄咄其逼人。營鬼裘于冰山。羌夢夢而視我。嗟夫。嗟夫。千年遼鶴。望人民城郭以愴神。何處銅駝向棘地。荆天而長涕。不辭楮口。聊貢罪言。父兮母兮。胡甯忍予墨耶。淚耶。長歌當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學問。新政體。新法律。新工藝。新軍備。新社會。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無形之事物。一一皆闢前古所未有。而別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人人知之。人人慕之。無俟吾論。吾所不能已於論者。有滅國新法在。

滅國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間。必爭自存。爭自存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劣而敗者。其權利必爲優而勝者所吞併。是即滅國之理也。自世界初有人類以來。即循此天則相搏相噬。相嬲相代。以迄今日。而國於全球者。僅百數十焉矣。滅國之有新法也。亦由進化之公例使然也。昔者以國爲一人一家之國。故滅國者必虜其君焉。燔其宮焉。毀其宗廟焉。遷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滅而國滅。今也不然。學理大明。知國也者。一國人之公產也。其與一人一家之關係甚淺薄。苟真欲滅人國者。必滅其全國。而不與一人一家爲難。不甯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滅國之手段。故昔之滅人國也。以撻之伐之者滅之。今之滅人國也。以噢之瞰之者滅之。昔之滅人國也。驟今之滅人國也。漸。昔之滅人國也。顯。今之滅人國也。微。昔之滅人國也。使人知之而備之。今之滅人國也。使人親之而引之。昔之滅國者如虎狼。今之滅國者如狐狸。或以通商滅之。或以放債滅之。或以代練兵滅之。或以設顧問滅之。或以通道路滅之。或以煽黨爭滅之。或以平內亂滅之。或以助革命滅之。其精華已竭。

機會已熟也。或一舉而易其國名焉。變其地圖之顏色焉。其禾竭未熟也。雖襲其名仍其色。百數十年可也。嗚呼。泰西列強以此新法施於弱小之國者。不知幾何矣。謂予不信。請舉其例。

其徵諸埃及。埃及自蘇彝士河開通之後。始借債於外國。其時正值歐洲諸國物產過度。金價停滯。而資本家懷金無所用之時也。乃恃已國之強。利埃及之弱。以重利而行借貸之術。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借一千八百五十萬打拉。一打拉當墨銀三元其六十四年。借二千八百五十二萬打拉。皆有所謂經手周旋費者。埃及政府所得實額僅十之七耳。其初驟進多金。外觀忽增繁盛。埃及王心醉外債之利。復於六十五年。六十六年。借三千餘萬打拉。六十八年。借五千九百四十五萬打拉於英法之鄰。土耳其者。埃及之上國也。慮其後患。從而禁之。而埃及王左右有歐人而為顧問官者。說以富國學之哲理。惑以應時機之調言。復以一千八百七十年。更借新國債三千五百七十萬打拉。而所謂周旋費者。去其千萬焉。土國政府愈禁之。歐人資本家愈趨之。卒至行四百五十萬打拉之重賄。以賂土廷。以求廢其禁。埃及借債之詔令。其結局也。卒使埃及政府共借外債至五萬萬三千二百餘萬打拉。夫英法之資本家。豈不知埃及之貧弱。不足以負擔此重債乎。哉。其所謂顧問官者。豈非受埃及之祿而事埃及之事者哉。其各國之政府官吏。豈不日言文明。日言和親。以與埃及往來者哉。而何以孳孳焉。懇懇焉。獻

甘言行重賂務。送其巨萬貨財於紛濁不可知之地。此實在舊法滅國時代百愚而不得其解者也。曾幾何時。至於一千八百七十四五年。而埃及財政掃地不可收拾。債主愈迫。國帑全空。於是有英國領事迫埃及王聘請長於理財之英人爲顧問官之事矣。募民債。其法始如中國數年前之昭信加租稅。絲毫無所補。其七十六年。遂有各國領事迫埃及王設立財政局以英法兩國人爲局長之事矣。局長履任之始。因本國戶部大臣議論不合。立置諸重典。遂以外人監督歲入。管鐵道。掌關稅。而財權全外移矣。七十七年。而財政局增聘數十歐人支俸給十七萬五千打拉矣。未幾又以領事之勸而給債主以厚祿矣。不釋惟是關稅之權既握於外國。而歐人在埃及者十萬。皆私販運而不納稅矣。及埃及以此事詰責英法領事。英法政府猶復依違不答。經年之後。始以埃及內政不修爲辭。竟橫行而無憚矣。至七十八年。遂使埃及兩倍其人頭稅。三倍其營業稅。羅掘以還利息。而每年歲入四千七百餘萬打拉者。僅能以五百三十五萬供本國政費。其餘盡投諸外人矣。全國官吏經數月不得支俸。而歐人之傭聘者。其厚俸如故矣。未幾而歐人訟埃及王。裁判於歐人司理之會審法院矣。未幾而對埃及王所有私產典與歐客。以償債息矣。究其極也。卒乃將埃及歲入歲出之權全歸外人之手。直以英法人入政府。戶部工部二大臣之位。是實千七百七十八年事也。二大臣既入政府。借更新百度之名。謂埃及人老朽不可用。遽免要官五百餘人。而悉代以歐人矣。自七十九年至八

十二年。四載之間。全國官吏次第嬗易。至於歐人在位者一千三百二十五人。俸給百八十六萬五千打拉。而其名猶曰代埃及振興內治也。整理財政也。及至山窮水盡。羅掘俱空之際。猶復裁減兵士之餉。使軍隊無力。不能相抗。增加貴族之稅。使豪強盡鋤。無復自立。清查通國之田畝。使農民騷動。雞犬不寧。猶以爲未足。又欺小民之無識。以甘言誘以強威。迫使全國之土地。大半歸歐人之管業。民無所得。食鬻家畜以糊口。餓殍載道。閭閻充闕。而埃王卒乃被廢。擁立新王之權。歸於債主之手矣。不特惟是埃及國民於忍之無可忍。望之無可望。呼籲不聞。生路全絕之際。不得不羣起而與外敵爲難。而所謂重文明守道義之大英國。所謂尊耶教倡自由之格蘭斯頓。直以數萬之雄師。壓埃境。挾埃王以伐埃民。石卵不敵。義旗遂靡。而埃及愛國之志士。卒俯首繫頸。流竄于異洲之孤島。而全埃之生機絕矣。嗚呼。世有以借外債用客卿而爲救國之策者乎。吾願與之一觀埃及之前途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其二徵諸波蘭。波蘭者。歐洲千年之名國也。當十七世紀初葉。波政始衰。瑞典王廢波王別立新主。未幾而前王以俄援復位。喘息於俄皇勢力之下。國中復分爲兩大黨派。其一仰普法之庇蔭。其一藉俄爲後援。於政治上。於宗教上。訁爭不息。俄人利其有辭也。於是貌爲熱誠博愛。以甘言狡計。結其歡心。且煽其黨爭。使日益劇烈。遂藉詞扶助公義。屯兵四萬於波

蘭境上以爲聲援。俄兵既集。乃使人脅從所庇之黨。以二事。一曰對波王絕君臣之分。二曰許俄皇以干涉內政之權。所庇黨既陷術中。欲脫不得。俄軍乃于貴族議院前築一砲臺。使數兵卒立砲側。熬火以待。迫全院議員書諾。此後俄公使遂握廢置波王生殺波民之權者。凡數十年。爾後土耳其普魯士奧大利諸國。展轉效尤。國內之爭。亦囂囂未已。而俄人始終挾波王以令波民。不遽廢其位也。迨國民同盟黨到處。起仍藉王室以壓制之。一切義士指爲叛民。殺戮竄流。無所不至。量其國民之氣不可復振。乃從而剝割而瓜分之。至千七百七十二年。而波蘭之名。遂絕於地圖矣。世有以爭黨派聯外國爲自保。祿位之計者乎。吾願與一覽波蘭之覆轍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其三徵諸印度。印度之滅亡。可謂千古亡國之奇聞也。自古聞有以國滅人國者。未聞有以無國滅人國者。如古者民族遷徙。掠踞土地者。雖未成爲國。而全體團結已有國之形。若本國人民起而獨立。又非滅國也。故印度之例。實古今所無。至於近世之印度。舉其

百八十萬英方里之土地。二百九十兆之人民。以置諸英皇維多利亞之治下者。誰乎。則區區七萬磅小資本之東印度公司而已。英人經略印度之起點。在千六百三十九年。於其東岸。得縱六英里橫一英里之地。闊二十七年。始得孟買島。而每歲納十磅於英王。以讓受其主權。由不滿方三里之地。而衍至百八十萬方里。由十磅之歲入。而增至五六千萬磅。英人之所以成就此偉業者。果由何道乎。以常理論之。其必暴露莫大之軍隊。耗竭無量之軍費。

乃始及此。而豈知有大謬不然者。英人之滅印度。非以英國之力滅之。而以印度之力滅之也。昔法人焦白禮之欲吞印度也。曾思得新法兩端。一曰。募印度之土人。教以歐洲之兵律。而以歐人爲將帥以指揮之。二曰。欲握印度之主權。當以其本國之君侯酋長爲傀儡。使率其民以服從命令。嗚呼。後此英人之所以蠶食全印者。皆實行此斃術而已。以如此驚天動地之大業。而英廷未嘗爲之派一兵遣一矢。課一錢之租稅募一銖之國債。蓋當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征畧之事既已大定。實東印度公司全盛時代。而在印之英兵不過九千人。一皆公司之兵。非國家之兵。其餘皆土兵也。至一八五七年。所養印兵多之二十三萬五千人。蓋當其侵畧之始。攻印度人者印度人也。當其戡定之後。監印度人者印度人也。而自始事迄今日。凡養戰兵養防兵之費。所有金穀繒帛一絲一黍。無非出自印度人也。今者世界之上。赫赫然有五印度大后帝之名矣。而大后帝之下。其號稱君侯酋長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者。尙以萬計焉。彼服從於此。萬數酋長肘下之群氓。其謂自國爲己滅乎。謂爲未滅乎。是非吾所能知也。若此者。豈惟印度。而英之所以待南洋羣島。法之所以待安南。皆用此術焉矣。世有媚異種殘同種而自以爲功者乎。吾願與之一游印度之遺墟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其四徵諸波亞。波亞者。南阿非加利之強健民族。而今與英國在戰爭中者也。波亞之種。本

繁殖於好望角之地。百年以來。爲英人屢次逼迫。大去其鄉。漸入內地。建設杜蘭斯哇兒及阿連治兩民主國於南非之中央。父子兄弟宗族。相率而農而牧而獵。以優游於此小天地間。謂可安堵無雞犬之驚矣。乃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某歐人游歷其地。見有金礦之跡。乃測製杜國地質圖。至八十五年。遂查出舒杭呢士布之大金穴。好望角之英商某。一攫而獲巨萬之利。於是錐刀之徒。相率趨至。前後十二年。歐人設大公司於此間者。七十有二家。以前者蓬艾滿目。麋鹿群游之地。忽成爲居民十五萬之巨鎮。而杜國政府之財權。幾全移於此金市之域。而握其樞者實英人也。英人乃變其前此兵力併吞之謀。改爲富力侵畧之策。乃迫杜政府許其開一鐵路自杜京經金市以達好望角。杜統領知此舉之爲禍胎也。乃別自築一鐵路通印度洋以抵制之。僅乃得免。而英人之在金市者。復要求自治權利。欲人人得入議院爲議員。以干預杜國之內政。彼杜國之京師。居民不逾一萬。而金市戶口十五倍之。富力智力。皆集於此。以金市老猾之英商。與杜京質朴之波民。同上下馳驅於一議院中。則全國之政權。轉瞬而歸於英族之手。此英人所處心而積慮。亦波亞人所熟察而炯知也。此議開始。杜人堅執拒絕之。至千八百九十五年。遂有英公司董事禪桑氏以六百之兵。謀襲金市之事。而其主動者實英國好望角總督也。此蠻暴之舉。旣爲波亞人先發所制。不達其志。迨九十九年。而流寓杜國之英人。聯名二萬。求英政府干涉杜政。務求得參政權利。

而英政府遂恃大國之威。用強制手段。限來往五年者。即得參政權矣。此事之交涉未竟。又忽移于主權問題。指杜蘭斯哇兒爲英之屬國矣。且也文牘復往玉帛未渝之頃。即爲示威運動。陰調兵隊以陳境上矣。彼英人固不慮波亞之敢於一戰也。更不信以叢爾之波亞能抗衡世界第一雄國。使之竭獅子搏兔之全力也。於是敢悍然以其待埃及待印度之故技。以待波人。波亞雖不支。要不失爲轟轟烈烈有名譽之敗績乎。然英人之所謂文明道德者。抑何其神奇出沒而不可思議耶。世有以授開礦權鐵路權。及租界自治權於外國人。爲無傷大體者乎。吾願與之一讀波亞之戰史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其五徵非律賓。非律賓者。我同洲同種之國民。兩度與白種戰爭。百折而不撓者也。吾人所當南望頂禮而五體投地者也。西班牙之力。不足以滅非律賓。吾今不具論。吾將論美國與非國交涉之事。夫美國亦豈能滅非國之人哉。其所以滅之者。亦恃新法而已。當美班之交戰也。非國猶受壓於班之軛。美人首以兵艦欲搗非島以牽班力。而自懼其力之不逮也。乃引非國豪傑阿軍鴉度將軍以自重。阿將軍前以革命未成。藉跡香港。新嘉坡之美領事。乃密約相會。有所訂議。乃以電報往復於華盛頓政府及海軍提督杜威。卒以美兵艦而護送阿將軍返故國。阿將軍之歸也。爲彼全島同胞之權利義務也。非爲美國之喉犬而代之驅除也。美國現政府。既已棄其祖傳之們羅主義。而易爲帝國侵略政策。欲求一商業兵事之

根據地於東洋久矣。於是包藏禍心以待非人。宣言兵艦之來。將以助非島之獨立。脫西班牙之羈。非人以爲美國文明義俠之。久著於天下。坦然信之。表親愛焉。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非國獨立。軍既奏成功。民主政府既已建設。其時非政府所轄者。有十六萬七千八百四十五方里。西班牙之地。統治者有九百三十九萬五千餘之民。而美軍所侵掠領有者。地不過百四十三方里。人不過三十萬餘耳。非未嘗借美之兵力以復國。權美卻藉非之警援以殺班牙。兩國之關係如是而已矣。豈意美人挾大國之勢。藉戰勝之威。一旦反戈以向非人。雖血戰三年。死傷疫癘。其所以懲罰美人者。不可謂不劇。而卒至今日。刀缺矢絕。人將被俘。百戰山河。又易新主。天道無知。惟有強權。世有欲借外國之助力以成維新革命之功者乎。吾願與一憑弔。非律賓之戰場也。雖然。吾無怪焉。滅國之新法則然耳。

以上所列畧舉數國。數之不備。語之不詳。雖然。近二百年來。所謂優勝人種者。其滅國之手。段畧見一斑矣。莽莽五洲。被滅國。人小無慮百數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觀之。安觀所謂文明者耶。安觀所謂公法者耶。安觀所謂愛人如己。視敵如友者耶。西哲有言。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彼歐洲諸國與歐洲諸國相遇也。恒以道理爲權力。其與歐洲以外諸國相遇也。恒以權力爲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競所固然。夫何怪焉。夫何慙焉。所最難堪者。以攘攘優勝

之人。託於岌岌劣敗之國。當此將滅未滅之際。其將何以爲情哉。其將何能已於言哉。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不滅則興。不興則滅。何去何從。間不容髮。乃我四萬萬人不講所以興國之策。而竊竊焉冀其免於滅亡。此卽滅亡之第一根源也。人之愛我。何如我之自愛。天下豈有犧牲己國之利益。而爲他國求利益者乎。乃我四萬萬人。聞列強之誑瓜分中國也。則怡然以憂。聞列強之議保全中國也。則釋然以安。聞列強之協助中國也。則色然以喜。此又滅亡之第二根原也。吾今不欲以危言空論。驚駭世俗。吾且舉近事之一二。與各亡國之成案比較而論之。

埃及之所以亡。非由國債耶。中國自二十年前。無所謂國債也。自光緒四年。始有借德國二百五十萬圓。周息五釐半之事。五年復借匯豐銀行一千六百十五萬圓。周息七釐。十八年借匯豐三千萬圓。十九年借渣打一千萬元。二十年借德國一千萬元。皆周息六釐。廿一年借俄法一萬萬五千八百二十萬元。周息四釐。廿二年借英德一萬萬六千萬圓。周息五釐。廿四年借匯豐德華正金三銀行一萬萬六千萬圓。周息四分五釐。蓋此二十年間。（除此次團匪和議賠款未計）而外債之數。已五萬萬四千六百餘萬元矣。大概總計每年須償息銀二千萬圓。今國帑之竭。衆所共知矣。甲午以前。所有借項。本息合計。每年僅能還三百萬。故惟第一次德債。曾還本七十五萬。他無聞焉。自乙未和議以後。即新舊諸債。不還一本。

而其息亦須歲出三千萬。南海何啓氏曾將還債遲速之數。列一表如下。

債項五萬萬元。樹息六釐。一年不還。其息爲三千萬元。合本計共爲五萬萬三千萬元。使以五萬萬三千萬元。再積一年不還。則其息爲三千一百八十萬元。本息合計五萬萬六千八百八十萬元。

再以五萬萬六千八百八十萬元。積八年不還。則其息爲三萬萬三千三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元有奇。

再以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元。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七萬萬零八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元有奇。

再以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元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十二萬萬六千八百萬元有奇。奇。本息合計爲二十八萬萬七千一百萬元有奇。

然則不過三十年。而息之浮於本者幾五倍。合本以計。則六倍於今也。夫自光緒五年至十八年。而不能還一千六百餘萬元之本。則中東戰後三十年。其不能還五萬萬元之本明矣。在三十年以前之今日。而不能還三千萬元之息。則三十年後。其不能還二十三萬萬元之息又明矣。加以此次新債四萬萬九千萬兩。又加舊債三之一有奇。若以前表之例算之。則三十年後。中國新舊債。本息合計當在六七十萬萬以上。即使外患不生。內憂不絕。而三十

年後。中國之作何局面。豈待蒼龜哉。又豈必待三十年而已。蓋數年以後。而本息已盈十萬。不知今之頑固政府。何以待之。夫使外國借債於我。而非有欲在其後也。則何必互爭此權。如蟻附羶。如狗奪骨。而彼此寸毫不相讓耶。試問光緒廿一年之借款。俄羅斯何故爲我作中保。試問廿四年之借款。俄美兩國何故生大衝突。繼至以干戈相見。夫中國政府財政困難。而無力以負擔此重債也。天下萬國。孰不知之。所知之而復爭之若鶩焉。願我憂國之士。一思其故也。今即以關稅釐稅作抵。或未至如何啓氏之所豫算。中國歷然大物。精華未竭。西人肯遽以前此之待埃及者。以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嚼轍之無可逃避者。而庸腐凶險貌託維新之疆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鐵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彼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俾驟得此額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揮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爾。而豈知其貽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在之聯權。私竊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不敢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嗚呼。而堪我。胸甯慮本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予之一。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既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既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執視無相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

有餘。而作備者之罪。蓋擢髮難數矣。中央政府之有外債。是舉中央財權以贈他人也。各省團體之有外債。是並舉地方財權以贈他人也。吾誠不忍見我京師之戶部內務府。及各省之布政使司善後局。其大臣長官之位。皆虛左以待碧眼虬髯蕃也。嗚呼。安所得吾言之幸而不中耶。吾讀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慄焉耳。

不寧惟是。國家之借款。猶曰挫敗之後。爲敵所逼。不得不然。乃沂者彊吏政。策復有以借款辦維新事業爲得計者。即鐵路是其已事也。夫開鐵路爲興利也。事關求利。勢不可不持籌握算。計及錙銖。而凡借款者。其實收之數。不過九折。而金錢漲價。還時每須添一成。即以一成而論。其入之也。十僅得九。其還之也。十湏十一。是一轉移間。已去其二成。而借萬萬者。短二千萬矣。此猶望金價平定。無大漲旺。然後能之。若每至還期。外國豪商。高擡金價。則不難如光緒四五年時。借項借百萬者。幾還二百萬。是借款斷無清還之期。而鐵路前途。豈堪設想耶。夫鐵路之地。中國之地也。借洋債以作鐵路。非以鐵路作抵押。爲中國之路。非以國家擔債。不可。即今暫不爾。而他日稍有嫌疑。則債主且將執物所有主之名。而國家之填償。實不能免。以地爲中國之地也。又使今之債主。不侵路。而異時一有齟齬。則債主又將託辦理未善之說。而据路以取息。勢所必然。以債爲外洋之債也。以此計之。凡借款所辦之路。其路必至展轉歸外人之手。而後已。路歸外人。而路所經地及其附近處。豈復中國

所能有耶。以上一段多採何氏新
政始基之議者者自注

試觀蘇彝士河之股份。其關係於英國及埃及主權之嬗代者

何如。嗚呼。此真所謂自求禍者也。此所以蘆漢鐵路由華俄銀行經理借款。而英國出全力以抗之。牛莊鐵路之借款於匯豐銀行。而俄國以死命相爭也。誠如是也。則中國多開一鐵路。即多一亡國之引線。又不惟鐵路。凡百事業。皆作如是觀矣。今舉國督撫。亦諳言變法矣。即如其所說。若何而通道路。若何而練陸軍。若何而廣製造。若何而開礦務。至叩其何所憑藉以始事。度公私俱竭之際。其勢又將出於借款。若果則文明事業。徧於國中。而國即隨之而亡矣。嗚呼。往事不可追。吾猶願後此之言維新者。慎勿學張之洞盛宣懷之政策。以毒天下也。

俄人之亡波蘭也。非俄人能亡之。而波蘭之貴官豪族。三搆三讓。以請俄人之亡我也。嗚呼。吾觀中國近事。即何其相類耶。國匪變起。東南疆臣。有與各國立約互保之舉。中外人士交口替之。而不知其實為列國確定勢力範圍之基礎也。張之洞懼見忌於政府。乃至電乞各國。求保其兩湖總督之任。又恃互保之功。蒙惑各領事。以快其仇殺異黨之意氣。僚官之與己不協者。則以恐傷互保為名。借外人之力以排除之。豈有他哉。為一時之私利。一己之私益而已。而不知冥冥之中。已將長江一帶選舉黜陟生殺之權。全移於外國之手。於是揚子流域之督撫。生息於英國卵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長。蓋自此役始矣。第四次懲治罪魁名

單榮祿等以廣大神通。借俄法兩使之力。以免罪譴。於是京師西安之大吏。生息於俄人卵翼之下。一如高麗之屠王。又自此役始矣。一國之中。紛紛擾擾。若者爲英。若者爲俄。法黨得附於。國爲之奴隸。則栩栩然自以爲得計。噫嘻。吾恐非至如俄人築砲臺以臨波蘭。議院之時。而哀哀諸公。遂終不悟也。人不能瓜分我。而我先自分之。聞羣雄以利用之法。門彼官吏之自爲目前計。則得矣。而遂使我國民自。以。往。將爲奴隸之奴隸。而萬劫不復。官吏其安之矣。抑我國民其安之否耶。

嗚呼。吾觀天下最奇最險之現象。則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列強之誦瓜分中國也。十餘年於茲矣。事機相薄。妖孽交作。無端而有義和團之事。以爲之口實。皮相者流。孰不謂瓜分之議。將於今實行乎。而豈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環球政治家之論。反爲之一大變。保全支那之聲。日日騰播於報紙中。而北京公使會議。亦無不盡變其前此威嚇逼脅之故技。而一出以溫柔喫啾之手段。噫嘻。吾不知列強自經此役以後。何所愛於中國。而方針之轉變。乃如是其速也。一面罵吾民之野蠻無人性。繪爲圖畫。編爲小說。盡情醜詆。變不加厲。惟恐不力。一面撫摩而煦嫗之。厚其貌。源其情。視疇昔有加焉。義和團之爲政府所指使。爲西后所主持。亦既萬目共見。衆口一詞矣。而猶靦然認爲共主尊爲正統。與仇爲友。匿怨相交。歡迎其謝罪之使。如事天神。代籌其償款之方。若保赤子。噫嘻。此何故歟。狙公之飼狙也。朝三暮四則

諸狙怒。朝四暮三則諸狙喜。中國人之性質。歐種其知之矣。以瓜分爲瓜分。何如以不瓜分爲瓜分。求賈利者不務虛名。得人取者必先小。與彼以爲今日而行瓜分也。則陷吾國民於破釜沈舟之地。而益其獨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鎮撫之者。將有所不及。今日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也。則吾國民自覺如死囚之獲赦。將感再造之恩。興來蘇之頌。自化其前此之蓄怨積怒。而畏懼欲羨感謝之三種心次第並起。於是乎中國乃爲歐洲之中國。中國人亦隨而爲歐洲之國民。吾嘗讀赫德氏新著之中國實測論 (Dr. Hart's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去年西十一月出版。因義和團事而論西人將來待中國之法者也) 其大指若曰。

今次中國之問題。當以何者爲基礎而成和議乎。大率不外三策。一曰分割其國土。二曰變更其皇統。三曰扶植滿洲政府是也。然變更皇統之策終難實行。因今日中國人無一人有君臨全國之資望。若強出此策。則騷擾相繼。迄無寧歲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扶植滿洲朝廷。而漫然扶植之。則亦不能絕後來之禍根。故論中國最終之處分。則瓜分之事。實無所逃避。而無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實行於今日。蓋中國人數千年在沈睡之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爲目的者也。雖此次初起。無人才。無器械。一敗塗地。然其始羽

檄一飛。四方響應。非無故矣。自今以往。此種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彌漫全國。他日必有義和團之子孫。輦格林之砲。肩毛瑟之鎗。以行今日義和團未竟之志者。故爲今之計。列國當以瓜分爲最後之一定目的。而現時當一面設法。順中國人之感情。使之漸忘其軍事思想。而傾服於我歐人。如是則將來所謂「黃禍」西人深畏中國人向有黃禍之語互相警厲者。可以烟消燼滅矣。云云。此乃撮譯全書大意。非擇譯一章一節。作者自注。

嗚呼。此雖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實不啻歐洲各國之公言矣。由此觀之。則今日紛紛言保全中國者。其爲愛我中國也幾何。不甯惟是。彼西人深知夫民權與國權之相待而立也。苟使吾四萬萬人能自起而組織一政府。修其內治。充其實力。則白人將永不能染指於亞洲大陸。又知夫民權之興起。由於原動力與反動力兩者之摩盪。故必力壓全國之動機。保其數千年之永靜性。然後能束手以待其擺布。故以維持和平之局爲第一主義焉。又知夫中國民族。有奴事一姓崇拜民賊之性質也。與其取而代之。不如因而用之。以中國人而自凌中國人。自制中國人。則相與俯首帖耳。謂我祖若宗以來。既皆如是矣。習而安之。以爲分所當然。雖殘暴桎梏。十倍於歐洲人。而民氣之靖依然也。故尤以扶植現政府爲獨一無二之法門焉。吾今請以一言正告四萬萬人。曰。子毋慮他人之顛覆而社稷變置而朝廷也。凡有謀人之心者。必利其人之愚。不利其人之明。利其人之弱。不利其人之強。利其人之亂。不利其

人之治。今中國之至愚至弱。而足以致亂者。莫今政府若也。使從而稍有所變。易。無論其文野程度何若。而必有以勝於今政府。而彼之所以謀我者。必不若今之易。易。列強雖拙。豈其出此。且同是壓制也。同是凌辱也。出之於己。則己竭勞而更受其惡名。假手於人。則己甚逸。而且藉以市惠。各國政治家。其計之熟矣。使以列強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抗外敵。謂之爲義士。爲愛國。而鎮撫之也。無名。使用本國政府之力。間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爲抗政府。謂之爲亂民。爲叛逆。而討伐之也。有辭。故但以政府官吏爲登場傀儡。而列強隱於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國之奴隸。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見奴於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印度之酋長。印度人之主人也。英皇則印度主人之主人也。安南之王安南人之主人也。法總統則安南主人之主人也。吾中國之有主人也。主人之尊嚴而可敬畏也。是吾國民所能知也。主人之復有其主人也。主人即借其主人之尊嚴以爲尊嚴也。是非吾國民所能知也。今論者動憂爲外國之奴隸。而不知外國曾不屑以我爲奴隸。而必以我爲其奴隸之奴隸。爲奴隸則尙或知之。尙或憂之。尙或救之。爲奴隸之奴隸。則冥然而罔覺焉。帖然而相安焉。相然而自得焉。嗚呼。此真九死未悔。而萬劫不復者矣。滅國新法之造妙入神。至是而極矣。雖然。惟螂蛆爲能甘糞。惟蠶白爲能受辛。彼列國亦何足責。亦何足怪。彼自顧其利益。自行其政略。例應爾爾也。而獨異乎四百兆蚩蚩者。氓。偏生成此特別之

性質以適足供其政略之利用。而至今日。已奔走相慶。趨踰恐後。以爲列強愛我。恤我。撫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國億萬年有道之長。定於今日矣。此則魔鬼所爲。掀髯大笑。而天帝所爲。愛莫能助者也。

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繼之以開放門戶。 (Open The Ports In China) 譯意謂將全國盡開爲通商口岸也。夫開放門戶。豈非美事。彼英國實門戶全開之國也。而無如吾中國無治外法權。凡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爲其國力所及之地。夫上海漢口等號。稱爲租界者。租界乎。殖民地乎。舉全國而爲通商口岸。即舉國而爲殖民地。西人之保全殖民地。有不盡力者乎。其盡力以保全支那。固其宜也。保全支那者。必整理其交通機關。今內河旣已許外國通行小輪。而列國所承築之鐵路。必將實施速辦。而此後更且有擴充矣。夫他人出資以代我築當築之鐵路。豈不甚善。而無如路權屬於人。路與土地有緊密之關係。路之所及。即爲兵力之所及。二十行省之路盡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保全支那者。必維持其秩序。担任其治安。和議成後。必有爲我國代興警察之制度者。夫警察爲統治之要具。昔無今有。甯非慶事。而無如此權委託於外人。假手于頑固政府。施德政則無寸效。挫民氣則有萬能。昔波蘭之境內。俄人警察之力。最周到焉。其福波蘭耶。其禍波蘭耶。又今者俄國本境警察嚴密。爲地球冠。俄政府所以防家賊者。則良得矣。而全俄之民。呻吟於專制虐政之下。沈九

淵而不能復。俄民永楛。而俄政府亦何與立於天地乎。而況乎法制嚴明。主權確定之遠。不如俄者也。故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猶假強盜以利刃而已。保全支那者。必整頓其財政。夫中國之財。富浮積於地面。闕塞於地中者。天下莫及焉。濬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縱萬國。雄視五洲矣。而無如商權工權政權。既全握於他人之手。此後富源愈開。而吾民之欲謀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於彼族。不見乎今日歐美之社會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資本家與勞力者。劃然分爲兩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中間無復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試問中國資本家之力。能與西人競乎。既不能爲資本家。勢不得不爲勞力者。疇昔小康之家。徧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聲。胼手胝足。以求一勞役於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保全支那者。必興教育。教育固國民之元氣也。顧吾聞數月以來。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焉。而達官華胄。有出其嬌妻愛女。侍外國將官之顰笑。以爲榮幸者矣。吾知此後外國教育之勢日漲。而此等之風氣亦日開。所以償義和團之損失者。如是而已。教育一也。而國民教育與奴隸教育。其間有一大鴻溝焉。而奴隸之奴隸教育。更有非言思擬議所能及者矣。嗟乎。列國之所以保全支那者。如斯而已乎。支那之所以自保全者。如斯而已乎。夫孰知瓜分政策。容或置之死地而獲生。夫孰知保全政策。實乃使其魚爛而自亡乎。新法乎。新法乎。前車屢折。而來軫方適。飲鴆如飴。而灰骨不悔。吾又將誰尤哉。吾又將誰尤哉。

瓜分危言 第六

新會梁啓超著

西人之議瓜分中國也。數十年於茲矣。中國有識者。知瓜分而自憂之也。十年於茲矣。顧此一二有識者。且汗且喘。走天下。疾呼長號。以徇於路。而彼蚩蚩鼾睡者。裊然充耳。而無所聞。聞矣而一笑置之。不小介意。而彼西人者。亦復深沈審慎。處心積慮。不輕於一發。雖有割割。亦不過境外之屬土。於堂堂大國。曾不足以損其毫末。於是此鼾睡者。益復囂然自安自大。謂西人曷嘗有此心。有此事。不過莠言亂政之徒。爲危詞以聳聽耳。嗚呼痛哉。此一二有識者。唇舌俱敝。血淚俱盡。曾不足以醒羣夢於萬一。久之。久之。亦漸覺其言爲老生常談。司空見慣。不欲復以置於齒頰間矣。乃曾幾何時。而有膠州之事。有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之事。一年之內。要害盡失。而鐵路礦務。內治種種之權利。盡歸他國之手。曾幾何時。而意大利區區之國。且有三門灣之請。奧大利比利時丹麥彈丸黑子。皆思染指。耽耽逐逐。岌岌泯泯。以至於今日。驚魂未定。又有天外飛來英俄協商之警報。而彼蚩蚩鼾睡者。猶恬然不以爲意。以爲若此之事。旣數見不鮮矣。日日言瓜分。而十餘年不覩瓜分之實事。今日瓜分之言。猶昔日之言也。吾始終不信有是事。則彼莠言亂政者。無所行其計也。嗚呼痛哉。驪山烽燧。習見之而不信之。其究也。赫赫宗周。鞠爲茂草。殆今日

之謂矣。吾雖欲無言。又烏得而無言哉。作瓜分危言。

第一章 論中東戰事以前各國經營東方情形

瓜分之事。西人言之。既數十年。而至今未見實行。守舊之徒。因不復信。有是事。遂頑睡不醒。以至於今日。其勢殆非刀鋸加頸。鼎鑊炙膚。而不悟也。雖然。吾無怪其然。夫以泰西各國之力。加於中國。如以千鈞之弩。潰癰。苟其欲之。則何求而不得。而必蹉跎蹉跎。令中國保此殘喘。越數十載。不可謂非世界上之一大疑案也。欲解此疑案。所必當考察者。有三事。

一曰各國之內情如何。

二曰各國之視中國如何。

三曰各國交涉之利害如何。

察此三事。則知瓜分之事。所以遲遲至今者。蓋別有所爲。而非中國有可以抵拒瓜分之力。又非列國之無瓜分之志也。今得一一縷述之。

第一節 俄國於東方勢力未充

今日地球之兩雄國。曰英。曰俄。英俄之一舉一動。全球安危。治亂繫焉。此五尺童子所共知。無待余言也。以故中國命脉。其十分之九。繫於兩雄之手。易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俄人之勢力未充。此我中國發奮自存之一綫生路也。俄人受前皇大彼得之遺命。君臣上下。皆

以席卷宇內囊括四海爲心。雖然門戶未開。羽翼未成。將西而出波羅的海。則德國之海軍隊厄之。入北海則與英國海峽之堅強無敵之艦隊相接。雖欲縱橫有所不能焉。將南而出黑海。則打打尼兒之海峽出入不能自由。欲自中亞細亞經阿富汗帕米爾而越印度出大洋。今雖經營之。其成就尙遠在數十年以後也。故夫俄羅斯者。戰國之秦也。晉國扼崑函之天險。秦人以數世之經營。不能得志於中原。俄之所以垂涎于中國百數十年。而必遲至又久以待今日者。蓋有故也。海道既不得志。不得不從事於陸運。乃不惜賸全國之膏血。以經營萬里不毛之西伯利亞鐵路。蓋有所不得已也。故西伯利亞鐵路一成。則中國之亾隨之。此天下之公言也。雖然鐵路東方之車站。在海參崴。海參崴雖爲一佳港。然每年冰凍不開者五月。雖船舶可以出入。與鐵路相連屬。然一旦有事。日本握對馬津輕兩海峽。俄人於海上權勢終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況於鐵路竣工。又尙須時日乎。此俄人東方勢力未充之實情也。及得滿洲全境鐵路權。後而局面一大變。旅順大連灣既割。後而局面更一大變。

第二節 英國未能深知中國之內情

英人之外交。以雄略著名於地球久矣。其於中國所重者在商務。故常欲我自存自保。非甚不得已。不欲共攬而裂之也。雖然。彼英人固非有所愛於中國也。中國之商權。旣已全歸其手。與其瓜分後而爭之於強國之市場。何如不瓜分而以孱國爲外府乎。此英之宿志也。故

其待中國也。初則以威迫之。繼則以恩市之。彼夢夢者。以爲英實德我。指中日以前言之而不知皆爲彼之私利也。故保全有利於彼則保全之。瓜分有利於彼則瓜分之。其政策因時而轉移。不待言也。故欲知英人久不瓜分之故。當合英人前後之政策而通觀之。

英人數十年來。所行東方政策。一遵前相巴麻士當之成法。巴氏於六十五年前。以外務大臣。開五口。割香港。攻廣州。皆其所主畫。及咸豐十年之役。巴氏方爲首相。一面與法國興同盟軍。燒圓明園。一面派全權大臣。授以市恩之密計。故當時爲城下盟。非惟不墟其國。且索償之款。爲數極微。而又助以兵力。爲之平內亂。其後又爲借赫德以代理稅務。爲借琅威理以練海軍。蓋其手段之敏捷。轉圜之奇妙。有非尋常人所能測者。當時有人在議院。倡論攻擊其笑曰。右手撲之。左手撫之。天下事孰有妙於此者哉。闕院皆大笑。蓋欲恩威並濟。買中國之歡心。使吾信之而不疑。愛之而不厭。

因得以獨力全握東方之商利。故數十年來。英人在中國商務。合歐洲列國。僅能當其三分之一。二皆賴此也。而其所以布此政策者。冀中國之可以成立。可以自存也。冀中國軍事之稍振。可協力以抵俄人之南下也。其故皆坐未深知中國腐敗之內情。以爲此龐大之睡獅。終有蹶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於今日。維新之望幾絕。魚爛之形久成。朽木蠹墻。終難扶掖。故自中日戰後。而局面一大變。自去年政變後。而局面更一大變。

第三節 各國互相猜忌憚於開戰

爾來軍備日精。而戰事愈慎。保持平和。爲泰西公共主義。以是之故。外交上之關涉。亦加慎焉。昔非洲礪瘠之地。歐人剖而食之。然因界務之故。幾生爭端。况中國二萬里膏腴之地。將爲全地球之一大市場。得之則強。失之則弱。使俄人由中亞細亞南下東侵。則英人已得之利益將復失。法人於南方日闢疆土。則英之印度將危。英人屬地擴充。則俄法咸所憂。患德人口日謀伸商權于中國。英之所大忌。英人日益跋扈。壟斷亦德所深憂。譬如羣虎同搏。一羊未及。衆顧而必有先受其斃者。且爭端一起。內亂乘之。全局沸騰。商務必大受其虧害。所得未可知。而所失已不貲。此西人所熟計也。故相持不下。持均勢之策。相與暗中抵拒。彼荷蘭、比利時、下採、瑞士、土耳其等弱小之國。得以自存於歐洲者。皆是賴也。故中國得偃然癡臥於其間。歷有年。所以至於今日也。及至英俄協商之議定。而局面又一大變。

第二章 中東戰後至今日列國經營東方情形

中東戰事以後。中國之內情。一旦敗露。西人昔雖呼中國爲病夫。而不知其病入膏肓。至於此極也。自遼臺既割。二萬萬償款既納。而歐洲輿論大變。各側目重足。以經略東方之事。遂有河出孟津。一瀉千里之勢。故四年以來。事故之多。視前此四十年間。過之數倍。馴致列強之勢力。全集於東方。歐洲之戰場。忽移於亞境。叙其事實。乃至更僕而不能終。語其來由。幾於揮淚而不忍道。雖然。此等之事。東西各國報章。日日以爲談叢。而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

尙多有茫然不之知者。故今略述其梗概。與我愛國之同胞。泣血讀之。

第一節 中俄密約

速瓜分之禍者。中俄密約爲之也。初中日和議。定割臺灣及遼南以講。旣而俄法德三國。有迫還遼南之事。彼三國非有愛於我也。其瓜分中國之志久定。欲挫遏黃種之權。誓不使日本入於亞洲大陸。得尺寸之地。故使我以三千萬復取之於日本。而俄人以此市恩。遂有光緒二十二年中俄密約之事。李鴻章於賀俄皇加冕時。受西太后之命。載此約。密訂於俄都聖彼得堡。凡十一條。撮其大意於下。

一 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得由海參崴達庫春。由庫春達吉林。又由西伯利亞都府。經黑龍江。愛爾齊齊。哈爾伯都訥。而達吉林。

二 吉林黑龍江所築鐵路。皆歸俄人之手。其路一依俄式。中國政府毫不得干涉。

三 俄人代築山海關鐵路。經奉天以接吉林。

四 中國將欲開鐵道。由山海關至牛莊。蓋平金州旅順口大連灣各處。當一依俄式。

五 鐵路附近一帶。置俄兵以資守衛。

六 運送貨物等。一切免關稅。

七 黑龍江吉林諸省及長白山等。一切礦產。皆歸俄人開採。

八直隸東三省一切洋操兵隊皆歸俄人訓練。

九將膠州灣借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為期。

十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各地不得讓與別國遇有軍事許俄國海陸軍駐集兩港。第十條

於大局所關
稍輕略不載

嗚呼。自此約一成而東三省全境所謂發祥之地陵寢之區者已非復我有矣。夫自愛運至吉林自吉林至海參崴其鐵路權既全歸俄手而山海關吉林之路名為代築實亦自取山海關牛莊旅順之路皆依俄式此亦如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惟彼戎車是利而已而開礦之權練兵之權一舉而畀之。脉絡肌肉手足屬盡他人謂為不亡不可得也。鐵路礦務練兵為亡國之然此猶為俄人一國所得之利益言之也。而因此密約遂牽動全局使歐洲列國突實下篇
詳言之然各飛其遠。聽伸其長。譬以至有今日之局則主持密約之人真罪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第二節 德人據膠州及山東鐵路礦務權

德之今皇以壯年即大位其梟雄之才為一世所驚以故相俾士麥公手定大業為國元勳而皇屈伸操縱之如小兒焉。歐人以此之俄前皇大彼得殆非虛也。而彼德國者在歐洲以第一強國自命而東方無尺寸之屬土毫釐之權利他日二十世紀地球戰爭之場移於亞

洲。則德之勢將瞠乎出人後矣。此德人所日夜不忘者也。夫以德國之勢既若此。德皇之爲人亦若彼。雖無藉口。猶且將突飛搏擊焉。乃有三國干涉還遼之事。俄人既受密約非常之利益。法人亦得西南甌脫之廣土。而德乃向隅。其必不肯干休。有斷然矣。故德人之占膠州者。因中俄密約第九條有俄人借租膠州之議。德人不得不先發而制之也。而此案之結局。猶不止此。自膠州至濟南府之鐵路。權鐵路附近之礦務。權皆歸之焉。猶不止此。溘假而容閱承辦津鎮鐵路。以道經山東。德人從而阻撓之。是山東全省爲德屬也。容閱之路。改道河南。德人猶復阻撓之。後以英國之干預其阻撓遂止是又將以河南全省爲德屬也。然猶不止此。李秉衡爲山東巡撫。德人欲黜則黜之。□□爲兗沂濟道。德人欲易則易之。今者又練兵於膠州矣。無端又以兵入沂州矣。毓賢簡任新撫。拒不納矣。又請置顧問官以監視山東巡撫矣。於此而猶謂山東爲吾所有。雖有蘇張之舌。不能辨也。而況乎此跋扈之國。皇雄之皇。其突飛之進取。正未有艾也。

第三節

俄人據大連旅順及擴充東北鐵路。法人據廣州灣及南部鐵路。英人據威海衛九龍及種種利益。

嗚呼。吾東北各軍港要地。展轉出沒於他人之手。豈不傷哉。旅順大連灣既爲日本所得。俄人強紵其臂而奪之。膠州既爲俄人所得。德人出其不意而奪之。威海衛亦幾爲日本所得。

英人乘諸國之後。晏然無事而奪之。倏忽變幻。不可思議。其究竟也。無論屬於誰氏。而必非主人所得容喙而已。今將膠州既割以後。各國得權利於中國之事。一一論列之。

一 俄人索旅順口大連灣兩處。及鄰近相連之海面。爲俄租地。以二十五年爲期。

二 俄人西伯利亞。接吉林鐵路。即行開辦。一切情形。照依中國滿洲鐵路章程。又添造支路。從營口鴨綠江中間。接至濱海方便之處。

三 俄人派人訓練武毅軍。

四 英國定約楊子江一帶地方。不准讓與他人。

五 中國內地江湖河川。准許英國小輪船行駛。

六 英人緬甸之鐵路。得延長擴充。達於雲南府。

七 英國於湖南開通商口岸。

八 英國因借國債及擔保國債。故沿江諸省及浙江省。收釐金之權。歸於英人所派之稅務司赫德之手。

九 英人索威海衛。與俄國相抵制。

十 與日本定約。福建全省不許讓與他國。

十一 與法國定約。兩廣雲南不許讓與他國。

十二法國索廣州灣。定租借之約。以九十九年爲期。

十三法國自九龍至雲南。得有開設鐵路權。

十四英國索九龍。與法國抵制。定租借之約。以九十九年爲期。

十五與英國定約。若中國再興海陸軍。請英國人爲之訓練。

以上各端。舉其聲聲大者。其餘我邦損失權利之事。不可殫述。而就中所得。以英國爲最多。各國藉口要挾。種種原因。不一其詞。今且列而要之。其各營私利。無一國有扶掖中國之心者。可斷言也。而英國者。日日以扶助中國爲言。是猶龔前相巴麻士當之慣技。欲市恩而使我不疑也。而彼著著爭先。多收十斛。使吾中國長江一帶之地。全然入其域內。他日瓜分議決。遂晏然而得三分有二之利權。而莫之能奪。此實外交家之第一手段也。

第四節 意大利索三門灣及英俄協商

膠州旅順廣灣威海既失。後東洋之局。殆將爆裂。於是我皇上毅然發憤。改革庶政。與天下更始。各國側視。暫戢隱謀。自四月至八月。警報無一聞焉。聖主既廢。維新望絕。於是各國議論又一變。知中國之終不可保。其慘亂終不可免。乃決意定行瓜分之事。而防各國之自相衝突。於是和平瓜分之會議。起。英某報載有擬立瓜分中國和平會。其條款略云。

一此會名和平瓜分支那公會。每國派會員兩三名。假以全權會議。定奪會事。

二此會有全權主斷支那之事。凡一切會議。無容請示本國政府。

三各國占領之地。歸各國管轄。應照現時該國商務所銷之多寡。及該國權所關係者。按圖畫分界限。

四會員互相爭論。則另派別會人員秉公定奪。此別會人員。以抽籤公舉而得之。

五某會員。或有抗濫衆論。不遵會中定奪。則此國不准入公會之內。且合各國會員。責罰其背約抗衆之罪。

六會中所得新地。各國畫界占領。彼國會員不得故意議立條約。以壓制此國之商務。至礙該國利權。所有支那土地。既爲萬國管轄。任由萬國通商。倘或他日有一國阻礙通商。各國會同責罰之。將其應占之由。充之公衆。俾各國均沾其利益。

七或有別國欲隨後入會者。該國雖無商務權力在支那之地。然肯幫助同心。瓜分支那。亦可界以土地。使其占領。

八各國派往支那駐紮之兵。不准多派。只准備足守禦該國土地而止。

九會中章程。永遠不准支那人製造兵器。

以上所記載。雖出於報章一人之私言。然亦可以觀歐洲輿論之一斑矣。英國某大臣嘗昌言於議院曰。我歐洲諸國。對於東方。事常互相猜忌。如此則徒耽誤時日。坐失事機。鵲蚌

相持。漁人獲其利耳。爲今日之計。必歐洲人各泯猜嫌。各商善法。然後亞洲乃可以落吾手也。故平和協商之議。其所由來者亦久矣。乃者意大利有強索三門灣之舉。當其事之驟發。無識者羣焉訝之。而不知英人實暗主持于其後也。奧大利之微弱。亦遣一戰艦游弋東洋。比利時。荷蘭。丁抹。諸國紛紛將有所請。皆列強將從事瓜分。借此小國爲甌脫之地。以保持均勢之安寧。其視中國之土地。猶歐洲也。若此者皆英俄協商之先聲也。至西四月二十九日。而英俄協商之約。遂畫押定議。全球觀聽。爲之聳動。各國報紙。議論沸騰。雖其事之詳細底蘊。未知如何。而要之數十年來互相牽掣。互相衝突者。一旦改觀。而我中國所藉以苟延殘喘者。殆將絕望。此萬國之公言也。

或問曰。英俄之相嫉視也。積數十世矣。其於利害之關係。亦分毫不相容矣。今之協商。烏在其能久也。曰。斯固然也。其交雖必不終。然但求足以瓜分中國而已。豈在久耶。數年以後。英俄雖有衝突。恐全世界中。已無復吾中國之一國。其交之終不終。于我何與。哉。昔三國協商。而蘭波滅裂。六國協商。而土耳其失政府。五國協商。而埃及爲墟。事過之後。其諸國之交。未始不散也。所最難堪者。當其衝而櫻其禍者耳。諸國何有焉。

第五節 比較各國前後情形以斷瓜分之案

各國于瓜分之舉。所以遲遲不發之故。其大原因有三端。既于第一章詳論之。而此三原因

者。至近年以來。一切消釋。如本章所載之近事。斯其證矣。今試更細論之。

第一俄國勢力所以未充者。一由于西伯利亞之鐵路。工程浩大。久而難成。二由于東方未得不冰口岸。苟得此二者。則俄之力已將奮飛矣。自密約既訂。其鐵路經過滿洲以達東方。縮短綫道。且工程平易。避盡險難。其竣工之速。遠過往昔。而旅順大連灣天險之軍港。歸于彼手。名雖以二十五年租借。實則二十五年以後之事。誰能料之。是俄人一旦以折衝樽俎之力。而得償其數十年來難償之夙望。俄人至此羽翼已成矣。今者一意經營。旅順貯煤十數萬噸。借保護鐵路爲名。調其可殺克馬兵雲集於東方。計旅順口二萬。大連灣三千。金州二千。瓦旁店二十。牛莊二百。海城二百。遼陽二百。吉林二百。吉林以北之哈爾濱二百。俄人在東方之勢力。全世界既莫與之。京然此猶其顯然者。若其暗力則猶不止此。若華俄銀行之全握財政權。北方陸軍悉由俄人訓練。蘆漢鐵路之債主。名雖比國。實則俄國。皆其勢力之厯大而可驚者。嗟夫。俄固虎狼也。昔困于柙。猶有磨牙吮血之恩。今傳以翼。將行入邑擇肉之實。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者。其原因一也。

第二英國昔以市恩爲主義。今以進取爲主義。其轉機全在中日之戰。當戰爭之初起也。英之報館皆袒中而抑日。及其既也。乃袒日而抑中。蓋英之意。欲在東方結一與國。以增進商務。然必其國能立。然後可爲與國。否則如與病夫泅海。未有不與之俱溺者。此不待識者而

能知之也。英人既斷定中國不足圖存。故輿論驟變。此後如德國之占膠州。泰晤士報乃大贊之。謂英國當效其政策。意大利之要索。英人亦左右焉。可見其外交方畧之大異疇昔矣。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其原因二也。

第三借列國衝突猜忌。憚于開戰。而希以自存。彼土耳其所以以瀕死之病。夫。而至今猶延殘喘者。皆賴此也。顧中國內情。與土耳其絕不相侔。而其與歐洲列邦關係之端。亦復大異。上耳其之兵力。猶足以抵俄羅斯。故英人樂得而爲歐脫焉。而上之與英。其利害有固結不解之處。逼近歐洲。尺寸寸地。皆牽動歐洲全局。故各國不得不以兵力爭之。若今日中國。則內之滿洲政府。既無可以自保之理。外之於歐洲各國。雖有關係。而壞非交錯。必可無以兵戎相見。而安然定于指揮之下。觀膠威旅大之役。各國未嘗因此而自滋爭議。然則以後之事。亦若是則已耳。此德國所以敢於行獠犬之政策。美國所以駭駭然踰吉巴布哇。非律賓。以窺東洋。意與比丹。所以磨牙思分其餘。而英俄協商。所以終有成議也。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其原因三也。

合此三端。觀其前後轉變之由。則知前此瓜分之事。未見實行。非歐人無瓜分之心。亦非中國人有抗拒瓜分之力。而此後之局。決非數十年以前之可以優游幸度者。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不知何以待之也。

第三章 論無形之瓜分

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無形之瓜分。英法之於埃及是也。吾所言中國瓜分之禍在將來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無形之瓜分。則歐人實行之於中國。蓋已久矣。凡國之所以成立者。國權爲上。而國土次之。有上而無權。國非其國也。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奪其土然後奪其權焉。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奪其權不必奪其土焉。奪其實不必奪其名焉。故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無餘。人咸畏之。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如狐媚之蠱。之吸其精血以療以死。人猶昵之。今歐洲各國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故中國之精血瓜分已盡。而我國朝野上下。猶且囁囁然曰。西人無瓜分之事。無瓜分之志。嗚呼。是果狐術之足用也。今將各國無形之瓜分條列于下。以備警覽焉。

第一節 鐵路權 附內河小輪權

一 東三省鐵路

俄國

二 蘆漢鐵路

俄國

三 山海關牛莊鐵路

英國

四 津鎮鐵路

英國、德國

五 山東鐵路

德國

六山西鐵路

俄國

七粵漢鐵路

美國（又未定）

八滇緬鐵路

英國

九龍州雲南鐵路

法國

十北海南甯鐵路

法國

附內河行駛小輪船

英國

由是觀之。中國境內新設之大鐵路凡十條。已無一爲中國所自有。東三省不必論矣。蘆漢之路。久議不成。俄人乃假比利時爲名。用以借款。以免他國之忌。而其實則自華俄銀行主之。其所定合同路權。全歸俄手。於是俄人得以此路。與其西伯利亞路之最終點相聯絡。而俄人之勢力。遂由聖彼得堡一呵。而達中國之中心。即漢口。又加以山西一路。測量布設。及金銀出納。皆歸俄國總辦之手。大江以北。皆非復吾有矣。英人聞之。大驚失色。乃爭山海關牛莊之路。欲以橫衝而中斷之。所以抵制俄人于北方也。山東一省。全屬德之範圍。其獨占鐵路權。固不待問。而容闕繞道出河南。猶思沮之。以英人抗議乃免。而其權亦卒歸英德二國焉。英人開通滇緬鐵路。不辭勞費。不憚險難。以圖之。其宗旨蓋有二。一由雲南經楚甯遠以通四川。控中部之上流。一由雲南出臨安達廣東。通香港。於南部阻法人之開拓。法人南

寧北海之路。將延長而經桂林永州長沙以達於漢口接蘆漢鐵路。坐享其利。握南部之全權。其龍州雲南路亦所以固其雲南兩廣勢力之範圍。此各國爭取鐵路權情之形也。此外惟粵漢鐵路尚未定所屬。其餘已造成之京津津沽津榆等鐵路。皆抵當于匯豐銀行。蘇杭滬滬等小鐵路。亦歸于豐匯銀行。及怡和洋行之手。九龍鐵路。近亦歸怡和洋行承辦。

認定一語為宗旨。曰鐵路之所及即權限之所及。故爭之不遺餘力焉。就中國而言。則鐵路所及之地。即為主權已失之地。故質言之。則鐵路即割地之快刀也。英俄協商。亦以鐵路權為題地也。今我輩試披圖一觀。各國鐵路所不及之省分尚餘幾何。安得不瞿然以驚也。

第二節 財權

一 全國海關稅權 英國

二 沿江諸省及浙江（凡六省）釐金權 英國

三 華俄銀行 俄國

四 德華銀行 德國

五 黑龍江吉林及長白山等處礦務權 俄國

六 山東全省礦務權 英德

全國海關稅權。向握於英人赫德之手。夫人而知之矣。而我當局者。顧甚德之。若以為赫德實忠于中國者。夫赫德之果忠于中國與否。吾姑勿論焉。但其握權海關。必為英國之大利。

則可斷言也。故去年俄德法三國曾有暗傾赫德之舉。而英國公使遽與總署訂約。雖赫德死。後總稅務司之職。仍歸英人之手。云云。蓋英人所以壟斷中國之財政者。其用心早伏於數十年前。其因借債以攬六省之釐金。歸於稅務司。猶前志也。他日中國若有免釐金而加海關稅之事。則全國歲入之數。經英人手者。殆過其半。夫歲入之數。過半經他國手。而猶謂其為自主之國。吾不信也。

華俄銀行之設。其情形與尋常銀行大有所異。其條約第十四款曰。此銀行得管理中國收納租課之事。營關涉國庫之業。並經中國政府之許可。得鑄造貨幣。償還中國民債利息云云。推其用意。直欲取戶部三庫之權而代之。考此銀行倡辦之人。為侯爵烏瑞士。奇乃俄皇之親屬也。其資本主。則俄國政府也。歐人有言。今之華俄道勝銀行。昔之東洋印度公司。亡印度者。全屬此公司之力。此公司印掌握印度兵權財權殆百年。始非過言也。而我中國人固泛泛然視之。若無睹也。德華銀行亦欲效尤。雖落俄後。然其用心固不在小也。中國礦務久為歐人所垂涎。專攬礦權。則始自俄人之于東三省。而德人於山東繼之。近今紛紛經營。謀攫各省之礦者。所在皆是。不及三年。則各省礦利。一如鐵路之分贈列國。可斷言矣。

第三節 練兵權

一 江南洋操

德國

二湖北洋操

德國

三東三省洋操

俄國

四直隸洋操

俄國

五各省海陸軍

英國

六福建船政局

法國

七膠州練土軍

德國

八威海練土軍

英國

當德人之未得膠州也。於東方權力。遠出英俄法之後。而無所爲計。乃注意欲代中國練兵。而握其兵權。兩湖總督張之洞所聘之德弁二人。因爭權限。饒舌於總署。卒求伸其權。而後已。其意蓋別有所在也。後中俄密約第八款。有請俄人訓練華兵之事。嗣訂細約有云。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練軍。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國借請熟悉武營之員。來中國整頓一切。其章程則與兩江所請德國武員章程辦理無異云云。蓋俄德同一心事也。其後俄國派其副將某往聶士成之武毅軍爲顧問。而訂明欲更易此員。必須得俄國皇帝之命。是其目中非獨無聶統領。抑且無中國皇上矣。浸假而全軍之權。握於其手。中國多練一軍。則歐人多得一軍之用。可斷言也。夫英人於威海之約。亦聲明中國他日若重興海軍。改造陸軍。皆請

英人爲之訓練。而英伯爵白疊斯。福。去年游歷中國。亦諄諄以代中國練兵爲言。而威海衛租借約內。亦聲明他日中國若再興海軍。改革陸軍。皆許借英國武弁代爲訓練。而日本近亦斷斷焉爭此事焉。人果何愛于我。而相爭爲之效力乎。其故可思矣。英人之滅印度也。訓練土兵。以代土人。借其財力。借其人力於本土。晏然而得百八十萬英方里之地。拿坡侖征服四方。亦皆用此策。今歐洲諸國。始將以施于我支那矣。英人之於威海衛。德人之於膠州。各招土人練兵二千。是實他日以支那人伐支那人之嚆矢者。我同胞恬然不以爲意。蓋亦視印度及諸亡朝之覆轍乎。

第四節 用人權

英法於川督劉秉璋一案。實爲干預用人權之濫觴。而德國於東撫李秉衡繼之。浸假而充沂濟道姚協贊。拒不納矣。浸假而新撫毓賢。拒不納矣。馴至今日。遂有山東巡撫設德人爲顧問官之議。此議也。今日雖爲創舉。而他日必徧行於十八省無疑也。何也。彼之所爭者實也。非名也。故既得其實。則仍以虛名還諸於舊邦。蓋易其名則民易駭。仍其名則事甚順也。彼法人之於暹羅。英法之於埃及。皆是類矣。彼歐人深知吾民之易欺也。又知吾民拘牽於名義。屈伏于君權也。便一旦易新主以撫馭之。亂將起。故莫如使役滿洲政府之力。以壓制吾民。民受其壓制而不敢怨。雖欲有發憤者。而舉國頑舊之公論。不以爲義。士且以爲亂。

民。因以草薶而禽獮之。滿政府府其怨。而歐人避其名。滿政府殫其勞。而歐人享其利。此實最妙之政策也。今日德人於山東之舉。特其發端而已。他日將上自各部衙門。以至督撫司道州縣。無不有歐洲之顧問。官而吾之所謂官吏者。則盡諾坐。嘯職如鈔。胥而官之名猶不廢焉。不知吾民於彼時當何以待之。

第五節 借地及訂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之約

一 膠州灣

德國

二 旅順口大連灣

俄國

三 廣州灣

法國

四 威海衛

英國

五 九龍

英國

六 長江一帶不許讓與他國

英國

七 兩廣雲南不許讓與他國

法國

八 福建全省不許讓與他國

日本

割地而曰借也。曰租也。可謂亡國之新法也已矣。我之地也。而勞人之代我謀之。曰不許讓與他國。此等之約。言恐天下古今所未嘗聞也。由前之約。其意若曰我代爾暫守此地。云爾。

由後之約。其意若曰。爾代我暫守此地云。爾譬之大盜入室。堵其門焉。坐其堂皇焉。而曰。我代爾暫守此室。可畏孰甚。譬之大盜入室。指其庭焉。黥驗其財產焉。而曰。爾代我暫守此室。可畏更孰甚。故以今日之勢力論之。東三省蒙古新疆直隸山西。爲俄國囊中之物。河南四川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爲英國囊中之物。山東爲德國囊中之物。雲南兩廣。爲法國囊中之物。福建爲日本囊中之物。其餘隙地。則意奧比荷等得之。以爲甌脫焉。而黃河爲俄與英德疆域之界。長江爲英與俄德疆域之界。西江爲英與法疆域之界。直隸灣爲俄與英海權之界。膠州灣爲英與德海權之界。瓊州爲英與法海權之界。其事皆可預料矣。而我四萬萬人者。早已爲釜底之魚。爲俎上之肉。他人得戮之辱。之踐之蹴之奴之僕之。曾不以爲意。不知我同胞之國民。又將何以待之也。

第六節 論無形之瓜分更慘於有形之瓜分

一國猶一身也。一身之中。有腹心焉。有骨節焉。有肌肉焉。有脈絡焉。有手足焉。有咽喉焉。有皮毛焉。鐵路者國之脈絡也。礦務者國之骨節也。財政者國之肌肉也。兵者國之手足也。港灣要地者國之咽喉也。而土地者國之皮毛也。今者脈絡已被瓜分矣。骨節已被瓜分矣。肌肉已被瓜分矣。手足已被瓜分矣。咽喉已被瓜分矣。而僅餘外觀之皮毛。以裹此七尺之軀。尙得謂之爲完人也哉。而彼蚩蚩野睡者。猶曰。西人無瓜分之志。無瓜分之事。何其夢歟。故

無形之瓜分者。不過留此外觀之皮毛以欺我耳。有形之瓜分。人人得而知之。得而救之。無形之瓜分。則莫或知之。莫或救之。此彼族用心最險最巧之處。而吾所以謂無形更慘於有形也。夫彼之必留此外觀之皮毛以欺我者何也。骨節肌肉脉絡手足咽喉。皆可得而瓜分者也。惟腹心則不可得而瓜分者也。腹心者何。我四萬萬同胞愛國之心團結之力是也。有之則生。無之則死。生死之間。繫茲一髮。嗚呼。我同胞其念之哉。

附亞東時報論中國二大患

支那道咸以降。迄於近世。受剝強隣。蹣跚蹙蹙。約章失自主之權。百姓託他人之手。詩曰。覬閱既多。受侮不少。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耻之矣。然昔之橫被屈辱之頃。不過覆軍議和。開埠償欸而已。猶未危其社稷。路其國家也。譬之兩人格鬥。夷其四肢。雖創鉅痛深。尙可乞靈於刀圭。彼扁鵲華陀之選。苟由是而藉手焉。奚有今日之瞑眩彌留。不可救藥哉。然自爾以來。當軸諸公。亦直狃以爲常。曰。彼西人之厄我者。不過覆軍議和。開埠償欸而已。其他則無意外之虞也。毋寧優游卒歲。以終余世焉。詎知甲午一役。水師旣磨于前。陸軍復潰於後。由抉目而剖腸。遂批根而掘實。於是列強競盈其谿壑。要挾時駭乎聽聞。以意大利之弱小而遠。亦且憫然效尤。索租要隘。說者謂瓜分之禍已成。雖有聖智。不能爲之謀矣。豈虛語哉。而或者以爲表裏山河。固無恙也。何瓜分之足信。則抑思今日外人之爭。

言借地。爭建鐵軌於中原者。果何爲哉。嗟乎。有茲二患。富強之國。且不能自保。况乃孱然。頹弱如支那。其何以堪之。其何以堪之。

今試按地圖。中國要區。皆已爲西人鐵路權所及。夫築造鐵路。以通聲氣。便轉運行旅。固爲刻不容緩之事。然至全用外本經營。全仰鼻息於他人。則余懼未收鐵路之利。而已不勝其敝也。何謂敝。各公司之修興鐵路也。非有愛於中國也。不過涎利於中國。而以修路爲闢地之謀也。夫以修路爲闢地之謀。爲中國乎。爲其國乎。向使其國利害與中國利害相等。猶之可也。今明以其國爲利之淵藪。而害於中國。中國奈何而甘心爲之。或曰。中國則派員爲督辦矣。雖借資於洋欸。假手於洋人。庸何傷。不知中官雖有督辦之名。而無督辦之實。與行事之權也。無其實。無其權。則將焉用彼利矣。况乃列國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始則逐臭而赴羶。終且增壁而假道。晉驅民而啓南陽。秦容車而通三川。所謂狡焉思啓。何國蔑有者也。且夫中國以積弱之邦。介群雄之間。訖於今不亡者。猶幸其邊境有重洋絕漠限之耳。今境上鐵路一成。舉腹地奧區。直與俄法英德比隣而居。一旦和約破。兵衅開。則可薩克之鐵騎。可食頃而蹂躪畿輔。越南之法軍。可瞬息而席捲兩廣。印度之英兵。可彈指而電掃雲貴。膠州之德師。可轉轂而鯨吞河南。雖有天險。烏可恃也。聞某國工師。曩擬穿脫窩海峽水底。於英法二國間通鐵路。投稟英國政府。政府不允。蓋法之所

長爲陸軍。而英之所恃在海峽。若兩國通路。則英之國都。難保不爲法人所掩襲。雖或以此言爲杞人之憂天墜。亦可見西人之視鐵路爲畏途矣。今中國海軍之強。能如英乎。四境兵備整頓。能如英乎。顧反以鐵路之柄。授之強國。便其覬覦。此何異藉寇兵。借盜鑰哉。抑吾於此。尤有目前之危懼焉。中國內地民智未開。皆不喜興修鐵路。一旦外人動工。撤其廬舍。平其田墓。到處與土人滋生事端。則不得不厚集兵力以衛工程。此引外兵而入內地之端也。其危害豈堪設想哉。夫鐵路之舉。在外國則利其國。而在今日之中國。則反以亡其國。其事不相異。而其功相距者何也。以彼自主其事。而此無主權也。三分環球。海居其二。汪洋茫茫。無有邊際。其誰主之。自創造火船以來。重洋萬里。帆影舵痕。縱橫旁午於海上。若康衢大路然。盛矣哉。列國之經商拓地。其利便乃至於此哉。於是而有海權之說。海權云者。矧於美國人馬鴻。馬鴻之言曰。海上權力。國家之存亡。隆替繫焉。國家有是權。則興。失是權。則亡。徵之史志。彰彰乎不可不爭也。故近世歐美列國。莫不以推擴是權爲急焉。案馬鴻所著海上權力史。發摛此意。旁證偏索。據事立說。鑿鑿然中肯綮。蓋近世論海務者。莫是書之詳且精若。又其感動人心。亦無出是書右者。今以馬鴻之說爲主。而規中國形勢焉。今中國北自鴨綠口。南至廣州白龍尾。海岸之長。數千英里。其海上理宜歸中國管理。不容他國容喙者也。然而中國欲保其海上權力。則必推擴水師。廣營屯泊。

之處。能制他國水師。不得逞其強梁跋扈之威。而後能保有其海權焉。德人窩克涅爾所畫中國防海策。洵爲得其要領。惜哉當路無人。不及施行。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不復起。沿海要港。如旅順。大連。威海。膠州。九龍。廣州。前後皆爲他人所攫取。其名爲借租。其實與割讓無異。中國海上之權力。自爾以來。蕩焉無存。此有心人所爲慷慨太息哉。惟三沙。澳門。山三門。象山。福州諸口。靳有存者。然皆偏於南方。不足爲全國重鎮。今意已探指三門。而英則彙順舟山。德則垂涎三沙。一旦逞其慾壑。則中國沿海連亘數千里。無一屯泊水師之處矣。吾不知中國近日添造戰艦若干。作何位置也。或言以上各口。若開爲通商口岸。可以免於吞噬之厄矣。此朝三暮四之術耳。若使以上諸口。旬日之間。變作通商要地。繁華殷富。如上海。天津。則或賴列國均勢之力。作爲中立之地。未可知也。然商務之推廣。自有自然之數。非可以人力急爲之。況即名作通商埠。未必可免於吞噬乎。且中國之開口者。其實與割讓無異。即以上海而言。其所謂工部局者。儼然一政府。所謂租界者。隱然如敵國。一切事宜。華官不得過問。此何異脫虎穴而陷蛇口哉。昔者咸豐之役。英法二軍犯畿輔。天子蒙塵於熱河。稱爲天下大變。然其時中國根柢。則未動也。今則不然。其陸地則爲外國鐵路公司所佔。立錫無地。其沿岸則爲列國水師所居。寄棹無所。陸權海權。併而失之。雖有自主之名。不過徒擁虛器耳。而袞袞諸公。尙偏守成見。鼾睡於積薪之上。

掉臂於巖牆之下。豈不悲哉。豈不悲哉。

第四章 論中國自取瓜分之由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亡印度者。印度之酋長也。非英人也。亡波蘭者。波蘭之貴族也。非俄普奧也。譬之人身。使元氣內充。膚革外盈。風寒妖邪。孰得而侵之。其有遇魍魅感疾癘者。必其內先有以自召之者也。金隄千里。氣象磅礴。一蟻穴之隙。日夕滲之。遂致一旦決潰。崩瀉不可復制。嗟乎。一國亦大矣。有政府。有土地。有人民。有賢才。有勇士。有財。有兵力。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他人欲一日而舉之。豈曰易易必也。自芟自刈。自夷自戮。開門揖盜。拱手以讓於他人。然後他人乃得雍容談笑。制其死命而收其成功。吾每觀古今亡國破家之迹。未嘗不奮慨嗚咽而不能自勝也。今考中國自取瓜分之道。其遠因之難見者。殆更僕不可悉數。而其近因之易見者。蓋有三大端。試臚列之以告我同胞。共一痛哭焉。嗚呼。轉九州之大錯。誰生厲階。及匹羊而補牢。猶未爲晚。禍已切膚。情非行路。大夫君子。其有見而動心聞而猛省者乎。

一曰中日和議。中國之弱久矣。而其剝腸露腹。盡出底蘊。與路人共見之。則自甲午之役始也。甲午既敗。議和固非得已。然其何以致敗之由。則固有當其罪者矣。今且勿論他事。即以海軍一端論之。自馬江敗後。戒於外患。羣臣競奏。請練海軍。備款三千萬。思練一勁旅。其後

海軍之捐。日日加增。積之十年。其數可想。旁觀外論。孰不謂國家費如許。帑藏如許。經營一日有事。而必可以一戰乎。乃甲午之役。未一交綏。全軍已覆。拱手以讓諸敵人。論者或切齒於丁汝昌。或尸罪於李合肥。夫李丁豈曰無罪。然以敗仗之咎。一舉而歸之。彼彼固不任受也。當海軍初興。未及兩年。而頤和園之工程大起。舉所籌之款。盡數以充土木之用。此後名爲海軍捐者。實則皆頤和園工程捐也。吾嘗游頤和園。見其門柵內外。皆大張海軍衙門告示。同游之人。竊竊焉驚訝之。謂此內務府所管。與海軍何與。而豈知其爲經費之所從出也。甲午之冬。平壤鳳皇。警報頻達。乃下詔停海軍衙門。當時憂時之士。及海外各國。咸色然怪異之。謂方當戰時。何以撤戰備。而豈知其爲停頤和園工程也。諺曰。雖有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括全國之膏血。以修國防。而其實乃消磨於園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卒令一蹶不振。割千餘里之遼。臺償二百兆之金幣。元氣盡斲。國醜全露。以啓戎心而速危。臣雖將不知兵。士不用命。然彼驕侈淫佚。不恤民隱。糜國帑而誤軍機者。恐雖有蘇張之舌。不能諱其罪也。此中國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一也。

一日中俄密約。中俄密約爲何時所定乎。則李鴻章賀俄皇加冕時所私結也。其所藉口者何事乎。則俄國脅日本還遼東後。以此爲報酬也。主其事者爲誰乎。則西太后一人也。當馬關條約既定。人懷國恥。皇上發憤思變法。前者西后委用之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皆

屏黜閑居。西后怒甚。而方經敗衄大辱之後。未敢遽與。上爲難。當時俄人遂有與德法脅逼日本歸我遼東之舉。欲以市恩於我。而求非常之報。俄公使喀希尼。知西后之守舊而可欺也。乃說之曰。變法者漢人之福。而滿人之禍也。漢人盛則滿人衰矣。民權興則君權替矣。今地球君主之大國。惟中國與吾俄。故中國但當與俄親厚。結密約以相援助。以內壓漢人。外禦英日。日本自歸還遼東以後。恨入骨髓。臥薪嘗胆。以謀再舉。英人亦非願助中國者。用兵之際。則暗助日本。今英日訂約同盟。東方之力漸厚。一旦軍事再興。以威海戍兵爲引綫。直擣京師。其禍不可勝計。故中國非與俄訂密約。不足以自保矣。當時西后方忿忿與。皇上爭權。而苦無其辭。乃一舉而諾之。開門揖盜。引虎自衛。於是李鴻章賀冕抵俄舊京。與俄戶部大臣參氏竟締此約。約章草檣。達於北京。皇上蹙額怒目。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北門鎖鑰之區。一朝而畀諸強敵也。堅執不肯畫諾。西后怒罵強逼。揮涕而從。嗚呼。二百餘年之帝業。二千餘里之山河。支離破碎。不可收拾。自茲始矣。俄人既扼滿洲之衝。舉大河之北爲囊中物。則列國不能不起而抵擄之。俄人既以還遼之功。得大報酬。德法不能不起而效尤之。於是法國先得南荒土司甌脫之地數百里。而德人出其輕捷剽悍之手段。乘萬國之不意。以奪膠州。膠州之奪。固由德人之橫暴。抑亦由中俄密約第九條有租借膠州灣之議。德人不取其終。亦必歸俄人之手。故毋寧先發以制人也。膠州既奪。則旅順大連灣不得不繼之。威海衛不得不繼之。廣州灣不得不繼之。東三省鐵路既畀俄國。則德國之路。

膠州至濟

南濟南至沂州又津鎮鐵

英國之路

廣東至九龍。上海至吳淞。上海至鎮江。江甯杭州溫州。印度至大理雲南路與英國合辦凡三條。夔州重慶。騰越至雲南。山海關至牛莊。廣東至成都。凡天津至鎮江與

德國合辦。太原至新安襄陽。與意國合辦。凡九條。

法國之路

諒山至雲南。諒山至廣東。凡二條。不得不繼之。北方權限既歸俄國勢力圈內。

則揚子江一帶不讓與他人。雲貴兩廣不讓與他人。福建不讓與他人。四川不讓與他人。約不得不繼之。所謂一髮牽而全身皆動。一穴潰而百孔橫流。一落萬丈。土崩瓦解。而中國之國權遂倏忽歸於烏有矣。嗟乎。片紙之約。其關係之重大。至於如此。誰生厲階。於今爲梗。不知主持密約之人。何以謝天下也。此中國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二也。

三曰變法不成。中國之所以弱者。不變法也。然昔者不知變而不變。則猶有望焉。今也知變而不變。變而中止。則無望焉。矣。曾敏惠曾對英人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蘭金仙之喻。無如沈沈華胥。年復一年。磨牙之倫。已鑿澌不能復忍。去歲偶一蹶起。旋復昏睡。更蒙以迷藥。尙寐無訛。即使旁觀有愛我者。欲扶而掖之。翼而行之。其奈之何。其奈之何。夫彼列國雖非有愛於我。然以商務爲性命者。未嘗不欲中國永持平和之局於東方。而彼之商務亦不致受其累也。故瓜分者。西人不得已之下策耳。但中國既不能自強。不能自保。則無論遲早。而必有爆裂之一日。故與其墜落于他日。不如及今糜爛之。而更整頓之也。然則中國之能自強自保與否。即爲西人瓜分實行與否之所關係。有斷然也。而去年皇上以變法被幽。新政盡廢。自強之機。已成絕望。此英俄協商之事所以起。而禹域分裂之局所以定也。此中國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三也。

牽一髮。動全身。合九州。鑄大錯。嗚呼。我國近年以來之外交政策。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以三千萬之金幣。代俄人購還遼東於日本。奪之於兄弟之手。而畀之於仇敵。浸假而祖宗發祥之地。陵寢之墟。一舉而付於虎狼矣。浸假而東北海岸之要港。咽喉之地。支離破碎。無一存矣。浸假而全國之脉絡筋節。盡爲他人控制矣。浸假而穰穰二萬里之沃土。爲碧眼胡之外府矣。嗚呼痛哉。就其本言之。則內治不修。國力不充。不得不受制於外人。就其標言之。則外交不講。專對乏才。雖可以保全者。猶將棄之。一誤再誤。以至於今日。每讀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之句。未嘗不扼腕而長太息也。今搜取丙申以來外交事件之重大者。仿紀事本末體記之。間下按語。我同胞庶知國權削弱之由來。當局者亦可以自省。而更思其後也。編者自記。

第一 中俄密約

中俄密約者。瓜分中國之先鋒也。而其機實自中東之役啓之。當軍書旁午。風聲鶴唳之時。當局者旁皇無所措。輒欲借他國之力以洩一時之忿。譬之兄弟爭產。而欲倚強盜爲護符。於是聯俄之議。洵洵於朝野。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爲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

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云云。是中俄密約最初發議之人也。當時盈廷諸臣。倚俄之心甚熱。而西后尤爲主持。雖此策未實行。然王之春使俄時。已有所商訂。而俄人亦居爲奇貨。將借此市恩。而求大欲於中國。俄使喀希尼頻露意於當道。以結其懽心。遂有脅日本還我遼東之事。

按中俄密約之事。主持者西太后也。執行者李合肥也。而發議者乃自張南皮。南皮之言曰。以新疆賂俄。使拒日本。無論俄人之必不應允也。使其應允。則新疆與臺灣奚擇焉。珠崖之拋棄。固若是其易乎。以吾觀之。彼南皮者。固未嘗知日本之國勢如何。俄國之國勢如何。徒爭一時之意氣。撫拾宋人拒和之陳說。聊以欺無目之人。而賣名聲於天下。固未嘗以國家百年之長計。一來往於其胸中也。當法人有事於越南。則曰盍求助于德。當日人兵臨城下。則曰盍求助於英俄。當德人之據膠州。則曰盍求助於俄日。當俄人索旅順大連灣。則曰盍求助於日英。未嘗一計某國可爲與國。某國終爲仇讎。但据一時之事端。仇甲則親乙。仇乙則親甲。此真當道諸公之長技也。夫只見目前而不能思量過去及將來者。此兒童村嫗之識見也。而不謂南皮之識見乃止於如此也。南皮近日盛倡聯英日之談。而去年蘆漢鐵路畀權俄人之事。亦由彼主持。論者或目爲俄黨。吾謂南皮必非有意輸國與俄。惟不知外交之事。爲何物耳。

乙未二月。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於日本。於事前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國之疆土。清國則當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爲報酬。李鴻章與喀希尼私相約束。既成於此時矣。既而馬關條約既發布。而俄人有聯合德法迫還遼東之事。喀希尼即將舉前者與李鴻章私約者。提作正文。以要求於總署。適值和議成後。皇上下大怒。李鴻章罷職入閣閑居。於是俄使暫緩其請。以待時機。

按求俄國相助以還遼東。此外外交上第一失策也。夫俄人之蓄志南下久矣。泰西各國皆知之。日本尤引以爲己憂。故馬關之約。注意此地者。所以制俄人之死命也。中國若能守此險要。則自守之最上也。既不能守。則與其畀諸他邦。孰若畀諸日本。日本縱不愛我。而唇齒利害之所關。固與我同也。俄人以遼東爲彼囊中物久矣。一旦被日本攫而取之。正俗所謂眼中釘者。雖中國絕無報酬于彼。而彼固勢不得不出力以相奪矣。其奪之也。非爲中國爭舊地。乃爲己國闢新地。此謀也。自戊戌二月以後。中國當局人人知之。而海外各國雖五尺童子。皆能於數年前見其肺肝矣。當咸豐十年英法之陷北京。俄使伊格那調停三國之間。成和議。遂市恩要求重定界約。割烏蘇里江圖們江以東之地千餘里。其所獲遠在英法二國之上。俄人之狡計屢如是矣。今中國以三千萬金而代俄人購回旅順大連。更惹起後此無限波瀾。以至不可收拾。是真不知有地球大勢者也。

喀希尼知中國實權在於西后。而李鴻章爲帝所嫉。爲后所庇也。乃密賄通內監。以游說西后。且與李鴻章約。設法復其權力。而借其力以達俄國之所希望。於是時機適到。有丙申春間。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嘗充唁使。故賀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參列其間。必一國之名士。聞於列國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耳。於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復一面賄通西后。甘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西后召見。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李鴻章抵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莫斯科。遂將議定書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乃假託籌借國債之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賓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絕大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時丙申四月也。其年七月。李鴻章尙游歷歐洲。其議定畫押之草約。達於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于總署。全署皆爲之驚愕。皇上觀而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堅持不肯畫押。喀希尼乃復通西后。加甜誘之言。與恐嚇之語。西后乃嚴責。皇上直命交軍機處開議。不經由總理衙門。

至八月間。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勢益急。故爲束裝就道。驪駒在門之狀。雇運搬行李車數輛。置於俄使館門前以示意。乃告總署云。若此約不批准。則即日下旗回國。西太后爲所惑。日敦迫皇上。命即畫押。皇上之實權。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鱗哉。于是以西曆九月三十日。揮淚而批准此密約。俄使喀希尼即日携約而歸于俄。密約批准之時。李鴻章尙在英國。及其歸也。謁西后而自入圓明園。坐此受薄譴。非譴此舉也。謂其擅以祖宗陵寢之地許他人也。及俄人索旅順大連灣之時。皇上召李鴻章責之曰。爾謂俄人同盟密約可恃。今竟何如。李對曰。若以旅順大連界之。則此後密約仍自可恃云。

按中俄密約原文。既屢見于各報。本報亦曾揭其大意。並錄其全文。今不更覆述。惟將其
中關係緊要之處。畧述數端焉。

中俄密約以前爲一局。面中俄密約以後爲一局。蓋自四年以來。列國所以亡中國者。全屬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也。三曰代造鐵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約啓之。其第九條借租膠州灣。即後此膠威廣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條旅順大連不讓與他人。即各國勢力區域之濫觴也。而鐵路一端。斷送祖宗發祥之地。速西伯利亞鐵路之成。開各國覬覦紛爭之漸者。固無論矣。看官。湏知若無中俄密約。則後來各事。雖未必無。既有中俄密約。則後來各事。必不能免。知此然後知定此密約者。乃瓜分中國第

一箇劊子手也。

又按原約第十條遼東之港灣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軍畧上重要之地。俄國必助中國防守之。無論何國不許侵略之。倘他日俄國突然有與他國交戰之事。中國如欲使俄國得襲敵與防守之便。當許俄國陸海軍集于該港灣內云云。此即所謂攻守同盟之條約也。其云無論何國不許侵略之云云。即中國受俄國保護之意義也。即上國對於屬邦應行之職務也。中國甘心爲人屬邦。自此約始也。

又按原約於文句上。常還中國人之體面。此俄人之長技也。知中國人所爭者僅在體面。他非所顧也。如第二條言吉林黑龍江鐵路。本欲使黑吉兩省歸俄治下耳。然美其名則曰三十年後許中國買回全路。第三條自山海關至奉天之鐵路。本欲終中國之臂而奪之耳。然美其辭曰。倘中國日後不便即時造此路。准由俄國備資代造。以十年爲期贖回。第五條欲借保護鐵路爲名。派兵隊布散各地耳。而先從中國保護立論。復云因鐵路所經地方礮礮人口稀少。中國官吏難以遠顧。故俄人派兵代任其勞。第七條本言許俄人開礦于東三省耳。而云不論中俄兩國人民。皆可開採。又云於採掘時必先稟請中國地方官。皆還以一極虛之體面也。第九條本欲攫取膠州灣耳。而云借租以十五年爲期。又云其租銀如何交涉之處。將來議定之。第十條言取旅順大連灣置諸俄國保護之下耳。

而先云中國必當嚴加守衛。修築堡壘云云。此皆改頭換面。口蜜腹劍。以欺我外交家之無目者也。然此等伎倆固極易見。當時主持密約之人。未必不知之。知之而仍主持之。是所不解也。

又按密約中多有曖昧不明之詞句。如第三條言山海關至奉天鐵路事云。至鐵路由何處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其牛莊等處云云。乃極曖昧之文法。彼伏此點。至去年與英人爭牛莊鐵路。實原本于此也。第十條云。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地方軍事上要害之地云云。其言尤爲絕無界限。附近二字。不知以何爲止境。其意直欲包吞威海各地也。故英人德人不得不急起直追。捷足爭先也。凡精于交涉者。必不容此等含糊字面。混淆于條約文中。

第六章 記蘆漢鐵路

蘆漢鐵路者。中國內地第一幹路也。倡議興築。既在十年以前。張之洞實贊之。光緒十五年。張之洞由廣東移督兩湖。卽爲此也。已而其事中止。及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奉旨設立鐵路總公司。派盛宣懷爲督辦大臣。與直督鄂督會同督辦。是實爲中國大幹路創辦之嚆矢。接盛宣懷之爲鐵路督辦也。其來歷頗有可紀者。初中東和議既成。都人士紛紛劾合肥。而以盛爲合肥所信任。攻之尤力。有旨命盛開去天津關道缺。交南北洋大臣查辦覆奏。

時北洋則王夔石。南洋則張香濤也。王固祖盛者。而張則素與盛不洽。盛乃詣張乞保全。當時張所創湖北鐵政局。經開銷公項六百餘萬。而無成效。部文切責。張正在無措之時。於是盛來見。張乃出兩摺以示盛。其一則劾之者。其一則保舉之者。盛閱畢。乃曰。大人意欲何爲。張曰。汝能爲我接辦鐵政局。則保汝。否則劾汝。盛不待己。乃諾之。更進而請曰。鐵政局每歲既湏賠墊巨款。而所出鐵復無銷處。則負擔太難矣。若大人能保舉宣懷辦鐵路。則此事尙可勉承也。張亦不得已而諾之。遂與王聯名。保盛督辦鐵路云。此亦中國鐵路史中一段佳話也。張之所以自謀脫身者。其計巧矣。而盛亦可謂因禍得福。然此後以中原脈絡。付諸強俄。各國藉詞。紛起攫取。亦始于此矣。

蘆漢鐵路興築之費。豫算五千萬兩。由戶部撥出一千萬兩。又官股三百萬兩。尙不敷銀三千七百萬兩。初時將募集之於民間紳商。久無應者。不得已乃僅支出戶部款四百萬兩。以之興辦第一區之工。第一區者。即由蘆溝橋至保定府。所謂蘆保鐵路者也。此路既將次落成。然保定府以南。自新陽至漢口之路。尙毫無着落。張之洞乃主張借洋款。以路作抵。隨修隨押。隨押隨借。隨借隨修之議。當時各國既知鐵路爲他日關係中國最重大之事。爭議借款。美國首來兜攬。然其款湏五釐息九扣。又湏分餘利及酬勞。遂無成議。英國繼之。亦以條款太重。不成。既而比利時派馬西海沙地等三商人來察情形。自言有借款全權。于是定議。

共借比款四百五十萬兩。四釐息九扣。比英美款皆廉。乃與定草約十六條。于光緒二十三年四月。訂草合同于武昌。六月。復訂正約于上海。是爲蘆漢借款原約。

按比人所訂原約。其息比他國較廉。其需索比他國較少。而比國又爲歐洲小國。其舉動於大局無甚關係。當局者之惑之。固無足深怪。而不意比國不過一傀儡。更有倖倖焉持而舞之者。而所謂息廉而需索少者。亦不過借此以餌我。既上餌之後。其要挾正不讓他人。是則當局者所不察也。以如此之人才。當嶮巖之外交。難矣。

原約所定。本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正月。付第一批之借款。乃比國託詞遷延。已而派人來華。言自德國占膠州以後。局面一變。前所定之約。難以照辦。若不改訂合同。則一文不能支出云云。當時英美各國之借款。早已覆斷。欲再覓借主。其勢甚難。乃從其要挾。于光緒二十四年五月。改訂章程。其所改者。原約以磅計算。今改爲以佛郎克計算。共借一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原約九扣四釐息。改爲九扣五釐。勘路比員。由中國給薪。而鐵路所進收欸項。比員須分二釐餘利。經手銀行。酬二毫半。與前者美國所要索。幾無少異。徒延時日而已。然此猶不過其外面之事。若其裏面消息。則有人陰主持于其後者。其人爲誰。則華俄道勝銀行是也。

華俄道勝銀行者。名爲公司。實則俄國政府爲其資本主也。其銀行總裁。爲侯爵烏礎士希。

與俄皇有親者也。俄人設此銀行。論者或以比諸英國之東印度公司。其陰謀可以想見矣。俄人東三省鐵路。既經此銀行之手。今復借比國爲名。以握蘆漢鐵路之大權。而比人所以反覆改約之故。皆由俄法兩國左右之也。而其最重要之點。則以擔保爲名。而將此線路爲比公司之財產。其一切出納。皆掌於華俄銀行之手。將以聯絡山海關奉天牛莊之鐵路。通于東三省鐵路。而使西伯利亞鐵路由聖彼得堡一氣呵成。而達中國之中心。此俄人很鷲之手段也。續訂合同二十九款。其文頗繁。今不全錄。摘有關陰謀者。錄而論之如下。其合同全文見時務

報第六十九號
昌言報第一號

合同第十七款云。在此次借款一百二十兆五十萬佛郎克之總數中。由比公司以三十九兆佛郎克。即刻購定股票七萬八千號。第三款云。此項借款分爲股票二十二萬五千號。每號值金銀五百佛郎克。第十八款云。比公司以購票之款。匯繳上海道勝銀行。計八兆六十萬佛郎克。其餘找款。俟道勝之巴黎分行接到七萬八千張之股票後。即行匯交督辦大臣。此外另有本借款內之股票十四萬七千號。則亦寄託該銀行代爲收存。

按此即全合同陰謀之骨也。其借款之來歷。名爲比公司。實則財源全出於華俄銀行。俄人以法爲外府者也。故其出納。掌于巴黎之道勝分行。而其金以佛郎克計算。此俄法之合謀也。凡合股公司。其大權在於股東總會。股分最多者。則於其公司最有權。今蘆漢鐵

路之股票。全歸華俄銀行之手。而猶謂此公司爲中國所有也。其誰欺乎。

第十九款云。中國總公司已有一千三百萬兩。蘆漢全路工程。因蘆溝橋至保定一段。漢口至信陽一段。均應先行開辦。故即從此二段動工。所有建造蘆保鐵路。並備辦行車各事。均在中國總公司原本一千三百萬兩內動用。全路工程。除蘆保外。應由總公司責成。比公司代雇之總工程師。代總公司監造。並代測繪全路圖樣。興辦工程。訂購材料器具。第二十款云。漢口至信陽保定至信陽各段工程。由道勝銀行每月付給總公司敷用之款。或總公司以後不准比國工程師督率建造。則該銀行有停止付款之權。

按合同中必斤斤然將第一區即蘆保及第二第三區即保定至信陽信陽至漢口之路分別言之者。明第一區之路。爲中國款項所造。即爲中國所有。其第二第三區。非中國款項。即非中國所有也。其監督權一由於比公司督辦大臣。不過贅旒耳。而其出納權一由道勝銀行。比公司亦不過傀儡而已。

第五款云。在一千九百零七年以後。中國總公司無論何時。可將借款還清。一經全還。所有合同。即時作廢。第七款云。此次借款。以給附利息及撥還股本爲先務。故蘆漢鐵路之進款。除一切局用及行車各費外。其淨餘者。當留備股票應用。以上辦法。當確切不移。至借款清訖爲止。第十款云。中國總公司欲于此次借款。表其結實可靠之意。願將蘆漢鐵路之頭等

擔保。給與該項股票。即該條鐵路及車輛料件行車進款是也。此等擔保。當由比公司爲購執股票之人代爲應允。如果中國總公司未能按照合同付利還本。比公司或另有比商接替之公司。因有上文所言鐵路担保云云。得在上文所指之物業。照顧其一切權利。

按此數條最宜留心細看。其第五款云。本利還清之後。則此合同即時作廢。一似絕無危險者。於中國體面亦甚充足。然所最當講求者。則此項本利計何時乃可清還耳。一日未清。還則一日受此合同之牽制。所謂牽制者何也。以全路作擔保。此合同一日未廢。全路終非爲中國所有。而爲購執股票人之所。有第十款末語所謂照顧一切權利云云。其所含意義最廣。質而言之。則購執股票者。即爲此路之主人而已。購執股票之人爲誰。則華俄銀行先執其三分之一。其餘亦由該銀行招購也。然則此路之主人爲誰。不煩言而決矣。盛杏蓀欲彌縫已失。因語人曰。此項股票。乃借款股票。非鐵路股票。不可誤視云云。夫以其虛名論之。則誠如盛氏言也。獨不思借款未經清還以前。則借款股票。即已成爲鐵路股票矣。據第十款云云。謂其非鐵路股票。豈非掩耳盜鈴哉。無怪英人攘臂而起也。然則於此事斷其誤國罪案之輕重。當於本利清還之年限之遲早而決之。然試揣蘆漢路將來之進款何如。其所經皆非繁盛之區。出產稀少。搭客不多。養路之費。猶恐不足。就外國常例論之。此等路應在國家補助之列者也。若粵漢之路未成。則此路之歲入。可決

其有細無贏。就使粵漢成後。稍可支持。而下流有津鎮鐵路。與之爲平行線。握膏腴之要衝。恐蘆漢鐵路得有餘利。以清還此一百二十兆五十萬佛郎克之時。渺乎未知其期也。故其所訂行車合同。借款合同之外。復與比公司訂行車合同十款。亦見昌言報第一號。第五款云。本合同以三十年爲限。惟一百二十兆五十萬佛郎克之借款。屆期如未還清。自有展限之權。以展至借款清訖爲度云云。吾恐此項展限。展之未有已也。旅大威海之借租。皆訂二十五年爲期。以後更議續租。蓋彼等逆計二十五年三十年之後。中國不知在何處矣。彼張香濤盛杏蓀等之敢於冒險訂此合同。豈不謂合同期滿之後。主權仍在我乎。夫膠州九龍越九十九年以後。其主權亦仍在我矣。蘆漢鐵路之主權。何以異是。

夫俄人如此詭計。中國人雖不難墮其術中。彼明眼快手之英國。豈能袖手而旁觀之。於是西歷五月廿二日。比國合同畫押在西歷六月廿六日。此乃畫押前一月之事。倫敦泰晤士報北京訪事飛電本國曰。法國公使比國公使與華俄道勝銀行總辦相會。協議蘆漢鐵路之事。英國外務省見此報。即電告

北京英公使杜訥樂。使訪察其真情。首相沙士勃雷侯復電示英公使云。英國政府聞蘆漢鐵路許比公司承辦。已有反對之意。今與俄政府同體之華俄銀行。言華俄銀行即可當作俄政府看待也。更投

資本于此路。不可不加倍反對。蓋彼此等舉動。非謀通商及工業之利益。實則於楊子江地方侵害我英權利。於政治上極有關係也。今可直告總理衙門。言於滿洲地方。既與俄國以

特權。今復于楊子江地方予以特權。於英國政府友誼甚有傷害云云。杜訥樂接此電後。即

移文總理衙門。十六日

西曆五月

總理衙門云。蘆漢鐵路之借款。與華俄銀行無關。其中經俄德

兩公使有所周旋者。蓋督辦盛宣懷恐比公司有變更。請俄德公使爲助力耳。至二十日更

以公文式述此意。以覆答英公使。其事暫寢。至七月廿五日。

西曆

英公使請總理衙門出比國

合同相示。總署許諾之。八月初旬。

西曆

上海新聞紙將其合同全文刊錄。英公使見之。始知其

真相。乃於初六日。

西曆八月

出強硬之抗議。力爭于總署。其時全署大臣自慶親王以下十人。皆

若並不知有此事者。聞英使之言。皆大驚愕。異口同聲曰。今此合同未經。皇上批准。若果

如貴公使之言。與俄國有關係。則當拒絕不批准之。雖然。其合同清本。今尙未寄到北京。俟

寄到即送示諸貴公使云云。當時諸大臣中。惟李鴻章知此事之內情。因高聲駁難英使。謂

合同中毫無可危懼之事云云。慶王等猶不信之。更申言此合同不批准以答英使。

按觀此等事。知中國外交。直同兒戲矣。張之洞盛宣懷等既受他人之愚。立此自失權利

之合同。己爲誤國矣。既已訂之。則不可不先送其副本於總署。夫今日處列邦並立之世。

一國之舉動。且常有關係及于他國。况其事已經有三四國之交涉者乎。其必牽動及於

他之諸國。無可疑也。故善于外交者。每辦一事。必先計此事當牽動某國某國。而思所以

善其後。彼英國之出而抗議。此殆絕非張盛所及料也。而于事前絕不以告總署。使彼茫

無頭緒。不相照應。誰之過歟。若夫總署諸臣。袞袞伴食。生平未知交涉爲何事者。殆又不足責也。

初八日。西曆八月

比利時公使及盛宣懷皆有證言於總署。言華俄銀行與蘆漢鐵路毫無關係。總署以告英公使。且言曰。前日王大臣等雖曾言合同不批准之事。然今者因李中堂說明情由。並據比使與盛督辦之證言。漸翻初心。合同似仍可批准云云。英公使乃復書約期再會晤。且云若於會晤以前批准此合同。英國決不答應。總署種種遷延推卻。不與會晤。英使乃移一長公文。爲嚴厲之抗議。總署悍然不顧。于十二日遂批准其合同。英使杜訥樂赫然大怒。謂中國政府當青天白日之下。列國環視之中。背信食言。欺瞞與國。乃飛電于本國。其意略謂中國借比利時出名。與某債主結約。于揚子江地方。許其設鐵路及開礦。英國今亦將有所要求。曰自山海關至牛莊鐵路。曰自天津至鎮江鐵路。曰自上海至南京鐵路。及其支路。曰自河南至山西之鐵路。須照蘆漢鐵路一樣之合同而訂定之。毫不假借云云。英外部覆電曰。來電所言山海關至牛莊鐵路。暫按下留待他日再議。其餘悉可向總理衙門要求之。又曰。若總理衙門不應允之時。則係中國背信食言。有心與英國爲敵。英國可待之以相當之處置。又曰。要求津鎮鐵路時。可英德兩國同沾利益云云。於是英使以西八月廿一日移文總署。照此項而要挾之。

一 津鎮鐵路 英國加入於德美兩國之公司而共同從事。

一 自河南山西至揚子江鐵路 此路即轉運北京公司所採之礦而設於該公司原所已得航運權之內河之旁得隨時展長其路。

一 九龍廣州鐵路 現正由渣甸洋行與盛宣懷議辦者。

一 新陽鐵路 與上海南京鐵路相接者。

一 自蘇州杭州至甯波鐵路 此路爲盛宣懷與渣甸洋行協議所未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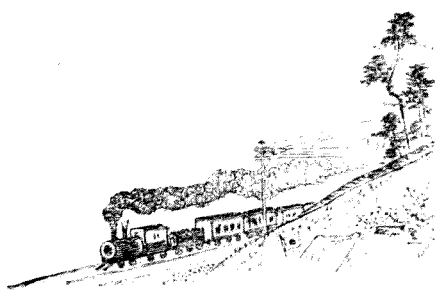
按英外部覆電謂山海關至牛莊鐵路暫按下留待他日再議者。蓋天津至鎮江上海至南京各鐵路則以懲責貪官爲名。山海關牛莊鐵路則以抵制俄國均勢互沾爲言。兩者不並提乃能兩收其效也。外交手段之巧可畏哉。

廿六日盛宣懷訪英公使踐慶親王之約而協議鐵路事。盛宣懷直許英使云。蘇州杭州寧波鐵路及九龍廣東鐵路皆借款於英國。又新陽鐵路亦以許英美兩國合資之公司。

按此英美合資公司者即與容閔定約承辦津鎮鐵路者也。初容閔與美國商人訂立合同辦津鎮鐵路既已得旨批准頒發關防其所訂合同利權事權皆不外溢。寔爲各鐵路合同之最妥適者。而張之洞盛宣懷等妒之出死力以與之爭。蓋津鎮與蘆漢兩路爲平行線而蘆漢則盤旋于蜀黍高粱之間。收益不富。津鎮則所過之區物產饒富。商業繁盛。

兩者並起。蘆漢必爲津鎮所壓明矣。故張盛直抗疏飛電阻撓之。而德國正占膠州之時。山東已成爲德國勢力圈。又抗議謂津鎮鐵路不許過山東。遂折而取道河南。于是容閔前與美商所定之約。又湏再訂。會美西戰事起。復誤其開辦之期。至去年七月間。始復與英美兩國合資公司重訂新約。而盛宣懷妒之。乘勢以新陽鐵路塞此公司之口。以奪容閔之所憑藉。而津鎮鐵路亦遂歸英德兩國之手矣。

至西九月初三日。英公使又詣總理衙門。其時慶邸方在假期中。惟李鴻章以下諸大臣咸集。時英國兵船已集于北方。總署諸臣知之。杜訥樂乃厲言曰。貴國若不謝食言之罪。不許我各鐵路之請。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又出其銳厲之詞鋒。以責李鴻章。諸臣皆怯畏無措。遂一切許可之。且許以所訂條款。一依比國蘆漢鐵路條款。不甯惟是。其條款必照所有中國境內許他國承造之鐵路條款利益均霑。遂以六月^{西九}復公文於英使。其事乃定。是役既畢。遂有旨命李鴻章毋庸在總理衙門行走。吳人乃大獲而歸。英相沙士勃雷侯以電賀杜訥樂。獎其辦理得宜云。



國聞短評 第八

偽政府三大政策

自去年政變以後。偽政府所孜孜經營者。有三大端。一曰練兵。二曰保甲。三曰積穀。夫練兵是也。而無如其所以練者非也。今者已費時一年。糜餉數兆。而謂他日外患環起。有以爲因應之資乎。雖嬰孩知其不能也。知其不能而猶且爲之。蓋其意不在外而在內。不在敵而在民也。惟然。故有保甲積穀之事。保甲者恐驚民之有所容也。積穀者恐饑民流離而爲蠢動者之資也。其用心與其手段。盡於是矣。

記者曰。善爲國者。與民相信相愛。視其民如子弟如友。朋不善爲國者。與民相猜相惡。視其民如路人如仇寇。夫既視爲路人爲仇寇矣。則虐待之固惡意也。即善待之亦惡意也。何也。其所以善待之者。直出於猜之忌之耳。如彼保甲積穀之事。自其名而言之。豈嘗非爲民之政哉。而其宗旨所究竟。乃在於防賊。賊乎民乎。民乎賊乎。自彼視之。則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夫既以賊視其民。則宜乎民之相率而爲賊也。故曰上無民賊。則下無賊民。

逆謀未息

自去年以來。西后及賊臣等。無時不以篡廢爲志。然內憚於百姓之愛戴。外惕於各國之干涉。故暫止其謀。聞六月間。此議復起。使人探各國公使意見。皆不謂然。嗣又值 皇上萬壽。

時南洋各埠商人聯名電祝 聖安。復有所忌憚。不敢逕行。近者修建壽星宮三楹。以鐵爲壁。壽星宮者。乾隆時純廟內禪之所居也。聞其意將擁 皇上爲太上皇。而立載瀾之子云。日本報載北京來電云。西太后築三鐵室。近已落成。或云爲禁錮貴人之用。或云以備他日北京有兵事時。西后自以此爲避難之所。或云西太后將以貯藏其珍器財寶云。如日本報所述後之兩說。西后雖愚。亦不至是。大約乾侯房州之說近。是嗚呼。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每依北斗望京華。使人髮豎氣結而淚承睫也。

剛毅略地

剛中堂下江南大旨在籌款。羅雀掘鼠。所得尙不及百萬。今者復奉命往粵略地。其目的度亦不出此物也。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剛中堂有焉。漢更始於其將吏復命時。輒問曰。今日虜掠幾何。吾亦欲問剛中堂曰。此行虜掠幾何。

俄公使論瓜分中國之易

駐韓俄國公使巴武羅夫。請假歸國。途次美國華盛頓府。每與人言中國情狀。謂俄之經營滿洲鐵道。列國有所裨益。又云中國人民。毫無愛國心。倘列國瓜分其土地。其人民斷不敢抗拒。列國亦必無干戈相見之虞。夫處分中國之問題。爲今世界上第一重大事。關係至爲廣遠。似非旦夕所能辦。然自今之形勢以觀。列國互相協商。徐爲瓜分之計。不血一刃。而事

可成。中國政府萬無峻拒列國要挾之氣力也。記者曰：以今日之中政府。方日出其操券
詭溫之手段。以窺覬神器之不給。何暇顧及外事哉。所苦者吾同國之四萬萬人耳。然國爲
四萬萬人之公產。非政府一人一家一族之私產。外國瓜分土地。非止攘奪其一人一家一
族之私產。實盡攘奪四萬萬人之公產也。一人一家一族之私產。其自棄之。亦何足惜。至四
萬萬人之公產。亦拱手委之于外人。則古今中外最可哀最創聞之事也。夫以四萬萬人之
衆。何至以公產拱手聽外人之攫而去之。而已反願爲之奴隸犬馬哉。必有其所以不守公
產之故。則西人所謂中國人民無愛國之心是也。夫以無識者思之。彼無愛國心。不過于國
之存亡。淡泊焉耳。未嘗不愛其家也。既愛其家。自保其家是矣。亡國何害。嗚呼。此心也。今上
之高官顯秩。下之士夫庶民。凡號爲頑固。謚爲至愚者。莫不如是。甚至瘠國以肥其家。弱國
以強其家。賣國以安其家。種種異想。種種異行。幾視國爲無足重輕。無足愛惜之物焉。而國
乃如墜地葉。被風花。池中萍。車下果。鎮日無人過問。而孰知外人以吾無愛國之心。視吾爲
無國之民。人人得而驅役之。其財產無所繫之國。人人得而佔有之。離離原草。經野火而盡
燒。天下未有國不能保而家尙能存者也。蓋國者合無數家室而成。乃衆人民之公產。故東
西賢聖統名之曰國家。言國家不能離而爲二也。國亡即家亡。國存即家存。國興即家興。國
衰即家衰。人人有公同保守公產之責。人人有公同保守公產之權。其有敢壞吾公產。覬覦

吾公產。侵奪吾公產者。合衆設謀以抵禦之。整頓之。又思所以擴充之。夫是之謂有愛國心。不如是則謂之無愛國心。而外人乃將此甌脫之公產。投之囊橐中。滿載而去矣。俄國人言瓜分中國。列邦可以不折一鏃。以吾民無愛國心故。又曰列國互相協商。中國政府斷不能峻拒。彼意俟列國瓜分之謀已定。迫中國政府以允其所請。借政府一人一家一族之勢力。以盡奪取四萬萬人之公產。彼四萬萬人者。素拘牽于腐儒之名義。將吞聲忍氣。含淚屠涕。放棄其身。任政府囑爲犬馬奴隸。報効其公產。任政府之私爲饋贈。若是則大欲遂矣。嗚呼。此數年來。列國所施于中國者。全用此術。中國盡亡之根在是矣。俄人且明目張膽言之。我四萬萬人。將聽彼借政府之勢力。以奪取吾公產耶。抑甘爲犬馬奴隸而不動其愛國之心耶。抑共維持此公產。而整頓之擴充之耶。愛國之士。其如何喚醒四萬萬人。而一雪斯言哉。

截辮奇辱

自俄之經營滿洲也。日昃不遑。大有據全土而盡吞之之勢。流寓華人。多以私恩爲要結。然遇有強固者。即截其髮辮。目下被截者。已四十餘人。日本報從而論之曰。華人朝野上下。皆以辮爲尊榮。今驀地爲俄人所截。竊恐以後必致紛紜擾亂矣。

記者曰。華人之辮髮。於古無所稽。于今無所取。宜截之久矣。猶日本明治以前皆全髮。明治變政。力效西法。并此而去之。所以便治事也。然不自截之。而爲人所截。其榮辱有間哉。雖然。

維新之士。多注意于此矣。

縱成逆志

大尉大司馬大將軍都督中外兵馬大元帥榮中堂者。今又兼崇文門監督。崇文門監督者。北京城門出入。得有檢閱所携一切之權也。此員久缺。向例非員勸不能當此任。今以榮祿爲之。蓋破格也。

記者曰。操莽之將爲逆也。外之總持政柄。盡攬兵權。內之羣臣百官。宮中近御。皆密布心腹。以監制其行爲。陰察其舉動焉。榮祿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則總兵權矣。御膳監督。則制宮中矣。崇文門監督。則鉗羣臣百官矣。虎也而翼。其不噬人也幾希。王元后罵王莽曰。彼將不得善終。然而莽竟篡漢。元后其如之何哉。榮祿篡逆之勢已成。縱之者西后也。語曰。虎兕出于柙。雖悔其焉得歟。是誰之過歟。悔之晚矣。

俄羅斯與西藏

西七月七日路透電報云。西藏派公使於俄國。俄皇於聖彼得堡附近之離宮。以極優渥之禮覲見之云。又云。俄國所派之探險西藏隊歸國。俄人異常歡迎。俄皇亦優接之。且賜以多珍云。嗚呼。俄人之意何在。願我國民一留意。

俄當局揚言曰。西藏使之來。全爲宗教上耳。於政治上毫無關係。云云。西藏民族。本知有宗

教。不知有政。治。藏使之爲宗教而行。吾敢信之。但俄人所以接待藏使者。果爲宗教乎。爲政治乎。吾不能偏聽俄言。敢以質於普世界之知俄者。

俄國某新聞之言又曰。世人或以爲吾俄欲取西藏而置諸保護之下。此實無根之談耳。吾意西藏當爲永遠無所屬之邦國云云。此語勿論其爲真爲假。但吾國人聞之。當生如何之感乎。吾國人心目中。豈不以西藏爲我之屬地乎。大清一統志。豈不有西藏一部乎。坐牀喇嘛。豈不由中國朝廷所派乎。今日官制。不猶有駐藏大臣乎。而無所屬之邦國一語。從何而來。噫。甲午以前。吾國固謂高麗爲我屬國也。而日本則已認之爲獨立國。而高麗派使節以與列國往來也久矣。我不知之而不干涉之。援默許之例。則謂我固久已認高麗爲獨立無不可也。而中東之禍。即伏於是焉矣。今西藏派使矣。而我若罔聞焉。俄國宣言藏地之無所屬矣。而我若罔聞焉。我自棄之。而於俄人乎。何尤。雖然。今之當局者。於我同胞之種。猶自蔑之。於我臥榻之地。猶自擲之。則西藏又何足云。又何足云。

俄人之結西藏以牽掣印度。即其結阿比西尼亞以牽掣埃及蘇丹之故技也。然牽掣印度。即向於中國而突增勢力之大法門也。滿洲蒙古。旣入圈中。復於西藏著著進行。亞細亞大陸。遂將爲哥薩克之操場乎。嗚呼。

我六千同胞之寘魂可瞑乎

長崎西字新聞載俄國黑龍江軍務總督格里布士奇解任歸國於中途自殺云此人者即去年七月在黑龍江畔以鎗隊逼迫我華人六千以葬于江魚之腹者也聞其當時辦理此事實奉本國政府之電報至本年彼得堡政府謂其誤解電報撤任回國彼畏罪遂自戕云噫嘻去年今日演此慘劇今有於黑龍江畔舉行周歲紀念祭者乎請將一卮以告死者曰公等之仇讎格里布士奇亦來枉死城中與卿作良晤矣我六千同胞之冤魂庶幾稍暝乎雖然政府之官吏代表政府者也官吏之舉動政府不可不聯帶而負其責任此萬國之通義也去年義和團之變圍擊使館戕害使臣異族洵怒謂爲野蠻之極夫義和團之野蠻則誠野蠻矣而今日列國所取償於野蠻懲創此野蠻者豈不亦躊躇滿志耶而黑龍江之事其與義和團之野蠻相去幾何一總督之自戕遂足以謝天下乎我六千同胞之冤魂其遂可瞑乎

雖然今世民賊政體之長技吾知之矣彼官吏者君主之奴隸也官吏奉君主之命以行事事之成也其功歸於君主事之敗也其罪委於官吏中國與俄國皆同此技者也然則我六千之同胞固云冤矣而格里布士奇之冤殆又甚焉又豈惟格里布士奇而已若剛毅若徐桐若莊王若毓賢若英年若趙舒翹其冤亦格里布士奇之類也爲民賊之奴隸者盍視此乎

西安政府之冤剛徐莊毓英趙爲畏外國也。彼得堡政府之冤格里布士奇將何所畏乎。曰俄人外交之慣技。或以殘暴行脅迫。或以溫柔行籠絡。雖似矛盾。而實非也。其鬼蜮變化。千態萬狀。不可思議。今者殆因殘暴之手段。有所障礙。故反其術以結中國政府及民間之歡心而已。其結歡心果爲乎。不待問而決也。是前此六千人之冤債未結。而後此六萬六億六兆之冤種又將伏也。我同胞未死者之魂。其遂瞑乎。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

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厭聞之。

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於教育。欲從事教育。不可不取所長於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爲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爲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人所代也。日本欲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有其教育權。不自有其國家主義也。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即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

題「就于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篇。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于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爲教育上之主動者。爲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

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以來。即實行植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於他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一垂涎於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即富無成效。而徒衆之孳殖有成效。孳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爲保護旅民。於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慕本國（指泰西）之風。遂於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於印度見之。於澳洲見之。於南洋群島見之。今於支那。又將見之。彼等於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傳教士。以布耶蘇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于己。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於香港於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興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睥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

支那為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為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此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于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當帑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于東方。嚙吐哺握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遲疑不決。日姑待之。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于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尚有在焉否也。

嗟。此雖日本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于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於未定之間。顯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自有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於人何尤哉。

中國幸論功行賞乎

連月讀日本報紙。有所謂第一回論功行賞。第二三回乃至第十二回論功行賞者。實去年北京之戰功也。德國陸軍大將華德斯。所至各國。皆贈以頭等寶星。德皇於其歸也。郊迎而勞之。以其為聯軍統帥也。榮矣哉。快矣哉。國民第一得意之事。孰有過於論功行賞者乎。乃讀今日報章。有清國之論功行賞一條。則十月廿八日。以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賞去年八月以來之功。而慶親王賞食雙俸。榮祿賞戴雙眼花翎。並加

太子太保銜王文韶賞戴雙眼花翎。劉坤一加太子太保銜。張之洞袁世凱並加太子少保銜。李鴻章再賜祭一壇。其子李經邁以三四品京堂候補也。聯芳陳夔龍賞戴花翎。那桐加尙書銜。張翼升補內閣學士。周馥加巡撫銜。蔭昌賞給頭品頂戴。張佩綸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徐壽朋之子徐仁輔賞給主事也。嘻。我國民於此之功。於此之賞。當有如何之感乎。

南美之戰雲又將動

西曆十二月十六日電報言。南亞美利加之智利及亞爾然丁兩國。又將開戰端。智利已調兵四萬預備云云。自普法俄土戰爭以後。歐洲各國之無兵釁者殆三十年。其間惟希臘土耳其其一役耳。然其國固已非歐洲重要之國矣。歐洲之局日太平。歐洲以外之局日紛亂。近三年間有南非洲之戰。有菲律賓之戰。有北京之戰。近又有中亞美利加之戰。諸局尙未了。而南美又將有事焉。其由歐人自保太平以專用力於外乎。抑歐外各國亦將以戰爭爲進化之母乎。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羣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賤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於崖山。留悲憤之記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也。余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縣。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爲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蕩。所衝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爲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爲世界人焉。是豈十年前熊子谷（熊子谷吾鄉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雖然。旣生於此國。義固不可不爲國人。旣生於此世界。義固不可不爲世界人。夫甯可逃耶。甯可避耶。又豈惟無可逃無可避而已。旣有責任。則當知之。旣知責任。則當行之。爲國人爲世界人。蓋其難哉。夫旣難矣。又無可避矣。然則如何。曰學之而已矣。於是去年九月。以國事東渡。居于亞洲創行立憲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爲生平游他國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將適全球創行共和政體之第一先進國。是爲生平游他洲之始。於是生二十七年矣。乃於今始學爲國人。學爲世界人。曾子曰。任重而道遠。吾今者始上於學爲人之途。殆亦如今日欲游阿美利加。而始發軔於橫濱也。天地悠矣。前途遼矣。

行百里者半九十。敢不懼歟。敢不念歟。昔賢旅行。皆有日記。因效其體。每日所見所聞所行所感。夕則記之。名曰汗漫錄。又名曰半九十錄。以之自證。且貽同志云。其詞蕪。其事雜。日記之體宜然也。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十八日。

西歷十二月十九日。即中歷十一月十七日。以後所記皆用西歷。始發東京。昔人詩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日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吾於日本真有第二箇故鄉之感。蓋故鄉云者。不必其生長之地爲然耳。生長之地所以爲故鄉者何。以其於己身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也。然則凡地之於己身有密切之關係。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皆可作故鄉觀也。吾自中日戰事以來。卽爲浪游。甲午二月如京師。十月歸廣東。乙未二月復如京師。出山海關。丙申二月南下。居上海。十月游杭州。十二月適武昌。丁酉二月復還上海。十月入長沙。戊戌二月復如京師。八月遂竄于日本。九月初二日到東京。以至於今。凡居東京者四百四十日。自浪游以來。淹滯一地之時日。未有若此之長者也。此四百四十日中。師友弟子眷屬來相見者前後共五十六人。至今同居朝夕促膝者尙三十餘人。日本人訂交形神俱親。誼等骨肉者數人。其餘隸友籍者數十。橫濱諸商同志相親愛者亦數十人。其少年子弟來及門者以十數。其經手所辦之事。曰清議報。曰高等學校。此外有關係之事尙數端。倡而未成。成而未完備者亦數端。

又自居東以來。廣蒐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爲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每日閱日本報紙。於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於如己國然。蓋吾之於日本。眞所謂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吾友葉湘南。以去年十月東來。今年七月歸國。十月復來。語余曰。鄉居三月。始如客中。惟日日念日本。如思家然。湘南且然。況於余哉。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去齊接淅而行。孟子之去齊。則三宿而後出。亦因其交情之深淺而異耳。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滯之誼。固知不免。愛根未斷。我勞如何。是夕大同學校幹事諸君。饒之於校中。高等學校發起人諸君。饒之於千歲樓。席散後。與同學諸君。作竟夕談於清議報館。

或問曰。子中國人也。作日記而以西歷紀日。毋乃無愛國心乎。答之曰。不然。凡事物之設記號。皆所以便人耳。記號之種類不一。如時月日度量衡之類。皆是也。乃至於語言文字。亦記號之繁而大者耳。記號既主於便人。則必以畫一爲貴。孔子大同之學。必汲汲於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吾昔有紀年公理一篇論此義)當各人群未交通之時。各因其習慣而各設記號。此是一定之理。及其既交通之後。則必當畫一之。不然。有十群於此。則一事物有十記號。有百羣於此。則一事物有百記號。如是恐人類之腦筋。將專用之於記此記號。而猶且不給矣。然則畫一之不可以已。無待言。雖然。此羣彼羣。各尊其所習。

慣。將一於誰氏乎。曰是有兩義。一曰強習俗以就學理。以公議比較其合於公理最簡易者而用之是也。一曰強少人以就多人。因其己行之最廣者而用之是也。既知此義。則無論何羣之人。皆不可無舍己從人之識量。夫然後可引其線以至於大同也。且亦使各羣之人。皆留其有用之腦筋以施之它事也。如彼太陽歷者。行之於世界既最廣。按之於學理亦極密。故吾不惜舍己以用之。且吾今所游者。乃行用西歷之地。吾若每日必對繙中曆。乃錄日記。雖此些少之腦筋。吾亦愛惜之也。抑所謂愛國云者。在實事不在虛文。吾國士大夫之病。惟爭體面。日日盤旋于外形。其國家之實利實權。則盡以與人而不惜。惟於毫無關輕重之形式與記號。則出死力以爭之。是焉得爲愛國矣乎。吾則反是。

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發橫濱。同人送之於江干者數十人。送之於舟中者十餘人。珍重而別。午後一點。舟遂展輪。

二十一日。風浪漸惡。船搖胃翻。偃臥一牀。蜷伏不敢動。經一日大覺其苦。因自思我去年本死之人。脫虎口者幸耳。若就法場時。其苦較今日何如。即不爾。在縲紲中。坐臥一漆室。與蟹蚤爲伍。其苦又較今日何如。乃強起行船面。然遂苦吐。終蜷伏將息之。

是夕嚮晦即睡。沈沈然至明日午飯時乃醒。償數日前之睡渴也。其夜風大作。船簸蕩如箕。上下以百尺計。然竟不知之。毫不覺其苦也。因觸悟三界惟心之真理。蓋船者非船之能。

暈人。人之自暈也。六祖曰。非風動。非幡動。賢者心自動。因此可以見道。

二十二日。風益惡。濤聲打船如巨壑雷。浪花如雪山脈千百起伏。激水達桅杪。船如鑽行海心者然。忽焉窓戶玻片爲衝浪擊碎。水噴射入數斗。牀氈衣服書籍俱濕。強起啓篋易服遷他室。暈漣不可支。舟人以木板徧護窓外。室中白晝然電燈者兩日。

嚮晦。船忽停輪。盤旋良久。詢之則舟中服役。一日本人爲浪所捲落於海也。汨浴于海面者殆兩刻之久。然遂不能救。聞之驚惋久之。嗚呼。古人曰。死生有命。諒哉。苟其不死。雖日日投身於硝烟彈雨之中。不死自若也。苟其死也。則何地無巖墻。何日無虎疫。又豈獨今之一舟子哉。死而可避。則此生存競爭之劇場中。無繭足而立之隙地矣。其以避而不死者。必其未至死期未得死所者也。然則直多此一避耳。觀於此使人冒險之精神。勃然而生。其明日船員爲死事者募恤孤之金。附客咸有所贈。余亦贈十金。

二十三日。風如故。然旣已安之。能飲食行坐。無大苦。因思人之聰明才力。無不從閱歷得來。吾少時最畏乘船。每過數丈之橫水渡。亦必作嘔。數年以來。奔走燕齊吳越間。每歲航海必數次。非大風浪。則如陸行矣。此次之風色。爲生平所僅見。然不數日已習而安之。知習之必可以奪性也。歷觀古今中外許多英雄豪傑。少年皆如常兒耳。董子曰。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吾因此可以自慰。可以自厲。

二十五日。風稍定。如初開船之日。數日來。偃臥無一事。乃作詩以自遣。余素不能詩。所記誦古人之詩。不及二百首。生平所爲詩。不及五十首。今次忽發異興。兩日內成十餘首。可謂怪事。予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爲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予嘗戲名詞章家爲鸚鵡名士。自覺過于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爲詩界之哥侖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爲詩。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動物以實美洲。瑰偉則瑰偉矣。其如不類何。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爲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有三長具備者。如東坡之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之類。真覺可愛。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今尙未有其人也。時彥中能爲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其集中有今別離四首。及吳太夫人壽詩等。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新語句尙少。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譚復生。皆善選新語句。其語句則經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頗錯落可喜。然已不備詩家之資格。試舉

其二。總卿詩。有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民皇備矣三重。信人鬼同謀百姓。知等句。每一句皆含一經義。可謂新絕。又有有人雄起瑠璃海。獸魄蛙魂龍所徒等句。若不知其出典。雖十日思不能索其解。復生贈余詩云。大成大關大雄氏。据亂昇平及太平。五始當王訖麟獲。三言不識乃鷄鳴。人天帝網光中現。來去雲孫腳下行。莫共龍蛙爭寸土。從知教主亞洲生。又有眼簾繪影影非實。耳鼓有聲聲已過等句。又虛空以太顯諸仁等句。其意語皆非尋常詩家所有。復生本甚能詩者。然三十以後。鄙其所作爲舊學。晚年屢有所爲。皆用此新體。甚自喜之。然已漸成七字句之語錄。不甚肖詩矣。吾既不能爲詩。前年見總卿復生之作。輒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記有一首云。塵塵萬法吾誰適。生也無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戰起龍蛇。秦新殺霧應陽厄。彼保興亡識軌差。我夢天門受天語。玄黃血海見三蛙。嘗有人乞爲寫之。且注之。注至二百餘字。乃能解。今日觀之。可笑實甚也。真有以金星動物入地球之觀矣。其不以此體爲主。而偶一點綴者。常見佳勝。文芸閣有句云。遙夜苦難明。它洲日方午。蓋夜坐之作也。余甚賞之。邱倉海題無懼居士獨立圖云。黃人尙昧合羣。理詩界差爭自主。權對句可謂三長兼備。邱星洲有以太同胞關痛癢。自由萬物競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與夏譚相等。而遙優于余。鄭西鄉自言生平未嘗作一詩。今見其近作一首云。太息神州不陸浮。浪從星海狎盟鷗。共和風月推君主。代表琴尊唱自由。物我平權皆偶。

國。天人團體一孤舟。此身歸納知何處。出世無機與化游。讀之不覺拍案叫絕。全首皆用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權、團體、歸納、無機、諸語。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語句入文。見者已詫贊其新異。而西鄉乃更以入詩。如天衣無縫。天人團體一孤舟之語。亦幾於詩人之詩矣。吾於是乃知西鄉之有詩才也。吾論詩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舉諸家。皆片鱗隻甲。未能確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雖然。即以學界論之。歐洲之眞精神眞思想。尙且未輸入中國。況於詩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熱。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上所舉者。皆其革命軍。月暈礎潤之徵也。夫詩又其小焉者也。二十七日。三日來風雖稍息。然舟尙甚簸。日往船樓望海。吸新空氣。神氣殊旺。詩興既發。每日輒思爲之。至此日共成三十餘首。余生平愛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輒沈溺之。無論美事惡事皆然。此余受性最短處也。即如詩之爲道。於性最不近。生平未嘗一染。然數日來忽醉夢於其中。廢百事以爲之。自觀殊覺可笑也。禹飲儀狄之酒而甘之。遂疏儀狄。吾於今乃始知鸚鵡名士之興趣。不及今懸崖勒馬。恐遂墮入彼羣中矣。乃發願戒詩。并錄其數日來所作者爲息壤焉。

壯別二十六首

首塗前五日。柏原東畝餞之於箱根之環翠樓。酒次出縑紙索書。為書壯哉此別四字。

且係以小詩一首。即此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無一事。忽發異興。纍纍成數十章。

因最錄其同體者。題曰壯別。得若干首。

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止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

手。來去我何難。

丈夫有壯別。無如遠從軍。手激天河水。清夷五濁塵。蟄靈待雷雨。身世入風雲。今我胡為

者。蟲魚注古文。

丈夫有壯別。別仗劍行復。仇一卮。酌易水。如聞風蕭蕭。今我其蹉跎。墓草宿已凋。中夜栗然

起。胥江號怒潮。

丈夫有壯別。無如汗漫游。天驕長政國。日本昔有山田長政者。流寓暹羅。後竟執其政。蠻長閣龍洲。哥倫布日本人。譯之為閣龍。文物

供新眼。共和感遠猷。橫行天地闊。且莫賦登樓。

相送復相送。羣賢返自崖。驅歌猶上下。鴻爪已東西。波足空逾闊。樓臺望轉迷。齊州烟九

點。回首渺予懷。別送別者一首。○兩邦志士送之於東京車站。及橫濱海岸者百餘人。送之於舟中者十餘人。

莫道無家別。并州是故鄉。思潮三派壯。日本明而間新思潮有三派。一英國之功利主義。二法國之共和主義。三德國之國家主義。民氣百年強。

國士皆知我。江山似舊行。去齊滯滯。意惶恐謝君王。別日本東京一首

東海數健者。何人似乃公。劫餘小天。地海盡幾英雄。聞鼓思飛。將看雲感臥龍。行行一

拜。熱淚灑秋風。別西鄉隆盛銅像一首。像在上野公園。吾於行之前一。日獨詣其下。頂禮而去。

福地不易得。逝水何時休。偷度百忙裏。來為竟日游。雲霓遲下界。風雨別高樓。芳草雖云

好。王孫未敢留。別環翠樓一首。樓在箱根塔之澤風。景佳絕。去年曾侍南海先生一游。此。

罪屈家為累。恩深報苦遲。十年慚虎變。兩月補鳥私。為懷懸弧訓。更勞陟峭思。牽衣日

從。最憶是兒時。呈別家大人一首。余十年以來浪游中原。侍養久缺。去年之變。累及家屬。遯跡澳門。今年九月。家大人東來。撫視余居。兩月復拜別。

狂簡今猶昔。裁成意若何。轍環人事瘁。棒喝佛恩多。翼翼酬衣帶。冥冥慎網羅。圖南近消

息。為我託微波。寄別南海先生一首。先生東還時。在橫濱。為半日談。今在香港。且將有南洋之行。

第一快心事。東來識此雄。學空秦火後。伯有自述。昔日譚一功。就楚歌中。伯一生立於逆境。作事皆

卒底於成。余最服之。大陸成爭鹿。滄瀛熱老龍。牛刀勿小試。留我借東風。別大隈伯一首。遇反對。每挫敗。而氣轉壯。

汨汨口懸河。稜稜目如電。重圍獨往來。六合任舒卷。血淚熱在腔。肝胆瀝相見。咄哉此為

誰。毅也字子遠。別犬養木堂二首。

羣公皆好我。愛我莫如君。責善情彌苦。參謀道益親。何心戀蠻觸。努力造風雲。無限分機

感。英雄髀肉新。木堂語余云。日本今無事。可做。惟將投身於亞洲大陸耳。

我昔靈山會。與君爲弟兄。千劫不相遇。一見若爲情。許國同憂樂。論交託死生。如何別容。易無語只惺惺。別柏原東畝一首余與東畝爲兄弟之交

赫赫皇華記。淒淒去國吟。出匡恩未報。贈縞愛何深。重話艱難業。商量得失林。隻身浮海。

志使我憶松陰。別伊藤侯一首○余去年出險之役及今次遠遊之費皆感侯之賜侯臨別

文明發商界。歐米昔其鄉。徐福三千壯。橫濱中國居留人數不及三千田橫五百強。自由成具體。以太感重。

洋努力宗邦事。蓬萊日月長。別橫濱諸同志一首

廣廈需材衆。羣賢集此堂。精心探太理。分業務專長。團體相親下。機緣事擴張。莫辭文字

累。綿繚費思量。別東京留學諸友及門人三首

孕育今世紀。論功誰蕭何。華拿華盛頓命拿坡總餘子。盧盧梭孟孟的斯斯鳩實先河。赤手鑄新腦。雷

音殄古覺。吾儕不努力。負此國民多。

我性有奇癖。貪癡似蠹魚。恨爲衆生累。不讀十年書。浮海知何補。藏山願已虛。勸君好愛

惜。難得是居諸。

患難相從我。恩情骨肉親。變名憐瑪志。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一亡亡郎郎想想藤藤寅寅。吉田松陰又名藤寅早年因與同志

結漫游逃亡其郎被削籍媿我乏恒德。半途又離羣。丈夫各獨立。毋爲吾苦辛。再示諸門人一首○諸子相從多逃家艱辛而來今皆自隱其名於

余之行也咸有戀戀不舍之色以此慰之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無家。合併聊相慰。分携亦自佳。圍爐談意氣。對鏡數年華。匹馬忽飛

去。黃塵帽影斜。別內一首○內子隨侍家大人來省視相居月餘復別去

公當從此逝。我亦恥懷居。鶯燕分寥廓。魚龍待簡書。發機當起陸。養晦日懸車。珍重再相

見。頭顱百戰餘。別同別者二首

機會滿天下。責任在羣公。塗炭蜜無極。精神自可通。推心下豪傑。捷足馭烏雄。某甲雖無

似。贏糧或許從。

亦有英雄淚。不向離別揮。蒼黎哀水火。社稷慘戎衣。恩怨何時報。康同與願違。勞勞精衛

志。填臆涕如縻。

極目覽八荒。淋漓幾戰場。虎皮蒙鬼蜮。龍血混玄黃。世紀開新幕。此詩成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去

二十世紀風潮集遠洋。泰西人呼太平洋為遠洋作者今口所居之舟僅三日矣風潮集遠洋。舟日所在之洋即二十世紀第一大戰場也欲閑閑未得。橫梁斃興亡。

詩思惟憂國。鄉心不到家。山河水漂絮。身世浪淘沙。浩蕩天風遠。侵馳白日斜。驚心自鞭

影。何處不天涯。

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

莽莽歐風捲亞。雨。稜稜俠魄裏。儒魂。田橫跡。遜心逾。壯。溫雪神。交道已。存。吾與寓公交一年尙未識面詩

界有權行棒。喝。中原無地著琴尊。寓公有風月琴尊圖為一孤舟蓋先聖浮海之志也橫流滄海非難渡。欲向文殊叩

法門。

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

青史古多不平事。修門今有未招魂。西風易送殘年盡。(隱語)東市難爲直道存。王氣欲沈

山鬼。嘯女權無限。非蛙尊。瀛臺一掬維新淚。愁向斜陽望國門。

難呼精衛仇天演。天演學者泰西最近學派也。此名侯官嚴氏定之。欲遣巫陽策國魂。醫未成名肱已折。法無可說舌

猶存。華嚴經云。明知法無可說。而常樂說。法吾以此二語自銘其論學之機。玄黃血裏養生主。魑魅峯頭不動尊。更有鱗兮感遲暮。

與君和淚拜端門。

萬千心事憑誰訴。訴向同胞未死魂。凌弱媚強天夢夢。自由平等性存存。每驚國恥何時

雪。要識民權不自尊。乾有亢龍坤有戰。繫辭吾契易之門。乾上九之龍。即坤上六之龍也。坤本

而天地相交。羣龍无首。一切衆生。皆有乾德。所謂人人有自主之權也。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此大易之微言。吾夙受持之。

欲教一國培元氣。要使人人解重魂。佛即衆生因不昧。相還四大我何存。君今避地爲蠻

長。我勸隨緣禮世尊。且學度他且自度。大同界即大乘門。

二十八日。風復大作。船頭之桅爲折。晝然電燈者又兩日。浪浸灌船中。水深數寸。船主自言

航太平洋數十年。未見有過風亘九日之久。如此次者也。余旣戒爲詩。乃日以讀書消遣。讀

德富蘇峯所著將來之日本及國民叢書數種。德富氏爲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

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爲文界開一別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蘇峯在日本鼓吹平民主義。甚有功。又不僅以文豪者。

三十日。風已盡息。海平如鏡。時已入熱帶界線。天氣炎煥。如廣東七八月之交。余在東京首望前一日。雨雪尺許。瀛車中御重裘。猶凜慄。海行十日。間日輒易服。至是御單袷矣。

三十一日。舟抵檀香山。午後兩點登岸。此行在舟中。余以不解英語之故。頗爲寂寥。幸有耶穌教士二人。久在甘肅傳教者。善操北語。日夕相談。且屢爲余通譯。余甚感之。船主英人。溫厚勳懇。善人也。船員前島彌君。乃前島密之子。途中爲余照料一切。殷勤備至。同舟有德國將官一人。曾在膠州兩年者。其餘白人尚五六人。日本人四五人。舟將及岸。忽聞島中新有黑死疫病。經過之客。不許登岸。而埠中華人不許越雷池一步。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無知者。一人獨行。言語不通。甚苦之。於是投亞靈頓客寓中暫居。是日即往見日本領事齋藤君。適外出未得見。見副領事田中君而歸。夕間同志已聞余之來。其不在禁限內者。有數人來談。

西歷一千九百年正月一日。寓阿靈頓旅館。島中同志來訪者十餘人。相見咸驚喜出意外。午間偕十餘人同往觀華童學校。校中生徒七十餘人。土人數名。其餘皆我百粵子弟也。校爲耶穌教會所設。掌教者牧師化冷爹文。美國人而老於廣東。能操粵語。其夫人尤嫻熟。相

見握手如鄉人。

二日復往見日本領事齋藤氏。相偕往晤本島外務大臣蔦士茂氏。吾邦領事某聞余之來。驚懼失措。移文外務請放逐。即不爾亦請監察不許有舉動。外務辭以無名。蓋檀島近已歸美屬。一切從美例。凡足跡踏本島之地者。即應享有本島人一切之自由權。非他人之可侵壓也。見外務畢。一游覽其公署而歸。

四日數日以來。埠中鄉人紛紛咸集。詢問國事。日不暇給。

中國人旅居此島者。凡二萬人之間。而熱心國事好談時局者。殆十而七八。風氣之開。冠於海外各埠。余推原其所以能致此者。蓋亦有故。蓋此島雖小。昔固儼然一國也。而今華人所居號稱正埠者。則其國都也。都名漢此都十年以來。經三次倡革命。卒倒舊朝。興新

都名漢 擲路盧

政府。其事歷歷接於吾邦人之眼。簾印於吾邦人之腦。故政治思想。比他處人爲優焉。觀於此而知法國大革命之風潮。其影響所及。披靡全歐者數十年。決非無故也。觀於此而可識改鑄國民腦質之法矣。重學之公例曰。凡物有永靜性者。非加以他力使之動。則雖歷千萬年不能動焉。吾國民之永靜也久矣。雖然。其中非無有能動之性質。存特視乎轉捩之外力何如耳。

檀山全島統名夏威。凡爲連珠形大小八島。其首府則漢擲路盧都城也。其次爲夏威。

又爲八嶋之
一之專名

爲道威。爲茂宜。爲莫洛鷄。爲蘭尼。爲卡富拉威。爲尼孝。而華民所居。以夏威爲

最多。漢鄒路盧道威茂宜次之。其餘各埠皆不過數百人。海港惟漢鄒路盧

即俗稱
正埠

一處。

故商務咸集於斯。其餘各小埠皆由此轉運者也。華人業種蔗製糖植穀者最多。其商務則皆販運土物。供工人之用者也。與西人爭利者甚稀。近者開設數箇有限公司。以機器製糖作鋸板。頗見起色。自全島歸美屬以來。百物騰踴。需用日繁。商務日盛。故一兩年來。商人受其益者亦頗不少。而工價亦漸增。昔時種植之工。月給最厚者十八圓。美國今漲至二十四圓。謀生者頗易。然自屬美後。美人布其國例。漸止華人登岸。今登岸之難。尙過於金山焉。而日本人來者日衆。每一船至。輒運載五六百人。今島中外國人民以日本

人爲最多矣。吾國外交官吏。能無媿死。

六日。同志諸君爲僦一屋於噉嘛街。是日始遷寓。數人同居。衛護出入。

檀香山雖在赤道線內。而因有非常之高山。故地面之氣候。變更殊多。產物因以極盛。而貿易風自大洋四面吹來不斷。比靈海峽之寒潮暗流。遶於環島。故其氣候比之他處同緯度之地。常低冷十度內外。平時華氏寒暑表。太抵昇降于六十至八十之間。終歲御單夾衣。夜間蓋秋被。東坡在琯州有句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此二語可以移詠檀島。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雜花滿樹。游女如雲。歐美人謂檀島爲太平洋中心之天堂。非虛言。

也。

七日。檀島政府以防疫故。始火我華民所居舖屋。初議有病疫者之家則火之。其後則議一家有疫。殃及左右兩鄰。其後又議一家有疫。火其全街。禁令一日數變。又以防疫故。禁止集會。雖禮拜堂戲院亦一概停止。故余到此經一來復之久。不能得演說之地。殊爲悵然。是日同志十餘人集於保皇會總理黃君之宅。共議論國事。十日。從坊間購檀島志一部譯讀之。

檀香山幅員不過六千六百四十英方里。其半徑之長二千二百英里。而將來爲全地球上軍事商業一大關鍵之地。此天下有識者所共認也。當今萬國兵力商力齊集太平洋。而此地實爲太平洋一中心點。故檀島之發達。實與太平洋之發達形影相隨者也。風景之優美如彼。地形之要害如此。白種人之耽耽逐逐。日夜垂涎。務求必得之。而後已。不亦宜乎。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英人倂頓廓氏始到此地。至今百餘年。白種勢力。逐漸擴張。近三十年來。法權教權財權。盡歸於美國之手。握其國之實權者皆白人也。本島土王。守府而已。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遂終其臂而奪之。行革命。改民主。九十五年。土人有倡義謀恢復者。事不就。爲白人所繫。投諸狂狴。而白種之主權遂定。九十八年。改隸美國。爲其一省。前者島中女王。今屏居華盛頓府。夷爲編氓矣。江山如此。坐付他人。月明故國。不堪

回首。讀李後主眼淚洗面之詞句。旁觀猶為傷心。不知彼婦獨居深念。何以為情也。嗚呼。莫過烏衣巷。是別姓人家新畫梁。壯哉此夏威國之山河。美哉此太平洋之樂園。獨惜享受之者。非彼都之主人耳。今將全島戶口總數。列其國別。觀其數年間之比較。有可以令人劇心怵目者焉。

一千八百九十年人口統計表

夏威士人

三萬四千四百三十六人

半土人 即土人婦與黃人白人結婚所生之子

七千四百九十五人

中國人

一萬五千三百〇一人

日本人

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人

葡萄牙人

八千六百〇二人

美國人

一千九百二十八人

英人

一千三百四十四人

德人

一千〇三十四人

挪威人

二百二十七人

法人

七十人

其他外國人

一千〇〇〇五人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人口統計表

夏威士人

三萬一千〇十九人

半土人

八千四百八十五人

日本人

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九人

中國人

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二人

葡人

八千二百三十二人

美人

二千二百六十六人

英人

一千五百三十八人

德人

九百十二人

挪威人

二百十九人

法人

七十五人

其他外國人

八百三十三人

兩者比較。即六年之間全島人口總數共增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九人。內夏威士人減去二千四百十七人。而雜種之半土人。增二千二百九十九人。其餘增高之率。以日本為最

速。中國及美國次之。近五年調查新籍尙未出來。島例每六年調查戶口一次明年即其期也。然其增減之率。可以推見矣。除中國人被禁登岸之外。其餘大率照前表比例之差也。惟土民之減少。聞更甚云。

嗚呼。當倭頓靡初到檀島時。此島土人之數二十餘萬。曾幾何時。所餘者僅得十分之一。而以此十年間統計表觀之。每六年殆又減去十分之一。依此比例。則百年以後全島中將無復一土民矣。今者以英語爲國語。即土人中亦有過半不能解其祖父之鄉音者。自古之亡國。則國亡而已。今也不然。國亡而種即隨之。殷鑒不遠。即在夏威夷。咄彼白人。天之驕子。我東方國民。可不儆懼耶。可不儆懼耶。自革命以來。島中商務日盛。謀生容易。彼蚩蚩之士民。方且自以爲得意。而豈知其絕種之禍。即在眉睫間耶。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天下萬世之公理也。彼白人者。豈能亡夏威夷哉。亦夏威夷人之自亡而已。



清議報全編卷八

第二集丁

名家著述第十至第十四

學界雜纂 第十

讀春秋界說

新會梁啓超舊著

界說一春秋爲孔子改定制。度以教萬世之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筆耳。何以謂爲天子之事。蓋以春秋者。損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萬世。此其事皆天子所當有事者也。獨惜周道衰廢。王者不能自舉其職。而天地之公理。終不可無人以發明之也。故孔子發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故說苑曰。周德不亾。春秋不作。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見罪孔子。蓋逆知後世必有執布衣不爲改制之說。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後之儒者不明此義。而甘爲罪孔子之人。則何益矣。孔子改制之說。本無可疑。其見於周秦諸子。兩漢傳記者極多。不必徧舉。即如論語麻冕。

清議報全編卷八

第二集丁名家著述學界雜纂第十

一

禮也一章。顏淵問爲邦一章。改制之精義。猶可考見。使孔子而僅從周云爾。則何不云行周之時。乘周之輅。樂則武舞。而必兼采三代耶。可見當時孔子苟獲爲邦。其制度必有所因。革損益明矣。旣已不見用。則垂空文以待來者。亦本其平日之所懷者而著之。又何足異乎。黃梨洲有明夷待訪錄。黃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黃書有噩夢。王氏之改制也。馮林一有校邠廬抗議。馮氏之改制也。凡士大夫之讀書有心得者。每覺當時之制度。有未善處。而思有以變通之。此最尋常事。孔子之作春秋亦猶是耳。夫以梨洲船山林一之所能爲者。而必不許我孔子爲之。此何理也。西人果魯士西亞虎哥。皆以布衣而著萬國公法。人下逾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萬世公法也。今必謂孔子之智。曾果氏虎氏之不若。此又何理也。

界說二春秋爲明義之書非記事之書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以明春秋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事與文也。其意若曰。若僅論其事。則不過桓文之陳迹而已。若僅論其文。則不過一史官之職而已。是二者乃晉乘楚檮杌之所同也。孔子未修之春秋。亦猶是也。及孔子修之。則其中皆有義焉。太史公所謂萬物散聚。皆在春秋。其指數千者。即今之春秋是也。春秋所以爲萬世之書者。曰惟義之故。孔子所以

爲聖者曰惟義之故。孟子所以言道統述及孔子即舉春秋者曰惟義之故。若夫事也者。則不過假之以明義。說詳第
三條義之既明。兼記其事可也。義之既明。而其事皆作筌蹄之棄。亦無不可也。若徇其事而忘其義。則大不可也。痛哉左傳家之說也。乃謂春秋書不書之例。不過據列國赴告之策以爲文。然則孔子直一識字之史官而已。乘輿檣杙皆優爲之。而何必惟孔子之春秋是尊也。自公穀之大義不明。後儒之以史目春秋久矣。夫使孔子而果爲史官也。則亦當搜羅明備。記載詳博。然後爲史之良。我朝二百餘年。而東華之錄。已汗牛充棟矣。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乃僅得一萬九千字。猶復漏略蕪雜。毫無體例。何其陋歟。故使春秋而果爲記事之史也。則吾謂左邱明賢於孔子遠矣。嗚呼。此義也。孔子自言之。孟子又言之。董子太史公又言之。而竟數千年沈霾晦忽。無一發明。則無怪王荊公謂春秋爲斷爛朝報。而雖以朱子之賢。亦自言于春秋無所解也。故苟不辨明義與事之界。則春秋不可得而讀也。

界說三春秋本以義爲主。然必託事以明義。則其義愈切著。

問者曰。孔子之春秋。旣已如明夷待訪錄。校邠廬抗議之例矣。則何不條舉直書。言某事當如何興作。某政當如何改革。一如黃王馮氏之例。而何必比附當時之事。以眩惑後人乎。答之曰。孔子自言之矣。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故因其

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見春秋繁露命序篇又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此蓋聖

人警時憂世之苦心也。如春秋有大居正之義。但言大居正本已足矣。而必借宋宣之事

言之。所以使人知不居正之害。可以召爭亂也。春秋有譏世卿之義。但言譏世卿本已足

矣。而必借尹氏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世卿之害。可以篡逆也。蓋春秋所重者在大居正。

譏世卿。而不在葬宋繆與尹氏卒也。不然。一巡撫之出殯。一京官之死。何足以勞聖人之

筆哉。故曰。因其行事。假其位號。故讀春秋當如讀楚辭。其辭則美人芳草。其心則靈修也。

其辭則齊桓晉文。其義則素王制也。知此則於春秋無所闕焉矣。善哉。句容陳氏立之言

也。曰春秋記號之書也。見彼所著公羊義疏學句股者。見青出朱入。而以爲顏色。學代數者。見甲乙丙

丁。而以爲干支。不亦陋乎。

界說四孔子因避時難。故僮借事以爲記號。而大義皆傳于口說。

問者曰。然則春秋曷爲不並舉其義與事而兩著之。而惟事之是傳何也。答之曰。孔子作

春秋。於當時王公大人有所褒譏。貶損不可書見。乃口授弟子。見漢書藝文志故春秋繁露曰。用

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中庸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又孔子之無可如何者也。故欲

求春秋者。但求之於口說焉可矣。繁露曰。不能察寂若無。爲徒讀經文者言之也。曰能察

之無乎不在。爲能傳口說者言之也。

界說五既明第二至第四三條之理則可以知春秋有三書一曰未修之春秋二曰記號之春秋三曰口說之春秋

未修之春秋者何。孟子以興晉乘楚檣杙並舉者是也。記號之春秋者何。今本是也。口說之春秋者何。公羊穀梁傳春秋繁露公羊何注及先秦兩漢諸儒所引春秋之義皆是也。未修春秋久佚矣。從何見之。曰。可以從傳注文中求得之。今試舉其一例。如開卷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据何注云。變一爲元。元者氣也。則知原文必爲一年。据傳云。曷爲先言王。則知原文必無王字。据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可知原文有公即位。合而觀之。則知未修之春秋。爲一年春正月公即位矣。用此法以求之。雖不能盡見。亦十得八九矣。自孔子修之。則爲今本之春秋。改一爲元。以明一元統天之義。加一王字。以明師文王及大一統之義。去公即位。以明讓國爲賢之義。於是大義出焉矣。變元也。加王也。去公即位也。所謂記號也。所謂文也。經文師文讓國。所謂口說也。所謂義也。孟子所尊之春秋。乃口說之春秋也。漢人凡引春秋者。皆引口說之義。而直指爲春秋云。曰云。此漢儒引春秋通例。兩漢書中多不勝舉。蓋口說乃經之精華也。董子曰。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凡先師言春秋之義。皆不必在經。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學春秋者不可不察也。易曰。書不盡言。言者即口說之謂也。而劉

欲移書太常博士。乃詆其信口說而背傳記。此所以欲學盛而口說晦。卒使二千年無解春秋者。悲夫。

界說六先師所傳口說與經別行故箬之竹帛之時間有遺漏錯置

問者曰。既已謂公羊傳、穀梁傳、春秋繁露、及先秦兩漢諸儒所引春秋之義。皆同為孔子口說矣。然每有一經而公穀不同義者。或公羊與繁露不同義者。或繁露與何注不同義者。或諸書與秦漢儒者所引皆不同義者。則又何也。答之曰。此無足疑也。先師傳春秋時。本經文自經文。口說自口說。不相比附。太史公所謂文成數萬。即指經文。其指數千。即指口說。先師師弟相傳。默記此數千條之義理。當其初受之於孔子也。必詳言某義屬某經。及歷數傳展轉相授。以至箬于竹帛之時。則容有失記。或有其義尚能記而不記其屬于何經者。此亦極尋常之理。求之於傳文中。亦有實據焉。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無聞焉耳。隱二年何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此等有經而無義者。是先師失其義也。恒五年。春秋有譏

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是先師能記及口說中有此義。而經文之中。有兩經與此義相屬者。不能確記其屬於何經也。凡公穀同經異義之故。皆可以此求之。即如閏卷元年春王正月一條。公羊則極褒隱公。而穀梁則微不足于隱公。似不知何所

適從矣。不知無足怪也。春秋有賢讓國一義。又有大居正一義。公穀兩家傳口說時皆同受之。及著之竹帛時。穀梁則以大居正之義。解隱公之事。公羊則以讓國之義。解隱公之事。而別以大居正之義。解宋宣公之事。要之其同爲春秋之義。孔子之傳一也。援傳例言之。則亦當云春秋有言大居正者。則未知其在魯與在宋與云爾。故必取其異經而同義者。徧舉以比較之。則其同經而異義者。可以無疑矣。太史公所謂其指數千者。今苟取羣書之義。而一一列出之。編爲一書。不必與經文相比附。則益嶮然無罣礙無爭辯矣。此董子繁露之法也。觀于此益知先師所重者在口說。其事與文皆可作筌蹄之棄。故偶有錯置之處。而不以爲意。但求其義之傳于後世而已。後世之治春秋者。於此中斤斤爭之抑惑矣。

界說七春秋既借記號以明義。有時據事直書。恐其義不顯明。故常變其詞。變其實。以著其義。

春秋繁露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又曰。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俱玉英篇或者疑焉。謂孔子作春秋以教萬世。安有用詭之理。不知董子所謂詭者。乃詭變之詭。非詭詐之詭。篇中所述晉文莒子慶父紀季諸條。語意甚明。皆謂變其文而已。故南海先生作春秋變辭變實考。以大發明董子之意。蓋春秋

之變文明義者實多。不勝數也。試舉數例。如元年春王正月。本當書公即位也。孔子必變其詞而去之者。蓋如是而後隱公讓國之意始見也。無駭帥師入極。本滅極也。孔子必變其實言入者。蓋如是而後內大惡諱之義始明也。尹氏卒。本當如劉卷卒之例。書其名。蓋氏人所同也。卒人所獨也。若不書名。知是何人。此實不可通曉。孔子必變其辭言尹氏者。蓋如是而後其世世爲卿之實始見也。似此之類。不可枚舉。實則春秋一書。變文者居十之七八。所以取其別異。易爲記號而已。世之溝猶晉儒。輒以左氏之記載翔博。而疑公羊之簡略錯誤。然則直疑春秋可耳。何必公羊哉。有見人演代數者。謂以甲加乙則爲天。以乙減甲則爲地。乃大詫異。謂天之爲物。豈甲乙相加所能造成。因指演數者爲誣辭也。吾見晉儒之測春秋者。有類于是矣。

界說入春秋之例。乃借以明義義。既明則例不必泥。

公羊傳注中。每以時日月爲例。以地爲例。以書不書爲卒。以崩薨卒葬爲例。所以有例者何。取易於標識也。蓋既借事以明義。惟事之種類有限。而義之差別無窮。恐其記號之易混也。故立爲標識以表之。然後就此標識以爲比例。則耳目較清云爾。譬之算者。於未知之數命天元一以代之。然後一切數因其所命之天元一以遞加遞減焉。春秋之各例。猶天元一也。命天元一所以待加減。設各例所以待變例者。無不變者也。使其不變。則無所

用其例矣。故董子曰：春秋無達例。算者之立法，所以求數也。既得其數，則法爲筌蹄矣。春秋之立例，所以求義也。既得其義，則例亦筌蹄矣。故左傳家之蔽於事，公穀家之蔽於例，一也。吾今教學者，以檢對數表之法，教學者以用算尺之法，但一開卷一展尺而諸數畢具焉。雖不明法者，亦能得其數矣。將春秋所有大義，一一條列而出之。雖不明例者，亦能得其義矣。然後得以餘日推求聖人所以立此義之故，而據而施之實用。此乃真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以視拘于文局於事滯于例者，其所得何如矣。

讀孟子界說

新會梁啓超舊著

界說一孔子之學至戰國時有二大派。一曰孟子，二曰荀卿。

史記特立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傳又云：孟子荀卿之徒，以學顯於當世。蓋自昌黎以前，皆孟子荀卿並稱。至宋賢始獨尊孟子與孔子等。後世遂以孔孟並舉，無以孟荀並舉者矣。要之孔子乃立教之人，孟子乃行教之人，必知孟子爲孔教中一派，始可以讀孟子。

界說二荀子之學在傳經，孟子之學在經世。荀子爲孔門文學之科，孟子爲孔門政事之科。

漢興諸經皆傳自荀卿。

其目略見汪容甫述學

其功最高不可誣。然所傳微言大義不及孟子。孟子專

提孔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宗旨。日日以救天下爲心，實孔學之正派也。

界說三孟子於六經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

詩書禮樂。孔子蚤年所定。著爲雅言。荀氏一派傳之。荀子謂凡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故荀子一書。言禮者過半。春秋爲獲麟以後所作。昌言制作。爲後王法。孟氏一派傳之。故孟子每叙道統。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述及孔子。即舍五經而言春秋。于舜明於庶物。禹惡旨酒。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周公思兼三王之德。述及孔子。亦舍五經而言春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蓋凡言經世者。未有不學春秋者也。故必知孟子所言一切仁政皆本於春秋。然後孟子學孔子之實乃見。

界說四孟子於春秋之中其所傳爲大同之義

孔子立小康之義。以治二千年以來之天下。在春秋亦謂之昇平。亦謂之臨一國之言。荀子所述皆此類也。立大同之義。以治今日以後之天下。在春秋亦謂之太平。亦謂之臨天下之言。孟子所述皆此類也。大同之義。有爲今日西人所已行者。有爲今日西人所未及行。而可決其他日之必行者。讀孟子者當於此爲求之。

界說五仁義二字爲孟子一切學問總宗旨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知有人不知有我。則爲墨氏之學。知有我不知有人。則爲老氏之學。故墨氏徒仁。老氏徒義。仁至義盡。時曰中庸。孔子所以異於諸教者以此。孟子所

以獨尊孔子者以此。一切義理制度。皆從此出。學者勿以陳腐字面視之。則可有悟矣。
界說六保民爲孟子經世宗旨

孟子言民爲貴。民事不可緩。故全書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爲民也。泰西諸國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國孟子之學久絕也。明此義以讀孟子。則皆迎刃而解。否則司馬溫公之疑孟。余隱之之尊孟。徒事嘵嘵。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界說七孟子言無義戰爲大同之起點

此義本於春秋。爲孔子特立大義。後之儒家。惟孟子能發明之。外教則墨翟宋牼皆深明此意。泰西諸國。惟美洲庶近之。然未能至也。近則公法家大立會以昌其說。此爲孔教漸行於地球之徵。自宋以來。讀孟子者皆闕於此。

界說八孟子言井田爲大同之綱領

井田爲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貧富。論語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極則也。西國近頗倡貧富均財之說。惜未得其道耳。井田不可行於後世。無待言。迂儒斤斤思復之者。妄也。法先王者。法其意。井田之意。眞治天下第一義矣。故孟子一切經濟。皆從此出。深知其意。可語於道。

界說九孟子言性善爲大同之極效

孔子之言性也。有三義。据亂世之民性惡。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惡。亦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太平世之民性善。荀子傳其据亂世之言。宓子漆雕子世子傳其升平世之言。孟子傳其太平世之言。各尊所聞。因而相爭。苟通於三世之義。可以了無窒闕矣。太平之世。禮運所謂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春秋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故曰性善。西人近倡進種改良之學。它日此學極盛。則孔子性善之教大成矣。不明於此。則孟子斷斷之致辨。誠無謂也。

又案性善性惡屬內言。大同小康屬外言。望文似無關涉。然荀子為小康之學者。則必言性惡。孟子為大同之學者。則必言性善。亦可見古人之學。各有家數。不相雜廁。後世學者不明乎此。強拉合為一。以讀羣書。非疑古人。則誣古人矣。

界說十孟子言堯舜言文王為大同之名號

禮運以小康歸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其大同蓋謂堯舜也。故曰天下為公。春秋哀十四年傳言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亦指大同言。春秋隱元年傳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文王亦太平世之義。義詳讀春秋界說凡此諸聖者。皆有天下而不有。故言大同之學者必宗之。讀孟子不可不知此義。

界說十一孟子言王霸即大同小康之辨

本文自明

界說十二距楊墨爲孟子傳教宗旨

楊朱爲老子弟子。見於列子。距楊朱即以距老子也。周秦諸子雖多。其宗旨不出老墨兩派。別詳讀諸子界說當時最盛名。幾與孔子敵者。亦惟老墨兩派。故距老墨即所以距諸子也。故曰

辭而闕之。靡如也。此孟子傳教之功也。

界說十三不動心爲孟子內學宗旨

此中下手功夫。復分三端。一曰先立乎其大者。二曰養氣。三曰求放心。漢儒氣節之學。宋儒主靜之學。各得孟子內學之一體。不動心者。經世傳教之總根原也。學者欲學孟子。不可不致力於此三端之中。學其一焉可也。

學者初讀孟子。可將界說六至界說十三。共八條。分類求之。

界說十四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

然則孔子何以不自言之。孔子及身。教未大行。故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皆口授弟子。俟數傳乃著竹帛。所以避時難也。故論語者孔子之雅言也。其微言亦間有存焉。然亦罕矣。傳微言者。孟子董子爲最多。故孟子終篇以見知自任也。學者欲學孔子。先學孟子可也。

界說十五孟子之學至今未嘗一行于天下

漢興羣經皆傳自荀子。十四博士大半屬荀子之學。東漢以後。又遭竄亂。六朝及唐。日益破碎。無論是非得失。皆從荀學中之一法討生活矣。二千年以來。無有知尊孟子者。自昌黎倡之。宋賢和之。孟學似光大矣。然於孟子經世大義。無一能言者。其所持論。無一不與孟子相反。實則撫荀學吐棄之餘而已。惟不動心之學。間有講之者。然非其至也。故自宋以來。有尊孟子之名。無行孟學之實。以孔門嫡派。而二千年昏霾湮沒。不顯於世。斯亦聖教之大不幸也。今二三子既有志於大道。因孟學以求孔學。實入德之門。學聖之基也。持此界說以讀孟子。必有以異於疇昔之所見者。勿以爲習見之書而忽之也。

闔闢篇

南海康有爲舊著

天下移人最巨者何哉。莫大於言議覺議矣。父子之親。天性也。而佛氏能奪之而立師徒。身命之私。至切也。而聖人能奪之而徇君父。夫以其自有之身。及其生身之親。說一法立一義。而能奪之。則天下無有不能奪者矣。故明此術者。何移而不得。故善爲君師者。明於闔闢之術。塞其途。墮其戶。令之梯而登天。穴而入地。誘于其前。鞭于其後。若驅羣羊。然積之既久。則習非成是。而後道義名焉。顛顛由之。不能自舍。雖反其道以易之。非百數十年不可矣。然欲驅之。不能不依於勢。無其勢。不能爲也。明于時勢。通于人心。順而尊之。曲而致之。而才智足以操馭焉。則若決江河之堰。放湖隄之波。積巨石大木于高山之上。惟其意所欲爲。無不如

志矣。

天倫之大。身命之重。猶可以虛言易之。況以政事束民。而禮樂潤色之。焉求而不可。匹夫倡論。猶能易風俗。況以天子之尊。獨任之權。一頓笑若日月之照臨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動焉。卷舒開合。撫天下于股掌之上。但精神能運之。氣魄能鎮之。則意指所屬。顧盼自定。故居今日地球各國之中。惟中國之勢獨能之。非以其地大也。非以其民衆也。非以其物產之豐也。以其君權獨尊也。其權之尊。又非勢劫之利誘之。積於二帝三王之仁。漢唐宋明之義。先聖群賢百千萬人。百千萬年。講求崇獎。激勵而成之。故民懷舊俗而無外思。臣慕忠義而無異論。故惟所使也。故挾獨尊之權。誠知闔闢之術。則人才之乏不足患。風俗之失不足患。兵力之弱不足患。一二人謀之。天下率從之。以中國治強。猶反掌也。惟此時之勢爲然。或曰。子之學得無近于管商乎。答之曰。不然。子之所謂管商者。其迹也。夫管子之治民。曰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是即聖人厚生正德之經。富教之策也。天下爲治。未有能外之者也。王霸之辨。辨于其心而已。其心肫肫於爲民而導之。以富強者。王道也。其心規規爲私而導之。以富強者。霸術也。吾惟哀生民之多艱。故破常操。壞方隅。孜孜起而言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雖堯禹之心。不過是也。所以不能不假權術者。以習俗甚深。言議甚多。不能無輕重開塞以傾聳而利導之。若人心既服。風俗既成。則當熙熙皞皞。以久導化。

之爲之君相。祇以爲吾民無所利焉。此非迂儒所能識也。昔武侯治蜀。有取于管子韓非。豈非以治國所當有事耶。且聖人豈能無開塞之術哉。殛四凶。塞之術也。舉十六相。開之術也。式商容閭。表比干墓。開之術也。誅飛廉。殺華士。塞之術也。聖人妙于開塞之術。塞淫邪之徑。杜枉奸之門。而爲禮以束之。爲樂以樂之。開人於爲善之途。使天下之民。鼓舞軒鑿而不自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民不可使知。故聖人之爲治。常有苦心不能語天下之隱焉。其施于治也。意在彼而迹在此。不能無畸輕畸重之迹焉。其始爲也。可以犯積世之清議。拂一時之人心。蒙謗忍垢而不忍白焉。及其端緒成。規模範。然後從容反之于中和之域。其操縱啓閉。當時不能知。後世亦或不能知。惟達識之君子知之。

光武以漢末士之無節。頌符命者十餘萬人。知國之必有與立也。故獎崇節行之士。禮嚴陵。傳卓茂。相伏湛。故卒獲節義之報。黨錮之士。斷脰伏節。以抗奸佞。蔚宗以爲漢百餘年之亡。實諸公之力。光武明于開之之術也。魏武旣取跣踵之人。棄節行之士。以苟立大業。及其得國。又不知塞之故。不旋踵而國亡。昧於塞也。

康熙十七年。吳三桂叛逆半天下。而聖祖開鴻博之科。明之耆宿。旣盡網之。則天下之民歸心矣。雍正中。世宗詔舉技勇之士。開二十石弓。舉刀千斤者。得數千人。號勇健軍。於時

盜賊無警。是故人主挾富貴之權。臨億兆之衆。苟或好之。必有以應之。况用意深遠。有折衝于廟堂者哉。視其開塞之道。何如耳。

魏文帝將遷洛陽。而云伐宋。以開塞之術行之也。句踐將滅吳。而俯首事之。以開塞之術行之也。日本明治皇之變西法也。並其無關政事之衣冠正朔。而亦變之。所以示民有所重也。所以示秦西有所親也。以開塞之術行之也。

魏之奮擊。齊之鐵騎。秦之武士。能負六鈞之甲。百石之重。以趨其君。尚武開之也。梁之時舉國事佛。晉之時舉國談元。其君尚談開之也。故楚靈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齊桓好紫。一國之人皆紫。漢武開功名之路。而司馬相如主父偃嚴助吾丘壽王衛青霍去病之徒。進傅介子陳湯班超。猶其餘風也。唐太宗好諫說之徒。而魏徵劉洎馬周伏伽之類。出褚遂良魏元忠宋璟張九齡。猶其餘風也。故傳有風草之喻。馬皇后有高髻廣袖之譬也。今功令以制藝取士。其爲科第也微矣。而天下士人千億。窮力斂命。白首赴之。此未有祈向標的而輕重之也。然猶溥人而頓掣之如是。况有所祈向而樹之標立之的者乎。

凡言治者。非徒法先王法後王。可以爲治也。當酌古今之宜。會通其沿革。損益其得失。而後能治也。損益其沿革得失。確然可以施之爲治矣。不知施之之術。不足爲治也。施之之術。有先有後。有輕有重。有宜先而後。有宜輕而重。有忽先忽後。忽輕忽重。在審時勢。通民心。學而

抑之。頓而制之。舉之。九天之上。沈之。九地之下。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雨澤。妙其操縱。而天下惟我所欲爲。天下之治。惟我所欲求。蓋開塞之道得也。天下之能立功立事者。惟其熱氣爲之也。凡挾才智藝能之人。其下者利祿富貴之欲必深。其高者功名之心必厚。寡有淡泊者。蓋其熱盛也。淡于爵祿。淡于功名之士。雖有德行志節。其於趨事赴功也。必遲且鈍。吾方欲有爲也。德行志節之士。苟非邈世無悶者。亦將俛首從我。而吾視其德器之大小。而禮貌之自餘。才智藝能之人。則惟我操縱所欲爲。其樹之標也高。其求之途也廣。登而進之也驟。棄而罰之也重。導以不測之恩。臨以不測之威。不肖頹懦無才之人。畏懼而不敢來。聰明峻特之人。屢躓而仍思進。毋冷其熱。毋散其氣。廣開功名之路。吾因招而撫之。一二年而風化成。事功立矣。

知此道而天下之才不可勝用也。天下雖無才。而吾可激而厲之。養而成之。是故以之顧問。而聰明辯智。足以拓吾之見聞。以之使令。而幹局才敏。足以應吾之指撝。百務百司。翹首企足。洗滌濯被。以赴事。人主欲墾地。則地無不墾矣。欲興水利。則水利無不開矣。欲富農。則農足矣。欲阜商。則商興矣。欲精百工。器械。則百工器械無不精矣。欲開一切之學校。明一切之禮樂。則學校禮樂無不修明矣。欲鍊水陸之兵師。則無不鍊矣。運百里于指掌。撫小民如子孫。使天下願爲吾民者。靡有飢寒乞丐。僵仆愚蒙者。民富矣。而後風俗可厚。內治修矣。而

後外交可恃。此歐洲大國之所畏也。三年而規模成。十年而本末舉。二十年而爲政于地球。三十年而道化成矣。予以雪祖宗之憤恥。恢華夏之聲教。存聖倫于將泯。維王教于漸墜。威乎威乎。千戴一時也。

未濟篇

南海康有爲舊著

康子深思天人之故。歎曰。嗚呼。易其至矣。易始于乾坤。中于咸恆。而終於既濟未濟。易其深于理矣。夫有天地而有萬物。有萬物而有男女。而有君臣父子。而禮義措焉。雖然。剝則有復。泰則有否。治亂相乘。有無相生。理之常也。然君子之于治。欲其盡之也。故艱難而締搆之。然堯舜而有洪水。禹啓而有羿。湯而有桀。武而有幽。孔子興而諸子出。經學盛而老莊鳴。心性昌而考掘起。譬之大疾痿痺。雖有和緩扁鵲倉公。少瘳而已。其終亦不治之證也。天不能使人皆聖賢。即使人皆聖賢。不能使無疾病貧夭。人之願望無窮。則人之望治無已。然則徒喚奈何而已。况天之生善人少而惡人多。風雨寒暑之不時。山川物質之不齊。人之氣質。受成于地。感生于山川物質。觸遇于風露寒暑。爭欲相熾。心血相構。奈之何哉。躁者不知察此。急于一時以赴事功。事功有天焉。即天眷助之。其成也。于人之益無幾矣。聖人知此。故知消息進退存亡之理。□□則發揮遜世無悶。樂行憂違。無入而不自得。蓋知天人之故也。故曰。易終未濟。深矣哉。

朱子嘗曰。看來天下事。終于不成。事何必求其成。亦未濟之理也。蓋成則毀隨之矣。亦安見其成之有。嗟夫。凡人窮思。便入於佛。朱子於此。蓋近佛矣。雖然。佛道固出于易也。

何言佛與易近也。以象爲教。一近也。地獄天堂諸佛國土羅刹夜叉。即載鬼一車。見矢張弧之象也。以無爲有。空諸所有。即屯否之象。發剝革之義。陳亢極之悔。終未濟之卦也。華嚴入地。不舍諸有。隨喜順受。即進退消息。居身涉行之義也。故曰。佛與易近。其所異者。佛說無生。故歡喜而游戲。易入人倫。故恐懼以寡過耳。

理學篇

南海康有爲舊著

夫萬物之故。皆有所以然之理。天固與之具。自爲調護。自爲扶持。其精爲人。神明獨運。然亦僅以自營。推其同形。其神明愈大者。其所推愈大。亦及其同類而已。及同類者。仁也。有所斷限者。義也。其斷限之等。以及其大小遠近。皆自其識爲之。所謂智也。智也者。外積于人世。內濬于人聰。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受于天而不能自己也。學也者。窮物理之所以然。裁成輔相。人理之當然而已。然當然之理。未易言也。內外有定而無定。方圓陰陽有無虛實消長相倚者也。猶聖人之與佛也。義理有定而無定。經權仁義公私人我禮智相倚者也。猶中國之與泰西也。然則人何就何去。曰。行其有定。觀其無定。通之而已。何謂行。曰。先王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吾生于其中。則循其故常。君者吾君之。臣者吾臣之。父者吾父之。子者吾子

之兄弟夫婦朋友猶是也。衣服宮室正朔文字義理猶之人也。所謂行也。夫道要于可行。學出于不能。道之與學相反而相成也。若夫上下百年鑒古觀後窮天地造化之故。綜人物生之理。探智巧之變。極教治之道。則義理無定。有可得而言焉。觀其變之動。知後之必有驗也。求其理之原。知勢之必有至也。

愛惡篇

南海康有爲舊著

人稟陰陽之氣而生也。能食味別聲被色。質爲之也。于其質宜者則愛之。其質不宜者則惡之。兒之于乳已然也。見火則樂。暗則不樂。兒之日已然也。故人之生也。惟有愛惡而已。欲者愛之徵也。喜者愛之主也。樂者又極其至也。哀者愛之極至而不得。即所謂仁也。皆陽氣之發也。怒者惡之徵也。懼者惡之極至而不得。即所謂義也。皆陰氣之發也。嬰孩混沌。有愛惡而無哀懼故。人生惟有愛惡而已。哀懼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魂魄足矣。腦髓備矣。知覺于是多焉。知刀鋸水火之足以傷生也。于是謹避之。嬰兒不知刀鋸水火之足以傷生而不避也。禽獸亦然。聖人之知更多。故防害于未至。慮患于未然。曲爲之防。力爲之制。故其知愈多者。其哀懼愈多。其知愈少者。其哀懼愈少。其有無不能終窮也。以分數計之。聖人智之極也。然其類也。亦見近而不見遠。見牛未見羊也。凡有哀必有界。哀今人而不暇哀古人。哀其親而不能哀其疏也。凡哀懼亦有限。懼女謁而不及夷狄。懼夷狄而不及亂民也。

蓋氣質有窮。智亦有窮。而哀懼亦有窮也。聖人以有知而哀懼生。以有知而哀懼節。故哀懼者愛惡之變。而實驗智之端也。

人之有生。愛惡仁義是也。無所謂性情也。無所謂性情之別也。愛惡皆根于心。故主名者名曰性情。造書者從心生。要知其生于心而已。存者為性。發者為情。無所謂善惡也。後人有善惡之說。乃謂陽氣善者為性。陰氣有欲為情。說文于是以仁義為陽而善者。以愛惡為陰而欲者。夫仁之與愛。義之與惡。何異之有。今之所謂仁義者。積人事為之。差近于習。而非所謂性也。若夫性則仁義愛惡無別也。善者非天理也。人事之宜也。故以仁義為善。而別于愛惡之有惡者。非性也。習也。

自人不知人生。僅有愛惡之端。其愛惡存者名為性。其愛惡發者名為情。于是異說紛紛矣。乃謂性有五。于仁義之外。有禮智信焉。夫禮信者。人事之不得不然。自其智為之。以順仁義者。以禮信為性。是不識性也。又謂情有七。于愛惡之外。有喜懼哀樂欲焉。白虎通言六情無欲。異禮運矣。夫喜欲樂哀。皆愛之屬也。懼怒皆惡之屬也。有淺深常變而無別殊也。猶耳目鼻口在首之中。指掌腕臂在手之內。若以耳目口鼻與首竝提。指掌腕臂與手偕論。則為不智也。奈之何言性情者類此也。不知愛惡仁義無異于是。天下以性情言善惡者紛紛矣。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強為之說曰三品。程朱則以為性本善。其惡

者情也。皆不知性情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言氣不備。夫性者氣質所發。猶一子也。但于氣質中別名之耳。安所謂不備哉。譬如附子性熱。大黃性涼。氣質之爲之也。禮者法製其藥性也。藥性涼熱有分數。製法亦有輕重。要宜于人而已。何所謂善惡耶。善乎孔子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言相近者。謂出于禽虫之外。凡爲人者必相近也。不稱善惡。至於習于善。習于惡。則人爲之矣。故相遠也。其言至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性待乎節。非善可知也。漆雕開子賤。世子亦言性有善惡。禮緯性生之質也。春秋繁露曰。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于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韓詩外傳曰。鹵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守育。積日累久。不成爲雛。此二說似善爲喻矣。亦非也。夫禾雖未爲米。卵雖未爲雛。而禾必爲米。卵必爲雛。雖有失不爲他物也。鹵絲之說爲近之。然亦未至也。嘗試譬之。性則絲帛也。善則冕裳也。織之染之。練之丹黃之。又複製之。冕裳成焉。君子是也。弗練弗織。弗文弗色。中人是也。汚之糞穢。裂爲縲結。小人是也。告子曰。食色性也。性猶湍水也。是也。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杯棬。則未至也。夫人性本有仁義。特非仁義之至耳。其爲之。又有分數之異。其分多者爲之順。其分少者爲之逆。故夫告子之意。近是而言未至也。雖然。在諸儒中。蓋近理矣。

雖然。愛惡仁義。非惟人心有之。雖禽獸之心亦有焉。然則人與禽獸何異乎。曰。異于其智而

已。其智愈推而愈廣。則其愛惡愈大而愈有節。于是政教禮義文章生焉。皆智之推也。故人之性情。惟有智而已。無智則無愛惡矣。故謂智與愛惡爲一物也。存于內者智也。發于外者愛惡也。豈徒禽獸草木亦有愛惡。特愈微耳。

或謂曰。針芥磁石。無知之物也。而能相引。是有愛惡之質。無智之質也。智固與愛惡異也。答之曰。智無形也。見之于愛惡。其愛惡大者。見其智之大。其愛惡少者。驗其智之少。皆物質爲之也。何別焉。彼昧于理者。以仁智爲理。以物爲氣質。謂理氣有異。不知天下舍氣質豈有異物哉。

抱愛質多者。其於人也無所不愛。肫肫其仁。有莫釋于其懷者焉。其弊也貪。抱惡質多者。其于物也無所不惡。矯矯其義。有莫適其心者焉。其弊也激。其愛惡均而魂魄强者。中和之美質也。周子曰。柔善爲慈。爲順。爲異。柔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此偏于愛質多者也。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剛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此偏於惡質多者也。隱括之。揉化之。以變于中和。此則學之事也。是故聖人貴學。

性學篇

南海康有爲舊著

中國五帝三王之教。父子夫婦君臣兄弟朋友之倫。粟米蔬果魚肉之食。詩書禮樂之學。士農工商之民。鬼神巫祝之俗。蓋天理之自然也。非人道之至也。順人性而教之也。非學而爲

之也。非獨中國然也。何也。夫人類之始。有雌雄牝牡之合。即有父子兄弟之親。有欲而有爭。則有豪長以治之。有冥而合精。則有鬼神以臨之。以強陵弱。則茹毛飲血。食肉莫先焉。以智取食。則耕田鑿井。農事莫先焉。有制作而後有百工。飭八材。有米粟什器。而賈商阜通焉。人治而後有士。誦言以教之。則最後者也。三人具。則豪長上坐。而禮生焉。聲音暢。則詩謠起。而詩出焉。同時而起者也。上鼓鼗桴以爲樂。□□□□以爲書。更其後者也。此五者人類未有能外之者也。故歐洲之先。倫食學俗必同也。羅馬之政是已。即以印度之先。其倫食學俗必同也。即墨西哥之先。其倫食學俗必同也。未有能外之者也。凡言乎學者。逆人情而後起也。人性之自然。貪色也。是無待于學也。人情之自然。喜怒哀樂無節也。是不待學也。學所以節貪色。喜怒哀樂也。聖人調停于中。順人之情。而亦節人之性焉。惟佛則不然。人好食則殺禽獸。不仁甚矣。聖人知其不可。陰食之。而陽遠庖厨。以養其仁心。欺矣。佛則戒殺生。不食肉焉。人好色則爭奮殺身。忘親。聖人知其不可。陰縱之。而陽設禮教。以束縛之。夫色心之盛。豈能束縛。必至不義矣。佛則戒淫。以絕之。自六根六塵三陰二十五。有皆人性之具。人情所不能無者。佛悉斷絕之。故佛者逆人情悖人性之至也。然而學之至也。聖人性惡兼之。爲子莫執中焉。未可謂學之至也。故學之至也。于佛而止矣。蔑以加矣。

天地之理。惟有陰陽之義。無不盡也。治教亦然。今天下之教多矣。於中國有孔教。二帝三皇

所傳之教也。於印度有佛教。自創之教也。於歐洲有耶蘇。於回部有馬哈麻。自餘旁通異教。不可悉數。然予謂教有二而已。其立國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士農工商之業。鬼神巫祝之俗。詩書禮樂之教。蔬果魚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傳也。凡地球內之國。靡能外之。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其教祖。絕四民之業。拒四術之學。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教也。耶蘇馬哈麻一切雜教。皆從此出也。聖人之教。順人之情。陽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陰教也。故曰理惟有陰陽而已。

然則此二教者。誰是誰非。誰勝誰負也。曰言不可以若是也。方不能有東而無西也。位不能有左而無右也。色不能有白而無黑也。四時無上下。以當令爲宜。八音無是非。以諧節爲美。孔教之倫學民俗。天理自然者也。其始作也。佛教之去倫絕欲。人學之極致者也。其卒也。孔教多于天。佛教多于人。孔教率其始。佛教率其終。孔教出于順。佛教出于逆。孔教極積累。佛教極頓至。孔教極自然。佛教極光大。無孔教之聞物。成務于始。則佛教無所成名也。狗子無佛性。禽獸無知識。無煩惱。佛可不出。人治盛則煩惱多。佛乃名焉。故舍孔教無佛教也。佛以仁柔教民。民將復愚。愚則聖人出焉。孔教復起矣。故始終皆不能外孔教也。然天有毀也。地有裂也。世有絕也。界有劫也。國有亡也。家有裂也。人有折也。皆不能外佛教也。故佛至大也。是二教者。終始相乘。有無相生。東西上下。迭相爲經也。當其時則盛。窮其變則革。智人觀其

道而擇所從。或尊或闕。非愚則蒙者也。此二教非獨地球相乘也。凡諸星有知之類。莫不同之。非徒諸星爲然也。凡諸天莫不同之也。相乘相生。而無有止絕者也。

不忍篇

南海康有爲舊著

天地生于無極之中。至渺小也。人生于天地之中。又渺小之至也。以爲身則七尺。以爲時則數十年。而又疾病困之境。遇限之少。嬉老衰。蝕之靈之中。間有爲之日亦幾矣。極其大者言之。我所以爲千萬年者。不有以爲頃刻者乎。自其小者言之。我所以爲頃刻者。不有以爲千萬年者乎。極其功業之大。不過數千里。極其名聲之遠。不過三千年。置于無極之中。何如乎。然苦身焦思而爲之。未易至也。則亦何取乎。故夫吾之爲我。已將喪其我也。而何名聲之垂乎。既無名之可動。而何名之可好乎。吾忘吾矣。不知所爲。而何功業之昭乎。吾以功業名聲之及于萬里千年者。猶不及分寸耳。頃刻之間耳。而何足羨乎。誠如是。則吾何所學也。曰盡予心之不忍。率吾性之不舍者爲之。非有所慕于外也。亦非有所變于中也。前乎我者數千年之治教。吾辨考而求之。存其是非得失焉。後乎我者數千年之治教。吾揣測而量之。聽其是非得失焉。夫非有所爲己。心好之而已。亦氣質近之耳。若使予氣質不近是。則或絕人事。入深山。吾何戀乎哉。吾故以人道歸之氣質也。

凡爲血氣之倫。必有欲。有欲則莫不縱之。若無欲則惟死耳。最無欲者佛。縱其保守靈魂之

欲最無欲者聖人。縱其仁義之欲。我則何爲哉。我有血氣。予是有覺知。而有不忍人之心焉。以匹夫之力。且夕之年。其爲不忍之心。幾何哉。予固知此哉。無如有不忍人之氣。有不忍人之欲。雖知所就有限。始亦縱之。小則一家。遠則一國。大則地球。其爲不忍人之效。幾何哉。予固知之。無如不能斷制。不忍人之欲。亦姑縱之。竭吾力之所能爲。順吾性之所得爲而已。若能如佛降伏其心。視欲如毒蛇猛虎。大火怨賊。能力挫之。則吾亦不參預人事矣。其如不能何。財姑縱之已耳。故夫制之者血氣也。縱之者血氣也。

康子燕居。目若營神。若凝心若思。眉間蹙蹙。常若有憂者。或問之曰。人生不易。佳日難逢。行樂無荒。以逸厭生。如何。出囚以自戕賊也。曰。予非不樂生也。予出而偶有見焉。父子而不相養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窮民終歲勤動。而無以爲衣食也。僻鄉之中。老翁無衣。孺子無裳。牛宮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飽糠覈也。彼豈非與我爲天生之人哉。而觀其生平。曾牛馬之不若。予哀其同爲人。而至斯極也。以爲天之故。陋斯人耶。非然。得無政事有未修。地利有未闢。教化有未至。而使然耶。斯亦爲民上者之過也。使人人皆得樂其生。遂其欲。給其求。則予之好樂。將荒于人萬萬矣。雖日歌舞。豈所惡哉。若坐視其兄弟顛連困苦。暗唱佛口而已。方縱逸焉。亦何樂之有。或曰。子不好流連于風月之夜。徘徊于林泉之勝。懽愉于聲色之觀乎。曰。然。乃詠曰。沈飲聊自遣。放歌始愁絕。或人憺然而退。

凡文字之美惡。不易知也。各有其心術之本。不可不察也。有以高簡爲文者。夫文豈高簡之謂哉。有以詳贍爲文者。夫文豈詳贍之謂哉。凡人有忠愛之心。纏綿于中。其發于言也。必諄諄繁複。重碎疊疊。其不可已也。有裁制之心。蘊結于中。其發于言也。嚴簡短樸。剪截敏斷。其有節也。此發于心。形于外者也。不可強爲也。忠臣之告君。慈父之誨子。良吏之教民。若是者。豈能自己哉。英主之發詔。猛將之下令。直史之載筆。若是者。豈能使之繁複也。此仁義有所厚也。以六藝言之。詩書樂者。仁之發也。故有長言依永之神。詠歎舞蹈之節。參差荇菜。凡六言。采采芣苢。凡六詠。皆愛樂之意也。清廟之瑟。一唱三嘆。亦樂之也。離騷之文。重之亂之。出師之表。諄之復之。纏綿而莫解于懷也。寡婦之夜哭。如往而復。愛慕之深也。若夫春秋之筆。記禮之文。嚴重莊簡。無言外之詠歎。立制裁法。尙節度義之類也。佛典之言。必爲重複。如智則言智慧。勇則言勇猛。清則言清淨。惱則言煩惱。慈則言慈悲。安則言安穩。其餘皆是。不可枚舉。昔嘗疑之。徐味其文。率則繁而不厭。複而不竭。疊而不止。意本小而言甚多。何也。嗟乎。此佛之能仁也。若無悲憫之心。使強而爲繁重之言。安可得哉。推之泰西文字。亦尙詳贅。恐人不解。

天地之理。陰陽而已。其發于氣。陽爲濕熱。陰爲乾冷。濕熱則生發。乾冷則枯槁。二者循環相乘。無有終極也。無以名之。名之陰陽也。于無極無無極之始。有濕熱之氣。生鬱蒸而爲天。諸天皆此濕熱之氣。展轉而相生焉。近天得濕熱之氣。乃生諸日月。得濕熱之氣。乃生諸地。地得濕熱之氣。蒸鬱而草木生焉。而禽獸生焉。已而人類生焉。人得濕熱之氣。上養其腦。下養其心。濕則仁愛生。熱則智勇出。積仁愛智勇而有宮室飲食衣服以養其身。積仁愛智勇而有禮樂政教倫理以成其治。五帝三王。猶濕熱而選者也。

自四州之祖莫不同也。然而濕熱之善。則爲仁愛智勇。濕之惡。則爲貪佞。爲柔懦。熱之惡。則爲強梁。爲狼戾。爲多上人。爲忌疾。爲浮縱。于是爭奪相生。尚人以色。加人以勢。暴虐驕慢而亂興焉。聖人知此。故務溫良恭儉。擗節退讓。崇禮尚義。講信修睦。以平其氣。而制其行。佛氏知此。故務持戒絕欲。清淨能忍。以平其氣。而伏其心。夫所謂溫良恭儉。擗節退讓。講信修睦。皆乾冷之道也。持戒絕欲。清淨能忍。乾冷之至也。夫濕熱者。天地之正氣也。人皆有之。不可絕也。然縱極之而無度量分界。則所傷實多。不可行于人。不能道也。夫乾冷非人道也。然以濟濕熱之病。則材適得其宜。而病得愈焉。聖人知其然也。故常任濕熱之自然。而時以乾冷爲之節。聖人之道也。不明乎陰陽者。何足與此。

凡人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其相遠之故。習半之。學半之。以其習學之殊而覺識殊矣。夫與野人言論之異。此習爲之也。學人與常人器抱之異。此識爲之也。故有僅愛身者。其識周于一身者也。有愛一家者。其識又周於一家者也。有推而愛其鄉族者。其識稍大矣。又有推其愛而及于邦邑者。識益大矣。其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血氣相通。痛癢相知。其覺識益大。其愛想之周者益遠。堯舜禹湯孔墨是其人矣。其言愛一身者亦遠矣。然實不遠也。其識之殊也。今有人焉。一涉想而周于天下焉。凡天之內。其想所及。即其愛所及。非驚遠也。彼以爲我四支百體之近而小也。特其尺寸大小之殊。夫形影尺寸大小何常也。瞽者無預于邱山之觀。短視者逾尋丈不辨人與木石。告以前有險石橫蛇。則瑟瑟然驚。誑以前有美人遺金。則欣然喜。常人見十餘里而不能辨。若擴之以千里顯微之鏡。則赤蟻若巨象。引之以千里之鏡。則日星辨其環暈光點焉。夫學者猶之鏡耳。今顯微千里之鏡盛行。告以赤蟻若象。日星有環暈光點。人則信之。以鏡易驗也。學者告人。吾以天天爲家。以地地爲身。以人類爲吾百體。吾愛之周之。血氣通焉。痛癢覺焉。人必以爲誇誕大謾不之信。雖使舜禹仲尼証之。疑信半焉。以學難驗也。夫千人振萬斛船至眇小也。而南人北人交疑之地。體渾圓之說。出于周髀曾子問。而阮元不信對足底行之說。今則蒙子知之。道咸以前。告人以有線焉。頃刻傳乎千萬里。有器焉。頃刻傳言于數百年。雖有巨學。必嗤焉笑之。今則負床之孫。見而玩焉。紀

昀之博。以艾儒略五洲萬國之說。爲瑤臺閬苑之類。今則游販之子。足至而手畫之。蓋安下所習。蔽于其識。其不信固也。雖使堯禹爲保人。孔墨爲證人。家說而戶曉之。安能解哉。故吾之言天下。家人婦子之言也。而聞者必擡舌驚侈口笑。而河漢之。吾安能喻之哉。

八股之文。八韻之詩。竊甲第。祭酒于鄉。此曲巷陋儒之尊大也。及游大師之門。馳都會之觀。披四庫之說。略聞九流之餘論。于經則有訓詁聲音名物義理之門。其巨子曰胡閻惠戴段王氏奔走焉。于史則有掌故考據地理議論之戶。其巨子曰萬錢王趙張何乞丐焉。破碎而無統紀。繁巨而不關要。著之副墨。譁之京邑。幹才諷說者。榜之屬之。京邑文儒之尊大也。老師魁學。舊輩宿齒。通義理之科。講經緯之條。天筭金石。異域新學。兼綜並貫。樹論說。立德行。徧閱天下之才。老于當世之事。此大人魁儒之尊大也。若是者求之古者之未□□□尚無統紀。立學無根蒂。建門無堂壁。經國無端緒。而况與論天人之事。

今有道眇造化之迹。通神明之數。气天宙合。變動形化。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貫。其粗迹爲君師之事。該本末。洽度數。生生之倫。拔幽忽而文明。昭千萬祀而若揭。未嘗爲虛而寄體。造物忘乎聖通。其孰能與于斯。自仲尼之後。分其體。率其性。卷舒開合。若者其意乎。語鄉祭酒。以此。其何異語冰山之冰人。火山之火雞。太平洋之島山。忽出其疑而謾之。固宜。欲其喻之。亦必其嘗一引鏡焉。

第一章 時勢與人物

文明弱之國人物少。文明盛之國人物多。雖然文明弱之國人物之資格易。文明盛之國人物之資格難。如何而後可以爲眞人物。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後而社會之面目爲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

有應時之人物。有先時之人物。法蘭西之拿破崙。應時之人物也。盧梭則先時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兒。應時之人物也。瑪志尼則先時之人物也。日本之西鄉木戶大久保。應時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則先時之人物也。其爲人物一也。而應時而生者。則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先時而生者。則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甚乃身死絕域。血濺市朝。是亦豪傑之有幸有不幸乎。雖然爲一身計。則與其爲先時之人物。誠不如爲應時之人物。爲社會計。則與其得十百應時之人物。無甯得一二先時之人物。何則。先時人物者。社會之原動力。而應時人物所從出也。質而言之。則應時人物者。時勢所造之英雄。先時人物者。造時勢之英雄也。既有時勢。何患無應此之英雄。然若無先此之英雄。則恐所謂時勢者。渺不可覩也。

應時者有待者也。先時者無待者也。同爲人物而難易高下判焉矣。

由此言之。凡眞人物者。非爲一世人所譽。則必爲一世人所毀。非爲一世人所膜拜。則必爲一世人所蹴踏。何以故。或順勢而爲社會導。或逆勢而與社會戰。不能爲社會導者。非人物也。不敢與社會戰者。非人物也。然則其戰亦有勝敗乎。曰。無。有凡眞人物者。必得最後之戰勝者。也是故有早歲敗而晚年勝者。焉。有及身敗而身後勝者。焉。大抵其先時愈久者。則其激戰也愈甚。而其獲勝也愈遲。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觀人物者不可不於此留意也。

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於宇內。無可疑也。雖然。其時機猶在數十年以後焉。故今日固無拿破崙也。無加布兒也。無西鄉木戶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無所甚補益於國家。故今日中國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時之人物而已。嗚呼。所望先時人物者。其已出現乎。其未出現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現之時哉。今後續續出現者幾何人。吾不敢言。若其歸然亘於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當之。

凡先時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熱誠。三曰膽氣。三者爲本。自餘則皆枝葉焉耳。先時人物者。實過渡人物也。其精神專注於前途。以故其舉動或失於急激。其方略或不適於用。常有不能爲諱者。南海先生吾師也。以吾而論。次其傳。後世或謂阿所好。

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論行事。雖非無多少之缺點。可以供人撫拾之。而詆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其胆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誠爲舉國之所嫉。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葉。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爲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爲中國先時之一人物哉。吾而不傳。曷貽來者。不揣愚陋。遂綴斯文。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時代

先生名有爲。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其先代爲粵名族。世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于鄉。稱醇儒。祖父贊修。爲連州教諭。專以程朱之學。提倡後進。粵之士林。咸宗仰焉。從祖國器。當咸同間。從左軍。以功至廣西巡撫。懿修當咸豐末葉。四海鼎沸之際。以一布衣辦七縣團練。境內肅謐。其後朝廷以三達官某某等充全粵團練大臣。假公謀私。氣燄熏灼。而懿修獨不肯以所屬置彼三人勢力範圍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敵之。脅之。搏之。不能奪也。卒使其地確然成一自治團體。至今食其賜焉。蓋其剛健任事。不畏強禦之風。有自來矣。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子二人。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于國難。先生其伯也。先生既蚤孤。幼受教育于大父。每誦讀。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學既正。秉性尤厚。故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爲」。蓋以其開

口輒曰聖人聖人也。爲也者。先生之名有爲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氣矣。吾粵之在中國。爲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于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惟禪宗六祖慧能。爲佛家鉅子。風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次則明代陳白沙湛甘泉。以講學鳴於時。然其學系之組織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學出而陳學衰。逮於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驟倡革命。蹂躪天下之半。實爲吾粵人物最有關係於全國者。然其才略不敵湘淮。故曾軍興而洪軍亡。微乎眇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謂自先生始。

第三章 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先生以十九歲喪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門。受學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粵中大儒也。其學根柢於宋明。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研究中國史學歷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書甚富。晚年以爲此等著述。無益於後來之中國。故當易簣之際。悉焚其稿。學者惜焉。先生從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學政學之基礎。皆得諸九江。

九江卒後。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間盡讀中國之書。而其發明最多者。爲史學。究心歷代掌故。一一考其變遷之跡。得失之林。下及考據詞章之學。當時風靡一世。

者。雖不屑屑。然以餘事及之。亦往往爲時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學。以程朱爲主。而間採陸王。先生則獨好陸王。以爲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後進者。皆以此爲鵠焉。既又潛心佛典。深有所悟。以爲性理之學。不徒在軀殼界。而必探本於靈魄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諸天小至微塵芥子。莫不窮究其理。常徹數日夜不臥。或打坐。或游行。仰視月星。俯聽溪泉。坐對林莽。塊然無儔。內觀意根。外察物相。舉天下之事。無待以擾其心者。始如世尊起于菩提樹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概。先生一生學力。實在於此。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爲一大事出世之旨。以爲人相我相衆生相。既一無所取。無所著。而猶現身於世界者。由性海渾圓。衆生一體。慈悲普度。無有已時。是故以智爲體。以悲爲用。不染一切。亦不捨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惻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縱橫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查港上海。見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繼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蘇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

及而先生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其時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詣闕里。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荆襄之間。察其風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泝江峽。如桂林。疇昔山中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歷實驗。學乃益進。

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粵城。歲辛卯。於長興里設養舍焉。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粵。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達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先生講學於粵。凡四年。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鐘。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百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

後又講學於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長興。先生又以爲凡講學莫要於合羣。蓋以得智識交

換之功。而養國體親愛之。自近世嚴禁結社。而士氣大衰。國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務欲破此錮習。所至提倡學會。雖屢遇反對。而務必達其目的。然後已。其見忌嫉於當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敗後。遂開強學會於京師。一時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整成焉。不數月。爲政府所禁。然自是學會之風徧天下。一年之間。設會百數。學者不復以此爲大戒矣。強學會之開也。吾與其役。當時創議之人。皆替此舉。而憚會之名號。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謂有其實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斷斷持之。不肯遷就。余頗怪焉。先生曰。吾所以辦此會者。非謂其必能成。而有人補於今時也。將以破數百年之繩羅。而圖後此之塗徑也。後卒如其言。先生之遠識。大胆毅。力六率類。是乙未丙申以後。先生所欲開之學風。漸萌芽浸潤於全國矣。

第四章 委身國事時代

先生經世之懷抱。在大同。而其觀現在。以審次第。則起點於愛國。先生論政之目的。在民權。而其揆時勢以謀進步。則注意於格君。自光緒十五年。即以一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書格不達。甲午敗後。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自此以後。四年之間。凡七上書。其不達也如故。其頻上也如故。舉國俗流非笑之。唾罵之。或謂爲熱中。或斥爲病狂。先生若爲不聞也者。無所於撓。鍥而不捨。其結果也。爲今上皇帝所知。召對特拔。遂有戊戌維新之事。

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動力以起。其端由原動力生反動力。由反動力復生其反動力。反反相銜。動動不已。而新世紀成焉。惟戊戌之原動力。其氣魄雄厚。其潮勢壯闊。故生反動力最速而最劇。僅百日間。挫跌一無所存。而反動力之雄厚壯闊。亦與之相應。其高潮之點。極於團匪之禍。神京蹂躪。朝列為空。今者反動力之反動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國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過之不可遏。必達其目的地而後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則戊戌之役。為敗乎。為成乎。君子曰。成也。

戊戌維新之可貴。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則殊多缺點。殆猶大輅之僅有椎輪。木植之始見萌拆也。當時舉國人士。能知歐美政治大原者。既無幾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動者。亦未能游西域讀西書。故其措置不能盡得其當。殆勢使然。不足為諱也。若其精神。則純以國民公利公益為主。務在養一國之才。更一國之政。採一國之意。辦一國之事。蓋立國之大原。於是乎在。精神既立。則形式隨之而進。雖有不備。不憂其後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維新之真相也。吾雖不敢盡以此為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動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認而無異詞也。先生所以盡力於國家者。於是為不薄矣。

政變以後。先生之志不少衰。復聯合海內外同志。創一中國前此未有之大會。以圖將來。及

至去年。漢口之難。又一挫跌。以至於今。而先生委身國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暫停頓焉。其此後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要之此新舊兩世紀之交。中國政治界最有關係之人物誰乎。吾敢應之而不疑。曰。康先生也。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先生能爲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爲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家之資格。其品行方峻。其威儀嚴整。其授業也。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講演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振盪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又常反覆說明。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心悅而誠服。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之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以故學者或不能受。一見便引返。其能受者。則終身奉之。不變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蓋在於此。其爲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體育亦特重焉。今案長興學記之綱領旨趣。造一學表如下。

格物

志於道 克己

學綱

據於德

慎獨
主靜
出倪
養心
不動
變化
氣質
檢攝
威儀

依於仁

敦行
孝弟
崇尚
任卹
廣宜
敦惠
同體
飢溺

游於藝

禮
樂
書
數
圖
鎗

德育

智育

體育

長興學記

學科

義理之學

孔學

佛學

周秦諸子學

宋明學

泰西哲學

考據之學

中國經學

史學

美國史學

地理學

數學

格致學

政治原理學

中國政治沿革得失

萬國政治沿革得失

政治應用實學

羣學

經世之學

中國詞章學

外國語言文字學

文字之學

演說

校中

校外

演說 (每月朔望課之)

體操 (每間一日課之)

游歷 (每年假時課之)

校外學科

由此觀之。先生教育之大綱可知矣。至其學舍組織之體段。則先生自為總教授。總監督。而立學生中三人或六人為學長。分助各科。又舍中設有書藏。儀器室。亦委一學生專司之。其規制如下。

博文科學長 (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課)

約禮科學長 (主勸勉品行糾檢威儀)

師

干城科學長 (主督率體操)

書器庫監督 (主管理圖書儀器)

凡學生人直一割記簿。每日各自記其內學外學及讀書所心得。時事所見。及以自課。每朔則繳呈之。先生為之批評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養心	修身	接人	執事	讀書	時務

然則先生教育之組織。比諸東西各國之學校。其完備固多所未及。然當中國教育未興之前。無所憑藉。而自創之。其心力不亦偉乎。至其重精神。貴德育。善察中國歷史之習慣。對治

中國社會之病源。則後有起者。皆不可不師其意也。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諸中國。但其最缺點者。有一事。則國家主義是也。先生教育之所重。曰簡人的精神。曰世界的理想。斯二者非不要。然以施諸今日之中國。未能操練國民。以戰勝於競爭界也。美猶爲憾。吾不敢爲諱。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學。及屏居西樵。潛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後。又讀耶氏之書。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衆生爲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然以爲生於中國。當先救中國。欲救中國。不可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而利導之。又以爲中國人公德缺乏。團體散渙。將不可以立於大地。欲從而統一之。非擇一舉國人所同戴而誠服者。則不足以結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爲第一著手。先生者。孔教之馬丁路得也。其所以發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約其大綱。則有六義。

- 一 孔教者。進步主義。非保守主義。
- 二 孔教者。兼愛主義。非獨善主義。
- 三 孔教者。世界主義。非國別主義。

四 孔教者。平等主義。非督制主義。

五 孔教者。強立主義。非異懦主義。

六 孔教者。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其從事於孔教復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學而明辯之。以撥雲霧而見青天。於是其料簡之次第。凡分三段階。

第一 排斥宋學。以其僅言孔子修己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也。

第二 排斥濬學。(劉濬之學)以其作僞。譏孔子誤後世也。

第三 排斥荀學。(荀卿之學)以其僅傳孔子小康之統。不傳孔子大同之統也。

昔中國之言孔學者。皆以論語爲獨一無二之寶典。先生以爲論語雖孔門真傳。然出於門弟子所記載。各尊所聞。各明一義。不足以盡孔教之全體。故不可不推本於六經。六經皆孔子手定。然詩書禮樂。皆因前世所有而損益之。惟春秋則孔子自作焉。易則孔子繫辭焉。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於易與春秋。易爲靈魂界之書。春秋爲人間世之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於是乎在。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發明改制之義。以爲孔子愍時俗之敝。思一革而新之。故進退千古。制定法律。以貽來者。春秋者孔子所立憲法案也。所以導中國脫野蠻之域。而進于文明也。故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但孔子所處之時勢地位。既不能爲梭。倫亦不必爲盧。梭。故託諸記事。立其符號。傳諸口說。其微言大義。則在公羊穀梁二傳。及春秋繁露等書。其有未備者。可推甲以知乙。舉一以反三也。先生乃著「孔子改制考」。以大暢斯旨。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一段。

次則論三世之義。春秋之例。分十二公爲三世。有據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據亂升平。亦謂之小康。太平亦謂之大同。其義與禮運所傳相表裏焉。小康爲國別主義。大同爲世界主義。小康爲督制主義。大同爲平等主義。凡世界非經過小康之級。則不能進至大同。而既經過小康之級。又不可以不進至大同。孔子立小康義以治現在之世界。立大同義以治將來之世界。所謂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也。小康之義。門弟子皆受之。而荀卿一派爲最盛。傳於兩漢。立於學官。及劉歆竄入古文經。而荀學之統亦篡矣。宋元明儒者。別發性理。稍脫劉歆之範圍。而皆不出于荀學之一小支。大同之學。門弟子受之者蓋寡。子游孟子稍得其崖略。然其統中絕。至本朝黃梨洲稍窺一斑焉。先生乃著「春秋三世義」。一大同學說。等書。以發明孔子之真意。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二段。

若夫大易。則所謂以元統天。天人相與之學也。孔子之教育。與佛說華嚴宗相同。衆生同原於性海。舍衆生亦無性海。世界原具含於法界。舍世界亦無法界。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

世間事。而少言出世間事。以世間與出世間。非一非二也。雖然。亦有本焉。爲尋常根性人說法。則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當予以無上之智慧。乃能養其無上之願力。故孔子繫易。以明魂學。使人知區區軀殼。不過偶然幻現于世間。無可愛惜。無可留戀。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先生乃擬著「大易微言」一書。然今猶未成。不過講學時常授其口說而已。此爲孔教復原之第三段。

此外先生所著書。關於孔教者。尙有教學通議一書。爲少年之作。今已棄去。有新學僞經考。出世最早。有春秋公羊傳注。孟子大義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禮運注。大學注。中庸注。等書。皆未公於世。

以上先生發明孔教之大略也。吾自從學以來。悉受斯義。及今既閱十餘年。驚心末學。久缺研究。而瀏覽泰西學說以後。所受者頗繁雜。自有所別擇。於先生前者考案各義。蓋不能無異同。要之先生目光之炯遠。思想之銳入。氣魄之闕雄。能於數千年後。以一人而發先聖久墜之精神。爲我中國國教放一大光明。斯不獨吾之所心悅誠服。實此後中國教學界所永不能諉者也。

先生於佛教。尤爲受用者也。先生由陽明學以入佛學。故最得力於禪宗。而以華嚴宗爲歸宿焉。其爲學也。即心是佛。無得無證。以故不敵淨土。不畏地獄。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獄。非

惟常住也。又常樂地獄。所謂歷無量劫行菩薩行是也。以故日以救國救民爲事。以爲舍此外更無佛法。然其所以立於五濁擾擾之界而不爲所動者。有一術焉。曰常惺惺。曰不昧因果。故每遇橫逆困苦之境。輒自提醒曰。吾發願固當如是。吾本棄樂而就苦。本舍淨土而住地獄。本爲衆生迷惑煩惱。故入此世以拯之。吾但當愍衆生之未覺。吾但當求法力之精進。吾何爲瞋。吾何爲退。轉以此自課。神明俱泰。勇猛益加。先生之修養。實在於此。先生之受用。實在於此。

先生於耶教。亦獨有所見。以爲耶教言靈魂界之事。其圓滿不如佛言。人間世之事。其精備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捷。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曰人類平等也。皆上原於真理。而下切於實用。用於救衆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謂不二法門也。雖然。先生之布教於中國也。專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棄。實民俗歷史之關係。不得不然也。

先生所以效力於國民者。以宗教事業爲最偉。其所以得謗於天下者。亦以宗教事業爲最多。蓋中國思想之自由。閉塞者已數千年。稍有異論。不曰非聖無法。則曰大逆不道。即萬國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殞死獄中。而馬丁路得所以對簿法廷也。以先生之多識淹博。非不能曲學阿世。以博歡迎於一時。但以爲不挾開此自由思想之藩籬。則中國終不可得救。所以毅然與二千年之學者。四萬萬之時。流挑戰決鬪也。嗚呼。此先生所以爲先生。

蘇。泰西歷史家論近世政治學術之進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業爲一切之原動力乎。後有識者必能論定此公案也。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學

先生者。天稟之哲學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說。不讀西書。而惟以其聰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無所憑藉。無所襲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學。而徃徃與泰西諸哲相闡合。不得不謂理想界之人傑哉。今就曠昔所聞者。略叙其一二。

先生之哲學。博愛派哲學也。先生之論理。以「仁」字爲唯一之宗旨。以爲世界之所以立。衆生之所以生。家國之所以存。禮義之所以起。無一不本於仁。苟無愛力。則乾坤應時而滅矣。是故果之核謂之仁。無核則根幹不能茁。枝葉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謂之不仁。衆生之在法界。猶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愛。則謂之不仁。與一體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則由一體可以爲團體。由團體可以爲大團體。由大團體可以爲更大團體。如是徧於法界。不難矣。故懸仁以爲鵠。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倫理之政治之學術。乃至一人之言論行事。凡不合於此者。謂之善良。不合於此者。謂之惡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穌也。其立教之條目不同。而其以仁爲主則一也。以故當博愛。當平等。人類皆同胞。而一國更不必論。而所親更不必論。故先生之論政論學。皆發於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則其

救國救天下也。欲己而不能自己。如左手有痛癢。右手從而煦之也。不然者。則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其哲學之大本。蓋在於是。

（二）先生之哲學。主樂派哲學也。凡仁必相愛。相愛必使人人得之所欲而去其所惡。人之所欲者何。曰樂是也。先生以爲快樂者。衆生究竟之目的。凡爲樂者。固以求樂。凡爲苦者。亦以求樂也。耶教之殺身流血。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天國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絕俗。可謂極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樂也。即不欲天國。不愛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欲不愛爲樂也。是固樂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爲人間世有形之樂。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樂者。良宗教。良學問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使全國人民皆樂者。良政治也。反是則其不良者也。而其人得樂之數之多寡。及其樂之大小。則爲良否之差。率故各國政體之等級。千差萬別。而其最良之點。可得而懸指也。墨子之非樂。此墨子所以不成爲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樂。則宗教可無設也。而先生之言樂。與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義。謂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異。先生之論。凡常人樂凡俗之樂。而大人不可不樂高尚之樂。使人人皆例於俗樂。則世界之大樂真樂者。終不可得。夫所謂高尚之樂者何也。即常自苦以樂人是也。以故其自治及教學者。恒以樂天知命爲宗旨。嘗言曰。凡聖賢豪傑之救世任事。亦不過自縱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視救世任事如縱欲。然後可謂之至誠。可謂之真人物。是先生哲學之要領。無

論律人律已。入世間出世間。皆以此爲最終之目的。首尾相應。盛水不漏者也。

三三先生之哲學。進化派哲學也。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古時。日趨而日下。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自創意言進化學者。以此爲嚆矢焉。先生於中國史學。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爲中國始開於夏禹。其所傳堯舜文明事業。皆孔子所託以明義。懸一至善之鵠。以爲太平世之倒影現象而已。又以爲世界既進步之後。則斷無復行退步之理。即有時爲外界別種阻力之所遏。亦不過停頓不進耳。更無復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說主於循環。春秋言據亂升平太平。其說主於進化。二義正相反對。而先生則一主後說焉。又言中國數千年政治雖不進化。而社會甚進化。政治不進化者。專制政體爲之梗也。社會進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發達也。先生於是推進化之運。以爲必有極樂世界在於他日。而思想所極。遂衍爲大同學說。

(四)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於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爲政治上之潛勢力。先生未嘗讀諸氏之書。而其理想與之闇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語。其文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先生演繹此義。以組織所謂大同學說者。其理想甚密。其條段甚繁。以此區區小篇。勢不能盡其義蘊。今惟提其大綱。先列一表如下。

大同學說

(第一) 原理

(第二) 世界的理想

(甲) 理想之國家

- (一) 國家與人民之關係
- (二) 萬國相互之關係

(乙) 理想之家族

- (一) 親子之關係
- (二) 夫婦之關係

(丙) 理想之社會

(第三) 法界的理想

(丁) 世間之法界

(戊) 出世間之法界

(第四) 理想與現在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

(第一) 原理。

先生哲學之主綱。既以求人類全體之最大快樂爲目的。乃以爲雖求其樂。

當先去其苦。欲去其苦。當先尋其致苦之源。於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觀察世界各種社會。條別其苦惱之種類。與其所從出。今略舉其數如下。

特別之苦

- (一) 夭折之苦
- (二) 廢疾之苦
- (三) 鰥寡孤獨之苦
- (四) 奴隸之苦
- (五) 婦女之苦
- (一) 天然界之苦 如瘟疫水旱等類
野蠻社會尤多
- (二) 戰爭亂離之苦 (一) 兩國相戰
(二) 本羣內亂
- (三) 不自由之苦 (一) 政府壓制
(二) 家族壓制
- (四) 牽累之苦 家族
牽累
- (五) 相處不睦之苦 家族
強合
- (六) 弱不能與人平等之苦 雖非奴隸。非婦
女亦常不得平等

苦惱

普通之苦

(七) 貧窮無業之苦

(八) 交通不便之苦

(九) 勞作之苦

(十) 不得學問之苦

(十一) 不得名譽之苦

(一) 己身
(二) 本家

(十二) 愛戀之苦

(十三) 仇敵之苦

(十四) 疾病之苦

(十五) 老羸之苦

(十六) 死之苦

(十七) 諸凡求而不能得。避而不能去者之苦。

既察種種苦惱。而求其所自出。不外三端。一曰天生。二曰人爲。三曰自作。又總三者而求其最大之根源。曰妄生分別。於是乎講普救之術。曰天生之苦。惱人智日。開藝術日。精則可以勝之。人爲之苦。惱公德日。進政事日。修則可以勝之。自作之苦。惱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則

可以勝之。而其總根源既在分別。則其對治之總方法。厥惟大同。大同根據之原理。以爲衆生本一性。海人類皆爲同胞。由妄生分別相。故惟顧己之樂。而不顧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報復不已。而苦惱之世界成焉。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羣私其羣。國私其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一切苦惱。永無窮極。欲治其本。不可不以宗教精神爲歸宿。而其下手之方法。不可不務國家改良家族改良社會改良。蓋先生之爲此學說。非徒欲施之一國。而將以施之天下。又非欲行之於現在。而欲行之於將來。質而言之。則其博愛主義進化之三大主義。所發出之條段也。

第二世界理想

(一) 理想之國家 先生謂所貴乎有政府者。謂其爲人民謀公益之一公局也。故苟背此目的者。則不得認爲政府。苟不盡此責任者。亦不得認爲政府。雖然。先生所謂政府責任者。其範圍頗廣。大主張干涉主義。以爲民間一切教養之事務。政府不可不經理之。指導之。其詳見下社會節 其外形乃有似希臘之斯巴達國政體。但其選任政府。則一由人民公舉。採萬國制度而改良焉。禮運所謂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也。惟一政府所轄之境域。必不可過大。如中國

十八行省之地。最少亦須分爲四五十政府。各因其風俗之程度以施政。初時不必齊等。久乃歸於大同。至於萬國相互之關係。先生以爲各強國對立。各謀私益。互爭雄長。最爲文明

進退之害。故第一須破國界。凡各大國向來統治於一總政府之下者。宜聽其人民自治。分爲若干對等之小國。略如美國聯邦瑞士聯邦之例。合全地球無數之小政府。爲獨一之大聯邦。而爲總憲法以樞紐之。但此憲法與各小政府之憲法異。小政府之憲法務極繁。大聯邦之憲法務極簡。聯邦既成。則兵盡廢。但有警察。而無海陸軍。禮運所謂講信修睦也。此義西國言之者固甚多。今後數百年間亦斷不能行。而其爲天下之公理。爲將來世界所必至。蓋不可諱也。

二之理想之家族。先生負爲尋常一般苦惱。起於家族者居大半。今日中國無論何人。聞其家裏必有許多難言。其難其外強爲熙熙融融。然其中非含隱戾不平之氣。即蓄怨鬱不堪之憂。此可證也。其所以凡人性質之不相。同如其面。烏強合數軀。或至數十軀。就使處於一室。其魂不相洽。而其體不能相離。故悍者勃谿鬪爭。柔者抑鬱疾瘵。其所以一家之中。分利者。家生利者。家婦女。無論矣。孩童無論矣。即壯歲之子弟。亦常復仰食於父兄。故家員爲一家之人所累。終歲勤動。而猶不足自給。一家之人亦爲家長所累。半生壓制。而終不得自由。一以此兩端。故凡有家者。無不苦。萬國皆然。而中國爲尤甚也。然則家者。煩惱之根也。故既破國界。不可不破家界。破家界之道。奈何。凡子女之初生也。即養之於政府所立育嬰院。凡教養之責。皆政府任之。爲父母者不與聞。故凡人一出世。即爲公民。爲國家之所

有爲世界之所有。父母不得而私也。父母之恩不在於生而在於養。故受育膝下三年免懷。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則義不可以不報。不孝者罪無赦焉。若夫養育於國家。則報國家之恩。重於父母。其天性厚者。竭誠奉養焉。固可貴也。即不能然。亦不責也。雖然。猶有一義焉。凡人之養子。大率爲晚年待養之計者多。若爾爾。則老者不其殆乎。曰。凡人之既成年也。受各種教育。因其性之所近。使之執事。爲社會盡責任者若干年。及其老而養也。則入於政府之公立養老院。盡養以終其餘年。是又社會之報各人也。記有之。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如是則老者無殆也。禮運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是使人人皆獨立於世界之上。不受他之牽累。而常得非常最大之自由也。若夫夫婦之間。則以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爲第一要義。政府一切不干涉。而惟限其年。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則所嚴禁也。此義也。西人固已實行之。

案先生所言親子之關係。似甚駭聽聞。雖然。不過其理想如是耳。凡行一制度。必與他制度相待而成。若行甲而遺乙。行乙而遺甲。是不可謂之制度也。故此等關係。到大同之後。勢固不得不行。若在今日。萬不能以爲藉口者也。先生說教最重報恩。常言佛法出家。於施報之義。大有缺點焉。既有家則不可不愛家。既受父母之教養。則不可不孝父母。故先

生事母以孝聞。學者勿誤會此言以自收罪也。

(丙)理想之社會。前所述理想之國家。實無國家也。理想之家族。實無家族也。無國家無家族則奈何。以國家家族盡融納於社會而已。故曰社會主義派哲學也。故其一切條理皆在於社會改良。今試舉其特色者。略條論之。

(A)進種改良。欲造大同之世界。不可不使人類有可以爲大同公民之資格。故進種改良爲最要焉。此事固甚難。然亦非不可致。用人事淘汰之法。需以日月。則人種必可以日進。

先生之議。以爲女子平日當受完全之教育。不得言矣。而又必定市廛鄉宅之地。使各有別。凡居室不許在城市工場塵潤之地。使其有清淑之氣。而政府又別置各種旅館於山水明

秀之諸地。以爲士女行樂之所。其時人必樂居旅館不樂自置令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氣。及婦人之

有身也。即入公立之胎教院。其院尤必擇勝地。院內結攝精雅。陶養性情之具。無不備。有名

醫以司理其飲食。調節其運動。有名師間日演說。以垂善其德性。他日胎教之學。日精一日。

則人種日進一日。又凡廢疾者。有腦病者。肺病者。又曾犯某某類之重罪者。若經名醫認

其有遺傳惡種之患。則由公局飲以止產藥。無俾育茲頹恙。如是則種必日良矣。

(B)育嬰及幼稚教育。育嬰之事。必由公局。父母不得與。固由破家族之累。亦因養子

之學。非人人盡能。不如專門名家之爲愈也。公家立育嬰院。與胎教院相連。孩童一生。即移

斯院。院內保母。皆專門此學。終身以之。兩三歲後。移於幼稚園。受幼稚教育。

(C) 教育平等。欲使人類備大同之人格。則教育爲第一義矣。自六歲至二十歲。皆爲受教育之時期。無論何人。皆當一律。今各國惟小學年度。必須受學。著爲功令。其中學高等學以上。則任人自由。蓋子弟爲父母所有。其父母境遇不同。無能強也。若大同之制。則世界自教其後進。凡任公家教育之職者。皆有全權以主持之。必不可使有畸輕畸重。如是久之。則人類之智德。可以漸臻平等矣。凡自二十歲以前。一切舉動。皆受先輩所監督。分毫不許自由。

(D) 職業普及。二十歲後。教育期已滿。則直屬於政府。爲公民。一切自由。其執何職業。政府雖不得干預之。然若有不得職業者。則謀爲位置。責在政府。政府當多所興作。使民得便。與民同樂。但其人非稚非老非廢疾。而不執業。坐食分利者。則政府罰之。

(E) 勞作時刻減少。近世最大問題。勞作社會問題也。頻年以來。工價屢增。時刻屢減。實爲進化之一大現象。雖然。不過萌芽耳。物質學日進步。工藝機器發明日多。則人類勞作之力。愈可節省。及大同時。必有每日只需操數刻之工。而所出物產。百倍於今日。所受薪金。十倍於今日者。除此數刻之外。則皆爲行樂之時。熙熙春臺。其樂只且。

(F) 說教。每來復日。必說教。一如今日之泰西。政府有敎院。會通羣教。而擇一最良之德育方案。然各教會之設立。及各人之信何教。皆許自由也。

(G) 衛生 凡公衆衛生之事。常以全力使之進步。民間築室。政府皆檢定之。其有病者。則入公立養病院。

(H) 養病 公家立養病院。聚名醫焉。聚專門之看護婦焉。有病者經醫生認可。謂爲當入病院則入之。醫藥飲食。皆取給於公焉。養廢疾院。亦附屬於養病院。惟養鰥寡孤獨院則無之。大同之世。無鰥寡孤獨也。

(I) 養老 公家必立養老院者。非徒若中國舊說敬老引年之意云爾。蓋基於社會報德之原理焉。人自二十一歲以後。即出於社會。操種種之職業。爲公衆盡瘁。有助於進步者不少。既已劬劬數十年。則社會宜有以報之。故養老之典最重。公設此院。務極宏敞。起居飲食。務極精良。其中又分特別普通二者。特別院。凡有功德在民。曾受公賞者居之。當令天下第一娛樂之地。無出其右。普通院。則尋常老人居之。其體制亦較尋常居宅有加焉。其自有府第。不入公院者。亦聽。

(J) 土地歸公 政府直轄之事業。如此其多。則其費浩繁。將何所出。勢固不可不仍取於民。然租稅重。名目繁。則民且滋不便。於是畧仿井田之意。凡地球之土地。皆歸公有。民不得私名田。政府量其地能出之富力幾何。隨時定其率。約十而稅一。惟此一稅。他皆除之。

(K) 公立事業 政府財源所出。除土地稅外。其次則多興公業。如大鐵路。大輪船公司。大

礦務種種大製造局。雖聽民間自設。然政府亦常募公債以自辦之。務使公業極多。百務畢舉。

(L) 遺產處置 其次則各人遺產。例以一半歸公。其餘則聽本人處置。或贈知友。或贈公家。

(M) 獎厲名實 大同之世。人爵不榮。雖然。有功德於民者。則社會宜表敬謝之意。以旌其美。且勸後人。是亦不可廢也。彼時獎厲之格。惟有兩途。一獎厲知識。二獎厲慈善。即不外智

人仁人二位而已。有國即一小政府之智人仁人。有天下之大智人大仁人。凡能著新書發明新

理制新器者。皆謂之智人。仁人之種類頗繁。如任政府而盡瘁有大功者。為教師能感化多人者。醫生之名家者。及捐私財以行公善者。皆稱焉。又有普通之仁人。如育嬰院之保母。小

學校之教師。在職若干年者。院長考其勞績。加徽號焉。養病院養老院之看護人。在職若干年者。由病人老人出具考語。加徽號焉。凡此等智人仁人。皆受社會特別之優待。政府常予

以加等權利。以酬其勞。及其入養老院也。亦處於特別院。

又養老院養病院之看護人。除自願專門名家久於其職者外。凡男女二十歲卒業學校後。必須充當此役一年。如現世各國。凡國民皆須有當兵之義務。不過彼則殘殺事業。此則慈

善事業耳。凡在此一年中。被老人病人加以劣考語者。則政府剝減其終身之權利。

附獎厲生育。大同之世。有一事甚可慮者。則婦人不願生子是也。人人獨立。生子無私利於己。而惟受其苦痛。誰則樂之。若爾則人道幾乎息矣。故不可不立特別之優獎。以爲生子者勸。何也。生子者爲將來世界永續文明之大原。其功德固不淺。公衆酬其勞。不亦宜乎。

(X) 刑罰。大同之世。幾刑措矣。雖然。人與人相處。固有未能盡免者焉。而大同世又有特別之律二條。一曰無業之罰。政府既多興事業。以應人民之求。猶有無業者。必惰也。不盡責任於社會也。故罰之宜也。二曰墮胎之罰是也。凡所用刑罰。惟有苦工。餘皆廢之。

(O) 男女同權。今泰西女權雖漸昌。然去實際猶遠。即如參政權一事。各國之婦女有權投票者。不過美國及澳洲。間有一二州耳。餘皆無聞。自餘各事。無一能平等者。若東方更不必論矣。大同之世。最重人權。苟名爲人。權利斯等。

(P) 符號畫一。自語言文字。乃至紀元貨幣律度量衡。皆設法以漸畫一之。省人之腦力。焉。

若合以上各端。設理想的大同政府。則其官制大略如左。

政府

總政府

分政府

立法院

上議院
下議院

(代表各國)

(代表全地球人民)

司法部

(糾察各國不守法者及裁判國際)

行政院

理財部

(主總政府之財政)

工部

(郵政電報等總政府掌之大鐵路等巨工非一國所能任者亦屬焉)

教部

(總政府立最高之大學於各地)

立法院

上議院
下議院

(議員任終身選大智人大仁人充之)
(議員三年或四年一任民公舉之)

司法部

婚姻裁判所
財產裁判所
刑罰裁判所

行政裁判所

教部

高等法院
教育事務局
各種學校

胎教院

育嬰院

養民部

養病院

行政院

養老院
民業局

(民無職業者則位置之)

工商部

工務局
商務局
農務局

(礦務等附焉)

理財部

租稅局
公業局
會計檢查局

(政府生利事業屬焉)

警察部

警衛局
衛生局

以上各條略舉大概。至其條理之分目。及其每條所根據之理論。非數十萬言不能盡也。先生現未有成書。而吾自十年前受其口說。近者又專馳心於國家主義。久不復記憶。故遺忘十而八九。此固不足以盡先生之理想。雖然。所述者。則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獵西籍。附會緣飾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歐美。或不足為奇。而吾獨怪乎先生未讀一西書。而冥心孤往。獨闢新境。其規模如此其宏遠。其理論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贊嘆曰。偉人哉。偉人哉。

(第三)法界的理想

(丁)世間之法界。先生此種理想。既非因承中國古書。又非勦襲秦西今籍。然則亦有所憑藉乎。曰有。何憑藉。曰藉佛學。先生之於佛學也。純得力大乘。而以華嚴宗爲歸。華嚴奧義。在於法界究竟圓滿極樂。先生乃求其何者爲圓滿。何者爲極樂。以爲棄世界而尋法界。必不得爲圓滿。在世苦而出世樂。必不得爲極樂。故務於世間造法界焉。又以爲軀殼雖屬小事。如幻如泡。然爲靈魂所寄。故不度軀殼。則靈魂常爲所困。若使軀殼無缺憾。則解脫進步半功倍。於是原本佛說舍世界外無法界一語。以專肆力於造世界。先生常言孔教者佛法之華嚴宗也。何以故。以其專言世界。不言法界。莊嚴世界。即所以莊嚴法界也。佛言當令一切衆生皆成佛。夫衆生根器。既已不齊。而所處之境。遇所受之教育。又千差萬別。欲使之悉成佛難矣。先生以爲衆生固不易言。若其已受人身者。能使之處同等之境。受同等之教育。則其根器亦漸次平等。可以同時悉成佛道。此所以苦思力索。而冥造此大同之制也。若其實行。則世間與法界。豈其遠哉。

(戊)出世間之法界。前表所列諸苦惱。若大同制行。則悉消滅矣。而所餘者。猶有一焉。曰死之苦是也。然則專言世間法。而不言出世法。亦不足爲圓滿。故先生之哲學。以靈魂爲歸宿。使人知身雖滅。而不滅者存。先生以爲佛法之必出家。固非得已。雖然。在往今之世界。而勸人出家。其義理之不完。有正多者。夫度人出家。爲使其人去苦而得樂也。然一人樂矣。

而其一家之苦頓增。衆生平等。若此則何其偏毗乎。且佛法最重報恩。父母鞠之育之。罔極劬勞。一旦棄去。其何爲心。此所以世間法與出世法常不相容也。若大同制行。則人人無家。不出自出。如是乃可言出世法。然先生以爲雖大同之後。猶當立律以制限之。非至四十歲以外者。不許離世務也。何也。以其曾受社會教養二十年。則有當爲社會做事二十年之義務。以相償報恩之義。則然也。但人人既享世俗之樂。則又當知器世虛假。軀殼無常。勇猛精進。竿頭一步。盡破分別相。以入於所謂永生長樂之法界者。是則先生之志也。人智日進。真理日明。大同之後。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第四)理想與現實之調和及其進步之次第。然則此理想與現世之實際。不悉相衝突乎。且將由何道以達之乎。先生以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春秋三世。可以同時並行。或此地據亂而彼地升平。或此事升平而彼事太平。義取漸進。更無衝突。凡法律務適宜於其地與其時。苟其適宜。必能使其人日以發達。愈發達。愈改良。遂至止於至善。故不可以大同之法爲是。小康之法爲非也。猶佛言大乘不廢小乘也。先生教學者常言「思想必出位。論語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窮天地之變。行必素位。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所以應人事之常。」是故其思想恒窮於極大極遠。其行事恒踐乎極小極近。以是爲調和。以是爲次第。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國政策

先生固以行大同救天下爲最終之目的。但以爲吾所最親者中國也。今日衆生受苦最深者中國也。人民居地球三之一者中國也。於是乎內觀實踐。以救中國爲下手之第一段。戊戌夏秋之間。雖贊政三月。然百事掣肘。所志不能行萬一。今畧述其所懷抱之政策如下。

(第一) 中國倡民權者以先生爲首。

知之者雖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

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以爲中國積數千年之習慣。且民智未開。驟予以權。固自不易。況以君權積久。如許之勢力。苟得賢君相。因而用之。風行雷厲。以治百事。必有事半功倍者。故先生之議。謂當以君主之法。行民權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則期期以爲不可。蓋獨有所見。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第二) 近年聯漢撲滿之議頗行。先生以爲驟生此界。是使中國分裂。而授外國以漁人之利也。苟使能去專制之秕政。進人民之公益。則漢人自居國民之大多數。兩利俱存。何必仇滿。

(第三) 近世多有倡各省獨立之說。先生以爲中國自秦以來。數千年皆統一之歷史。蓋地理上人種上習慣上有不得不然者也。雖欲分之。必不可得分。徒取糜爛。且生外憂。

(第四) 先生以爲欲維新中國。必以立憲法改官制定權限爲第一義。以今日之法。以今日之官。雖日下一上諭言維新。無益也。其所謂改官制者。條理甚繁。不能具述。所謂定權限者。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也。

(第五) 先生雖極非各省獨立。而最重地方自治。以爲中國議會。萬不能速立。而地方議會不可不早開。因數千年來自治之習慣。其事甚順。且使民練習政務。爲將來參政之基也。

(第六) 先生以爲今日中國分省太大。宜縮小之。約以今一道爲一省。置議會焉。直隸於中央政府。一道中各成一小政府之形。

(第七) 先生謂中國當以工商爲國。是以天產之富。工價之廉。而其人精於商務。若天授焉。苟以政府之力。獎勵之扶助之。上下一心。同此目的。不百年而中國之雄甲天下。

(第八) 先生謂宜立教務部。以提倡孔教。非以此爲他教敵也。統一國民之精神。於是乎在。今日未到智慧平等之世。則宗教萬不可缺。諸教雖各有所長。然按歷史。因民性。必當以孔教治中國。

(第九) 先生謂內治稍有端緒。當經營西北。移民實蒙古新疆西藏。關其富源。一以紓東南人滿之憂。二以爲爭雄歐西之基。

(第十) 先生謂當留意殖民事業。今南洋一帶。華民居百分之九十九。但使能在其地得參政權。則我國民之發達。不可思議矣。又南美洲巴西各地。地廣人稀。頗欲招華工。政府宜以實力速行之。勸導之。保護之。將來可立新中國於西半球。

(第十一) 先生以爲今日中國無取多兵。何也。若能立憲法。改官制。行真維新。則內亂必

不生。無取兵也。泰西各國專務商業。咸願平和。苟外交無失。內治日興。誰則開釁。亦無取兵也。故以養兵之費。興學勸工。爲得策矣。

第十二 先生以爲維新十年或二十年後。民強國富。則可從事於兵。兵旣成。號召英德。美日以擯強俄。一戰而霸。則地球大同之幕開矣。

此其大概也。至如重教育。廣鐵路。興警察等事。雖其所常言。然人多知之。且或已行之。故不及焉。先生之政策。與余所見。有同者。有異者。故不置論。其是非得失。惟臚列之以供當世之評。隲采擇云爾。

第九章 人物及其價值

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爲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則先生者。先時之人物也。如鷄之鳴。先於羣動。如長庚之出。先於羣星。故人多不聞之。不見之。且其性質亦有實不宜於現時者乎。以故動輒得咎。舉國皆敵。無他。出世太早而已。

大刀。潤。斧。開。闢。事業。此先生所最長也。其所爲之事。至今未有一成者。然常開人之所不敢。開。每。做。一。事。能。爲。後。人。生。出。許。多。事。無。論。爲。原。動。力。爲。反。動。力。要。使。之。由。靜。而。之。動。者。先生也。先生者。實最冒險最好動之人也。嘗有甲乙二人論戊戌維新事。乙曰。康有爲亦尋常

人耳。其所建白。吾皆能知之。能行之。甲曰。然則君何爲不爲。乙曰。難也。甲曰。知其難而爲之。此康有爲所以爲康有爲也。一可謂知言。

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搖動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脚。羣山皆其僕從之概。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或非無因耶。然人有短長。而短即在於長之中。長即在於短之內。先生所以不畏疑難。剛健果決。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爲之也。蓋受用於佛學者深矣。

先生任事不擇小大。常言事無小大。惟在比較。與大千世界諸星諸天比。何者非小。與血輪微蟲。鬼塵芥子比。何者非大。謂有小大者。妄生分別耳。故但遇一事。有觸動其不忍人之心者。即注全力以爲之。雖費勞甚多。而結果甚少。不惜也。其半生常爲阻力所圍繞。蓋自好爲之也。

先生腦筋最敏。讀一書。過目成誦。論一事。片言而決。凡事物之達於其前者。立剖析之。釐然。雖然。雖或有不悉當者。然皆爲自達其目的之助也。

先生之達觀。真不可及也。素位而行。順受其正。是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語。又以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救此衆生。故遇患難。遇窮困。皆謂爲我所應有。必如是。乃盡吾責任也。雖日日

憂國憂天下。然於身世之間。常泰然也。

先生爲進步主義之人。夫人而知之。雖然。彼又富於保守性質之人也。愛質最重。戀舊最切。故於古金石好之。古書籍好之。古器物好之。篤於故舊。厚於鄉情。其於中國思想界也。諄諄以保存國粹爲言。蓋先生之學。以歷史爲根柢。其外貌似急進派。其精神實漸進派也。吾知自今以往。新學小生。必愈益笑先生爲守舊矣。雖然。苟如是。是中國之福也。

要之。世人無論如何。詆先生。罪先生。敵先生。而先生固衆目之的也。現今之原動力也。將來之導師也。無論其他日所成就。或更大與否。即以今論。則於中國政治史。世界哲學史。必能占一極重要之位置。吾敢斷言也。雖然。此非先生之所期也。先生惟垂願而來。隨遇而行。率其不忍人之心。做一事。算一事。盡一分。算一分而已。顧吾中國不患無將來百千萬億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學家。大教育家。而不可無前此一自信家。冒險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吾安得不注萬斛之熱血。爲中國爲衆生表感謝也。海天萬里。先生自愛。

英國名相克林威爾。嘗呵某畫工曰。Paint Me As I am。蓋惡畫師之諛已。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世傳爲美談。吾爲康南海傳。無他。長惟自信。不至爲克林威爾所呵。凡起草四十八點鐘。傳成。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梁啓超記於日本橫濱山椒之飲冰室。

學校課卷 第十二

曾廣勳問三條

西人有謂所生之良惡。視乎其種之良惡爲準。何以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呂彘狼心。而有孝惠之慈善。以替豐之頑。而有舜之聖者焉。此人情天道所不平。而於西人之說亦有碍。敢問亦有道乎。

批

人之善惡。多由傳種固也。然傳種未足以盡之。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而後生。蓋人之生也。稟於父母。及天地之氣。三者合而後成。所謂天地之氣者。則山川風土氣候人情風俗種種皆包在其內。此等諸端。於人之受生之始。皆有關係。故有時感於父母者較多。則因其父母之善惡而爲善惡。有時感於此種氣習者較多。則因其氣習之善惡以爲善惡。此所以有堯舜朱均等之異例也。且西人言傳種之例。多有間隔一代而後傳者。不傳之子而傳之孫。不肖其父而肖其祖。此例多有之。始如黃河伏流于地中。經數百里而後復出地。當其伏流時。不能謂其流之不接。特未著于外而人不見耳。人之傳種。亦猶是也。如商均不肖舜。而葛肖瞽瞍。孝惠不類漢高呂后。而酷類大公。亦不得謂其非傳種也。中國常語謂外甥多似舅。姪女多似姑。亦此理也。通乎此。則兩無所礙矣。

天既生人爲萬物之最慧。何不假之翼而使善飛。假之捷脛而使善走乎。又蛇虫皆可能脫壳。而人反不能。豈其保身之哲遜之歟。

批

善飛善走之物。其種非初生而皆善飛皆善走也。因萬物互爭生存于天地之間。優者勝而劣者敗。故其劣者之種漸絕。而優者之種獨存。即如有兩鳥於此。一善飛一不善飛。其不善飛者。不移時而爲他物所攫食。其種遂滅。善飛者逃而生存。他日育子。則傳其性質。亦復善飛。復以善飛之質傳于其子。久而久之。則此種之鳥。獨占世界矣。獸之善走者亦然。其他物之能自保護者。亦無不然。此所謂莫之爲而爲。然實最淺之公理也。鳥之翼。獸之脛。皆爲自保而有。若夫人則聰明才力。能借外物以自保。無賴於此。故不復習練此術。而人類之子孫。亦無此種種性之遺傳。所以與鳥獸異也。此非由天所命。實由各物習慣所成者。汝他日讀進化學之書。當知此理。

歷來文明之進化。古人不及後人。蓋古未有教化。近於野蠻。今人則文明於古人。日趨進化。然則孔子釋迦耶蘇等生於野蠻之世。而其爲天下化首。爲天下大教主。其名卓絕千古。其後世之人。未能過之者何也。謹問。

批

所問甚善。凡天下事皆有其原因。即所以然之故也而大原因之中復有小原因焉。大小相含。其體甚爲繁雜。今欲悉知天下之事理。則必取其種種之原因而盡考究之。然後可以下斷語。進化者。大原因也。然後世之人不能及孔佛耶。似於進化之例有害。則其中有小原因在也。所謂小原因者何。當時列國並立。人之言論思想皆自由。取精用宏。故非常之哲人出焉。後世大一統以後。君相以愚民爲術。阻思想之自由。人類之腦筋。限於一圈之中。而不能自拔。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

問三代以前行封建。至秦變爲郡縣。其實封建與郡縣之制二者孰善。試詳言之。

馮斯樂對

封建者聖人一時之權宜。非所以教萬世也。夫封建者。世天子而並世諸侯。郡縣者。無世諸侯。而獨世天子。西人謂未開之國私治。開明之國公治。變封建而爲郡縣。是削衆私而僅存一私也。私既非聖人之意。而衆私尤非聖人之意。可知也。

馮懋龍對

按封建之制。自三代以前至戰國久行之矣。惟是人皆知有國君。而不知有天子。日事爭伐。干戈不息。生民塗炭。此封建之大弊端也。自秦并吞六合。廢封建爲郡縣。延及漢世。又復行之。自此以後。兵端少息。百姓無爭戰之憂矣。聞有揭竿而起者。亦不過疥癩之疾耳。

於國家並無大害者也。封建者，據亂之制也。郡縣者，昇平之制也。大一統者，太平之制也。必由據亂而至於昇平，故以郡縣之制爲善。

總批

封建之世，列國並立。郡縣之制，一統垂裳。列國並立則必爭，爭則殺人盈城，草菅民命。以良民之肝腦軀體，供民賊之私慾，以快其恩仇。於斯時也，壯者苦於征徭，老弱陷於溝壑，民不聊生。至斯而極，故春秋開卷，即明大一統之義。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皆救時之良法也。至一統立，郡縣之制，而民始得休息。此郡縣之遠優於封建者也。如春秋之晉，今之山西也。秦今之陝西也。楚今之湖南也。吳今之江南也。越今之浙江也。使今日山西巡撫忽焉起兵，與湖南巡撫戰，浙江巡撫忽焉起兵，與兩江總督戰，各驅其民以陷於鋒鏑，爲之民者，其苦何如耶？當列國並立之時，其情勢亦若是而已。今我各省之民，相見熙熙，毫無猜嫌者，謂非食郡縣一統之賜乎？然則郡縣之制，優于封建，毫無疑也。雖然，又有說焉。凡列國並立之世，因互相爭競之故，故各務修其內政，思所以強其國，智其民，又爭拔擢人才，以爲己用。故人才多出其間，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於是種種學術新理新藝，皆從此出焉。中國春秋時人才最盛，學術最昌。歐洲當希臘時亦然。皆列國並立爭強之所致也。即今日地球文明之進驟進，亦由列國並爭也。此即天演家所謂競爭爲進化之原也。若一統之時，外憂既絕，惟以

防內患爲事。於是設資格以消磨人才。爲愚民之術。以竊塞民智。此亦必然之勢也。然則封建與郡縣。各有其利。各有其害。未可執一概以論也。

封建之世。又有一大弊。凡封建之時。其國民必多分等級。貴族之權最盛。貴族之視平民。以奴隸待之。而國君及貴族驕侈淫佚。窮汰極虐。殆無人理。觀於今之上司。其尊貴驕虐無道。有出人意表者。漢初諸藩。其暴虐之狀。見於史傳者。不可勝數。此又封建之大弊也。法國意大利等。數十年前。猶存此制。中國則分人爲數等之弊。早已消除。因知孔子作春秋立大一統譏世卿等義。真有功于天下萬世矣。

問秦以後。雖行郡縣。而封建之餘習。尙未改。至於何代始純爲郡縣之制乎。

馮懋龍對

自秦廢封建之後。而其所治郡縣之法。非也。漢初猶沿春秋戰國之舊。高帝欲多建侯。以藩王室。故初欲封亡國之後。留侯止之。後又欲廣立同姓子弟。以自輔。此吳楚七國背叛之所由來也。自吳楚之役。而廢封建之局始大定。其後晉有八王。隋有八王。唐有宿衛藩鎮之患。然亦不過一時之久矣。是以郡縣之制。至漢而後始定。

曾廣勳對

自秦廢封建而爲郡縣。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高祖起豐沛之

中。卒亡秦之社稷。而封建之餘習尙未除也。及至晉隋唐末。而猶有宿衛藩鎮。至是始釋其兵權。除封建之餘者。至宋始也。

總批

秦欲行郡縣。二世而亡。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於時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儋。田榮。田廣。田安等。後漸次削滅。而高祖當天下未定時。尙思立六國後。以張良一言而止。即漢所封功臣。其先則裂地以王韓彭。其繼則分國以侯絳灌。蓋習見前世封建故事未能廢也。此爲第一次封建再現之世。乃未幾而異姓諸王漸次就滅。僅餘侯國及分封之子弟諸王國。蓋漢初之時。郡國雜處。誠爲郡縣與封建之過脉。其政體之駁雜。古今僅見矣。然當時諸侯王國之官吏。皆有漢廷廢置。誠有如孟子所謂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焉者。雖有封建之名。而其實權則操自一統之共主矣。自吳楚七國反後。限制益嚴。又多以事失侯。遂漸削除。於是變盡。及漢之末。而各郡牧守並起。跨州連郡。如袁紹劉表之徒。子孫世襲其地。雖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曹操劉備孫權。卒以是分漢。是爲第二次封建再現之世。晉代八王。各擁其地。撫有兵權。相繼爲亂。是爲第三次封建再現之世。唐代方鎮。各擁重兵。父死子襲。河朔三鎮。淄青淮蔡。皆相繼叛亂。其事與漢末牧守正同。皆無封建之名。而有其實。是爲第四次封建再現之世。延至五代。此風

本改。宋藝祖鑒於此弊。節度不得有兵權。故有宋一代。純爲郡縣之天下。元氏起於漠北。蹂躪亞細亞全洲。所得之地。皆分封子弟。於時封建之區域。實爲最廣。其州縣有司亦多襲職者。故有元一代。亦可謂純爲封建之天下。此爲第五次封建再現之世。明太祖起。廣封子弟。燕王棣即以親藩篡位。及至中葉。猶有宸濠之亂。是爲第六次封建再現之世。蓋自漢以來。二千年封建郡縣二者。錯居迭戰。屢滅屢起。及至國初。猶有吳三桂尙之信耿精忠三藩。是爲第七次封建再現之世。及三藩滅後。不復有裂地之封。於是封建之習始淨盡矣。而推求封建郡縣兩者之樞紐。則漢代關內侯之制實開之。關內侯者。有爵位而無采地。所謂有封建之名而無其實者也。此後六朝沿用其制。多稱開國公。開國子。開國男等爵。宋代多稱爲某國公。某郡公等爵。至本朝則滿人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等爵。漢人則有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等爵。皆有封建之名而無其實。猶漢關內侯之制也。英國亦然。如今之沙士勃雷。其名則侯也。白雷斯福。其名則伯也。日本亦然。伊藤博文。其名則侯也。大隈重信。其名則伯也。然非如古時侯伯之有其國土也。皆有封建之名而無其實。猶漢關內侯之制也。封建之勢。積之既久。不能驟去。故借此以爲樞紐焉。天下萬國。莫不如是。不謀而合。豈非天哉。

聞泰西日本行封建之制數千年至今始漸更革能言其故歟

封建之制。勢之所必然者也。無論何國。土司之後。必有封建。即如美國。今之所謂新世界者也。然初未拒英之時。分爲十三州。各不拘管。十三州即十三國矣。至於歐洲百年前亦如是。日本三十年前亦如是。後更革之。戰爭之禍。從此漸息。然後可以盡力於民事。於是民乃安。國可強。故一統之勝於封建者。一定之理。此奧斯馬加普魯士美利堅日本之強。所由來也。我中國廢封建之制。已二千年之久。實卓絕萬國者也。惜乎獨夫民賊。往往箝制其民。上下壅塞。此中國之禍機。所以危亡如是矣。可悲也夫。

總批

我中國自孔子作春秋。首明大一統譏世卿二義。裁抑貴族之權。化多君爲一君。此義大明。深入人心。故中國變之甚易。泰西日本無孔子之教。故進步遲也。問柳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其所謂勢者何指。

馮懋龍對

封建。實非聖人之意也。柳子厚謂封建者勢也。其說最通。三代之行封建。其時尚未大治。國語左傳亦有言之。當周末東遷之前。即己不勝其亂。至春秋之時。則勢如亂絲。此封建之不利於國也明矣。其所謂勢者。蓋三代以前。乃土司之世。土司一變。當先至於封建。若

欲使其一變而爲大一統。猶使據亂一變而至於太平也。能乎。且當時各存自利自私之心。上下莫不如是。故天子之得天下也。必封其子弟親戚爲藩侯。令其世襲。以藩王室。其制雖不合公理。然周之能延於八百載者。實賴之。是封建爲據亂之最文明者。故秦西百年前。仍有此制。近今而後始更變也。

馮斯燮對

夫封建既知不可。而三代以前行之者何也。曰。當時皆土司之世。聖人因據亂而導之。故變土司而爲封建者勢也。後之變封建而爲郡縣者亦勢也。明乎當日之勢。而後知聖人制作之是。明乎後日之勢。而後知後人之變之無不是也。明乎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之論。當知郡縣亦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鄭雲漢對

封建本非聖人之意。而郡縣亦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前。皆據亂之世。三代以後。漸進於昇平。其據亂之世也。皆封建之世。聖人不得不隨時宜而置之。及稍化於文明。則改之以爲郡縣。此非聖人之本心。亦因乎其勢之使然也。

總批

人類之初起。聚族而居。隔以一水。障以一山。即不能相通。劃爲一國。故當時邦國最多。禹會

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是也。是爲家族之國體。旣而強凌虐衆暴寡。互相吞噬。有力者勝。是爲酋長之國體。於時國漸少矣。更進而諸國之中。最有力者。執牛耳爲諸國之長。諸國從而朝之。納貢獻焉。是謂之霸者。亦美其名則謂之王者。霸者王者之意。未嘗不欲盡滅諸國。而力有所不能。於是其不能滅者。則聽其自存。其已滅者。則以分封其功臣及子弟。是爲封建之世。古之所謂王者。其權力之大。非能如後世之君主也。特各國朝覲之。推爲盟主而已。故古人每以朝諸侯有天下二語並稱。能朝諸侯即謂之有天下。諸侯不朝。即謂之失天下。當殷之興。夏固未亡也。不過諸侯不朝夏。而朝殷耳。當周之興。殷未嘗亡也。不過諸侯不朝殷而朝周耳。夏之後杞也。殷之後宋也。至春秋時而尙存。不得謂夏殷之亡國也。而古國所以不亡之故。實由王者霸者之力。不能滅之耳。此椰子厚所謂勢也。凡地球上歷古及今。封建之國。莫不皆然。此勢者實天下之公勢也。

孟子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當時周猶未亡。孟子何以謂之失天下。蓋在封建之世。以能朝諸侯者爲有天下。諸侯不朝。即謂之失天下也。故周自平王東遷以後。即已失天下久矣。代周而興者。則齊桓也。晉文也。齊桓晉文。當時分封列國甚多。無以異于周初也。晉人主盟中夏百餘年。諸侯皆朝之。河陽之役。周王亦朝焉。此實有天下也。春秋立義以告萬世。黜之爲霸。以儆民賊耳。吾此論甚奇。汝輩不信。可更加詰難。

古今之大患。莫甚于以己之才力心。思不敢卓立絕出而駕乎人之上。相率因循以仰人之鼻息。承人之目耳。自窒其腦筋。束其手足。此賤丈夫之所爲。甘于爲人之奴隸者也。以爲千萬人之所是。吾獨從而非之。千萬人之所非。吾獨從而是之。千萬人之所閉。吾獨從而開之。寧不爲人竊笑乎。此終古所以無進化之理也。雖然。蓋未知是非無定之理耳。夫儒崇樂。墨非之。墨救人。楊守身。古之所非。今以爲是。此數百年以爲是。後數百年必有以爲非者。且有形之草木禽獸。尙無一定之象。况無色相無涯涘之公理乎。夫千萬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閉者開之。夢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險也。一人冒險而遂開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冒險者進化之大原因也。原因甚微。結果劇大。可不勉哉。

批

英國大儒約翰彌勒曰。侵人自由之權。爲第一大罪。自放棄其自由之權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學者。必以思想自由爲第一義。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爲是非。則天下無復思想矣。

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故大人者能以造因爲事者也。

蔡孟博

分民之階級。與破除階級之見者。優劣判若天淵。然無階級中復有無窮階級存焉。下等社會之人。不能有上等社會之權。即授之以權。則亦不能保守其權。即爲無權。此天演之階級也。人爲每爲天演力所抵制者此也。欲勝天演之力。非平世界之智慧不可。平之道。其大發其原動力乎。進化之關鍵。舍此無由。則天演之力。轉而爲鑄文明之具也。天演與人力所以互相勝負也歟。

批

自由權者自得之者也。非人所能授我也。若人能以授我。則必非我之自由權也。授之以權。亦不能保守。此最可痛之事。然亦必然之理。然則尋常人罵獨夫民賊之奪我民權者。是冤詞也。已苟不放棄其自由權。誰得而奪之。凡被人奪者。必其不能自保守也。於人乎何尤。

蔡孟博

演言謂尙武人羣以農工商供兵役。農工商人羣以兵資保衛。上所言者野蠻之世也。下所言者近日歐美進化之世也。予以爲進於化之極。必人人能伸自由之權。識自由之理。人人自爲保衛。且無所侵爭。則無所謂保衛。又何以兵力爲哉。人心中有國界。故致有以兵平不平之事。他日合地球爲一大羣。歐亞美爲腰。羣島爲手足。天下豪俊爲頭目。公理爲以太。

又安有手與足之爭。手足與腰腹之爭。則無兵之世。可決而定也。

批

自由之理大明。人人不相侵。自然無所用兵。且不惟兵無所用而已。即政府之職。亦不過以調停裁判其人民之偶有侵人自由者而勸正之。如斯而已。他事非所干涉也。政府猶然而况于兵。

俄倡設弭兵會。人多以詭詐目之。謂不足信。蓋一未之思耳。王陽明日。未能知說甚行。故知先于行。空談先于實事。一定之理也。迂儒何足以知之。夫天下事。每以空談起點。而遂成其後。安知此時之欺詐。後日不得不轉爲至誠者。此時之出諸口。安知後日之不能見諸實事者。儒生議論。尙足以移動全球之大局。况昭昭然聯爲會者乎。即其不誠亦文明之先聲也。而張之洞乃作非弭兵議以非之。抑何忍心倍理。甘爲野蠻据亂之人耶。

批

雖然。此固是也。然合爲一大羣之後。則第二之原動力。無從發生。恐又變成退化之局。如中國此二千年之世界。然斯亦不可不慮也。汝試深思之。言此難。

馮斯欒

積私成公。積我便成無我。合衆私而成一大私。是公之極也。合衆我而成一大我。是無我之

至也。即私即公。即我即無我。捨我私之外。豈復有所謂無我與公哉。即至近而論。至私者莫如我自己一身。試由我一身而下推之。則此身是合四肢五官六十四種原質。一百有奇之骨節八萬四千之毛孔而成。一至私之我。然此可謂之我乎。試將五官四肢原質毛孔一一析之。便又成十數萬至私之我。而前此至私之我。反成爲公衆之大我。再由此數十萬之我而析之。至千百萬而更至下無量。亦復如是。試由我而上推之。至公衆者莫如合全球之人而爲一。而對他物則不能無我。即合此地球而與他星對。則又不能無我。由此推至于極。亦復如是。然則何公衆而非私我。何私我而非公衆哉。故大公無我與私我之別。不在于他而在積合。積合五官四肢原質毛骨血肉而成一身。則此身是他之大公無我也。積合地球之人物而成一身。則此身又是人物之大公無我也。由此而積合諸地諸日諸星渾普天而成一身。則此身謂之大公無我。可謂之共衆私我而成一大私我亦無不可。故其積合私我大者。是大公無我。積合私我小者。亦莫不是一小至公無我也。如是則人人物物皆有至公無我。唯有小大之分而已。

批

剖析極精。知此可與言理學。凡天下對待之名號。莫不由此例而成。大小長短苦樂成敗。一切皆然。不特公私人我而已。雖然。惟大智者能出於界。外惟大仁者能游于界中。知其

無界。是爲阿羅漢果。行其有界。是爲菩薩行。汝等其深念此言哉。不然。則立於峯而躡于
垤矣。吾甚危之。

楊玉伯

今日地球上之思想。其一無形之大賽會哉。有形之賽不足奇。無形之賽可畏也。人人以思想爲事。而我獨不然。則我殆矣。然已爲人思之想之者。而我復從而思之想之。則人之思想常在吾前。吾之思想常落人後。無望有及人之日。安望有賽過於人之日哉。凡爲學者不可不知也。學也者。效人之所知所爲也。效人之所知所爲。而我不能知人之所不知。爲人之所不爲。亦何異于詞章家之獮祭而勦說者哉。此非君子之所爲也。人者助我者也。人之思想助我之具也。人助我而我專恃人之助。我非其我矣。人有助我之具。而我無獨立之具。不惟無以對人。將何以自對。故人必有賽過他人之志。而後可以言學問。否則其本根不大。其枝葉必小也。腦筋者。思想之母也。善用腦筋者。其思想必與尋常人不同。非故爲好異也。不過以人之長補我之短。以人之過輔我之所不及。我學之。我欲勝之矣。我下之。我欲上之矣。既欲勝之。又欲上之。則腦筋無刻不思想。即思想無刻不求新也。世界之文明。其以此無形之賽會爲之起點哉。

批

荀卿曰。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柏拉圖學于梭格拉底。而其學出梭格拉底範圍之外。亞里士多德學於柏拉圖。而其學出柏拉圖之外。學者不可不知此義矣。

李季

舉全球之人均能自由。不人侵。損。不自放。棄。則爲太平之世乎。不敢信也。文化未啓。民賊疊出。縱情恣欲。壓制天民。閼塞其耳目口鼻。縛其手足。而從容腴其骨肉。鑿其膏血。使人一身固有之權。莫得自主。此公理所不容。齊民所同憤。則伸天民之公義曰自由自由。於是相率而奪回自主之權。復發明平等之義。舉向之奴隸蓄之。牛羊牧之者。悉得比肩齊勢。同享自由之樂。利。不以侵人。不以自棄。而競爭攘竊從此熄。天下從此安其居矣。然而尙有進于此者。則後此之進化。尙賴吾造成之。豈得以人人自由爲世界之極功哉。曰不侵損人之自由之權。曰不放棄己之自由之權。則人我之間。其界限爲何如也。向使人其人而我其我。各行其自由之權。各享其固有之利。則人與我又將各治其界限之內矣。老氏之守黑守雌。舍先取後。楊氏之縱心所欲。縱身所適。或且從而竄之。而進化之功不中阻乎。然則人人有自由之權。猶是澗不平以爲平之極效。而升平世之形象也。請進之曰自任。又進之曰仁。人人以自任爲事。人人以仁人爲心。世界之樂利必不遽止于斯。文明之進步必不遽止于斯。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一人不沾。是仁之福。寤昧以思。興起以行。累日計月。必將無侵失之警。人

我之界矣。無侵無失。無人無我。無所謂平等。無所謂自由。人其爲人乎。我其爲我乎。我即世人。世人即我乎。其果平乎。其不平乎。嗚呼。吾不得而辨之矣。以此爲太平。吾恐其猶日進無已也。

批

平人我之界。自是第一等學理。然吾謂欲平此界。則必自人人自由爲有界之極。即無界如輪船向西直行。但患行之不造其極耳。果造其極。則必返于東。此理試細會之。

老氏之說。所謂放棄其自由。楊氏之說。所謂侵人之自由。非真自由也。

汝此論固仁人君子豪傑之言。我輩人人所當知者也。雖然。言自由之學者。不謂然。蓋同是人也。彼而待我之仁。則在彼爲放棄自由。我而仁彼。則在我亦爲侵人自由。故到太平之極。必無仁人之人。亦無被仁于人之人。故自任也。仁人也。在今日言之。固第一等事業。然永久持之不變。將又流爲牧羊保赤之主義矣。英國昔有恤貧之政。而貧者日多。後撤此政。而民乃驟富焉。專言仁人與專言自由。其比例亦如此。此吾近日之學。與前年異者也。汝謂如何。若有疑可更駁論。

老子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等。而以道爲之冠。故其言治法。悉歸於清靜無爲。然世界之人。皆能安於清靜無爲。如初生之孩。則孩之者固宜。無如人之生也異于物。其孩也則孩之可也。

及其長也。智則自多。雖欲愚之。不可得矣。愚之不能。則安得不以智治國哉。以智治國民愈。智民愈。智治愈難。乃務塞其兌。閉其門。是真國之賊矣。然則從老氏之言。不獨失道。抑且失德。不獨失德。抑且失仁義。既失其仁義。復不保其道德。則老氏竟無術自處而治此世界矣。嗚乎。民之日趨于智。老氏乃欲琢雕而反之樸。其不能勝儒家順而導之者。固其宜矣。故老氏可謂有致天下太平之心。而不得其道。儒家既有其志。復得其道。故春秋太平之法。可以行之萬年也。

批

人之一身有孩童之時。猶一人羣有野蠻之時也。孩童又豈足貴哉。治國云者。牧羊政體之說也。民智而治之。愈難固矣。然民既智。則能自治。豈復仰人之治哉。若欲治之。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者也。

田 猛

無論何事。萬不可計較成敗。亦不必計較成敗。但一往直前做去。即知萬不能成。爲之必敗。亦當勇往而不可不作。蓋事不必自我成之始爲成。但不可不自我發之。自我發之。自我成之。其成之也。必小。我發之人成之。其成也。必大。成于一時者。小。成於後世者。大。成於一人者。小。成於多人者。大。乃不易之理。故敗之時。即其成之時也。所敗愈甚。則他日之成就更大。中

國人動曰凡作一事必豫料其可以成否。及如何起首如何落腳。必其事可成而無敗。而後可辦。若知其不能成。則萬不可辦。嗚乎。此中國之所以一事不辦。而有今日之局也。今日而欲有爲。請自無顧目前之成敗始。

批

誠然誠然。然此等理論。不在空談。當務實行之。但宜時時在胸中操練。此等境界。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若不自得。則變了口頭禪。其流弊不可勝言矣。慎之哉。

古之創教統者。或託古人。或託鬼神。皆行一時之權。而使野蠻世之人信之也。然其用心甚苦。而其無果敢自信之心。冒險之力。則甚謬也。若無所依傍。不瞻前。不顧後。而爲磊磊落落。千古一人。千萬人信之不爲榮。無一人信之不爲辱。吾一人之志如此。後有繼之者。可無之。亦可。惟吾心之自揣無媿可也。如存有欲使人信之心。而故作非理之論。則進化之難。必有不可思議者。轉使欲有益于人者。適足以害人也。

批

有自由之志氣。固當如是。雖然。自立固可貴也。屈己以度人。其用心尤可敬也。豈可輕詆古人哉。

不讀書則無書可讀。讀書則當讀之書多。不作事則無事可作。作事則應作之事多。以無多之歲月。讀多書。作多事。其可少暇逸放棄也哉。

批

汝有見于此。是進步人之語矣。首四句非經閱歷者不知其味也。吾于五年前患無書可讀。無事可作。五年以來則患應讀之書太多。應作之事太多。但覺日不暇給矣。

唐叔平

世之尊孔子者。乃曰諸子皆不出孔教範圍。不知範圍二字乃阻人思想甚大。且諸子自有思想。何必湏孔子範圍哉。孔教雖大。何能範圍諸子之思想哉。是尊孔教者反失其所尊也。何也。有所謂範圍。而思想遂拘于範圍之中。而終無出範圍之外者。也。且孔子嘗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既曰罪我矣。則必欲後世于春秋之外。復有作春秋之人也。若有範圍以範圍之。數千年後豈更有作春秋者哉。故尊教主者。不必皆在教主範圍而教主尊。必有不

批

昔亞里士多德爲柏拉圖弟子。其事柏拉圖也。竭誠盡敬。及其論生計學。即日本所謂經濟學大駭柏拉圖共產之說。或問之曰。柏拉圖非子所最尊之師乎。何故背其說。亞氏曰。吾非不愛吾

師。敬吾師。然愛敬公理。更甚于愛敬吾師。何也。公理者吾師所最愛敬也。云云。若亞氏者。真能愛敬其師者矣。故尊教主者。誠不必以範圍爲尊之道也。

秦伯

積圓顛方趾而成衆生。積衆生而成世界。世界之安危治亂。視乎文明人者之生與不生。然則文明人者。其大世界之大腦筋矣乎。夫腦筋莫不自愛其身。寒何以爲衣。飢何以爲食。風雨何以爲上棟下宇。百體之安樂。在一腦之善自爲之。百體靡有圖報者。而腦之不倦。自若腦筋亦勞矣。故吾聞之。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孔墨者。豈不知圖逸樂者歟。而以愛天下之大身而瘁其一身。其諸孟子之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者乎。何居吾輩之不以腦筋自責也。今者百體病矣。然則當此時。腦筋可曰我非腦筋也乎哉。

批

百體不圖報。而腦筋不倦。二語通極。孔子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夫學與誨。非難。不厭不倦爲難。必如何然後能不厭不倦。必也視辦一切事爲己所必當盡之職。不窮惟是而已。大人之任天下事也。視之如縱欲。然何也。彼其不忍人之心。不可抑制。遇事之來。如有搔其癢者。然他人欲禁之。且不可。而何有厭倦之有乎。不過細人以聲色爲縱欲之具。大人以救衆生爲縱欲之具。而已如腦筋之爲百體謀。正此類也。

林介叔

老氏之言曰。還淳返樸。此中國誤認進步之變化。爲循環之變化之原因也。夫淳樸者。野蠻之別義也。更欲求返之還之。是自安於禽獸之道也。而天然之奴隸。取其不事人爲。易於混世。乃昌其虛無自然之說。而流毒於此數千年。此數千年國家之亡也。則曰自然而亡。國家之興也。則曰自然而興。究其實則一家人暴哮於草昧之中。無所謂興亡。無所謂變化。此一家之惡已極。彼之稍善者取而代之。甲一家之力已疲。乙之稍強者奪而守之。廷至今至於一物之微。一事之末。亦莫不曰有運數存焉。嗚呼。幾不知進步爲何語。安望其明白自由之理歟。

馮斯樂

師昨日言文明之自由。是有法律之自由。野蠻之自由。是無法律之自由。樂更謂野蠻之人不但無法律。而並無一毫之自由。雖縱情任性。隨意放掠。似乎不得不謂之自由。然甚非也。夫既無法律矣。則將侵人之自由。如是則有一自由。必有一不自由。然此尙不得不謂其無一人之自由也。不知我可侵人。人亦可侵我。人我相侵。卒無一人得自由。是故欲人人自由者。非人人自有法律不可。

曾廣勳

泰西一國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蹶不再興。不變而逆天也。故順天者興。天非與其一國也。逆天者亡。天非亡其一國也。一國不自變。人將順天代變之。而一國亡矣。一國能應天。則其國雖萬世存可也。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其此之謂乎。

批

天然之理。日趨於變者也。故不變者任天而實逆天。善變者制天而實順天。

鄭雲漢

德國之國家主義。英國之功利主義。法國之自由主義。即太平內之三也。德國即太平之據亂。英國即太平之昇平。法國即太平之太平。當今之世。歐洲雖三世並行。然以予觀之。今日正功利主義之世界。何則。國家主義。德國雖行之。日本亦効之。然皆有漸移於民間之勢。自由主義。法國行之。而屢屢有內訌之憂。近有復倡專制之政體。可見德法二國俱不能行也。國家主義。日是以後將不能行。自由主義。必待二十世紀後始能行也。

批

源本經義。引證時勢。極有心得。今日行之。而最有效者。實莫如英國政體。自由主義。雖善矣。然以全世界之人智綜合比較觀之。尙未能行。雖強好此美名。而實際則多窒礙也。故英國派真今日最宜之政體也。

師。昨言凡歐洲各國之人。皆有愛國之心。自立之質。故雖已亡之國。經數十年。或數百年。或數千年。而常思恢復云云。覺竊疑焉。夫阿爾蘭有幽蘭之烈女。而不能脫英之羈。西班牙有紅蓮之奇人。而不免各國之欺凌。波蘭有骨數斗之勇。烈而卒爲三國所吞。併埃及有亞刺非之豪雄。而爲英法所箝制。凡此諸賢。壯烈之氣。橫於宇宙。積之數十年。積之千百年。極力振奮。以圖恢復。而厥功未遂。而血染霜鋒。行志未成。而身逾荒島。非無愛國之心也。非無拔萃之才也。而喪亡若是。豈埃阿波西之氣運已絕乎。抑更有復起而接踵者乎。

批

問得極有心思。文筆亦甚整練。可稱精進。埃阿波西等國。雖亡之既久。積弱已甚。而此輩豪傑。繼踵不絕。此其所以可貴也。此乃彼中多少人物。幾經講求。養成此種獨立不羈之氣也。雖屢有挫敗。然愈挫愈堅。愈敗愈奮。其流風餘韻。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焉。觀其國之有此等人。吾知其必有獨立之一日無疑矣。今雖屢挫。豈可以成敗論英雄哉。

蔡孟博

國家之有主權。即代表人民之公共權也。權散於私民。則渙散而微小。歸於統一則強大而堅固。故不能不立一主權之國家。國家所主之權。國民所與之者也。國民之權大。則國家之

主權亦必大。國民之權小。則國家之主權亦必小。此二權者有聚分之別。無上下之分。故所聚之權。常視其所分之權爲大小強弱。故善治國者。常行其強大國民之權而舒伸之。政。故國家之主權。亦因之以強大舒伸。今之環球諸強國是也。不善治國者。常行其弱小國民之權而屈抑之。政。故國家之主權。亦因之而弱小屈抑。今之中國及土耳其是也。推及其初。不過逞一己之私而侵奪人民之權。人民之權既就於消亡而已。之權隨之以化爲烏有。其眼光如豆。祇顧一己。不顧大局。祇顧一時。不及未來。野蠻人之思想作爲種種如是。亦可笑已。

批

約翰彌勒言專制之國。必無愛國之人。若有之。則其君主一人耳。可爲此文注腳。

以大智大慧人。觀小智小慧人之舉動。不覺其可笑。祇覺其可憐耳。

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志於自由。必不可以奪之。可以奪之者。必其不自由也。夫志尙可以奪之。則無不可以奪之矣。中國無其此不可奪之志。烏能與自由者享自由之權利哉。權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已不能享之人。必代而享之。於人無尤也。無自由之希望。必不能有自由之力量。無其力量。則不能置足於大地爭競之場也。必矣。夫希望之所。至力量隨之。力量之所。至。成事之現象隨之。其效至速也。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國家所以

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有自主之志。行蓋深。知國家自強之大根原也。

批

志之自由。則思想之自由也。為一切自由之起點。

權利者天下之公物也。云云。數語。德國學者所稱道之說也。

馮懋龍

有剛毅之心。而後能獨立。有溫柔之心。而後能合群。合群尚文。獨立尚質。春秋之言文質。即所謂獨立合群也。天下之道。又質盡之。然人智日開。日趨於文。三代之前。據亂而作質也。春秋改制。文也。故春秋始義法。文王則春秋實文統也。但文之中有質。質之中有文。其道遞嬗耳。故合群之中有獨立。獨立之中有合群。人人有剛強武勇之心。自然有獨立不羈之氣。人人有親愛溫和之心。自然有合群不散之念。獨立者剛也。合群者柔也。剛與剛對。自生柔。便是無剛。質家尊尊。文家親親。人人皆尊自相親。便是無尊。故合眾獨而成群。合眾質而成文。群之又群。是為大群。文之又文。是為大文。如此即可謂之大同之世。

批

天下事理有許多相反而實相成者。如獨立之與合群。如競爭之與和平。如自信之與謙。

讓等類是也。此外尙多。

馮斯樂

夫以人力用事者。未有不爲天妬。其始也。用大力以壓之。其中也。壓之不已則百計以阻之。其終也。阻之不已則又多方以敗之。常欲敗其成功而甘心焉。凡辦事者。是以人力與天然力相戰也。戰而勝則得享其功。若畏而不敢與戰。必終爲天然力之奴隸。故欲脫天然力之羈縻者。必出其強力與相抗抵。務使之避舍而後已。然而所辦之事愈大。則其天然之阻力愈甚。固非容易制勝於一朝也。故或有僅及身而成功者。或收功於身後數百年者。一因乎其事之大小爲準。夫與天然力戰者。非有二力不能勝。一曰剛毅力。二曰冒險力。有剛毅力。則不移不屈。可能持久。而立於不敗之地。有冒險力。則無躲避。不畏強禦。可以遠取。如是方可以一鼓而勝。不然則一而再。再而三。終未有不能勝者也。然而辦大事者。雖不可即覩其大功。然隨地亦可覩其小效。其小效爲何。即險阻困阨是也。經一險阻。即收一步之功。故吾人辦事。當不以無險阻困阨爲幸。而以多險阻困阨爲幸。不求目下之即成。而求在于異日。不以無險阻困阨爲幸。則無規避心。不求目下之即成。則無苟且心。

批

甚是 勉之

周 逵

治一羣之條理。謂之律法。律法有二種。一合一羣之律法。一保一羣之律法。草昧之時。公理未明。則一羣之內。爭端甚多。即合一羣。則必有息爭之條約。是為合一羣之律法所由來。在公法謂之性法。即如今訟獄條規是也。天下不只一羣。一羣不振。則必居他羣之後。或為他羣所弱。故必有自保之條理。是為保一羣之律法所由來。凡一切教養之法。皆是也。二者具備。然後為國。二者皆美善。則其國日文明也。一統之國。無國與相比較。只知有息爭之律法。不知有自保之律法。何也。只有一國。無國以相形。則不知己之為一國。安有自保一國之律法。此律法既無。則國無進步。無進步則日趨日下矣。中國閉關自守之時。無國與相比較。凡一切律法皆從息爭起見。務為種種彌縫補苴。抑弭防制之法。只求君民相安無事而已。於教養之法。毫不講求。非不講求也。實不知也。老氏之學。所以日盛。由此。宋學之興。由此。今日之弱。亦由此。

批

中國教民養民。使民智日開。國步日進之法。除六經百子外。二千年來。不特無此制度。亦無此議論。亦無此思想。奇甚。

中國無國以相形。其希望甚窄。僅有六經所言唐虞三代大同之影以相映。故宋儒倡復

古等說。因慕古。故薄今。

能思想。然後能有議論。能議論。然後能有制度。故思想自由爲最要。言議自由次之。行爲自由次之。

中國復古之說。由于無國比較。可謂洞見本原。

楊玉伯

嗚呼。人之好生惡死者。亦大惑矣。哉。推其心。以爲我之所以爲我者。惟此七尺之軀殼而已。使無此。我何有哉。此由思想未透之故。夫身者非他。我所用之器具機械也。我者非他。天地間不死之靈魂也。有形者非我。無形者乃我。可生可死者非我。不生不滅者乃我。我也者。不論形骸之修短。不分世界之古今。不問山海之遙邇。初如何。今亦如何。天有常。我亦有常。其靈足以生百體。其力足以運全身。腦筋也。肌骨也。齒牙也。血管也。脾胃腸腎也。指甲毛髮也。凡定質諸屬。我所生者也。至若精液。若膽汁。若血氣。若涕涎。及一切流質諸類。我所運者也。皆我之靈爲之。亦皆我之力爲之也。然我何以造此有形之身乎。因我欲度衆生。救衆民。不忍一人登天堂。而置憤憤者於地獄也。故造此以爲度人之器具。救人之機械。人人得而共之。非我一人之私有也。我即大衆。大衆即我。雖大衆不知有我。而我無時不心乎大衆。我其勉哉。勿徒齒於人類也。

批

羣學家之言曰。凡野蠻人不知有我。雖然。我亦有二。有對於萬物而自我者。則軀殼是也。有對於軀殼而自我者。則靈魂是也。孟子曰。物交物。上物字則對於軀殼之我也。下物字則對於靈魂之我也。物既有二。則我之必有二可知矣。最野蠻之人。并不知有軀殼之我。次野蠻之人。則不知有靈魂之我。故能知兩我者。可謂文明之人矣。若夫佛之無我相。孔之無我。又不可以尋常之界論之矣。能知此義。真乃游行自在。得大無畏。

曾廣勳

今之世界。腦與腦爭之世界也。非人與人爭之世界也。人與人爭。腦與腦爭。同是人爭耳。何有分別。不知人爭與腦爭。蓋有界說。人與人爭者。干戈擾攘。日爭土地。殺人盈野。盈城。此等是有形之爭也。腦與腦爭者。格致火輪機器等。皆出於思想。而其思想皆發於腦。此等是無形之爭也。人與人爭。腦與腦爭之別。在有形之爭。無形之爭之異耳。

批

剖析甚精。雖然。腦者終屬於人之一部耳。以之與人對舉。究不合論理。無已。則改爲軀與軀爭可乎。

世界之魂

以一心之力。而囊括八荒。陶鑄衆生。窮極幽奧。出鬼沒神。使天下後世。仰之若泰。華尊之若神。明其古今衆大儒傑。士是也。如吾華之孔孟莊老。程朱陸王。天竺之釋迦。泰西之瑣格利底。佛拉。亞里斯多託。倍根斯。比樂薩。堪德。彌爾。達耳文。斯賓塞。諸大儒。皆以一時學者而顯。然執世界思想之轡。握改革腦筋之權。使天下傾首低眉。滌肝蕩肺。相將以入彼範圍之中。人間世爲之燦然光明。齊民爲之奮發鼓舞。吾無以名之。強名之曰世界之魂。蓋人無魂則死。世界無魂則僵矣。魂其足重矣哉。法國革命之大事業。演奇偉之歷史。誰造之乎。君查克。赫百旭斯。孟德斯鳩。盧騷。巴路達。諸儒者造之而已。斯諸儒者。法蘭西之魂也。使法無諸儒之出。而倡公義公理。則其國民至今尙沈淪於苦海地獄之中。腐敗萎頹。殆無生氣。亦未可知矣。

拿破崙

拿破崙之懷古曰。自古創開天闢地。未有之偉業者。不以人類視衆。庶而以器械視之。又自述懷曰。吾能使泥土爲吾大將。足知其心力之雄大。才力之宏博。獨具高立須彌。俯視羣蛇之態。千載下讀其片詞隻字。足使志氣飛揚。增無窮磊落嶙峋之浩氣。

英德協商

德自啟法以後。深懼其起而復仇。於是結德意奧三國同盟以拒之。然猶以爲未足抗俄法同盟也。乃思結英以抗之。與英雖無歃血之盟。而其欲結之心。則未嘗一日忘耳。最近英德之交涉事件。史而觀之。則彼二國今日之協商。其所由來。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德意志聯邦以來。功魁之卑士麥公。素不喜殖民政策者也。常曰。德國之欲獲殖民地。猶無藝衣之貧夫。而欲求千金之狐裘。希望雖劇。終不免貽夸父之譏而已。故妄思擴領地而買英人之怨。不如安分而親英之爲得也。此鐵血宰相畢生所主持不移之方針耳。無如舉國之心志難一。德人竟與英角。遂於阿非利加方面。遂至前後失敗。殖民之策。終難奏凱。蓋亦卑公之所逆料歟。雖然。德之殖民策。雖屢爲英挫折。而其聯英之心。尙終始不易。故每當兩國齟齬將興。德則甘就退讓。是以永免兵戎相見之日云。

英德所協商者何。維持絕東和局。分割支那大陸一切之利權。杜絕列強間之爭端。使各得施其鬼狐手段。以吸耗二萬萬土地之血髓。制四萬萬人之死命於優游不迫之中而已。夫今次處置絕東事宜。而克握其主權者。英俄日三國耳。三國中有二國心志合一。則絕東之局定矣。觀日本近今之外交策。大皆視英人之舉動爲轉移。故英德之協商。日本之拱手聽命也必矣。英日及德美之外交策。既同。則俄人之吞併策。窮矣。此二國協商之關係。東亞大

局。不待識者而知其最大且重也。雖然前途之變幻。尙未可遙測。吾人將拭目俟之。

嗚呼發祥地

自李鴻章定喀西尼條約以後。俄人遂直視滿洲爲己入囊中之屬領地。鐵道權貫其內陸。軍艦橫駛於黑龍松花。以哈拉賓爲陸軍之根據地。旅順大連灣爲海軍之重鎮。特創立關東總督。以任控制海陸之命。嗚呼。吾邦詞章家所稱爲祖宗發祥之地。不數年間遂化爲斯拉夫人稱之蹂躪區矣。愛親覺羅族侵漢之巢穴。今忽爲可薩克兵之射的矣。自義和團肇釁以來。俄遂藉保護鐵道爲名。遣兵數萬。齊戈南下。愛理三姓密古塔奉天營口山海關各鎮。相繼淪陷。三萬六千萬方里之滿洲。直成血雨砲煙之戰域。其生民荼毒之苦。固不俟論矣。當俄歷之八月一日也。俄國軍人建碑於哈拉賓而銘之曰。俄羅斯同胞流血之地。世世子孫。永其守之。毋讓。他族云云。又黑龍江口之尼郭來史克港。海參崴。哈巴弩夫史克各鎮。皆行盛大之紀念祭。其電祝有云。昔勒微理斯機將軍以五十年前之今日而發見黑龍江。今以此日而占領之云云。俄人跋扈之氣。吞嚙東亞之熱。亦可見其一斑矣。嗚呼。使滿洲既入俄人版圖。則由是而西略蒙古。進襲土耳其斯。汗則英之印度。危。南下朝。鮮。握日本黃渤之海權。則日本躡居其脇腋之下。而日本危。噫。此不獨支那之憂。抑立國東亞者所應共憂之也。支那無力爭之。抑立國東亞者所應爭之也。

不變亦變

昔飲冰室主人曾倡變法於中日戰爭後曰。變亦變。不變亦變。變亦變。變之權在己。不變亦變之權在人。而滿人以爲變法利於漢而不利於滿。官以爲利於民而不利於己。於是誅變法之人。逐言變法之士。杜絕變法之萌芽。宰鋤變法之根基。自謂變法之士既除。變法之機既絕。則滿人得以世世子孫。領有漢土。臣奴四百兆民衆矣。庸臣盲吏。得以永居此麻木不仁之天下。而長膺彼榮貴矣。乃未幾而禍起蕭牆。變生莫測。遂致拳軍發難。列強藉口勦亂。因而首都淪陷。聖主蒙塵。滿洲糜爛。生民塗炭之奇變成矣。列強對中國之策。莫不曰置中國於各國主權之下。而干涉其內政矣。吁。是以昔日待土耳其之故智待中國耳。是即所謂不變亦變一言之實蹟耳。

列強之變入國也。其道不一。或傾其舊政府而變之。如埃及印度等國是也。或留其舊政府而變之。如土耳其朝鮮及今日之中國是也。或當其未至之先而自變之。日本是也。己不知變。待人變之而後變。則己之權屬人矣。夫握天下之主權者。必實受天下之大利。未有主權既失。而猶得以坐獲利惠者也。故代而變之者。是代人享其利權也。抑吾聞之。自古各國之變法自強。皆自國民始。國民無自變之志。則雖以自強有爲之政府。亦終無所用之。是則今日中國主權之淪亡。非淪亡於今日之清廷。而淪亡於吾國民之不自奮也。吾國民其知罪矣。

愛國心

愛國之心。根於性情。而因時勢爲盛衰。一統之世。無所謂國界。故國以外無交際。國以外無爭競。交際絕。故無所謂國力擴張。是以強弱之形。無由分焉。爭競絕。故國權國利之名。泯焉。故愛國心之衰。非無愛國之天性。乃無由起愛國之心而已耳。夫國者。因對偶而後有斯名。如自秦一統以後。歷代所經過之歷史。皆命之曰朝。蓋言某姓握某朝代之主權耳。是以古有朝廷之名。朝廷與王族無別。而絕不聞有國民之字。蓋國民之義。亦因對外而生。自古以國爲君主之私物。民爲君主之私僕。國非爲民所共立。君非爲國民之代表耳。至多國之世。則不然。羣雄鼎峙。而強弱劃分。爭競劇而勝負立。見勝則國民直受其利。敗則國民直受其害。惟關係深重。故國民爲國之心。不能不油然而起矣。中國人民。二千年來。皆純然一統之世。迨至今日。愛國心之薄於他國者。積勢然也。非無其性耳。執今日之中國。而較諸十年前之中國。其愛國心熱度之漲率。蓋不可以尺寸計矣。嗚呼。烈雷一震。萬蟄齊春。我國民之前途。豈有艾哉。

破私

日本維新以前。浪人處士。爭議國是。然其時。或主張尊王。則謂之尊王派。或倡議佐幕。則謂之佐幕派。或持論公武合。則謂之公武合派。或持開港之論。或執鎖國之言。宗旨各殊。名目

迥異。雖然其愛國之心。以天下爲己任之志。則無不同也。如遊子之欲由華達英京也。或欲由支那海而越太平洋經大西洋而達之。或欲經印度洋穿蘇彝士渡地中海而達之。或欲逕由西伯利亞鐵道過波羅的海越北海而達之。所經之道雖相距絕遠。其終點則一也。夫以舉國之大。人民之衆。悉欲其是吾之所是。非吾之所非。言吾之言。行吾之行。不其難哉。惟所志既同。則吾當欽之佩之。日夜馨香而禮拜之。不暇。况以私心而陰相傾軋乎。故挾私心而以傾軋人爲能者。蓋其腦不洞天下之公利公害。腦不藏天下之公義耳。吾請告舉國之士曰。破私心而赴公義。亡私利而存公利。則庶足擔負荷天下之任矣。

英俄法之海權

英自戰捷南非以後。兵制改革之聲。喧於全國。擴張海陸軍之議。日熱一日。且聞將於此次廷議提議之矣。推其原因。蓋有數端。一自開釁南非以來。遣兵二十餘萬。死傷四萬有奇。苦鬥彌年。始傳捷報。其軍隊弱勢之夥。不待言而知也。且俄人窺印之雄心。躍躍欲動。一旦有警。不免臨時棘手。此陸卒擴充之所以必不能一日緩耳。一俄自光緒十五年至二十五年間。所布鐵道。出五萬九千里以上。即去歲一載。所布之線。亦至八千六百一十二里。然其目的。專在於軍事。鐵軌所及。即斯拉夫人種旅力所達之區。而可薩克兵蹂躪之地也。故英欲與之抗衡。舍海軍必無他道可取。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尤足慮者。俄法同盟戰艦。逐日增

厚。殆有駸駸駕凌英國之概。其進步之速。洵足警悚。今特比較英與俄法聯合之海軍力。列表以揭之於左。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光緒二十五年）

英吉利

艦種

既成

未成

合計

戰鬥艦

三八

一五

五三

海防艦

一二

……

一二

巡洋艦

四〇

五八

九八

計

九〇

七三

一六三

俄法聯合艦

艦種

既成

未成

合計

戰鬥艦

二五

一二

三七

海防艦

一八

四

二二

巡洋艦

一八

一五

三三

計 六一 三一 九二

一千九百年(光緒二十六年)

英吉利

艦種 既成 未成 合計

戰鬪艦 三四 一七 五一

海防艦 : : :

巡洋艦 一二 二六 一三八

計 一四六 四三 一八九

俄法聯合艦

艦種 既成 未成 合計

戰鬪艦 三四 一六 五〇

海防艦 一五 一 一六

巡洋艦 五二 二六 七八

計 一〇一 四三 一四四

自陸上之勢力觀之。英既已劣俄一步。故不得不求於海上操制勝之權。此英國近來擴充

軍備之輿論所以盛行也。噫。二十世紀。戰爭之時代。耳。波清此忌。弱滅強存。殺機既伏。非人力足以鎮之也。

人道乎抑人道之賊乎

列國之遣派大兵于中國也。曰爲救同胞以破文明之公敵。曰爲人道以討世界之暴族。其辭似不爲不正。其義似不爲不美矣。雖然。義和團之起也。因各國之驕橫暴厲。憤恨耿集。含辭已久。適端剛諸。思廢。上立嗣。欲藉爲援手。乃遂之。獎之。勵之。授以官爵。與以財貨。遂致有挺而走險之舉。其愚真不可及也。使義和團中有一華盛頓其人而主率之。其成敗豈遽足逆料哉。吾讀東西各輿論。蓋憐其罪而嘉其義者亦不鮮矣。嗚呼。義和團其果爲文明之公敵乎。果爲世界之暴族乎。姑置勿論。試觀列強破沽津而陷北京也。日美而外。莫不殺戮人民。奸淫婦女。掠劫財貨。虐暴之道。靡所不至。而俄人之蹂躪滿洲各地。其奇酷尤過之。執近日各外報以讀之。其慘殆不下十日記屠城記焉。吁。以野蠻不可名狀之列強。而以文明自居。人道爲言。其誰欺耶。德意志學者言。惟強者斯能握權利。然則權利爲強者之所私有矣。自今觀之。惟強者斯能受文明之名。而文明亦爲強者所私有矣。

今日少年

布魯德利有言曰。國家他日之強弱存亡。實握於今日少年輩之手。吾讀之不禁爲之汗流

十
滅昔而震惕弗已焉。夫以今日積弱不堪之中國而欲使之復強。已就滅亡之中國而欲使之復存。肩其任者。不其難哉。不其重哉。此至難至重之任。無論肉食之徒。與夫老朽之輩。所放棄謝絕。抑非其所勝任也。千鈞一髮。屬吾儕少年。少年不努力。則徒貽後人悲而已。少年其努力哉。其努力於今日哉。

心觀

法蘭西之大革命也。轟轟烈烈。光輝於歷史。地球各文明國。雖婦孺亦無不知之。而於胚胎革命之諸人。或少有知其功者。亞力珊大之武功震古歐。而近人皆耳其威名。亞利史多德之遺教澤後世。而識彼英名者或稀。蓋以人之性情。觀近而畧遠。觀粗而漏微也。要而言之。以目觀不以心觀耳。以心觀則遠近粗微若一矣。甲午之役。割臺灣於日本。而神州震動。庚申咸豐十年之役。俄人以外交術割東滿洲今各沿海洲數千里之地。則至今鮮能道其事。瓜分之害。人皆知之。保全之害。甚於瓜分。而人多昧之。推求其故。蓋皆不以心觀而已。不以心觀。則但能觀近而不能觀遠。能觀粗而不能觀微也。

戰爭者文明之母也

十九世紀之歐洲。其進步之奇速。殆若由地陟天然。然推其所以然之大原因。則在戰爭。此地球碩學家之公言也。歐洲自十九世紀之始至千八百九十五年。其間平和之日僅二十

九載。餘皆刀林彈雨之秋。前後大戰七十三回。戕生命至數百萬。其戰也。或以朝廷與國民之爭競而戰。或以新舊思想之爭競而戰。或以國際間之葛藤而戰。或以權利之爭競而戰。爭競愈劇。則戰禍愈廣。戰禍愈廣。則文明之程度因之以驟進。西人有言曰。文明以血購來。信不誣也。今特揭歐洲列國之戰表於左。足以證十九世紀之歐洲之慘狀焉。

國名

戰爭年數

土耳其	三十七年
西班牙	三十一年
法蘭西	二十七年
俄羅斯	二十四年
意大利	二十三年
英吉利	二十一年
奧大利及匈牙利	十七年
荷蘭	十四年
德意志 (除普魯士)	十三年
普魯士	十二年

葡萄牙

十二年

瑞士

十年

下抹

九年

塞耳維亞

五年

執上表以觀之。則十九世紀之歐。直亞利安人種之戰場矣。今亞利安人種之文明程度。既均。勢力既平。遂至如戰之不能。戰爭之無可。爭內戰既息。勢不能不挾其戰後之銳鋒。以直趨我東方。此二十世紀之東亞。必至於重演十九世紀之歐洲之舊劇也。雖然。十九世紀之歐洲。僅亞利安人種之戰場。而二十世紀之東亞。則為黃白合戰之域。其爭競之劇。戰禍之烈。必數倍於昔。日。而文明程度增高之速。率其亦數倍於前也。必矣。

羅羅山

羅羅山名澤南(譯音密節)當長髮軍舉難之際。身經大小二百餘戰。終以攻禦受重創。臨危謂胡公翼曰。危急時站得定。方算有用之學。站得定難矣。而於危急站得定。不尤難哉。蓋非平日洞理之深。見義之透。心地光明磊落。意氣輪菌。驟臨其境。其不戰競而不能自持者。幾希也。如瀏陽二傑士之殉義。則皆得而實踐之焉。吁。頑夫其庶歟。懦夫可以興矣。

孟魯上義

孟魯主義者何。盛行於十九世紀上半期之亞美利加者也。略譯其意。則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之亞。美利加也。斯主義自合衆國第五次大總統謝梅士孟魯氏首唱之。一時風行電馳。舉全國人民之腦筋中。皆莫不鑄藏之而固守之。然自千八百五十三年大總統菲摩占領加里火尼亞以後。未幾即遣提督白露梨率艦隊經太平洋以叩鎖國之日本。繼而干涉薩摩亞之內治。至近五六年來。則併古巴。敗西班牙。合布哇。征服菲律賓。銳力開太平洋與大西洋交通之尼加拉哇運河。近則入聯軍以擊東方之睡獅。一躍而登車洋之外交臺矣。執美國近數年之事蹟觀之。其變幻之速。膨脹力之偉。大海足驚鑿也已。

美之二大政黨。其一永奉孟魯主義。其一則執帝國主義。奉孟魯主義者德摩古拉特（Democrat）黨是也。與該主義爲反對者。則勒巴勃里克（Republican）黨是也。以此次美國之大選舉觀之。總統之任。仍屬麥堅尼。係勒勒且下議院議員之數。德黨亦歸失敗。然則今後美人

對外之舉動可以知之矣。

雖然。北美膨脹力之發達。豈中央政府之膨脹力哉。蓋以人口既實。國民之財力驟滿。國民之智力既富。自不能不向外湧出耳。昔以孟魯主義建國而獨立。今棄之以取帝國主義。蓋亦勢之所利。時之所迫。而不得不然者也。今聞其將新造炮艦三十二隻。擬以二十二派遣東洋。亦足驗彼經營東亞之熱已。

徊觀我絕。東則陰霾黯淡。天地浩然之氣。潛而不光。日本而外。無一膺獨立之實。遍地主權。皆爲人。有嗚呼。東亞人之東亞。果如何。耶。不於今日大聲疾呼。以所謂孟魯主義之主義。醒我同胞。勵我黃族。則將亘古長夜。無復見天日之秋矣。

外交

俄法昔爲冰炭之國。而結最親密之同盟。英美長相仇視。而今兩國之外交家。以互相親善爲務。卑斯馬克敗奧之後。乃復爲三國同盟。以聯結之。馬關條約既成。俄率法德驟起干涉。迫日本奉還遼東半島。干涉之言。猶在耳。遂猛進而植其勢力於朝鮮。繼而占遼東之旅順。大連二軍港爲軍事根據地。今則滿洲全土。直已爲其所有。日人恨俄之深。忌俄之甚。此世人所皆知。然日本政治家之輿論。多以親俄爲望。聯俄是盼。前者日俄美對英德協商而結密約之風說大起。蓋非無因也。世界各國。內懷猜疑險刻之念。而陽以歡好之形飾之。抑亦外交之恒術。而勢之所不得不然者耳。語曰。國無百年之國敵。非無之也。乃無終古長敵視人國之下愚外交耳。蓋外交之術。貴靈而忌滯。貴通而忌拘。貴滑而忌澁。貴巧而忌拙。國威之伸。縮。國命之強。弱。皆於是賴焉耳。

競自強自優

江浙之人。文弱媚懦。此世人所常知而常言之者也。然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摧滅弱秦。戚

繼光以浙兵建樹奇勳。明之東林黨士皆出其間矣。疆輓人族以遊牧殺伐爲事。清朝入關之際。辮髮所至。漢人膽裂。然今之八旗兵。則皆奇竄異常。不堪聞問矣。燕代秦隴之地。古以士馬精強聞天下。然當洪楊跋扈之際。綠營當之輒披靡。自羅胡曾左諸公出。湘人精壯之名。於是乎顯焉。而湘省古爲蠻區。奇人特士所不多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老子之所謂天道好還者。豈虛語哉。後興前仆。新伸舊縮。此通彼蹙。強弱代更。盛衰相伏。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里。據其已往之陳蹟而徵之。蓋靡不若是者焉。故百年後稱雄於地球上之國。安知非印度波斯。供其凌辱鞭笞者。安知非英俄法德。十九世紀所自詡爲文明者。安知二十世紀不共以野蠻目之。耶。今日之所謂野蠻者。安知翌日不以文明自號於世界耶。蓋強者自強。人不得而弱之。弱者自弱。人不得而強之。優者自優。人不得而劣之。劣者自劣。人不得而優之。強弱無定地也。優劣無定人也。惟競自強自優者。得以昂首雄視於世界焉。

膨脹力之出口

自蘇彝士河鑿通以後。而歐亞之大勢頓變。此十九世紀後半期四十餘年內之陳事也。今俄之築西伯利亞鐵道。美之開尼加拉卦運河。皆銳意竭力以經營之。竣工之期。可計日而待。將來二十世紀世界之大勢。其因斯二大工程。而生意外之變幻也必矣。以上三大工程。驟視之。不過世界交通之具。實按之。則白哲人膨脹力之出口。而侵亞之孔道也。

小說之勢力

十六

已故前英國內閣皮根之「燕代鳴翁」(小說名)一集。其原稿之值。獲一萬磅。法國一朝露樓報。發行之數。殆及百萬冊。然其發行之流滯。則恆視其所刊登之小說爲如何。此亦足以驗泰西誦讀小說之風盛於時矣。夫以封神西遊之離奇逼人。三國傳之荒謬無據。尙足使百世之下。作歷史觀之。推崇其人。膾炙其事。且不獨孚信於人民。即朝廷亦著爲典。則以崇祀之。不獨國內如之。即旅居異域者亦如之。吁。亦奇矣。小說家勢力之牢固雄大。蓋無足以擬之者已。

歐美之小說。多係公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曠。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然後抒一己之見。著而爲書。用以醒齊民之耳目。勵衆庶之心志。或對人羣之積弊而下砭。或爲國家之危險而立鑑。然其立意。則莫不在益國利民。使勃勃欲騰之生氣。常涵養於人間世而已。至吾邦之小說。則大反是。其立意則在消閒。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鱗角。甚至遍卷淫詞羅列。視之刺目者。蓋著者多係市井無賴輩。固無足怪焉耳。小說界之腐壞。至今日而極矣。夫小說爲振民智之一鉅端。立意既歧。則爲害深。是不可不知也。

觀俄

芬蘭。享有政治上自由之國也。初隸於瑞典。繼爲俄帝亞歷山大一世所征服。(千八百八

年事)遂貶之爲侯國。而其自治之憲法。俄依然未侵犯而蹂躪之也。然日征月邁。迨至今俄皇尼可拉即位以後。斯拉夫此黨於俄國最握勢力。俄國朝廷殆悉爲該黨人蟠踞地。雖俄皇亦不免爲其所動。黨人強變其軍政。使芬蘭之兵隊。皆統一於俄國兵隊之下。不可遏。遂於前二年出其狠毒手段。強變其軍政。使芬蘭之憲法遂成具文。議院不過贅物而已。今後之一日有事。則惟俄人之命令是從。於是芬蘭之種壓制之下。不可得矣。夫俄之政府。非萬國芬蘭。不漸成暗無天日之波蘭。永居斯拉夫人種壓制之下。不可得矣。夫俄之政府。非萬國平和會之首唱乎。平和會者。欲弭世界之兵事。圖萬國之康平而起者耳。而俄乃公然對其屬國芬蘭行酷暴之舉。動。蹂躪其國從來之憲法。削奪其人民之自由權利。不亦奇耶。然則俄人之性質及其舉動。皆可以斯例觀之矣。

東洋之大外交家

李鴻章以曾滌生之擢拔。率常勝軍以勦平粵寇。由是而歷任封圻。終至坐鎮北洋殆二十年。固儼然有功蓋一世。才壓儕輩之概。於是凡中外稍涉重大之交涉。非李伯則不能辦理之。蓋李伯位高望重。足使中外孚信之耶。西人動以東洋第一之大外交家屬目李伯。西人以李爲東洋之亦斯馬克。亦豈無因哉。雖然。外交家任外交術。獲土地。而李伯以外交削之。外交家以外交術攫取權利。而李伯以外交衰之。外交家以外交術結國友。而李伯以外交絕之。(如陰結俄而招各國之猜忌是)外交家以敏捷神速爲高。而李伯於半歲前已奉媾和全權大臣之

命延遷至今。其結局尙了無端緒。外交家以保護國權。擴張國利爲務。問言不得而動之。甘言不得而喉之。利不足陷之。危不足畏之。而李伯則慣隨俄人外交術之牢。寵往而不反。逝而忘旋。是可哀已。昔李伯至俄都。遂訂喀尼伯條約。以爲俄王壽。今忽聞其有密電致駐俄公使楊儒。李伯此次外交之高妙之處。其在斯歟。其在斯歟。此吾人欲引領遙望者也。

末路之拿破崙

拿破崙自莫斯科逐回。經聶布吉克一戰。而流謫幽泊兒島以後。繼雖有揭旗復起之日。然當歐羅巴全洲。交相抗抵。四面皆敵之際。終不免氣餒神沮。素日之絕世雄威。悉喪於一挫之下。見鐵巴兒於秋勒離官調拿破崙記與垓下一戰以後之項羽。聞楚歌四合。擁姬悲吟。殆遙遙相似。讀史至英雄末路處。殊足興無窮之感也。

新聞力之強弱與國家文野之關係

君主之權。替移於政府。政府之權。替移於議會。議會之權。替移於新聞紙。此歐西近數世紀所經過之歷史。而一定不易之階級也。昔英之波爾克曾指在下議院之新聞主筆席而喟然曰。「英國議會。合全國之貴族僧侶平民三大種族之力所組織者耳。然彼等之勢力。其宏大尤過之。彼等實獨握奇偉勢力之第四大種族(The Fourth Estate)也。吁。觀是語。足以知近世新聞之勢力爲如何矣。夫新聞不過白紙數章。文字數千。而其力遂至於抗議政府。

評駁議會。指導國民。彈劾衆庶。暴布外強之陰謀。羅列世界之大勢。而評議之。如英之泰晤士。及史丹達。及克虜義克美之阿爾德。及赫拿爾托。法之希家魯。及盧丹。俄之莫斯科史卡。及史魏托諸新聞。其一言一議。皆足以動其全國之輿論。而聳世界之視聽者也。迴視中國今日情形。何其懸異若此。殆亦階級所限。而不可飛越歟。

平和者歐洲以內之平和也

當十九世紀之末。列強久苦戰爭。於是平和之念熾。遂開萬國平和會議於海牙府。開萬國公法會議於巴黎。海牙府之平和會議。以不得眉目而輟。巴黎之公法會議。其公議條件。雖已公布各國。經各國政府之允認。萬國人士所共慶幸。雖然。遠觀列強之舉動。英則悍然決計。而蹂躪兩共和國於南非。於絕東則各竭全力以強占支那之土地。橫虐支那之人。民。燒殺掠擄。無所不至。而黃禍之聲。猶不絕於口。嗚呼。彼族之狡黠毒悍。至斯極矣。抑列強所謂維持平和。乃歐洲以內之平和。而非歐洲外之平和。其所謂海陸戰之限制章程。乃行之列強與列強之間。非以行之列強與列強以外耳。其所謂普享幸福。乃列強普享幸福。非世界各國所得而普享之耳。知此則列強之舉動。毫不足怪之矣。

逆賊之砭

吾湘王船山。身際明末。暨明鼎革後。志欲奮起而圖恢復。然以舉世無足與謀。遂築高樓。獨

居終身不下梯而沒。瀟天之憤。莫解萬一。冰雪之心。亘古鬱鬱。大可悲已。吾每讀其遺書。至議論縱橫處。未嘗不嘆其志節之高邁。故識見所以迥異庸衆也。

余旅東將二歷寒暑矣。東國之書。嗜之若飴。置中籍於腦外久矣。海島飄蓬。客偶檢讀。船山遺書二十四種。至其論宋張岱處。舉以示吾。吾誦之一字一句。欽佩莫名。玆摘揭之於左。以爲賊輩之砭。且以之勵四萬萬之具奴隸性者焉。

張岱歷事之宋祀諸王。皆敗度之純綺也。岱咸得其歡心。免於舊惡。而自詡曰。一吾一心。可事百君。一夫一心。而可事百君。於仕爲巧。宦於學爲鄉。愿斯言也。以惑人心。壞風俗。君子之所深惡也。晉宋以降。君屢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佐命於亂賊。而不恥。反歸於故主而不忤。皆曰。吾有所以事之者也。廉耻蕩而忠孝亡。其術秘而不敢自暴。岱乃昌言之。而以爲得計。嗚呼。至此極矣。且夫事君之心。其一者忠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岱曰。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才可以隨方面詭。合遇明與之。明遇闇與之。闇假令桀爲傾宮。將爲之飾土。木紂爲炮烙。將爲之熬爐炭。乎故有順而導之者。有徐而導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而匡之者。心不容一也。若逆天背道之君。自非受託孤之寄。任心膂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而必不可與用。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

之心也。全驅保榮。利而亂臣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事而有不可事。劃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可圖惟也。苟其有心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事可事者矣。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也。賈而居肆也。皆一於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說。廉耻喪。忠孝亡。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

與亡國同道

數千年前之埃及。非所謂文物燦然之邦乎。乃世世臣屬土耳其。至十九世紀中葉。乘土國之紛亂衰弱。思圖獨立。然未幾以蘇彝士海峽公債之關係。遂招英法之干涉內政。當時自英法特遣委員數名。以充埃及之顧問官。歐洲列國復設萬國審訊署。以判斷埃及與列國間之訟事。自是外國干涉之力日深。侵略日熾。國權日削。國力日微。國勢愈蹙。而其國主亦甘墮外人之陷阱而不自察。土耳其之羈絆雖去。而英法之蹂躪蒼至。終則英陰排法以圖壟斷之策。而天然膏腴之大陸。遂全入英人之主權圈中矣。埃及軍隊亦歸英人之統制。當時雖有阿拉皮將軍之崛起暴抗。千八百八十年事然亦僅足授人以鎮暴之口實而已。居今日以窺埃及。則彼之白八十餘萬之人民。土人約六百四十八萬此外皆流民或蘇丹民或歐洲之移民漫漫長夜。黯無天日。不至種亡族滅不可得也。

數年前曾以埃及喻朝鮮。以支那喻土耳其。斯固東西之情勢。若合符節矣。然自今日之支

那觀之。其情形殆與十餘年前之埃及。若出一轍。而紛亂狼狽之狀尤過之。韓非子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與亡國同道者不可存。昔康南海曾編彼得傳及日本變法記以進呈。今上遂致有赫然奮發力圖自強之舉。今吾人不可不速編輯埃及暨波蘭印度之淪亡史。以普示我同胞之國民也。

將來之支那

當洪楊騷亂之際。魏斯勒將軍受英廷之命。東來探檢支那內地情形。歸而就支那之將來而言之曰。支那者將昂首而起之國民也。他日如有英偉政治家及軍人之崛起其間。力圖進步。則彼等先藉用武器以向俄羅斯。俄羅斯非支那之敵也。支那人逐俄之後。乃西進以蹂躪印度。一掃吾族（英人）而出印度洋外。當此生存競爭之關。英遂至於不得不與歐美兩大陸聯結同盟以禦之矣。

魏氏其果深知支那之實情而有斯言乎。將來之支那。其果能如彼所言乎。抑將來之地圖上與歷史上無支那國之字。反與其言絕相左乎。此不獨地球各國所難斷言之。即支那亦難以自知也。雖然。支那者支那人之支那耳。支那之興。支那人自興之。支那之亡。支那人自亡之。支那欲自興。雖合所有之人類而阻其興。不能使之不興也。支那欲自亡。雖合所有之人類而救其亡。不能止之不亡也。今列強或唱瓜分或主保全。議論紛騰。肆口狂叫。噫。支那

之存亡死。活強弱盛衰。列強之意。見豈足以決此開天闢地之第一大問題哉。列強之意。見尙不能決之。况二十三年前之舊論乎。

地大人衆不可恃也

英法之蠶食印度也。訓練土人以殺土人。俄羅斯之開拓西伯利也。以可薩克兵清朝之統有四百餘洲也。其力皆出自明臣洪丞疇吳三桂等。今北支那之糜爛也。誰糜爛之。莫不曰歐人糜爛之也。滿洲之淪陷也。誰淪陷之。莫不曰歐人淪陷之也。然而冒危難。出死力。縱橫彈雨砲煙之中。以與支那決死活者。日本兵。印度兵。可薩克兵。安南兵而已。嗚呼。東亞人奴隸性之獨重。豈人種天然之劣歟。抑宗教之腐敗乎。抑風土劣。下而人性因之以殊異歟。此余所不能解者也。

吾邦人士。多以地大人衆爲可恃。豈直可恃哉。印度以二百兆九千萬人口。而亡於一商會。地大而人劣。人衆而心渙。亦奚以爲。

毀譽

日本自戰勝中國以後。檢其新聞。讀其近數年間所出之新籍。多以詆罵支那爲揮議之源。毛疵片瑕。肆口狂吠。日本尙如是。歐西各國。其慢侮支那之心之甚。又不必言而喻矣。嗚呼。政府者全國人民之代表也。中央政府之腐壞朽爛。既至於耳不堪聞。目不堪視。鼻不堪嗅。

口不堪味之地。步則其普國之人民可知。此外人所以敢於妄加侮辱而無稍忌憚也。昔傅君良弼曾語余曰。外人詆罵我邦之處皆實。至其稱譽我邦之處或不免有張大之詞。要之皆足取以爲我邦之箴言而已。傅君心地之虛氣之平量之宏。可以想見。

支那人之特質

日本自戰捷中國而後。唾罵支那之聲。漫於朝野。近五年所出之書籍報章。殆有舍是則無。以爲議論之觀。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舉國囂囂。異吻同鳴。推其原因。一不外彼輩囂張之氣。盛一爲外交政策之一端。而其總因。則在吾邦政府之腐壞。國民之精神不振。故外人得以任意侮之辱之而無稍忌憚耳。昔曾與友坐談曰。吾邦政府之腐敗不堪。雖達極點。然自吾邦之志士改良而更始之可也。外人代吾邦新建一善政府。則萬不可。吾國民中之謬種賤族雖多。然自吾邦之大英雄起而芟之除之可也。芟除之之力。出諸外人之手。則萬不可也。吾邦人廉恥掃地言之痛心之處。吾邦人不自知而外人知之。吾邦人所不敢言而外人言之。吾邦人所不耻而外人深爲恥之。吾邦人不自責而外人責之。太史公曰。悲莫悲於傷心。吾邦不以爲傷心。而外人心傷之。嗚呼。言之誠堪痛心矣。近日本朝日新聞有支那人之特質論一編。其言酷而實。其語迫而不可逃。雖然。舉全國四萬萬人民。而以一例抹殺之。不可不謂敢矣。率筆譯之。以示我國民。我國民讀之。其有感於衷歟。

韓惕氏曰。余前歲聞膠灣之變。入北京居二年。歐洲列強之跋扈憑凌。及皇上之毅然變法。西后垂簾之變。皆得一一耳目之。當時以爲支那之積弱尙可振。頑迷尙可醒。暨去歲義和團之變起。後載筆入京。旅居四月。亡國都市。蹂踏無遺。亡國人民。飄零失所。揮淚頻弔。而今始知支那之積弱不可復振。支那之頑夢不可復覺矣。瓜分之局難成。保全支那（支那變法革新）亦非易。國於東隣之日本。其保安維持之任。有更重之感矣。

支那人乏愛國性。而富于自私心。至生其忠勇義烈。慷慨激越之性情者絕少。利益是重。虛禮是貴。計一身一家之私利。忘天下之公義。雖然有四千年之歷史。四百兆之民衆。四百萬英方里之土地之國民中。豈無二三豪傑與夫數百千之志士乎。支那之復興。豪傑志士乘時而起。是吾邦人之深望。而余亦希望中之一也。然今皆失望矣。

嗚呼。今日之支那。爲如何之時耶。國都陷落。皇室播遷。市邑化爲灰燼。宮殿成爲馬廐。婦女被辱。財產被掠。其蒼涼慘愴之狀。即以戰勝國民中之一人如余。尙不免悲憤斷腸。支那國民。遭逢其間。其悲哀痛憤。應如何耶。當日亡國之慘。即未自寓其事者。亦必遙知支那人之痛憤莫名也。然支那人竟出人意料之外。國破城墟。漠不關心。帝后蒙塵。置若罔聞。至一身一家之利害休咎。則厲心焦慮之焉。蓋彼輩四千年來具有一種

之積性。因其此種積性。不顧國家之榮辱。與同胞之休咎。而惟一己一家之利是求。其積性惟何。無他「服從強者而不可抵抗之」是也。

事強以免害。侮弱以奪利。此支那數千年以來之錮性。而非一朝一夕所可破除之也。即如去歲義和團之事。徵之。當義和團初起之際。四方響應者數千。是彼等以當代無上之強而目義和團也。迨天津既陷。北倉繼破以後。士氣瓦解。於是即以無上之強者。日南蠻北狄西戎東夷之聯合軍矣。故或遁逃奔避。或屈拳受縛。或棄械投敵。此外則無所望。此進擊北京之所以易。又列強與支那國民之戰鬥。所以先難後易耳。支那人性質之腐壞。不獨於戰鬥時徵之。即平時亦莫不然。余之入北清也。見彼輩終日嬉嬉然相嘩於敵軍保護之下。商則幸敵兵之掠奪以獲餘利。士則爲敵軍之使役。(奴隸)乘秩序紊亂。四民驚惶。不知適從之時。而要索財帛。(賄賂)親王大臣則於都破帝逃之時。賴敵人之保護。而深慶妻妾財產之無恙。大小臣僚。則於國家危亡之秋。求外人之保薦愛護。而關心時局。慷慨悲歌。至忘寢食之儔。則劃然絕迹。嗚呼。是誠不可不謂支那人忠愛義烈心之乏絕也。蓋因數千年所陶鑄之服從強者之膠性所致耳。支那人不獨具天然之奴隸性。且善知爲奴隸之術。而毫不以爲耻。余之旅北京也。儼居皇城西華門內南池子。斯地內務府官吏多居之。城陷之時。死節者應衆之地也。然

竟未一聞其事。或曰家主平然語余曰。曩外兵迫城之時。居民驚惶狼狽。欲逃無術。乃相謀。駢跪東華門外。以迎外兵。並備茶果。以表隆伏邀恩之意。斯時一士官率兵卒百餘至。見我等恭順若此。乃下騎與兵士共休息而呼水。我等窺其神氣頗平。直跪請順民之證。彼乃書大日本順民等俾之。自是佳民皆倣其製。各掛旭旗於戶云云。當戰爭之時。支那人恭順謹慄。搖尾乞憐。足知支那人降伏於強者之術。最巧而馴也。假使孟子評之。必曰。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矣。今爲迎王師之人民。昔爲迎義和團之人民。將來必更爲迎何國之人民矣。彼輩之向背去從。唯視勢力之多少。較利害之大小而已。善惡義不義之別。不暇顧也。支那人奴隸性之沈痼。誠堪吐舌驚愕也。

支那以忠孝節義禮義廉耻爲應酬語。文士以此數字爲拾青紫之靈符。故日日此數字不絕於口。然覈其實。則輿盜賊之言廉耻。娼妓之言節操。無異彼輩不能死君辱臣耻之義。曰忠節於外人也。營私利而爲外人之好細。曰對外人盡義務也。嘻。抑奇矣。彼輩或裝敵國最忠誠之順民。則當外兵祝宴祝節之期。盛裝臨席以爲榮。或欲博外人之讚賞。則暴露己國之惡劣。其最愚而堪憐者。則以已獲外人之奴隸。誇耀於鄰里。盜用其衙門之圖印而受刑罰者是也。凡斯等可笑可悲可憐可恨之奇態。數不勝數。要而言之。支那人之性質。最以強者爲最可畏怖。且非服從強者不足以保身家之利益。

非藉強者之威以欺凌弱小。則不能滿其自私自利之心。因是而廉耻節義皆可置之度外也。

支那人之乏自強心。既如上所言矣。然亦有出死力以抵抗強者之時。此時惟何財產破滅。妻女凌辱之時而已。而當斯時能決死以爭者甚鮮。彼輩對暴虐無紀之外兵。反忍其所不能忍。自制其怨怒憤恨。搖尾乞憐。而思免禍。支那人服從強者之性之堅且固。蓋出諸常人意料之外矣。支那之士商。其所希望。不外一身一家之幸福安逸。其所謂忠孝節義禮義廉耻。亦不能出幸福安逸之範圍以外。使出此範圍。則絕無忠孝節義廉耻之可言。故背義以服從強者。亦支那人之故習。毫不足怪者耳。社會無公德。國家無元氣。雖以如何之振作鼓舞。豈復有所益哉。則北京百萬之人民。當國破主辱之日。滿目慘愴。懷其之時。而劇場業之盛。尤過於昔。三國水滸之演唱。依然如常。我邦之唱東亞同盟者。抑何如耶。

即使支那政府腐壞。人民文弱。其俗唯利是重。然其國民全體當國家成焦土之秋。義不降敵。如杜蘭斯哇兒國民。此世人所共引領而期望之者也。乃支那人遭國家之大變。社稷淪亡之日。親戚流亡。隣里星散。皆置之不見不聞。其持身反放蕩無所忌憚。絕不敬虔恭謹。思災辱之所由來。以求自新之道。吁。不其奇耶。試踏北京天津等處。其地

雖爲兵燹之區。然觀其市廛。聳鬧如故也。觀其庶民。擾擾如故也。遊客之多如故也。娼樓戲園之繁盛如故也。小民之爭利如故也。婚禮之舉行如故也。貴官大員。則高車駟馬。前衛後護。意氣昂然。市人則乘外兵洞開各所門戶。以遍遊生平所不能入之宮殿。富豪則備盛饌佳肴。以邀外人之下顧。或見貴紳大賈。盛服禮裝。擊鼓鳴金。以呈頌德表萬民傘於外兵。嗚呼。苟不悉支那人之性質。誰將以亡國之都市視之。以亡國之人民視之耶。

如以上所述支那人之特質。劇言之則無義無信無禮無廉耻。唯服從強者之威。及藉強者之權而易習於強者之惠。強者苟去威施恩。捨權布惠。則若輩必目爲王者仁者。而心悅誠服之。然若輩亦有忽然矢恭順服從之心。生放僻邪侈之志。乃至濫用強者之恩惠。如北清一帶地方。旣人聯合軍手。則若輩之生死休咎。皆由外兵操之。若輩初唯仰軍隊之惠以留其殘生。此外他無所望。婦女之被辱。財產之被掠。皆默視而吞聲忍之。及一旦列國軍隊長官憐其慘狀。傷其流亡。禁暴虐無道之行。開保護撫安之途。若輩則頓忘已往之苦狀。迷目前之利慾。藉警察保護之力。遂漸致無禮於軍人矣。又若輩見一外人保護其家產一切。陽頌其德。陰詬其糊塗。或比較列國軍隊保護力之優劣以爲取捨。保護所及之所。則雖一物之微。亦難應軍人之要求。保護所不及地。雖

遭如何之誅求。亦決無抗門之者。吾駐北京之日。屢往來地安門內外。門以內爲皇城。各國占領區無別之地也。門以外爲日本占領地。支那小民。偶於門內遭外兵之掠奪。若輩知爲保護所不及地。故唯哀求號泣。然出門外一步。則倚日軍之保護。變泣涕爲憤怒。變號哭爲叫罵。喧囂力爭。以與外兵相抗。外兵之不法。固無待言。然唯目前一步之地。轉瞬間即大改換其面目。即傍觀者亦致相憎。況對門之外兵乎。故往往多殺傷事。蓋不足怪也。世人皆咎俄軍之暴虐。余亦咎之。雖然。接支那人多。撫支那人久。則知其畏怖威權。而不化於恩惠也。仁政之下。難以服饕餮之支那。故俄軍之行爲。適可謂對支那人之良策也。蓋支那人腐壞之病。已入膏肓。非與以重笞鐵鞭。決不能使之覺悟而自新耳。

大凡一國國民。當其國家衰亡。社會解體之日。則弱點一一暴露出來。今日之支那。不可謂弱點暴露之時代也。今捕捉其弱點而批評之。固屬酷刻。且就直隸之半省。以抹支那全局。尤不可不謂酷且刻也。雖然。余固知之矣。余敢大膽爲斯苛論者。抑非無故。以上所陳。演支那人之特質。羅列支那人之醜態。雖不外直隸半省。然支那人特質之來源甚久。浸潤甚深。普及甚廣。決非一時代一部落而止。其全國之性情風氣。教育習慣。皆莫不具有此種奇特原質。北直所以獨暴露無遺者。不過偶因團匪挑發之耳。

讀支那之聖經賢傳。而後知支那人之特質。非一朝一夕之間所偶成。支那之聖經賢傳。皆能於數千年以上說明之矣。孟子曰。「惟仁者惟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惟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力不能敵。時機未至。則服從之。此支那上古之理想。而孟子以仁者智者目之。今支那人屈服乞憐於列國軍隊之下。惟恐不及。自彼輩言之。則仁者智者之爲也。孟子又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余常誦之。此孟子唱破共和主義之言也。殊不知此即孟子唱破支那人乏缺忠君愛上心之特質也。今日之支那人。多怒帝后。誤國殃民。絕無悲嘆其轉徙流離者。孟子之眼光。蓋能窺破支那人民之肺腑也。

孟子又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晝曰。後我后。後來其蘇。」讀斯言而後知三千年前之支那。三千年後之今日。其性質蓋毫無稍變化也。又那人之心。無所謂敵國。無所謂己國。推翕然服從強者以遂其自利自私之念。北薊土民。當家破國亡之日。皆引領望日本軍之保護。殆有如孟子所云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感。而今而後。殆知支那人之奴隸性。非盛於一代。

一時。蓋自古而然矣。且非僅一部落。易地莫不然也。

團匪事變既生以來。不但於北直一省足以發見支那人之特質。即舉全國皆足以窺破之。支那雖有南方北方之差異。然人同其種。國家同其號。皆黃帝之遺族也。皆滿人之臣奴也。然而國都被破。皇室蒙塵。同胞被戮。而南方人士。靜然傍觀。甚至指摘北人於嬉笑怒罵之間。噫。求諸今日之世界中。蓋支那以外必絕迹也。北方方決死以與外人相爭抗戰鬥。南方則與外人和睦如常。諸督撫以北京政府爲殃民誤國。違其諭令。別開生面。不可謂明利害審成敗矣。若以忠勇激憤。不顧成敗利鈍之大節上觀之。諸督臣不能無咎也。又南清人民苟稍具敵愾忠勇之氣。則必急國家之急。捨成敗利鈍之見。不顧督撫之抑壓鎮撫。出萬死以與外人決生死存亡之機。敗則已矣。勝則可爲世界。中巍巍烈烈一大獨立不羈之帝國。而支那人竟不出此者。蓋不外利害之界明。成敗之慮深。知不能不服從強者耳。端郡王等以義和團及董兵橫抗列國者。不通天下之大勢也。南方封圻大臣不與列國推難者。通天下之大勢也。以成敗得失之心。而滅滅精忠殉國之志。皆孟子所謂仁者智者之舉動也。余謂南清諸疆臣坐觀成敗之心。北清人民屈服外兵之下。而不知愧之心。蓋可以一例觀之也。

或曰南清諸疆臣自團匪開釁以後。晏然不動聲色。不但不助北京之攘夷黨。且屢耿

其命令。此非南清人乏忠勇敵愾之血誠。實清朝之法令制度所馴致。烏得以一例缺忠誠性質。目南清漢人哉。曰。是固有之。雖然。子僅知其一。未知其二。當愛親。覺羅朝入關定鼎以後。即定永遠滿人獲享受特別權利之制。二百年來。漢人多不平之。且今滿人智識之程度。武勇之資。富力之厚薄。皆遠劣於漢人。以故漢人常笑滿人之絕愚絕蠢。然以積重難返之故。滿人於政治上。尙能保有特別之威權。且滿人雖愚蠢。唯於政治上能力。似優漢人一步。故始終能籠絡漢人。能利用漢人之勢力以制漢人。而漢人則乏經濟之大才。多拘於小節。而無處大局之才幹。此漢人所以嘗受制於滿人而不自知也。徵之支那近代人物。前有曾國藩。後有左宗棠。皆純乎漢人也。然終日率其子弟部下。汲汲圖清朝之興復。是亦奴隸之性質。自天稟受也。彼等若以一代功名。達觀大勢之趨向。打破滿人之勢力。全用漢人以建一善良新立政府。或無今日之禍亂。亦未可知。而彼等不然。以降伏之辱。置之于度外。不爲漢人之義士。嘗爲滿人之忠奴。是亦奴隸之性深。以爲既受滿人之功名富貴。能爲清朝之一大忠臣。亦心滿意足已矣。受滿人之功名操縱。蒙滿人之勢力呼喚。安得謂爲獨立不羈之英雄耶。今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諸老臣。及山東之袁世凱。四川之王之春等。皆負漢人之望者也。漢人際此團匪擾亂不息之日。彼等苟能乘此時機。改革國政。一新法度。貶黜無能之滿人。責

爵頑陋之皇族。新四億民衆之耳目。博列國同情之扶翼。是實足雪二百餘年爲滿人奴隸之大恥。亦所以大伸漢人之勢力。又足以中興支那。得與列國立于公法之中。互相親和。擴張通商之權利。而義和團匪之禍源。足以永絕無踪也。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之道。舍此更有何謀乎。而彼等首鼠兩端。坐觀成敗。絕無挺身于國難之勇氣。事變以來。從未有籌一策。畫一謀于其間。唯有安臥高閣。笑傲于二八侍宿之前。出而廣車駟馬。任意遨遊。嗚呼。此南清漢人之實況耳。如予所論。殆亦高視之也。

余聞之。我日本某士官。當北京陷落之後。謂支那某大僚曰。事既至此。公等宜相謀以護衛兩宮之名。率兵數千赴行在。以兵力削董福祥之大權。且重懲肇禍之諸王大臣。汰冗員。裁匪兵。還與列國開真誠之談判。公等何恐而不爲之。彼輩以爲係反叛舉動。二三謝絕。某士官退而嘆曰。支那官僚之憂心國家。萬不及吾人憂心之切也。云云。吾日本人每接支那人。例必生此一層感慨。蓋無怪也。嗚呼。此回之事變。滿洲勢力。實已全傾。而漢人尙冥然甘受滿人之操縱如故。我邦談東邦經綸者。見之能勿慄然慨嘆耶。

漫遊南清地方者。徃徃失望南人之輕儇浮薄。却多屬望北人。遊歷北清地方。目擊北人之因陋因循。却多屬望於南人。皆以爲此地雖如此。他處必不然。烏知支那人之性。

質。雖有南北之分。而其不可救藥則一也。設使移北清人於南清。則變爲輕儇浮薄。亦猶南清人士移之北方。而變爲因循固陋矣。如余亦大失望於北人之不足有爲。而尙屬望於南清人士之一人。故每當事變之發。輒未嘗不思南人之乘機而起。試舉數年之例以證之。膠灣之變後。列國皆藉權力平衡爲名。以要挾清國。而北京朝廷。柔情卑屈。毫無抗拒之勇氣。斯時余以爲南清人士必振袂而起。大有所爲矣。孰意康有爲一派。而外。絕無所舉動。當此之時。皇帝雖銳意維新。力圖富強。然不腳踏實地。轉使頑固之滿人。顛覆壯圖。嚴滿漢之界。而後知支那人之不足有爲矣。夫以南清土地之廣。不能容一康有爲。而各督撫却汲汲剪除康黨。以求迎合北京政府之意。余當時既深慨南清之風氣。尙未如余之想像也。迨其後天下形勢。日趨黑暗。北京政府。乘剪除康黨之餘勢。慫恿義和團。公然試其排外舉動。甚至舉天下蒼生。使之遍嘗塗炭之苦。而南清督撫。悠悠然袖手旁觀。一似深喜北京政府之舉動。而樂於釐成之者。然一旦兵端既開。進無助北京政府以抗外人之勇。退無以善都城破亡之務。無革新國政之畧。無薦賢善任能之明。唯日僥倖其境內平和無事。以塞責。吾於是不能不深感南北人無徑庭之異焉。

嘗思支那人之性情。不固陋則流於輕佻。不傲慢則陷於卑屈。寡自信自負之念。乏獨

立獨行不顧物議之勇。彼輩非不欲新。以舊強於新。非守舊則難遂其自私自利之慾耳。支那人無新舊之界。唯有利者則死力趨之。有害者則死力避之而已。

南清人與北清人。雖性情稍有所差。然此乃境遇使然而其性質。決無所軒輊。譬有二支那人。一爲支那人之僕。一爲外國人之僕。觀其風采行爲。始如有異種之觀。此其境遇使然也。若於其性情特質。則不啻萬人同一。絕不見稍有差異。嗚呼。吾因義和團之亂。獲觀察直隸一帶之士風民俗。不禁深慨西隣友邦之不足恃也。

殊謁氏曰。吾論支那人之特質。特指摘其弱點。儼質。是豈僅因研究支那民情之故哉。亦欲聊資我邦對清政策之一助耳。對清政策將如何。試陳其大畧如左。

一 對支那政府及其人民。當以強力爲主要。蓋支那人一旦見已強於他人。彼即施其橫奪不法之舉動。一旦見他人之力強於己。即直棄其反抗之念而屈伏他人之下耳。

一 彼等雖謳歌本邦所施仁政。他日不可望彼等化爲本邦之忠勇臣民。蓋彼等雖以仁政仁德而絕無感激之念。唯知計利益之多少也。

一 因欲使役支那人利用支那政府。萬不可使之忘現實之利益。且爲彼等所施之惠。現時即當要求報酬。不可稍延。因彼等眼中僅有利益交換。無義俠親切之感情。

也。

一支那人民之舊習。唯限於一身之瑣事。使不破壞其衣食居住之舊習。刷洗其冠婚喪祭之舊例外。仍可悠然享其平和康樂。至於國家之制度。國政之方針。勿論如何改變。彼等必漠不關心也。

一外來之勢力。尙能若是掣禦支那人民。若萬一大英雄起於國內。握多少之勢力。得以樹威。偪伏四近。彼等必翕然響應。唯處今日無舉事之英雄。即能舉事。亦難養其偪伏四近之勢力耳。

以上諸條。皆爲今後定對支那政府及其人民方策之要策。決不可河漢視之者也。今後所施之政畧。商畧兵畧。望當局諸公。其參照之。嗚呼。吾有何怨。而欲痛罵支那人耶。唯欲論我國將來對清之政策耳。吾不得已也。

奴性

猛虎窘檻中。乳犬病貓。皆得環而侮之。及其犇深山。據大澤。則羣獸懾服。莫敢誰何。賢者居壞世。勢力充則羣小趨之。如蠅之附膻。勢力去則羣起而詬病之。及其勢力復回。則又奴顏媚態。以犇走囂號於其胯下。自數千年歷史。暨今世情形觀之。此種奴性。錮不可破。不可謂天潢神明之種之特質也。宋明之際。朋黨相攻。勝負迭更。當時朝內臣工。盲從瞽因者。雖衆。

然而辨清濁。劃黑白者。亦不乏人。且民望皆屬清流。殆亦由當時學問之力。浸潤於人心。甚深歟。戊戌以後。明哲之輩。龜縮蜷屈。黨禍二字。錮諸肺腑。其堪憐情形。不可名狀。噫。殊足笑已。池希文觸宰相夷閭怒。黜職出朝。朝士畏相威。無敢過之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時質以酒在告。扶疾蒞宴都門。流連話終日。大臣謂之曰。子有病可辭。何爲自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忘之。如得爲其黨人。范公之賜賚多矣。聞者爲之縮頸。吾恐今日之朝士。讀之。當必爲之咋舌驚愕已。

英雄國

蘇峯生曰。人有大志。謂之英雄。國有大志。謂之英雄國。英雄國三字。頗奇特。而可深味之者也。夫英雄多成於爭競最劇場中。必經多少之苦難危險。而後驚人之偉業。眩人耳目之歷史。出焉。國亦猶是耳。孟子曰。國家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今日之中國。萬國之公敵也。或羨其土地之廣大。則思剝削之。或畏其人民之衆多。則思魚肉之。或畏其智慧之發達。則思愚弱之。或忌其膨脹力之偉大。則思抑壓之。或驚其富力之盈實。則思吸竭之。或用溫和手段。或取強硬方針。要之。皆吾人生存競爭之大敵而已。四千餘歲之中國。國難外患之深。鉅。蓋於今日始達其極點也。十九世紀上半期之法蘭西。歐羅巴全洲之公敵耳。拿破崙率彼國民。東征西擊。各國聯合軍。屢爲所破。法國革命精神。遂至浸及全歐。即極東亦漸受其影響。

嗚呼。英雄國自英雄造之者也。拿破崙造英雄之法蘭西。法蘭西人口僅四千萬。耳。驅四千萬國民。足以敵全歐。驅十倍法國之國民。豈不足以敵全世界。耶。昔英國魏斯勒將軍曾謂中國有蹂躪天下之資格。雖然。吾聞其語矣。英雄出而實之可也。中國既爲萬國之公敵。故力不足抗萬國。不足以圖存。智不足以凌萬國。不足以圖存。嗚呼。欲以今日頑冥而腐朽之政府。敵萬國。是欲以肥豚鬥虎。以病犬逐狼耳。豈可得哉。故彼輩欲敵萬國而圖自存之策。捨驅義和團於死地而外。別無他長計也。

今後之發祥地

俄皇尼可拉第一世。承先祖之遺志。奮開拓版圖之陰謀。當千八百五十三年。藉口敘釐。以與土耳其橫開爭端。思據土都君士坦丁。以圖席捲東歐。而獨握里海之海權。無如英法干涉驟起。遂釀成苦里米亞之大戰。終至以臺尼浦河畔之地。迫還土國。結永不許干涉土廷。及軍艦駛行里海之條約。此一戰也。俄羅斯數世經營。亘古雄圖。瞬息間皆化爲浮雲泡影。尼可拉不俟戰爭之終。鬱憤填膺。賚恨而沒。而東歐遂從此絕北顧之憂矣。俄人南下之志。既不獲逞於西。乃復整戈東向。五十年前之土耳其。其今日之支那。皆俄人垂涎之域。今昔雖殊。而事態則一。俄人東侵之策。既蓄意於數十載以前。至今日始乘義和團肇釁之機。數千里滿洲大陸。不一二月間而囊括無遺。嗚呼。使滿洲果終落俄人之手也。則魚肉支那全國。

之。日。固。可。翹。足。以。待。然。支。那。外。之。二。大。帝。國。恐。亦。不。能。無。所。影。響。也。此。二。大。帝。國。惟。何。曰。英。領。之。印。度。暨。太。平。洋。岸。之。日。本。而。已。

英人克樂詩曾有言曰。英國於亞洲領地及屬國之面積約二百五十餘萬。人口約及二百兆七千萬有奇。吾英實亞細亞洲中之一大帝國也。又曰。俄國東侵之策勝。則英國必敗。俄之益即英之損。俄得即英失。蓋勢難以並立云云。其言似過劇。然按其實。亦非妄誕。近歲以來。英國輿論。多倡排俄之論。而兩國開釁之破綻。屢欲爆發。然足以遷延迄今未致以兵戎相見者。不得不謂英人富於持重不迫之性。而俄則巧於外交之機耳。雖然。今日之滿洲問題。不特爲東三省存亡之機。而東方全局之生死係之。不特立國東亞者之安危係之。即俄人東侵策數十年經營之成敗係之也。俄人懼蹈苦里米亞之覆轍。乃外則揚言璧還滿洲。而實則欲握盡滿洲所有一切之權利。堅樹所有一切之勢力。僅與清廷以統轄滿洲土地之名。以是等手段欺孺子弱婦之清政府可也。以之迫冥頑腐朽之支那可也。欲以之騙萬國也。豈可得哉。五十年前苦里米亞之惡戰。吾恐難免復見於今日矣。

日本自俄之築辦侵東鐵道以來。而恐俄之心甚。自遼東干涉以來。而憤俄之心甚。自兩國於朝鮮屢相衝突以來。而忌俄之心甚。日俄開戰之端。初欲破於干涉遼東之際。繼欲破於占據旅大之際。繼欲破於馬山浦問題。而今則日本死生問題之滿洲問題出。同時而要求

朝鮮之鎮海灣之妖雲驟起。日本雖欲避俄人之銳鋒。吾恐哥薩兵之野心。不致加白刃於大和民族之頸上。必不止也。中日一役而後。日本陸軍增至五十萬。海軍增至二十餘萬噸。其擴張軍備之目的。曰以之亡支那也。則如各列強之干涉何。曰以之分割支那也。則分割策之害多益微。曰以之征服朝鮮也。則朝鮮既已成日本領地之實。然究其目的之所在。皆不外欲以雪干涉遼東事件之恨而已。近日風傳日本以海艦三十五隻。探英擊俄。事雖無據。然亦因日本政黨之激昂。民間之橫議。故世人所以生此逆料耳。

英德協商。其主義在洞開支那門戶。而杜絕瓜分土地之爛局。其目的在協同一致。以分取支那遍地之利權。而俄則強占滿洲。獨營私利。是顯然與協商之主義爲敵耳。是顯然蔑視各國耳。雖然。俄政府懼于各國之憤怒。乃聲言日後必以滿洲奉還清廷。而一面迫增祺於奉天。迫楊儒於俄京。以訂奇譎毒辣之密約。嘻。執彼十二條件觀之。今後之滿洲。尙得謂爲滿洲人之物耶。俄人欲以一紙掩天下之目。天下之具目者。豈皆盲瞎如清廷耶。且我人之言平和。猶盜賊之言道。德觀彼近日之情形。日速求回復平和局面。而陸軍則陸續派遣艦隊。則逐日增加。使彼海陸軍之勢力。既充足可恃。則必不踈列國之挑釁。而後敢言戰矣。俄欲以滿洲爲侵略全亞之根據地。故彼經營其地。日夜不怠。今既入其口。中人欲奪而出之。必竭死力以相爭。滿洲死生問題。非僅關係一二國。且勝敗亦非一二月所可判。若是則

滿洲數千里幅員之地。直二十世紀初葉之大戰場也。俄勝則蒙古西藏等地必爲俄所有。俄藉其地以窺印度。則印度之運命危。南擊朝鮮。憑對馬海峽以與日本爲難。則日本之亡不可知。使英日幸而勝也。逐俄軍於黑龍江外。奪彼海陸軍根據地各鎮。永絕俄人東侵之夢。超前絕後之大功。可於一時建之。斯固吾人之所望也。勝敗之機。固未可逆揣。然滿洲必成羣雄之戰場。斯固可逆料而決之也。

或曰。然則滿洲之死活存亡。可以視英日俄法勝敗之機爲轉移乎。曰。是大不然。土耳其之興亡。與苦里米亞之戰無關係也。朝鮮之興亡。與牙山牛莊山海關之戰無關係也。滿洲一地。俄法勝則爲俄法人之主權地。英日勝則爲英日人之主權地也。譬一奴也。主人雖有變易。而奴之爲奴則無異耳。土地不能自占之。人民不能自主之。盜賊不能自驅之。利權不能自有之。而曰此地在某國之版圖中也。此國爲地球中之一獨立國也。試問地於何有。版圖於何有。國於何有。國之獨立於何有。嘻。列強亡人國家之術之神日奇。殊不可以思議矣。

偉人佳話 第十四

三湘鑄鐵生輯譯

視其軀嶄然七尺者。偉人之身也。望其塔高聳天表。萬衆瞻仰者。偉人之紀念碑也。輝煌史策。膾炙天下者。偉人之名也。跋蕩乾坤。震搖宇宙者。偉人之事業也。嗚呼。偉人誠可敬哉。大地之上。君臣熙熙。國號富強。萬民攘攘。歌頌太平者。皆食偉人之福也。歷史之中。舞如龍蛇。燦如錦繡者。皆記偉人之事也。有偉人然後世界有今日。有偉人然後世界有歷史。嗚呼。偉人誠可敬哉。偉人。偉人。豪傑。豪傑。吾既拜之。又欲禱之。既馨香而頂禮之。復引首而待之。所拜而禮者。既往之偉人。既往之豪傑也。所禱而待者。現在之偉人。現在之豪傑也。既往之偉人。其骨已朽。其事業僅炫人之耳目。起摩西不能救猶太之滅亡。起馬哈麥亦祇坐視回人之淪替。則豪傑已死者。究何益于家國。然則今日所最要者。現在之豪傑也。嗚呼。現在之豪傑何在哉。乃輯東西古今之偉人。取其事之足以感人者。譯而錄之。記既往之偉人。以起現在之偉人。舉已死豪傑之言。行以爲方生豪傑之範。模。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夫頑夫。懦夫。猶可感者。神州擾擾。中原多故。吾不知負大志。抱大才。熱心君國者。讀之將作何狀也。

西造小傳

清議報全編卷八

第二集丁名家著述偉人佳話第十四

西造名舊利阿。氣宇軒昂。天質豪邁。西塞羅一見之。即嘆曰。此人得志。羅馬人不復自由矣。雖然。貌溫粹。舉止矜雅如婦人。以故爲人所愛。西造生羅馬。當紀元前數十年。時羅馬有二黨。一馬利阿斯。一舊乃。互爭政權。已而馬利阿斯敗。舊乃尊權。盡逐其黨人。西造。馬利阿斯之甥也。且素懷大志。故亦爲舊乃所不容。出羅馬。逃酒比尼。時年僅十七。流離零落。不勝其苦。數日。遂罹病。欲往他所。中途爲舊乃之偵察兵所獲。幸某宰以金代賂之。得免。入白希尼。不久。又他適。被襲于海賊。索金二十達林。西造笑曰。汝輩之希望。不過是歟。乃與五十達林。而乘間以術馭之。數十日。海賊皆驚。西造之才。愛之畏之敬之服之。奉之如奴僕。無敢犯者。遂得其力。而達密列達島。居數年。舊乃勢漸衰。退而隱。人謂西造曰。子可以歸矣。西造不從。先從一大哲學家。受文學及論辨術。既而歸羅馬。既歸。乃散家財。養士。出其才以收攬民心。不數年。而聲望喧傳于羅馬。遂歷數舉。任葡萄牙總督。西造喜曰。吾與在羅馬爲第二流人。寧入葡萄牙爲第一流人也。蓋西造自幼即懷大志。欲駕天下而上之。然羅馬當此時。豪傑多。能者衆。難以凌之。故欲入葡萄牙也。入葡萄牙。整頓其地之政策。征服其地之野蠻。而其地大治。西造於此時。又乘暇涉獵史籍。一日讀亞歷山大王傳。想望其偉業。喟然而嘆曰。汝年如余時。已蹂躪全歐。統合諸國矣。而余有何事。足以語人者。對汝寧不自愧。蓋鬱積之熱。愈愈勃勃矣。任滿歸國。遂任總裁。與綳縹苦魯蘇同盟。限制元老院之權力。而專國政。世所

稱羅馬三傑者是也。是時羅馬之有名者曰綑縹。曰西造。曰苦魯蘇。曰解的蘭。曰格多。曰西塞羅。皆抱大才。負大望。柄大權。雖然。無及綑縹及西造者。西造任總裁數年。舉高盧今之法蘭西

總督。會希爾伯人漸繁殖。侵入高盧境。西造率兵逐之。遂乘勢破日耳曼。降比利時及哀苦頓。征大不列顛。即今之英吉利責其貢。擊希曹平。滅伯盛。在得里苦。用兵十年。所降之國民約三百。

所破之敵殆數百萬。羅馬之威勢。因之日廣。而西造之聲望益高。是時羅馬議官行大祭。告功于神。市民狂呼喝采。蓋自羅馬建國以來。無立大功如此者。于是高盧任滿。西造又求任總裁。其才與功。既足以蓋羅馬。則亦無敢唱異議。雖然。羅馬共相政治國也。懼一人威權過甚。則自由政體不能存立。且忌之者多。故綑縹發議曰。西造欲任總裁。則宜解兵柄。格多和之。議官亦以爲然。遂以此意達西造。西造覆書曰。欲我解兵柄。固可。然亦宜解綑縹之兵。議官不從。獨許綑縹而不許西造。書凡三返。仍持故議。西造乃大怒。置酒高會將士。訴綑縹及議官之無狀。將士皆踴躍。遂率兵發高盧。直逼羅馬府。議官聞之。謬然不知所措。綑縹亦不能出奇策。自知不敵。率其黨羽。倉皇走希臘。西造即入羅馬府。自任總裁。克復人心。未久。聞綑縹在希臘。釁兵士爲回復計。乃自率兵伐之。入希臘。戰於發酒利亞。綑縹兵五萬餘人。西造以二萬人破之。遂不支。走埃及。西造追之。埃及王多列密。懼西造之勢。使其宰臣誘綑縹。殺之。齋首送西造。西造念以前之交情。潛然下淚。以厚禮葬之。遂入埃及。會埃及王與其姊。

爭位。其姊美。西造爲攻王而立之。遂溺其色。留埃及無歸意。及朋達人反。乃大悟。速率兵發埃及。一戰滅之。是時西造送書于羅馬議院曰。予來矣。試視予。予勝矣。蓋誇其所向無不勝也。于是西造之志望。達于絕頂。意氣俯瞰天下矣。西造歸羅馬。羅馬人愛之敬之。亦達絕頂。呼之爲因補列登。因補列登云者。猶言大元帥也。既而改稱吟伯盧。吟伯盧云者。猶之大皇帝。蓋西造顯然豪傑。多能者衆之羅馬之專制君主矣。當是時。羅馬承戰亂之後。稍凋弊。西造乃銳意整頓其內政。改法律。布教化。獎勵農業。開通貿易。與天下休。且訂正曆數。即世所稱舊利阿曆是也。歐人至今沿用之。稍變而已。西造專政十數年。威權之隆無匹。而忌之者益衆。反對黨日盛。初不慮太者。縹緲黨也。縹緲敗。歸西造。時西造大業已成。銳意欲躋羅馬爲愉快世界。以公誠待各黨派。不加殊視。故見不慮太。愛其才。引爲黨羽。遇之逾于所親。然不慮太仍與共和主義之志士相結。謀殺西造。以擴張羅馬人民之自由。一日。西造入元老院。數十人突起刺之。西造被數十創。猶抗鬥。不能死。忽見不慮太亦在內。驚曰。汝亦欲弑余乎。長嘆一聲。投其劍而死于縹緲之像下。初人問西造曰。丈夫何以死。西造答曰。丈夫之死。死于不意。至是果以不意死。西造待將士極有恩遇。與之同起臥。共疾苦。每戰必身先之。戰勝有所得。盡以分士卒。遇有疾病。不自以爲苦。而勞將士之負傷者得疾者。以是其士卒均愛主將。敢死戰。於題納金之役。有一小將。傷一目。折一腿。肩亦負重創。猶奮戰激鬪。不少衰。

休戰後。視其楯。蓋集矢二百有餘。其士卒無不敵戰如此。故所向皆勝。凡有最怯弱之懦夫。一屬西造部下。即勇于戰鬥云。發酒利亞大勝後。於綑縛營中。得書牘數十通。命悉炬之。曰。余安用究及此哉。其度量宏大如此。誠爲人之不可及矣。然亦以此之故。深信不慮太等。而及于難。

論曰。歐洲最有名之豪傑三。亞歷山大西造拿破侖是也。西造之才。誠不可及哉。以斯時之羅馬。而全國皆服其半籠。政權悉歸其掌握。左右顧盼。無與敵者。西造之才。誠不可及哉。沙机斯比亞英國大文學家曰。西造者全世界之巨大偉男子也。信然。夫西造豈可以武略家政治家限之哉。

哥侖布之忍耐力

哥侖布既有西半球必有大陸如東方諸洲之念。乃時存之于胸。而遂事試驗之。會見葡萄牙海岸。常有異形之草木器物漂來。益自信其念之真。然家赤貧。不能備航海之資。乃歸故鄉。遊說其人民。冀能得其助力。此時智識尙不甚開。不信其說。以爲狂。斥之。遂不容于鄉里。乃入葡萄牙。謁其國王。國王悅其說。許助之以金。然此王亦狡猾者。劫命臣先試之。則洋海蕩蕩茫茫。不見一片陸地。知其說妄。事遂寢。哥侖布止不能行。旣而妻亦死。僅餘一子。方七歲。哥侖布携之歸西班牙。家旣貧甚。不能爲生計。其落魄之狀。愈不堪矣。經納納皮達教堂。

門前。遇教士某。信其說。爲介紹于西班牙王。時王方有軍事。亦不暇及此。乃遣弟某。使于英。欲說英王求達其志。中途被襲于海賊。其弟亦死。至是哥倫布之道窮矣。然精神愈固。志愈堅。不少撓。歷時久。始得見西班牙之女王。以其熱誠故。遂感動之。得金若干。乃徘徊大西洋面數月。而發見美洲。

論曰。抱一荒唐無據之主義。自信之。且欲人信之。不信于此。又求信于彼。無論人斥之爲狂。使彼當一死弟。零落無聊之時。清夜自問。我何爲至此。恐亦將恍然自笑矣。果如此。則發見新大陸之偉業。終無日可成。即成。亦不在哥倫布也。惟彼以不折不撓之精神。雖遇阻力。歷艱辛。亦毅然不改。故能成其偉業。立其勳名。千古頌之不少。哀然則忍耐力者。誠成功之左券哉。

拿破侖好誦之格言

開今日歐洲之文明者。拿破侖之力也。然其一生所最好誦者。即真正才智在剛毅之志氣之一語。觀其平生所爲。亦多具此種精神。嘗行軍至烏德斯山下。道阻不能前進。拿破侖曰。烏德斯山者。能限他人。豈足阻我哉。命軍士闢新道而過之。蓋所最惡者。即不能二字也。拿破侖每日所行之事。並時設書記官四人記之。四人皆困倦。而拿破侖之精力不疲。故一見之。能令人振刷其精神。而發生其勇氣。故嘗曰。予能令泥土爲吾大將。蓋以其剛毅之精神。

製造之也。

華盛頓之言行規律與其逸事

華盛頓英雄也。而實聖賢。功業煌煌之偉人也。而實謹言慎行之君子。其尤可敬之處。不在美國獨立之戰。而在其平日。少時嘗選格言百餘則。名曰言行規律。以自檢束其身心。其第二條云。於他人之前。或噓咳。或任意舞蹈。皆失敬禮之事。第十二條云。對多忙之人。不宜作冗長之議論。第二十九條云。對博學之人。瑣問末事。對淺識之人。談高尚之學理。皆宜自檢。第五十七條云。凡一言一行。須自問于良心有所愧否。無自陷于不義。由此觀之。則知其立大業。靖大難。成世界第一完全無缺之人物。誠有由矣。

華盛頓方少時。其父某酷好櫻樹。嘗植數株于庭前。愛護珍惜。過于常物。一日華盛頓戲于庭。時年僅八歲。不知櫻之可愛。且不知其父之好之也。戲以斧伐而斫之。既而其父見之。大怒。嚴詰華盛頓曰。誰伐予樹。華盛頓大驚失色。愕然不知所答。忽悟曰。予雖觸父之怒。不可不爲真實語。乃告父曰。是非他人。實兒所爲也。其父亦賢者。忽變色喜曰。予不怒汝之伐吾樹。而喜汝之不爲欺詐事也。

豐臣秀吉傳

秀吉起微賤。滅羣雄。掌握日本全國。率區區三島之衆。略朝鮮。而欲西寇。蓋蓋世之雄。而日

本歷史上第一之人物也。秀吉日本尾張人。幼名日吉丸。數年喪父。母再醮。從母養於後父家。日吉丸性刁傲。不受長者命。後父與母皆苦之。年八歲。即送于寺。使爲僧。復日事遊戲。不好誦經。慨然曰。此乞兒業也。大丈夫生亂世。豈習此下等業哉。而酷好軍事。聞人談兵。則侍其旁側聽。不知倦。其寺僧亦爲所苦。欲逐之。日吉丸知被逐于寺僧。則後父必怒而不能容也。乃得一計。厲聲罵寺僧曰。爾若逐予。則必焚爾寺。寺僧知其素無賴。懼之。乃託他事。厚禮遣之歸。旣歸。復遊戲如故。不事家人生業。其父怒管之。日吉丸遂忿而逃。乞食三河間。是時當日本戰國時代。織田氏據尾張。北條氏據相模等處。島津氏等據九州。中大亂。大小分數十國。一日。日吉丸晝臥橋上。值小六政勝率羣盜數百人過之。其部下一人。誤踏日吉丸之足。日吉丸起。大怒曰。我雖幼。且乞兒。然亦人也。何爲踐踏之。至是。怒眉張目。意高氣壯。若不知羣盜之在旁者。政勝大奇之。引爲黨羽。日吉丸從政勝數年。知其才器。不是與共事。去之。徘徊尾張美濃之間。後入遠江。偶屬松下之綱。今川義元之家臣爲家僕。改名木下藤吉郎。大得主人歡。然不自安于僕。又去之。見織田信長于尾張。遂委贄焉。初爲侍從。以奉事勤謹之故。信長大寵之。逾于常人。會織田氏之都城清州城壞。信長令人修復。二十日不成。一日。信長出獵。道經城下。藤吉郎忽大呼曰。危哉危哉。信長問其故。藤吉郎不答。信長忽悟。佯罵其無禮而遣之。旣而獵畢。乃退左右。召藤吉郎問之曰。汝今日所謂危者。果何事。藤吉郎曰。無他。

今處戰國之間。二十日不能修一城。則尙有何事可爲者。故臣知其危也。信長曰。是誠然。然工事浩繁。勿謂其不難也。藤吉郎曰。遣之不得其人。則難耳。若以事屬臣。當不出三日。信長壯其言。乃遣藤吉郎代其役。藤吉郎至。則分其築工三百人爲十隊。每隊共築一間。限三日成之。而與以二十日之值。築工貪其值。且畏其號令之嚴明。而責任之專也。三日果成。復命信長。信長益奇其才。而任之愈重。其翌年。信長攻齋藤龍興于美濃。至洲波河。會諸將議其計。藤吉郎進曰。當築一城于對岸。以牽其勢。信長然之。顧諸將曰。誰往任此事者。佐久間信盛願往。至則龍興以死力爭之。不能成。又使柴田勝家。亦不成。乃使藤吉郎。藤吉郎至。成之。由是信長益大喜。賜名秀吉。每戰則使先。退則使殿。人所不能者。輒以命秀吉。蓋益知其才之可用矣。

信長攻朝倉義景于越前。命秀吉爲先鋒。攻手筒。拔之。旣而退軍。防義景之尾擊也。復使秀吉殿。旣而復攻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最二人于姊川。使秀吉守橫川。遂不能勝。被圍。秀吉援之。乃得免。長政攻鎌川。信長使秀吉以騎兵赴救。大破之。遂滅義景于亥山。生擒長政。遂定北國。即日本之中部信長欲擊毛利氏。拜秀吉爲大將。信長親囑之曰。功成。悉以中國即日本之北部封汝。秀吉謝曰。定中國固臣意中事也。然願君以賜近臣有功者。而令臣進擊九州。藉其一歲之收入。以遣船艦。渡海擊韓。願君以韓賜臣。使得更用韓兵。進併明國。則幸甚。信長以爲秀吉好大。

言笑而不答。而秀吉卒實行其事。

秀吉遂擊毛利氏。入播磨。圍三本城。進定但馬。因幡。會荒木村重懼得罪。據伊丹以叛信長。信長欲自擊之。秀吉乃馳歸。止信長。而單騎入伊丹。說村重。村重曰。足下之厚情。唯有感泣而已。弟勢已至今日。雖欲已而不能已矣。秀吉知不可挾回。乃曰。今日之親友。明日則仇敵也。君其善自備。揮淚而別。或謂村重曰。信長之可懼者。以有秀吉在也。宜速殺之。村重曰。人以友情之故。單騎而說我。我何忍殺之。遂厚禮之而別。秀吉自伊丹歸。復攻毛利氏。所向皆捷。遂圍高松城。毛利輝元大懼。自將救之。與秀吉戰。大敗。陷高松城。輝元乃乞和。秀吉許之。成有日矣。會信長爲其臣明智光秀所殺之報。至軍中。倉皇。秀吉使人謂輝元曰。君已死于西京。汝欲擊我。則此其時也。輝元大喜。欲背和而擊之。其將小早川隆景止之曰。國臨大變。而秀吉反以告我。則其不懼我也必矣。我若與之戰而敗。祇自取辱耳。且和成有日。聞其亂而背之。不祥。輝元然其言。乃止。和成。秀吉起討賊軍。晝夜兼程。入尼崎。是時光秀已陷安土。而據之。自以爲秀吉等皆遠出。無能即歸者。忽聞秀吉已至尼崎。大驚。倉卒率兵應敵。與秀吉戰于山崎。大敗。僅從數十騎走小栗栖。遂爲土兵所殺。光秀自殺。信長至死。僅十三日。蓋知秀吉之兵之神速矣。光秀旣滅。乃會諸將。議爲信長立嗣。秀吉曰。三法師正嫡也。立之當無異議者。時柴田勝家在。曰。立三法師爲嗣。固宜。然年幼。不能任大事。當自信雄信孝二

叔父中擇一人輔之。秀吉曰：「信雄信孝雖叔父，然已繼他家者，不宜以輔幼子。」勝家怒，以爲秀吉欲自爲之而專威權也。厲聲曰：「然則以誰爲之？」秀吉不怒，亦不答。顧諸將曰：「柴田君（勝家之班）累世有勳，且年老，今欲輔孤，則捨柴田君更無他人。」乃立三法師君爲信長後。而以勝家輔之。勝家乃無言，然任不感秀吉。而疾之益甚。初秀吉事信長爲信長小僕，有寵于信長，信長親之甚，以其色赤目凹似猿，故不呼其名，而呼曰猿。諸將亦鄙揄之，香以猿相戲。秀吉以爲不怒也。一日宴勝家家，酒酣，勝家戲之曰：「猿汝固不能者，盍爲我揉腰。」秀吉果跪而撫之，有意愴然也。勝家因問曰：「汝寧好大言，試爲我言汝之希望。」秀吉曰：「之希望無他，即欲君皆爲我揉腰者耳。」勝家以爲好已，大恚恨。秀吉從秀吉數立功，聲名益高。勝家愈忌其才，每思抑之。故兩人積不相睦。至是勝家既按秀吉感甚，欲擊之于堂中。一日復與諸宴會，飲勝家作醉，顧秀吉曰：「汝之際遇，誠有令人可驚者。今追憶呼汝爲猿時，猶昨日事也。」秀吉曰：「皆主君之殊恩，及諸君之力也，不勝感謝。」勝家由是氣益橫。更曰：「汝前爲我揉腰時，猶記之否？」今予老且病，盍爲我再試之。」秀吉許之，使橫臥于几上，復跪而揉之。時在座之諸將皆爲秀吉怒，而秀吉坦然，且流淚。問其故，答曰：「昔柴田君使我揉腰時，體骨豐盈，壯年時也。今瘠而老矣，吾亦如此，能不悲歎。」旣而勝家又以小故與秀吉牴牾，勝家怒曰：「昨使我輔孤者，非汝在耶？」今言猶在耳。胡以茲小故，遽咄咄逼人如此，無乃大無禮耶？」秀吉

乃數之曰。昨以汝輔孤者。以汝年老耳。汝何能以之自負。且自亡君指信長去世以來。討賊送

葬諸事。汝均不一顧。而唯張己之權勢是務。遇事與秀吉難。是何理也。勝家不能答。秀吉又

顧左右曰。柴田君老矣。多病。嘗需人揉腰。今我忙。汝輩盡為我代其勞。于是暴漢數十人雜

沓而至。欲揉勝家腰。勝家不能堪。遂竊而逃。自是勝家益不能自容。遂與瀧川一益謀。勝家

入越前。益入伊勢。舉兵南北相應。以抗秀吉。而信長之弟信孝。亦據岐阜以應。秀吉乃分

兵伐之。勝家死。信孝自殺。一益出降。于是秀吉威名益振。

日本故事。凡將臨陣。皆揭馬印。馬印云者。旗上之記號也。秀吉起賤家。初無馬印。懸瓢于竿

以臨陣。嘗勝。遂以為馬印。每一度勝。則加一焉。其後遂纍纍至數十百。凡瓢箪馬印所至之

處。無不望風而靡。

于是威聲所及。望風歸服。日本國中。自柑州之北條氏。與羽陸奥及山羽之伊達氏。九州之島津

氏等。而外。無非秀吉權力所及之地。而日本戰國之運。亦將結局矣。日本天皇嘉其功。任之

為內大臣。進關白。大政大臣。賜姓豐臣氏。豐臣秀吉乃遺書島津義久。責其朝貢。義久怒曰。

我家守此土十四世矣。未有朝貢于人者。彼彼何人。竟發思此想。擲其書于地。而設備。秀吉

亦怒。自將兵擊之。義久防戰亦甚力。然終不敵。遂降。秀吉復遺書北條氏。政亦不服。秀

吉亦引軍伐之。兩月。下城六十餘。氏政入保小田原。小田原日本最險地也。圍之急。不能破。

會其臣松田憲秀等謀叛。欲殺氏政而內應秀吉。秀吉怒曰。我不日即斬氏政首。何用逆臣等。我且先假手氏政。以除逆臣。乃使人以憲秀等密謀告氏政。氏政嘆曰。股肱之臣而謀叛。是予所以敗也。當此時。北條氏占地利。稱日本中第一。今亦敗。故全國風靡。奧羽秋田南部諸藩。均遣使乞降于秀吉。是時伊達政宗。即所謂獨眼龍。結交羅馬法王。而欲併呂宋者。亦乞成于秀吉。秀吉嘗其其名。乃問其介紹者曰。政宗何如人也。答曰。具隻眼。不結髮。亦有一癖者。秀吉欲試其爲人。乃使人責之曰。我受天皇命。經略天下。凡大小諸侯。無不服我。汝何爲獨据東北。不朝貢。且何爲而攻蘆名義景。政宗答曰。義景養臣之叛臣。而欲害臣。且父之仇也。故伐之。臣越在邊鄙。不知天下大勢。今聞關白征北條氏。始自悔其見聞之小。而急來朝也。秀吉又謂之曰。汝果歸心我。則盡獻會津左近之地。不然。速歸爲戰備。我滅北條氏後。直擊汝也。政宗曰。關白之命。無不從者。至于土地。則亦不敢奉命。秀吉乃悉其爲人。而親召見之。兩人相對坐。秀吉問政宗曰。汝經幾戰矣。政宗曰。大小凡三十餘。秀吉曰。是殆如兒戲者耳。何足言戰。今示汝以大將之軍容。引之下庭。而示其諸軍。告之曰。是何軍也。是何軍也。軍容嚴肅。部署整齊。政宗見之。大感服。既而政宗出。諸將皆曰。使政宗歸。如放虎於檻也。秀吉笑曰。虎若害人。則復納之檻耳。何憂爲。後政宗亦語人曰。關白誠天人。不可侵者也。于是北條氏滅。諸侯歸服。日本國中全定矣。乃讓其關白之職于養子某。而自稱大閤。造船。

艦渡海。侵朝鮮。遂破釜山。陷慶州。降密陽等處。進圍京城。朝鮮王李昭知不敵。奔平壤。求救于明。乃遣李如松率兵二十萬救之。亦爲秀吉所敗。遂與之和。封秀吉爲明國皇帝。秀吉喜。釋圍歸。旣而拆書。則曰封汝爲日本皇帝。而奉明國皇帝。秀吉知被給。大怒。罵曰。予已掌握日本全國矣。何用汝封爲。乃率兵十四萬。復侵朝鮮。連戰皆捷。所向無敵。忽病。遂死于軍。臨死時。謂諸將曰。我死。速退兵歸。無使十數萬人爲異國之鬼也。蓋自知侵韓觸明。唯己之才力能當之也。及侵韓之事。與神功皇后之滅三韓。及甲午之役。共爲日本奮國威于外之三事。今猶嘖嘖傳爲美談云。

論曰。日本某君語予云。豐大閑者。東洋之拿破崙也。惜在當時之日本。地小民寡。又四面濱海。不足以伸其臂。展其才。若使生大陸。則其所成之偉業。當有不止此者。嗚呼。秀吉之人物。可以尋常豪傑論之歟。其術之高。識之廣。才之大。與用兵之神。皆全世界歷史上所罕見者。而何論日本。

